

前 言

海地文学是年青的，它于十九世纪后半叶开始，在民族独立斗争的鲜血灌溉下发芽成长。

海地文学具有斗争的现实主义的传统，它一开始就和海地的民族解放斗争有着密切的关系。海地的作家，大多数是参加民族独立运动的战士，后来，又有不少是共产主义者，他们的作品都有强烈的政治倾向。另一方面，海地文学也和海地的民间口头文学有着血肉般的联系。海地民间口头文学在殖民地初期就已经存在，它是以黑人和印第安人的宗教性的音乐舞蹈以及神话传说为基础的，对海地文学的发展有很深的影响，使海地文学在强烈的政治倾向性之上又加上了浓厚的民族色彩。到了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海地文学出现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新芽时，这种特色就愈加鲜明了。海地的伟大作家，海地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雅克·罗曼^①，就是最好的代表。他的作品所反映的农民生活和斗争，极为深刻。这种深刻反映的基础，就是他对海地农民斗争的马克思主义的分析，以及他对他们的生活、感情、宗教、

① 雅克·罗曼 (Jacques Roumain, 1907—1943年)：他的最著名的小说是《泉水的统治者》(Gouverneurs de la Rosée)；同时他也是一位民族问题的研究者，著有《大安的列斯群岛哥伦布前的人种与植物研究》(Contribution à l'Étude de l'Éthno-botanique Précolombienne des Grandes Antilles, 1942年)，《阿塞拜大鼓的仪式》(Le Sacrifice du Tambour Assote, 1943年)等。

风俗和传说等等的广泛的了解。

《太阳老爷》的作者雅克·斯蒂芬·阿列克西斯，属于海地年轻一代作家之列，他们在三十年代海地历史的一个转折时期度过了他们的青年生活。那时候，海地正处在美帝国主义的军事占领之下，美国军队把海地当作控制加勒比海的一个军事基地。海地人民遭到了极为深重的苦难。1934年海地共产党的成立，使海地人民的反美斗争进入一个新的高潮。同年8月，在日益高涨的人民运动的压力下，美国不得不宣布停止对海地的军事占领。雅克·斯蒂芬·阿列克西斯在开始他的文学创作活动时，就以反映海地人民这个时期的生活和斗争为自己的使命；他继承了雅克·罗曼的创作道路。《太阳老爷》是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这部长篇小说以巨大的篇幅描写了1934—1938年间——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夜的海地的整个社会面貌。海地人民的痛苦生活和反美斗争，海地共产主义者的初期活动，便是这部小说的主题。

为了更好地了解这部长篇小说的背景，有必要在这里介绍一下海地的历史和文化的几个特点。

海地共和国和多米尼加共和国同在加勒比海中的海地岛上，两国各占一半。1492年，哥伦布发现这个岛屿，称之为依斯巴尼奥拉^①，在南部海岸建立圣多明各城，成为征服古巴、墨西哥，以及中南美洲各地的根据地。西班牙人在全岛确立统治权后，就开始奴役印第安人，从事农业劳动和开矿。据说当时岛上的印第安人原来约有二十五万人，主要是加勒比人和阿拉瓦克人。他们是热爱自由的民族，不能忍受这种奴役，就退入山地，进行

^① 依斯巴尼奥拉(Hispaniola)，即小西班牙。

抵抗；当时印第安人著名反抗运动领袖恩利基略的英雄事迹，至今仍流传在海地島上的民間故事中^①。在西班牙人統治的三十年間，苦役、屠杀、疾病，使印第安人的人口迅速减少，終于几乎完全消灭了。著名的西班牙人文主义者拉斯·加沙斯^②，在他的作品中曾經这样写道：

有人确切地告訴我說，有一条从依斯巴尼奥拉开往卢加伊士群島的船，航行不带罗盘仪，只要看海上漂浮的死屍，就可以确定方向。海地的印第安人，虽然在很短的时间內就这样几乎被消灭了，但是他們却永远是海地民族的組成因素之一；海地民族中有印第安人的血液，海地文化中有印第安文化的传统。

十六世紀初，海地島开始种植甘蔗，需要大量劳动力，西班牙殖民者就从非洲运入黑人，从事奴隶劳动。十七世紀中叶，法国海盗到了这个島的西部，盘踞不走，建立了根据地，势力逐渐扩大，和西班牙殖民者发生冲突，結果两国殖民者于1697年訂立了立茲維克条约，平分該島。当时由于欧洲对糖的需要很大，这个地方立刻就成为法国的財源丰盛的殖民地；法国殖民者为了扩大生产，也大量販入黑人。单是1788年一年之内，从非洲运入的黑人就达两万九千人之多。就这样，黑人成了海地人口的主要构成部分。到1790年海地爆发奴隶革命的前夜，在五十三万六千总人口中，黑人就占四十八万人。这些黑人来自非洲不同的地区，不同的部落，文化不同，語言不同，风俗习惯不同，但是到

① 多米尼加作家伽尔文 (Manuel de Jesus Galván, 1834—1910年)，曾以此为題材，写了一本长篇历史小说《恩利基略》(El Enríquillo, 1892年)。

② 拉斯·加沙斯 (Bartolomé de las Casas, 1474—1566年)：西班牙教士，在西班牙传教，著有《西印度史》(Historia de las Indias)及《西印度毁灭簡述》(Brevisísima relación de la destrucción de las Indias)，对西班牙殖民者野蛮地虐待屠杀印第安人，提出了严正的抗議。

了这个新的祖国，在两个世纪来的共同被奴役的生活中，共同求解放的斗争中，融合成了一个整体，成为海地民族的主要部分。

至于法国殖民者和其他白人，他们只占人口的极少数。他们是殖民地的统治阶级，是种植园主，政治和经济的支配权都操在他们的手里。他们在文化上也占着优势，把自己的欧洲文化强加在殖民地人民身上，要他们说法语，信天主教。同时，在黑人和白人之间，也产生了另一个新阶层：黑白混血种人——莫拉托人 (mulattos) 的阶层。他们是自由的人，其中大多数拥有种植园和奴隶。

以黑人为主的海地民族，就是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形成的。到了十八世纪末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在欧洲爆发时，这个民族的独立运动也达到了高潮，开始了解放奴隶的斗争。

1791年，海地五十万黑人奴隶在伟大的革命领袖杜桑·卢维杜尔的领导下，爆发了反对奴隶制度的起义。这个革命，经过了十二年复杂艰苦的斗争，才获得成功。起先，杜桑依靠西班牙殖民者的力量，来反抗法国种植园主的“讨伐”军队，因为西班牙人以废除奴隶制度来笼络起义黑人，企图重新占领全岛。这时候，英国殖民者又趁着岛上发生战争，派兵登陆，想取法国的地位而代之。到了1794年初，在进步的雅各宾党人控制下的法国国民议会，通过了法国在西印度群岛的奴隶一律解放的法令；同时，杜桑也已经认识到西班牙人的真正目的，因此就转而效忠法国，率领起义军队，把西班牙人和英国人击败，几乎控制了全岛。但是不久，反动势力在法国再度得势，拿破仑政府决心制服杜桑，把这个岛屿重新置于种植园主的势力之下，在1801年命令勒克莱将军带了两万兵士，远征海地岛。勒克莱用欺骗手段逮捕了杜桑，把他送到法国，囚死狱中，企图瓦解革命。但是海地人民

在杜桑的战友德沙林的领导下，繼續进行斗争，并且提出了进一步的口号：要求独立。1803年，勒克莱的军队全部溃败，残军投降，海地宣布独立，德沙林自立为海地皇帝。海地成立共和国，則是在1806年的事。到了1844年，島上东部原来属于西班牙的殖民地，又成立了多米尼加共和国，海地共和国才成为现在这个样子。

从上述海地簡略的历史，就可以很清楚地看出海地的文化有以下几个特点：首先，海地文化是三种文化的結合，即美洲印第安人的文化，非洲黑人的文化和欧洲的文化。欧洲的文化是殖民者强加在殖民地人民身上的，它是资产阶级的文化，被海地的統治阶级所吸收，但在广大人民群众中，特别是在农村中，却保留着大部分印第安人和黑人的文化。第二，海地的官方语言是法语，但却并没有被广大的人民群众所完全接受。原来黑人和印第安人都没有一种统一的語言，因此在民間就形成一种以法语为主，掺杂着印第安語和黑人語言的混合語，叫做克萊奥尔語 (Creol)。这种克萊奥尔語才是真正的海地語。第三，海地的宗教也是同样的情况，信羅馬天主教的只是少数上层社会阶层，大部分人民信奉的是一种混合宗教，叫做伏都教 (Voodoo)。伏都教是多神教，它所崇拜的神有黑人的神，有印第安人的神，也有天主教的神；它的宗教仪式和节庆等等，也是混合的。最后，海地文化是属于拉丁美洲文化的范畴，是整个拉丁美洲文化的一部分，它和法国文化或非洲文化并没有关系；因为，一方面，海地的历史和中南美洲各国是平行的，海地的奴隶革命是美洲第一次胜利成功的革命，对整个美洲革命有巨大影响，另一方面，海地和中南美洲各国面临着相同的迫切的现实問題，如反封建，反美帝国主义，改变经济落后面貌，反对种族歧视等等，走的是同

样的民族解放的道路。

作为海地的文化的一部分的海地文学，也具备着这种特点。在发现海地岛时期，印第安人就有丰富的民间口头文学，大都是抒情诗、神话和传说。在殖民地时期，逃亡到山地去的黑人奴隶创造了典型的海地民间口头文学，同时，在种植园劳动的黑人奴隶也创造了他们自己的口头文学，这两者是互相结合的。在城市中，则出现了模仿法国文学的作品，主要是诗歌和戏剧。独立以后，统治阶级的文学的内容和形式还是法国式的，而在人民大众中间，则产生了以克莱奥尔语编唱的民歌、抒情诗和英雄诗，歌唱人民的希望和斗争。到了十九世纪末，用法语写作的海地文学越来越民族化，民间文学的影响逐渐加强；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涨，使作家开始进入人民的生活中，从人民的生活中汲取题材。1880—1915年间的反封建斗争和农民革命，1915—1935年间的反对美国占领的斗争，这两个阶段的重大政治事件，使现实主义成为海地文学的主要倾向。随着民族解放斗争的开展，海地的进步文学不断地和为艺术而艺术的文学、温情主义的文学、从欧洲贩运来的颓废主义的文学，以及最近美帝国主义者大量倾销的宣传“美国生活方式”的堕落文学等等进行斗争，正逐步地向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方向发展。

雅克·斯蒂芬·阿列克西斯的《太阳老爷》，就是代表着这个发展方向的作品。

《太阳老爷》的场面很广阔，它通过主人公依拉利容一生的活动，描写了1934—1938年间海地社会的全貌。依拉利容是太子港的一个普通黑人，他长期失业，受不住饥饿的煎熬，就去偷东西。在他伸手要偷一个富翁床头的钱包时，他明白了一个道理：

水火不相容的两类人面对面地存在着，一类是有钱的人，一类是穷苦的人。

統治着太子港的，就是这类有钱的人，他們是美国占领者的帮凶，他們压迫、剝削海地的劳动人民。当时在任的樊桑总统，是美国人的傀儡，他奉行着美国人的政策，帮助美国人奴役海地人民。海地经济落后，工业极不发达，只有一些以本地原料加工的手工工场。土地大部分集中在地主阶级手中。海地自从1915年被美国军事占领后，无论内政、军事或财政，都完全控制在美国人手中。美国资本不但攫取了海地铁矾土和石油等矿产资源，并且掠夺海地农民的土地，建立大种植园，使农村经济破产，农民丧失土地而沦为工资奴隶。海地反动政府为了向美帝国主义者尽忠，竟废除了禁止外国人购买土地的法律。1929—1933年的美国经济危机，不可避免地使海地也遭到了危害，无数雇农和工人失业了。依拉利容这样的人，不过是其中之一。

但是依拉利容没有拿到钱包，他被宪兵逮捕，判了徒刑。因为美帝国主义者和反动政府对于被压迫人民的控制是极为严厉的，他們要维护統治和剝削的秩序。太子港

由一些铁石心肠的人严密地控制着，这里的政治可以称之为地主阶级的警察統治。他們控制着国会，用铁一般的法律使富人压榨穷人。到处是惹祸的美国汽车，象癞蛤蟆一样地蹂躪着海地的領土。城里面的老百姓是美国佬的奴隶，是官老爷們的奴隶——是那些制定反人民法律的坏蛋們的奴隶。

这是海地社会的一幅真实的写照。

在監獄中，依拉利容認識了海地的共产主义者卢墨尔。卢墨尔和另一个当医生的米謝尔，都是海地的青年知識分子，他們接受了共产主义思想，开始在群众中間宣传。这本小说从他們

在依拉利容身上所发生的影响，侧面地描写了海地共产党成立初期的活动。党为工人们办了夜校，帮助他们提高文化，提高政治觉悟。依拉利容由米谢尔医生介绍，在这样的一个夜校里念书，明白了工人斗争的道理。当然，1934年海地共产党的成立，还有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工人阶级的觉悟。当时有许多农业工人到古巴的甘蔗种植园去工作，参加了古巴共产党领导下的工人斗争，回来后就在工人当中散播共产主义的种子。海地这个最初成立的工人阶级的政党还未成长，就被反动政府扼杀了，但在整个拉丁美洲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潮下，在反美斗争中，却起了一定的作用。党的领导者卢墨尔被迫流亡出国，他对他的战友和同志们告别时说：

所有的劳动人民与真正的海地黑人，都会有一天同我们站在一起。我们将同心协力地把美国佬从国土上驱逐出去。

这一段话，正是直到今天始终在地下领导海地人民进行艰苦斗争的海地人民社会党^①的奋斗目标。

小说又通过依拉利容的亲戚阿尔修一家，描写了海地农村的情况。海地的农村

自从美国佬来了以后，一望无际的庄稼没有了，象七月蝴蝶那样的黄花不见了，棉花也不结实了。有人说这是一种可怕的灾难……这种可怕的灾难使农村的小农经济破产，农民沦为美国资本家种植园的雇佣奴隶。水灾和疾病，更加深了他们的苦难。但是海地农民是有斗争传统的，他们在对旧殖民者的斗争中积累了经验：

很久以前，所有的海地黑人，在德沙林的领导下起来与那些掠夺

① 海地人民社会党：是1944—1945年在原来共产党的基础上建立的。

者作战，他們不讓那些白种人……留在我們的国土以內。对这次很久以前的战争，有人很諛諛地称之为黄瓜与茄子的战争，表示截然不同的两类东西决不能够并存。

农民对美国占领者，也还是象黄瓜和茄子一样，决不能够和他們并存的。

作者也描写了农村中的伏都教信仰，他認為伏都教一方面团結了海地人民，保留了海地人民的民間文化，培养了海地人民的民族意識，但是另一方面，它也削弱了海地人民的斗争意志，阻碍了农民接受新的进步的思想。

至于依拉利容自己，他結了婚，从这个手工工場到那个作坊，做着不定期的工作，生活非常困难。太子港的一場大火，毀了他的一切生活資料，他不得不帶着妻子和孩子，到多米尼加的甘蔗种植园作工。他积极参加了那里的甘蔗工人罢工斗争。多米尼加的反动独裁者特魯希略，对罢工进行了血腥的镇压。他用离間的手段，在全国挑起了对侨居多米尼加的海地人的恐怖屠杀^①，企图分化多米尼加工人和海地工人。多米尼加人民在地下共产党的领导下展开了援救海地工人的运动。依拉利容一家在一个多米尼加农民的帮助下，逃到了边境，但是在过河时，被特魯希略的宪兵的子弹打中了。当他躺在祖国的土地上呼吸最后的一口气时，他說：

太阳老爷是一个伟大的黑人，是咱們穷人的朋友，是咱們穷人的爸爸，它睜着金黄的眼睛，照耀着我們，时时刻刻为我們奋斗，为我們指引出路……

这个伏都教的主神太阳老爷，現在成为海地人民光明的象征，成

^① 这件惨案是历史事实，发生在1937年，估計共有一万两千多海地人被屠杀，这是特魯希略血腥統治的一个重大罪行。

为领导海地人民进行斗争的工人阶级政党的象征。

海地虽然离我们这样遥远，但是有了象《太阳老爷》这样真实反映海地人民的生活和斗争的作品，使我们有可能克服地理上的障碍，增进我们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和感情。

今年七月，雅克·斯蒂芬·阿列克西斯应邀来我国访问，我们和这位热情的海地朋友见了面。他向我们介绍了海地的许多情况，转达了海地人民对我们的友谊。

雅克·斯蒂芬·阿列克西斯虽然是世界知名的作家，但是他在海地却依然生活很困难，不得不白天行医，晚上进行写作。他的最近一本作品是小说《高乐树》；他的其他作品有《一刹间》、《玫瑰的眼睛》和《美元》等小说和剧本。

編者

1959年8月

序 幕

夜来风势劲急。院里空无一人。猫都没有。不久，出现了一个比夜色还黑的人影，四肢挥动，隐约看来，好象一个身穿黑衣的乐队指挥在挥动指挥棒一样。那个黑影在晨曦中移动，一跳一跳地，象一只跳蚤。

这一晚，破旧的郊区一团漆黑。整个的南巴尔米斯特区，象太子港边一块腐朽的伤疤一样，浸润在一片浓黑之中。淡红色的天幕，在漆黑的天边升了起来，是天将破晓的时刻了。人影在蠕动，在滑进，以急促的步子潜入院中。凌晨空气清冷，很清冷；一排破屋，这时几乎变成玫瑰色了。

“没有人……没有人……一个人也没有，母猫都没有！”依拉利容心里这样想着。他笑了一下，雪白的牙齿在黑暗中发亮。

这个黑人光着身子，几乎一丝不挂，全身裸露。一个黑人站在黑暗之中，由于本身就是黑的，看起来反而带着蓝色了。

他继续往前走。

一只卷毛的猫头鹰在黑暗中一声冷叫。听见这一声不祥之兆，这个黑人战栗起来，满头的头发都在发抖，但他还是继续前进。当然罗，依拉利容不会遇上好的天使的，他深深想了一下，口里不禁大声呼叫。他在深更半夜时大声讲话，很大声，象疯子那样的一张嘴是闭不住的。

只要一点点残羹剩饭，就可以使一个时乖命蹇的人变成疯

子。告訴您，一個瘋了的女人真够可憐的。我認識一個少女，我看她從首都流浪到外地，又流浪到鄉下，跑遍了半個國土。象這樣瘋了的女人，哪兒都是一樣。她們穿着破衣，餓着肚子，而心中却有一把要殺人的匕首，換句話說，就是一顆瘋狂的心。瘋女人，瘦女人，豬仔的媽，娼妓的媽，一切殺人犯的、耍把戲的，以及各色各樣墮落者的媽；苦難呵，唉！真使我要作嘔！

在大山里，山坡上，總有一面小鼓不斷地敲着，迅疾得象要敲破一樣……那種生活真是又艱苦而又甜蜜呵！那種生活為多少人帶來了痛苦……大山臨近海邊，多象一只沉沉入夢的野獸呀！小鼓有知，呆呆地躺在那兒被人敲響，一定會象一個患偏頭痛的病人一樣感到痛苦了！與黑人有血肉關係的是非洲，黑人身體依附的也是非洲，但黑人在非洲却得不到安寧，不管他們住在哪裏，走到哪裏，都是一樣。

在海地，一到晚上，到處是一片鼓聲。有人希望這些鼓永遠拿開，快被打破——這些發泄悲憤的鼓，因病求神而敲的鼓，敲得如泣如訴的鼓，使人惊心动魄的鼓，哀告求饒的鼓。每天晚上，只要苦難與失望使人心充滿了悲憤，單調的、悲憤的與神秘的鼓便敲響了……可是，遇到志得意滿的那一天，生氣蓬勃的愉快之鼓，又敲起了“洋伐魯”和“黃果”^①，大聲地歌唱生活。這時已是晨曦矇矓的清晨了，只有一只黑鼓在响——就是那個人影在恐懼中講話。

那個黑人摸了一下前額說：

“他媽的，倒霉！”

又重復了一句：

^① “洋伐魯”和“黃果”，都是海地的民間舞曲。

“倒霉！他媽的！”

接着啪的一声打在他的光肚子上，想把吸他鮮血的蚊子打死。因为他的衣服已破了几个大洞，象开着的窗子，瞧得見他身体所受的苦难。

他小心地察看了周围的情况。在面向小街的过道里，一个不大容易看出来的烂泥水坑在星光下閃閃发光。坑中摆着几块大石，讓人踏过而不致弄脏了脚。过道旁边，是洗衣妇姪姪的那間破屋的篱笆。我們叫她姪姪大姐，因为，您知道，真正的黑人都是兄弟姐妹阿！

右边的破屋刷着一层干泥，依拉利容用手扶着，弄了滿手泥灰。他繼續往前走，从一块块的石头上跳过，还担心坑里的污泥会弄脏他的光脚。另一边是一間小屋的牆，木板做的牆壁上，滿是白蚁蛀成的窟窿，原来塗上的石灰早已剝蝕光了。

晚风依然吹得急促，象一个老祖母在喘气。

“好久以前，克利斯蒂亚娜姑母就說过了。”依拉利容自言自語地說。

告訴您，大爷！一点不錯，那位克利斯蒂亚娜姑母是一位真正的黑人，一位很好的女人。很久以前，所有的海地黑人，在德沙林^①的领导下起来与那些掠夺者作战，他們不讓那些白种人——当然是那些坏心眼的白种人——留在我們的国土以内。对这次很久以前的战争，有人很諷諧地称之为黄瓜与茄子之战，表示截然不同的两类东西誓不相容并存。我們这些黑人永远是

^① 德沙林(Dessalines, 1758—1806年)，海地黑奴，起义推翻法国总督的統治，自立为王，后来在一次叛乱中被杀。

很該諧的。當我們受苦的時候，我們放聲大笑，講不完的笑話；我們要死了，也就是說苦難已經受盡了，我們也又笑又唱，又講笑話。

我到底在說些什麼呀？……不錯，那是一間小屋的牆……講得太多了，閉嘴！一堵木板牆，現在直立着，那間快要倒塌在污泥堆里的破屋就靠它支持着。小屋的頂上有一只公鷄和一條魚——一條連魚鱗都腐爛了的魚，一只尾巴殘破的公鷄，在那里白天受着風吹日晒，晚上受着雨露的摧殘。

一只被繩子縛在院子裏面的公鷄准時叫了，是一只專門打架的蒂呂克沙公鷄，一只适于打架賭輸贏的公鷄。

“喔喔！”

您可以放心大胆地為蒂呂克沙公鷄下賭注。太子港所有的公鷄聞聲齊鳴。在太子港這個地方，公鷄是整晚都叫的。

“……喔喔……喔喔！……”

依拉利容渾身哆嗦起來。只要卡大哥沒有醒來就行了。誰知道那個丑陋的老家伙有些什麼東西，可是他幾乎整夜不睡，天剛發白就起來了。

“喔喔……”

幸好太子港晚上根本就沒有人注意鷄叫。

依拉利容加快了腳步，快得差一點把左邊的小屋撞翻了。那間小屋簡直象一只破籠，又歪又斜，又臭又破，一陣晚風吹來，便搖搖擺擺，象要倒下一樣。屋子是用破爛的木箱搭成的。因為太子港郊區窮困的黑人沒有棲身的地方。那些有錢的黑人，也就是那些有錢的黑白混血種，便叫窮人們造破木棚來住……用几只干魚箱、肥皂箱或腌牛肉箱，便拼拼湊湊搭成一間恰如其份的屋子，一間恰恰適合骯髒工人們居住的棚屋。這樣的棚屋，與

鷄舍鴨棚沒有兩樣。几根插在爛泥地中的木桩把它支撐着，半夜看來，帶着黃色或咖啡色，天要亮時，顏色轉淡，屋邊略露一點玫瑰色。屋頂是尖形的，用鐵皮做成，破破爛爛，象一把缺口的旧斧頭。那便是一大群窮人住的木棚，是又唱又跳的黑人們住的木棚。真是一點也沒有變，一根毫毛也沒有變。

他又停下來四處觀望。右邊稍遠的地方，一小片空地後面的那個水坑已經干涸，上面結成一块象玉米饅頭外面那樣的一層薄皮。那邊是發姆大姐的棚子……那個發姆大姐每天早上燒得有一鍋很好的玉米稀飯。象那麼好的玉米稀飯，弄上一碗，砍掉兩個手指都值得……哎呀！起這樣的鬼念頭真該挨雷打！……今晚上，在她空空的棚子下，只是零散地放着几塊木屑，還有几塊木柴燒着，不時閃出几點紅紅的火星。

晚風突然刮得更大了，天上星星越來越亮。

依拉利容心情緊張，感到有些呼吸困難，胸中喘得呼呼地响。他一膝跪下，兩手扶在地上支着身體，低下頭來吹那几塊快要滅了的木柴。隨後從耳邊取下一段香煙頭，點燃之後深深一吸，吐出了一縷濃煙，在空中繚繞、上升、飛騰，最後消失得无影无踪。這樣猛吸一口煙使他咳嗽起來，吐了一口痰，喘個不止。

他躺在房內用破布蓋着的草蓆上。躺的地方實在不是什麼床，只能說是泥土地上的一堆亂草。他仰面躺着，四肢蜷曲，兩眼望着上面。他注意地望着屋頂上開着的兩個小洞。每天晚上，那兩個小洞就象兩顆明星。

他呼吸迫促，好象碼頭苦力扛着重重的貨件，好象一头驢子

驮着沉重的盐袋，好象一条牛在呼呼地喝水，又好象一头被追赶得筋疲力尽的野兽那样只管喘气。

他又害怕，害怕自己就要去干的那个勾当。在他的心中，在他灵魂的深处，实际上是一点也不怕的。有什么关系呢？也不过象从芒果树上掉下来而已。好象树枝已被他压断了，他直往下落，树叶好象已打在他的身上……

他的肚子，只觉得饥肠辘辘，象有一条水蛇在里面千转万转。他的肚子，那饥火中烧的肚子，热烘烘的，热烘烘的……另外，又觉得肚内空空，使他发昏，使他作痛，但实际又不是真正的痛。那就是很想吃东西呀！是饿了呀！想吃真正的东西与想吃好吃的东西呀！在他的脑中，已经没有什么思想。当一个人饿得发昏的时候，什么感觉与精神都一样不中用了。这时，他的心中涌现了一个念头，一个使他全身震动的念头，一个使他万分颤抖的念头。

肚子空空的。昨天吃过东西吗？明天会有东西吃吗？可是没有，他妈的！身体还在，可是浑身发抖，发抖，抖得象一只落汤鸡。昨天没有吃的，明天也不会有，没有希望，没有光明，只有躯壳还在，饥肠直转。肚内好象有什么东西笑出声了，象一些疯子那样地笑了。谈到害怕，害怕有什么用呢？那与饥饿、懦弱与无知有什么关系呢？唉！饥饿这东西，真可以驱策人到从未去过的地方呀！涌上心来的那个空洞的念头，与他内心的需要与感觉完全符合，象水与水那样交融在一起了。

一声吼叫从他口内冲了出来，象雷鸣，也象扫过屋顶的风声。

“嗡嗡！ 嗡嗡！……”

涌上心来的念头，还不只是一种想法而已，在他半闭着的

眼前，浮現了一連串象神怪影片中的形象：

熱帶的夜晚，景色綺麗。熱帶的夜晚，行人熙攘，車水馬龍，到處是貪心欺詐的罪惡。熱帶的夜晚，繁星滿天，到處是拐賣人口的騙子……幾個人的形象在他眼前飄了過去，又可笑又討厭……可能有一間漂亮的房間，房內一片漆黑，一個人影猛然跳了起來，手拿着槍……可能在電燈光下有一個憲兵，一個打着裹腿扛着步槍的憲兵，在燈光下兜着圈子往來巡邏。那是一個盡力設法想阻斷他去路的憲兵，……“哼！……他媽的！”於是，他向着那間黑暗的屋子猛放一槍。可能有一個小孩，突然在小床上哭叫起來。可能有一個赤身裸體的女人，驚呼着向陽台奔去……可能……可能……

他口里又高呼一聲，

“他媽的！我要殺死他！”

他慢吞吞地把手伸到眼前一瞧。呵！這只手在黑暗中看起來多象一只毛蟹！

他仍仰面躺着。這時突然仰起頭來，用手在頸子上抓……成群的蚊子，在他身邊飛舞，向他進攻。

可不可以下定決心行動起來？從那沒有關嚴的門縫中，射進了一縷微光，照在他臉的側面。他那面容真好象非洲几内亚黑色神象的臉。射進來的光綫把他的臉分成兩面，一半是黑的，一半是亮的，張嘴露牙做着怪臉……他仰面躺着，一個象木頭雕成的神象的頭。

依拉利容心中定了，雙腿不發抖，頭部昂然不轉動，一副真正的黑人樣。依拉利容心中定了，翻身爬起走到門邊，貼着門縫往外一瞧。哎呀！一只釘子把他的頭碰了一下，他用手把頭摸了一摸，接着便用腳踢開了席子，伸手在門下搬開了那一塊抵門

的大石……他出来了……

貪心的夜向他迎面而來，把他吞沒在夜色之中。

滿天漆黑，天邊微露玫瑰色的曙光。沒有月亮。疏疏落落幾顆星星……

依拉利容冲出来了！迫于飢餓，迫于想吃東西，象一條野獸，依拉利容冲出来了！有錢的人們，“規規矩矩”的人們，每天要吃他媽五頓的基督徒們，把你們的門關好吧，有一個餓得發昏的人出来了。告訴您，關上門，下了鎖，一個餓昏了的人，一個象野獸樣的人在外面……

他走到一個通向小街的過道，踉踉蹌蹌地在那些石頭上踩过，弄了滿腳的污泥。他出来了，一個腳趾上象釘着鐵掌的黑人出来了……他抬頭看天，天上一片漆黑，只有幾顆星星顛巍巍地在閃閃發光。那些略帶玫瑰色的星星，硬挺挺，顛巍巍，有些象青春少女的乳房。他望望天井。再看看地上，污水坑中，映出了他蓬首垢面的形象。

熱帶的黑夜，漆黑的天上，飄着幾片小小的白雲，又漸漸地黯淡了。

在微光下面的那几排破茅屋，就象市立公園中几堆快要塌下來的牛糞……院里非常清靜，聖安娜教堂的大鐘响了：

“當……當……當……”

依拉利容，你還有時間啲！作什麼用的時間呢？他心中明

白嗎？老天爺！當一個人餓得發昏的時候，難道他還一切都清楚嗎？

“只好去呀，我的天！”依拉利容心中打量着。

在院子里，他走過了一間間的茅屋，處處是一樣的簡陋，一樣的发臭，一樣的污穢。依拉利容用足尖着地輕快地走着，象在跳舞一樣；跳的是飢餓之舞，跳的是熱病之舞，用無聲的步伐跳犯罪之舞，跳恐懼之舞，擔心之舞。他跑着，象跳舞一樣地跑着，步履踉蹌，舞步凌亂；跑着，象跳舞一樣地跑着。

象一個年輕的肺病患者的咳嗽一樣，那輕弱無力的微風呼呼地刮着，推着依拉利容沿着碎石路奔向大城。太子港……那一個罪惡之港躺在那兒，躺在小山的腳下，象一個睡着了珠光寶氣的少女，雙腿伸開，擱在樹木雜亂的小山上。她的腰肢，就是那船舶輻輳的海灣，她隆起的頭，枕在國民炮台的後面，陰暗的雙肩，披着蓬鬆的秀髮——一片叢生的荊棘茂林。夜里的太子港真是一個美麗的少女，一個由許多珠寶一樣的电燈與象火一樣紅的鮮花裝飾起來的少女……

依拉利容向城里跑去。路旁的大樹與小樹也好像跟着他跑，那些小樹也好像跟着他一樣在跳舞。大樹也在跳舞，也是生活逼着它們在跳華爾茲舞。依拉利容·依拉流，今晚上的生活好比在決死的拳鬥場中！那些矮茅屋是灰色的，也可以說根本就沒有固定的顏色……路旁的茅屋一排排地過去了，茅屋，樹叢，茅屋，樹叢……夜里的太子港……

熱帶的夜景在朦朧中變着花樣，象一個穿着黑衣的鴉母，透過那一層如紗的黑衣，可以看到她發紅的皮肉；也可以看到她身上那些罪惡的烙印。熱帶的夜景正在變換着花樣。

街上一排耀眼的灯光，娱乐的地方到了；市郊区。一只夹夹琴^①笑出了一首爵士音乐。几个女人恶声相骂，用下流的话互相侮辱：

“混蛋！”

“他妈的！”

“婊子养的！”

爵士音乐奏得如痴如狂，摇摆舞曲响得如醉如癫。稍远一点的偷摆舞曲，奏得象一匹母马在嘶叫。鼓声如鼾声，一首瓦加，象由一位失神落魄而又酩酊大醉的贵族拉开破罐般的嗓子唱起来了：

……没有腰身的乌龟……

一个妓女，一个多米尼加的下等妓女，从那个罪恶的“乐园舞厅”里跑了出来。这时“乐园舞厅”灯火辉煌，用一切夜生活的装饰品装饰着。在一片象热带风暴样的音乐声中，有人象患了抽风病一样地高唱起来：

……没有腰身的乌龟……

不会跳舞的乌龟……

一只沙克沙管在作无病的呻吟。小喇叭淫荡庸俗的调子，听了真使人难受。处处是令人头昏脑胀的靡靡之音。

站在“乐园舞厅”门前的那个妓女，长发飘飘，直垂腰际。在无边的夜色之中，口里哼着罪恶的爵士音乐。她好象已经有几分酒意，因为拉不到客人而很不满意，步履蹒跚地走着；接着蹲下身来，一下子揭起衣裙，在黑暗之处，只听见肚子一阵吼叫，她

^① 夹夹琴，一种演奏热带音乐的乐器。

的嘴里发出了一阵痛苦的抱怨之声：

“哎呀呀！他媽的！……”

空中传来一曲如泣如訴的女声四重唱，唱出了那些失足墮落的女人与醉生夢死的妓女們强顏为笑的欢乐，她們还在那火坑里拚命地作生活的掙扎。

妓女們因为被关禁在那个有限的圈子以內，簡直象一些被俘虏了的母鷄。她們終身滥用爱情，終身做那些伤天悖理的坏人們的玩物，而他們出卖他們所需要的买卖式的爱情，永远包下来的爱情，沒有爱情的爱情，象皮夹子一样选来換去的爱情，向他們打着爱情的招牌出卖貞操。那些妓女們……在这罪恶的修道院里被判了終身监禁……

漆黑的夜，热带的夜，有純洁之处，有犯罪之处，有光明的，有黑暗的，互相更替地变换着……

依拉利容不停地跑着，这时肚里又感到飢餓了，飢火中烧，如灼如刺。他一直跑着，但精神上已脫离刚才那种想入非非的境界了……他双眼雪亮，牙关紧閉，只是独自自言自語。他笑，他向前跑。

“因为我們是穷光蛋，对我們來說，住的地方与妓院之間並沒有显著的区别。我們的孩子們只好在那些吵吵嚷嚷的妓院旁边生活，长大，周围是每天醉飽得象陀螺一样的妓女，周围是墮落与疯狂的罪恶。对这些东西，从来沒有人感到憤慨，从来沒有人感到痛心，也从来沒有人感到不对！”

那边，有三个喝醉了的美国水兵与一个出租汽車司机扭打，原因是他們坐車不付錢。他們手拿明晃晃的手枪，踉踉蹌蹌地

边走边罵：

“他媽的！”

依拉利容一直跑着，穩穩地跑着。口里自言自語，暗暗好笑。

“多有趣的玩意呀！……醉生夢死，醉飽的妓女，花花公子，美金，妓院老板，苏打甜酒，水兵，爵士音樂，西班牙流氓，性欲，嘔吐，咕咕叫的肚子，總統牌高級啤酒！是的，醉生夢死，是的，受苦受難，不錯，肚子餓了呀！唉！讓我笑吧！跟着爵士音樂笑吧！餓着肚子笑吧！哎呀！我的腸子要餓斷了呀！……”

依拉利容，怎麼啦！你說些什麼話呀？呵！是的，今晚上的生活，有的甜得象本地的甘蔗，有的苦得不得了，口里真想吃東西，餓得真想吃東西呀！他媽的！

這時候，依拉利容的心中變得反而安靜了，好象心中吃下了一個石榴，就是我們平常說的那種甜甜的石榴。他在太子港的街上走着，在黎明前微露曙光的街上走着。熱帶的冬夜是多麼的漫長呵！

夜色，雖然仍是藍黑的，但已在緩緩地離去了。

一株高大的棕櫚樹在晚風中搖擺，在星光的照耀下，枝葉看來成為綠色的了，好象草地里一只受驚的變色蜥蜴，猛然一下就變了顏色。他正走過醫學院區，這一區里的一些花園，平常充滿了滿面笑容的女人，充滿了羞澀的青年男子。

依拉利容穿過校場，那兒有成群的人在熱鬧地交談。他走過小路環繞的那個樹林時，驚起了好夢中的對對鴛鴦，啾啾地叫着飛逃開去。站在紀念碑座上的德沙林銅象，劍尖高高地指着

棧場的天空，在這天將破曉的時刻，已經依稀可辨。在小灶街上，一個火夫拉着一個隆隆發響的大風箱，火光照亮了街道。

星光暗了，天上僅僅露出点点微光。依拉利容堅決地穿過了那個維爾納森林的別墅周圍的花園；園里鐵鑄的大門，被風刮得呀呀地響，好象一條小狗被人踢了一腳一樣。這聲的叫喚，他聽得很清楚。

噴泉如雨般地涌出，滴滴落在池中。一股涼意，象薄荷氣味樣地刺激眼睛。他跪下喝水，滿臉濕透，很舒服。他完全清醒了，呆呆地站在草地上。螢火蟲在草里閃閃發着綠光。他好象一個迷途的人，在濃烈的花叢中不知所措。他沿着草地邊上的薔香花坛前進，立刻感到花香撲鼻。

突然，恐懼的心理又涌上心來，背上一股涼意，好象有幾條綠色冰涼的小水蛇，在樹林中很熟悉地爬進他衬衣裏面。他感到萬分恐懼，心臟開始劇烈地跳起來，好象跳動的聲音都聽得見了。於是，他急忙向籬笆退回去。

花上露珠晶瑩。他拔了一株纏在他腿上的野薔薇，手被刺出血來，急忙用嘴去吮。血微溫而無味。夜中，到處點綴着白花、紅花與黃花……那些花，與他幼時在鄉下看見的花一樣，與稍後他在維爾納森林區看見的花也正相同，他的童年就是在那兒度過的。他那如奴僕似的不光彩的童年，就是在虛偽的資本家打着收養的慈善幌子而實際在他們的蹂躪下度過的。

你可記得，在這一堆芬芳的花園中，被一頓皮鞭抽打得滿身是血嗎？以前你在吃不飽的農村裏，多少的野花吻着你那一雙腳，那時刻你是多麼的幸福呵！……

他注意地瞧着那一幢夜色籠罩與綠樹擁蔽的白房子……真是萬感交集。為什麼他不生在那種有藤花纏繞石階的房子里呢？

他停了下来，对那幢房子呆望了许久。

热带地方如绸似锦而带玫瑰色花边的夜幕，慢慢地淡下去了……

他又看了一会儿，终于向着那幢房子跑过去。一把抱住那根没有花藤的水泥圆柱，象猫一样地爬上去。

* * *

他在那象花园一样的阳台的长椅上坐着休息了一会儿，只见到处栽着各色各样稀奇古怪的仙人掌。有的是绿黄色的，外面长着毛，象猴子一样；有的象斑斑点点的网球拍，开着带刺的红花；有的象多支的蜡烛台，上面现着线条与鸟羽纹的花斑；有的长着柔顺而带着斑渍的疙瘩；有的上面有绞起来的虫一样的花纹；有的上面有绣着花纹的彩带……许许多多从未见过的仙人掌，使他在那儿默默地停了一会儿。随后，他打开了一扇门，走进屋去。

一盏蓝色的小电灯在床头的小桌上亮着。这些人睡觉都要一盏灯来照着哩！旁边一张椅子上乱七八糟地放着一堆衣服。

房内的夜幽暗柔和，彩花的地毯，踏上去软绵绵地非常舒适。

这个赤脚的人把房里望了一下。一只电扇转动着，向房里送来一股股的清风。电扇的转动声与那个人沉重的鼾声，交织在一起，构成了一曲爵士音乐似的合唱。

依拉利容的眼睛很快地适应了屋内的光线，看得清楚了。他

蜷縮着身子，不斷輕輕地發抖。房里的掛鐘“的答”地走着。他用盡氣力緊捏着拳頭。那是飢餓給他的力量……

睡覺的人躺在床上，只看見一個大白堆。高高的被窩下面，露出一個臃腫不堪頭髮稀少的大腦袋。

一見那人睡得這麼香甜，房內這麼整潔，毫無必要地點着一盞小藍燈，依拉利容心里真感到憤憤不平。在他的眼中，這一切就象徵着財富，象徵着有錢的人，他們窮奢極欲的程度，遠遠超出他想象之外。他只注意地瞧着那張白色的床同床頭上的那個小茶几，茶几上面放着一個黑色的東西，罩在藍色的燈光里。房間內其他的東西都看不見。另外，他還望見那張椅子。

錢也許放在茶几上，也許裝在衣服里；有錢的人們，不會把錢藏起來的。

他做着已經做好的伸手欲拿的姿勢，心中坦然、冷靜，甚至冰涼。一想到在陰暗中躺着的那一類人，心里不由得不感到憤怒。

他剛一進門，手便做好了那個姿勢。快得很。

伸出手來，輕輕地前進三步。

茶几上的那個黑黑的東西是一隻皮夾。一隻皮夾，對窮極了的人是何等的無用呵！里面裝滿了票據。依拉利容拿在手中。毫無疑問，那東西是他權利的證件，是保障他生存的證件，是勾心鬥角勒索他人的證件。在一秒鐘之內，依拉利容心里體會到了一個社會上的哲理。他完全相信他已了解了這個哲理。水火不容的兩類人面對面地存在着，一類是有錢的人，一類是勞苦的人，就這一點已足夠看穿他一直認為是自然之理的那個哲理了。電扇送來一陣涼風，拂在他的臉上。

他想出去。他很快地就再走到阳台上，快得連他自己也感

到吃惊。

室外夜风冰凉扑面。苍白的夜色已快褪尽，似乎仍恋恋地不忍离去，但白天浅淡的白色，已在夜色的缝隙中出现……

扑面的冷风令人心爽，使他不自觉地微笑，做着鬼脸。他大步跨过栏杆，用脚勾住水泥圆柱，开始往下滑去。

突然，一道电筒的白光在他的旁边射了出来，在小树丛中晃动几下，停落在他的身上。随后，一声警笛划破沉寂，其他的警笛也马上接着急促地响了起来。警笛声在黑夜里象来自四面八方。警笛声嘶叫着，象发了狂的野兽，象波涛汹涌的大海，象怒号着的狂风，象翻天覆地的狂风暴雨。警笛声象忏悔节狂欢的人群，象一只只有尖指甲的手疯狂地在他的肉上抓搔，象一只小狗冰凉的嘴触在他的皮肤上。他紧紧地贴着圆柱。一只指挥的警笛带着简单的命令口气急促地吹响，接着便听到一声喊叫：

“捉贼！”

这声喊叫，很快地传开了。

已经淡忘了的饥饿，这时突然发作了。他的眼睛机械地望着四方，但实际上什么也没有看见。手软了，腿软了，饥饿在肚中作怪，只感到饥肠辘辘，万分苦楚，两眼热泪盈眶。

阳台上射出一道电光，发出一声叫喊，这意想不到的一声打击，使他紧张的筋肉松弛下来，使他滑到地上，象从迷梦中跌下来一样。

一阵鼎沸的喊声，柏油路上急促的脚步声，断断续续的警笛声，在清晨的微风中传了过来。

四面八方的电筒，集中照射在花园里。那个小偷瘫软地躺

在地上，靜候着警察的擺布。一片洶洶的呼喊聲中，還夾雜着孩子們的叫嚷。那個被追迫的野獸已經困頓不堪，翻着白眼狠狠地瞞着他的周圍——這是一個走投無路的黑人的淡漠而傷感的目光。

園里已布滿成群的警察，在大聲吆喝。這幅景象，真象一些沒有穿好衣服的滑稽的中國皮影，跳着耍着，手舞棍棒與各式稀奇古怪的武器……

灰白的夜色更白更亮，景況淒涼，在與晨曦的爭奪戰中，已經自甘失敗……

依拉利容俯伏在地……

拳足交加，象雨點樣地從四面八方落了下來，一群紛亂的警察，快活地、憤怒地喧嘩鼓噪着。

* * *

他被狠狠地一拳推進了地牢，撞着水泥地，象只皮球似地彈了起來，站住了。他喘着氣，一動未動。

一個與小孩差不多的女人蜷縮在牢房的一角哭泣着，半披着破衣，外面的上衣沒有扣上，擦在一邊。她哭得非常傷心，從肚子到肩頭都抽搐着，嘴唇一張一合，嗚嗚咽咽地抖個不停，露出紅紅的嘴。稍遠一點，躺着一位穿破汗衫的人，鼾聲有節奏地一起一伏，好象一把鋸子在來回地鋸着木板。牆頂上開着一個攔有鐵條的正方形小窗。

室外，天已大亮，夜色幾乎褪盡，剩下一些灰色斑點，被黎明的曙光趕得象蝙蝠一樣地飛逃。

依拉利容眼睛微睜地瞧着。有一个穿白衣的男人靠牆而立，用一条手巾按住右脸上的伤口……一股酒精气味順着他的呼吸送了过来。牢房內的犯人大約一共有十五个，有男有女，或蹲或立或睡。处处是小便的气味，呕吐物的气味——刺鼻的酒肉臭味。一片哭声中，也夹杂有鼾声，打嗝声，耳語声以及在身上拍打臭虫蚊子的声音。

从昏暗的走廊里透进一絲亮光，还传来笑声与話声。可能是几个宪兵正在玩紙牌。依拉利容站在那兒，神志昏昏，木立不动，两行眼泪晶莹地挂在腮旁。他一点响动也沒有，蚊子叮在他的脸上；手上，也从衬衫的破洞里叮在肚子上。恶臭刺鼻，蚊子叮咬，時間更感到漫长无尽了。

这时候，在他的眼里，牢內的事物开始显得有点稀奇古怪。在外边，他看到的人，好象都是身材胖大而头部細小。但牢內的这些人，却显得身材枯瘦而头部胖肿难看。他憤憤地瞧着这一片象幻灯片上的景象，呆呆地站着，双脚都麻木了。

一股烤面包的香味冲进他的鼻子。是新鮮的面包，是刺激人的气味，是使人心慌意乱的气味。他好象再也不能躺下，再也不能动弹。那面包的香味……

之后，依拉利容又想到他自己的事，不禁发出一陣凄惻尖銳的叫声，双手在空中交叉地揮舞着，一次，两次……頹然倒下了。其他的人也喊叫起来，牢房里所有的人都慌了，吓呆了，轉过头来对他望着。

他四肢僵直，口歪在一边，直僵僵地躺在地上。

各方面来的光綫都照着他。只見他两腿先动了起来，接着胳膊、手以及全身都动了。他四肢不断地揮动，两只眼睛骨碌碌

地直轉，臉色非常黑，難看極了。他的頭不時在地上碰撞，象一只覓食的啄木鳥一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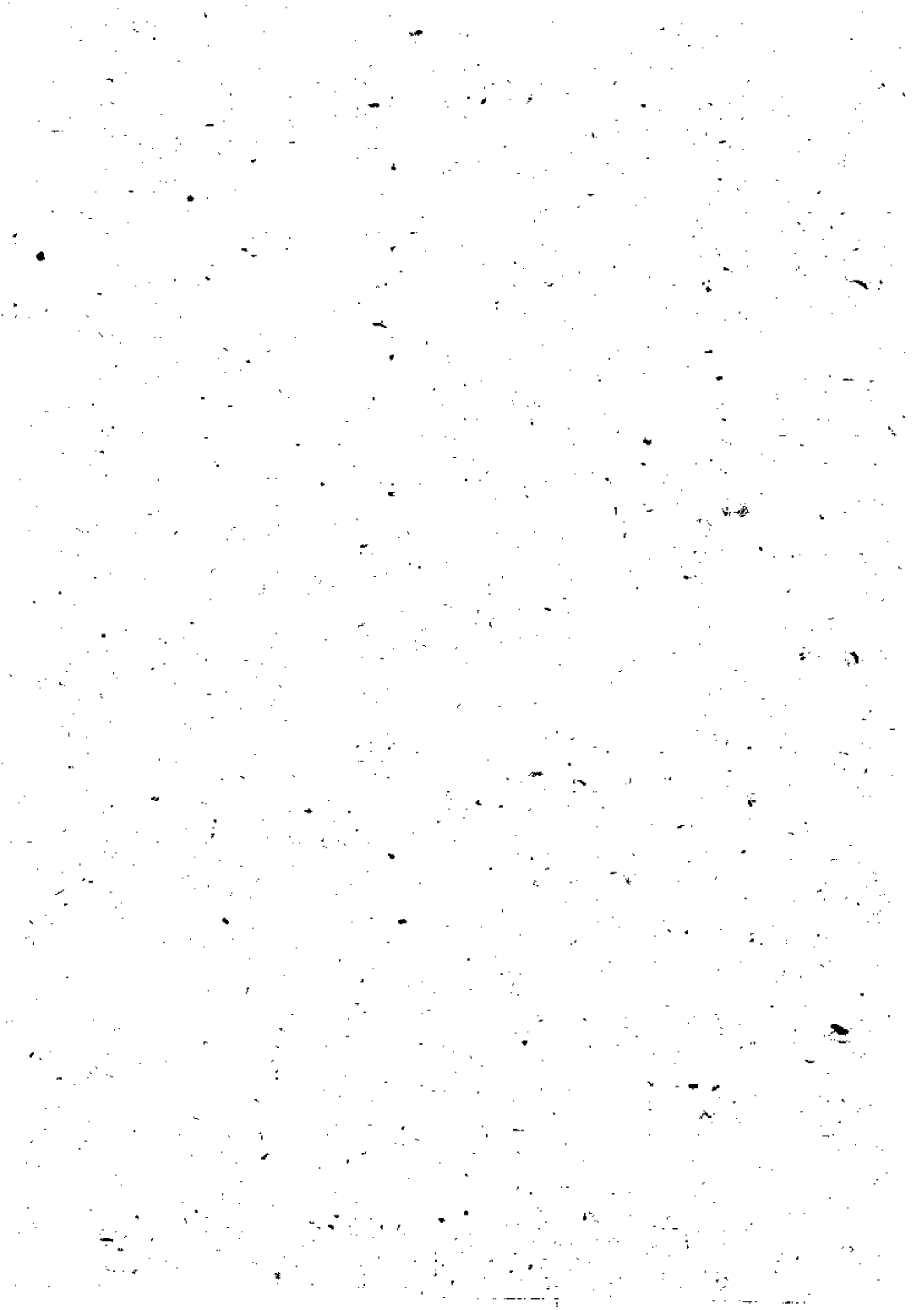
有人喊了一聲：“他發羊癲瘋了！”接着，所有的人都避開了。

他躺在一個尿坑里。帶着鮮血的污泥從口中流了出來。他渾身抽搐着，掙扎着，象一只被殺的母雞。有人在他身上潑了一桶冷水；他仍舊猛烈地抽搐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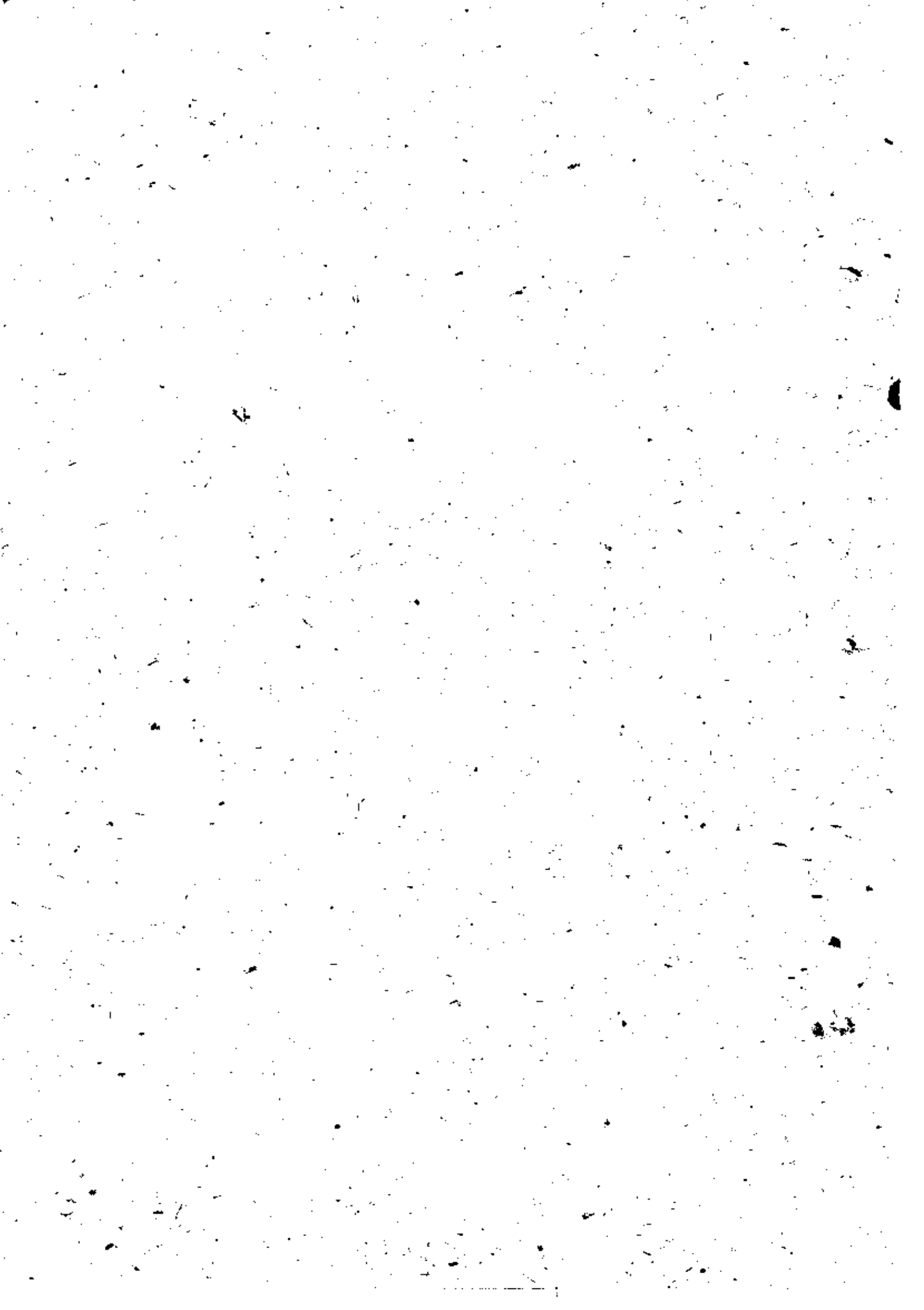
他口內苦澀，前額發燒，周身被冷汗濕透。眼睛睜開了，只覺得心中空空，飄飄渺渺，象被刀戳針刺一樣的渾身發痛。他緊握拳頭，筋骨痠痛，真想把頭對着牆壁撞去，把它撞個粉碎，使那無用的軀壳不再受苦，不再喊叫，沉沉地入睡；使所有的苦難隨着生命同歸于盡。

外面，黑暗與光明的斗爭已經結束。象兩只好勇狠鬥的公雞一樣，經過一場猛烈的斗爭以後，代表黑夜的公雞，已經躺在地上死了。代表白天的公雞，戴着太陽的金冠，高聲唱着凱歌，拍着翅膀，散出一片金光……

死……把頭對准牆壁撞去……他沒有這樣做。人們在他的周圍窸窣私語。他疲累萬分地睡着了，隨時被惡夢惊醒。每次做的惡夢都是一樣：一條灰色的水蛇，一口咬住他的臉。他沉重地呼吸着。



第一 部



他被一陣喇叭声惊醒。天已大亮，太阳从天窗里照了进来，空中传来一曲小孩的歌：

在这兒刺吧，
在赤道之国这兒刺吧，
土地，
太阳，音乐，
对了，刺吧，刺吧，刺吧……

他躺在水滩里，浑身湿透。牢房里睡在他周围的人们，在昏迷与睡梦中辗转反侧。

一个宪兵跑进来喊道：“依拉利容·依拉流！”他用一种微弱的声调回答了一下。宪兵又喊：“依拉利容·依拉流！”

他挣扎着打算站起来，发觉自己已经病得很厉害。又倒下来了……他在这兒呆了多久呢？一天？还是两天？

宪兵又凶恶地喊道：“向前走！死相，赶快！”他又挣扎了一下，仍旧站不起来。宪兵用气炸了的喉嚨骂了起来：“你再要装死，我就要给你点颜色看看！”他用胳膊撑地，挣扎着想站起来，狠狠的一脚踢在他胸部的正中。这时，门外清脆婉转的歌声，又在歌颂太阳、幸福与生命：

在这兒刺吧，
在赤道之国这兒刺吧，

土地，
太阳，音乐，
对了，刺吧，刺吧，刺吧……

依拉利容觉得有一只粗暴的手抓住了裤带把他提了起来。

“脏狗！你就象从未走过路那样地走吧！脚都不要落地！”

那个宪兵狂笑起来，在地牢里一片死寂中，就象一阵汹涌的瀑布冲击的声音一样。他推着气喘吁吁的依拉利容在他的前面走，只见他摇摇晃晃地从走廊里经过。

他们走进了一间办公室，宪兵松了手，把他放开，让他站在屋子的正中。一阵头晕，他摇晃一下，几乎又倒下来，幸而抓住一张椅子，才没有跌倒。

一架无线电收音机正在播送樊桑总统努力夸奖“好男儿”优良品德的广播，接着又换成了歌曲唱片。广播员报告说：

“下面是一首新歌，在太子港很流行，歌曲的名字是《在这兒刺吧》。”

歌声响了：

在这兒刺吧，
在赤道之国这兒刺吧，
土地，
太阳，音乐……

有人伸手粗暴地关了收音机，没有声音了。

一个军官大模大样地坐在办公桌后，低着头在翻阅文件。他的旁边放着一条马鞭，一根警棍，一根皮革做的大头棒，还有一件皮制的古怪东西，镶嵌着金属，两头象球一样。屋子里墙上，挂着各种样式的手铐。办公桌下纸屑满地，字纸篓翻倒在桌旁。右边是一个开着的公文柜，左边坐着一个戴眼镜的班长，正

在小桌上打字。

宪兵对依拉利容大喝一声，使他身子摇晃一下，但还能站着。之后，这个宪兵才向军官报告：“马尔蒂纳中尉，这就是那个人，现在我把他带来了。”宪兵讲一口海地话，音调平平而拘谨，跟见了长官时一样，卑躬屈节。

办公椅转了过来，发出一声尖叫。低头看公文的军官抬起头来问：“这就是昨天捣鬼的那个黑人吗？”

“是的，中尉先生，您叫我把他带来，我就……”

中尉是个皮肤白皙的混血儿，三角眼，瘦瘦的身材，细小的手上戴着好几个戒指，说话的嗓子象女人那么清脆。马尔蒂纳中尉是一个著名人物，有一段时间在太子港相当走运。他生性儒怯，有如妇人，但却特别残酷。他家资富有，有室有家，年轻的时候奔走权门，受任当现在的官职已经两年。不仅维尔纳森林区与椰尔果区等贵族地区的妖艳仕女们很宠爱他，就是那一带华贵地区里的僕妇使女也喜欢跟他来往。做警官这一行职业，对他说来真是再适当没有了。他把这个职业看成是操练武打的运动，看成一种搜山游猎的玩意，把人当作禽兽来追捕凌虐。任何一个动物一经落入他手，他就要使它嚎叫，使它受尽折磨。

马尔蒂纳中尉仔细地打量一番，打量的结果使他有点失望。这个新来的囚徒看来似乎有点昏迷，也许有些神志不清，恐怕不大容易把真情招供出来。必须使他招认。想到这里，他脸上露出了笑容，就点燃一支香烟，心情舒畅地发问了：

“那么，昨晚给我打了那么多麻烦的就是你了，”他对依拉利容说，“先生你不回答吗？先生你假装不知道吗？”

依拉利容对周围的三个人怒目而视；他们开始大笑起来。中尉轻轻地唱着：

土地，

太阳，音乐，

对了，刺吧，刺吧，刺吧……

突然，他象被弹簧弹动的那样跳了起来，拿起鞭子，拖着摇摇晃晃疲倦不堪的步子，走过来坐在办公桌的旁边，面对面地对着这个犯人，嘴里用几乎象野兽的嚎叫一样的声音说：

“班长！打你的报告！”

打字机的键子象流水一样地响了。可是，不一会又突然停住，只听见中尉甜言蜜语地问道：

“你叫什么名字，大爷？”

马尔蒂纳中尉，皮靴踏地，得得地响，大口吸着香烟。打字机又开始响起来。依拉利容呜呜咽咽地哭了，打字机也停了。

“你叫什么名字？他妈的！”中尉嚎叫着。

“叫依拉利容，不错的。”被告啜泣着回答。

“什么依拉利容？”

“依拉利容·依拉流！”

说了这一句话后，他感到头晕眼花，但仍旧直立不劲。中尉又大声叫喊：

“班长，打报告，为什么又停下了？”

打字机急速地响了。中尉很生气地重新坐在办公椅上，拿起一支红铅笔在纸上划着：

“我问你的时候，为什么老不回答？”

打字机停了，隔一会又响起来。依拉利容象一片风中的残叶一样地发着抖。

中尉猛然起立，大跨三步，走到屋子中央，一手抓住了依拉利容的衣领。他摇晃一下便跪了下去。这时，班长用激动的眼

光望着中尉，直率地对他說道：

“饒了他吧！中尉先生！这个人好象病了！”

“快打报告，班长！”中尉暴跳如雷地說，“告訴你，刚刚进了警察局，见到什么事情，少說閑話！閉住你那张嘴！”

打字机响了，慢得很，一个字母一个字母地打着。站在依拉利容旁边的那个宪兵，糊里糊塗地笑着說：

“中尉先生，这个人沒有病，什么病也沒有，只是在那兒装死罢了。”接着又向班长瞟了一眼，加上一句說：“俗話說得好，要想拍馬屁，就得聞屁臭。”

中尉笑开了；宪兵也冷笑一声，嘲笑那个班长。

那个宪兵还是个小兵，甚至连中士也还未当上，是一个紅头发的矮黑胖子，一双眼睛象賭棍，令人非常討厌；胖鼓鼓的一张脸，可是一經学会了做坏事，这张脸也就变了。他年紀虽然不大，嘴唇两边已露出了两道深深的皺紋。残酷的心反映得多敏捷，竟那么令人吃惊地反映到脸上来了！……残酷的事做起来多輕易，特別在象馬尔蒂納这样的师父教导之下，的确是輕易地一学就会的！

其实，当宪兵也不是什么好差使。天天見到的都是一片悲慘，使人厭倦，使人疲乏，心中除了担心肚子吃不飽或有时也寻寻开心外，其他的事根本就想不到。在海地，一个人如果当上了宪兵，是有得吃，但吃得不好，还要夜以繼日地苦干，心中当然也不滿意。在你的周围，其他的人个个虐待那些苦难的人們，干着千百种害人的勾当。你如果干上一点同情人家的好事，別人就会嘲笑你，以后当然也就再不干这种玩意，把你心中的苦惱隱瞞起来，久而久之，你的心腸也就变硬了。长官們把你当狗一样地使喚，你心里自然也是滿腹牢騷。有一天，也許碰上賭运不好，

大輸特輸，口袋空空，沒有一個銅子，這時候，如果有一個犯人不聽你的話，你就會動手打他。晚上回到家里，對打犯人的事覺得有些不快，孩子們跳到你腿上坐着，你也會把他們推到一邊，因為心中失悔的那一片愁雲，仍象難消化的積食一樣壓在你的心上。你雙手抱頭，悶悶不樂。你那一位黑老婆走上前來安慰你，抱着你的脖子，眼淚汪汪地泣不成聲……你當然會昏頭昏腦地跑出門來，在清冷的夜里，在清風徐來的靜靜的太子港散一會步。第二天情況比較好點，與你的同伴們去喝上一杯，你又把往事忘了，又再干你那骯髒的勾當。過了幾天，碰到一個孩子病了，營房裏的人會告訴你去找某醫生。你遵命而行，意亂心慌……醫院的醫生為你開了一些藥名奇怪的藥方，你可不知道拿什麼東西去買……於是乎，你在營里連好人也打起來，自己對自己做的事都莫明其妙，只管用勁地打。隨後，猛一想到口袋裏一個銅子也沒有，一想到自己所受的生活煎熬，怒上心來，便更使出全部力量拚命地打……是的，小冤家是病了……接着你便什麼也不想了，也不想到買藥，不想到房租到期要付，不想到破鞋要換，倦了，力量使完了，用勁地抽，用勁地打……你無非是一個同其他的人一樣的完兵，同其他的人一樣的完兵呀！這時好象有人對他捧笑一聲，用一種挑唆的口气，象一個發了瘋的惡鬼一樣對他喊道：“同其他的人一樣！”

再後，習慣養成了。有那么一天，你會一見犯人被打得呼號就感到開心，一見他把小便流在褲襠里就覺得好玩。甚至還有人剛一看到木棒就流尿的呢！你開心地笑起來，這是你當完兵後的第一次笑聲。到這時候，中尉知道你已培養成熟，就提升你做中士……久而久之，你對這一行職業發生了興趣，同其他的人一樣，把打人看成了家常便飯。你的心腸硬了，打人已算不了一

回事，相反的……你成了一个真正的宪兵，一个残酷的人，同其他的人一样干坏事……于是，当了中士之后，又……

馬尔蒂納中尉突然說：

“杰洛美，今天你的梦作得够了……”

小宪兵杰洛美如梦初醒，立刻笑出声来。真是怪事，为了討好一个中尉，他能在梦想許多事情的当口立刻轉变过来，心情舒暢地哈哈大笑！

馬尔蒂納中尉已經动手做旁的事。当然罗，象依拉利容这样一个平淡无奇的家伙，是不会給人什么好感的。中尉对他說道：

“依拉利容，你是一个我們緝捕好久的慣賊……”

依拉利容結結巴巴地說了几个听不清楚的字眼。

中尉拿着皮鞭站起来了，心中仍想着其他的事，想到今天下午要去“美景俱乐部”打桥牌的事。

他一拳打在依拉利容当脸正中，血从鼻子里涌出来。中尉在想……

打桥牌的时候，斯桂多不大規矩，他只有六张牌却叫了三……

他又以心不在焉的口气問了一句：

“难道你真的不講嗎？……”

又是一拳打在依拉利容的左眼上。小宪兵杰洛美高兴地动了一动……班长象发疯似地在打字机上打着。

談到那个約里古尔中尉，虽然是个詩人，一个超现实主义

者，一手桥牌可真打得不坏……他把寇勃逊^①可真念得烂熟了。

一记皮鞭打在依拉利容脸上，他倒下来跪在地上了。他脸上的肌肉抽搐着，皱眉歪嘴，难看极了。杰洛美见了哄然大笑。中尉本人看了这副怪相也笑了起来，是一种苦笑，神经质的勉强的笑。可是他的心中仍是念念不忘桥牌。

今天必须亲自去找保尔·斯桂多。他经常迟到。特别要提醒约里古尔，他叫牌太费时间。可是这个犯人老不讲话……

马尔蒂纳中尉瞧着依拉利容，猛然大声地喊道：

“难道你真的要装傻到底吗？我偏要设法叫你说话，脏猪！”

为了迫使他招供，皮鞭拳足接连地打下来。依拉利容躺下了，满脸是血，以手掩面，高声喊道：

“我说，是的，我要说了！……”

可是中尉仍旧打个不停，疯狂地打。打字机也象发疯了，答答地打得象急风骤雨一样。那个宪兵仍然站着，两腿摇摇摆摆，眼睛若无其事的样子。中尉继续打着。

电话机响了很久，中尉却打得不停手。电话铃又响了，班长转过头来喊道：

“我的中尉，听电话呀！……”

这时，中尉在声嘶力竭蜷成一团的犯人面前停住了手，转过了满是汗珠的头，

“什么事？”

^① 寇勃逊(Culbertson)：打桥牌的研究者，著有許多桥牌書籍。

宪兵杰洛美重复了一句：

“中尉先生，听电话！”

中尉用手把头发理了一下，脸上露出了一丝微笑，一大步跨过躺在地上浑身打战的犯人身体，走到电话机旁。从房间的墙那边，传来了一阵急促的歌声。

“杰洛美，到会议厅去，叫那唱歌的人闭住他的鸟嘴。”

中尉在桌边坐了下来，取下了电话机的听筒：

“喂？……是拉布恩特议员吗？……是的，是的，马尔蒂纳中尉为您效劳……您好吗？……可是不行，我亲爱的议员，我一点也没弄清楚……是的……是的……我记得很清楚，达修，您的竞选代理人……他曾带我们在勒峨岗打猎……您说他的姐姐是犯人的母亲吗？……等着……依拉利容·依拉流。一点不错……可是我不能象那样把他释放，一个掘壁洞的惯贼，您是知道的……今天是礼拜六，不行……如果您坚持您的意见，我可以把他交法庭审判……我还有要拷问的无赖汉……别担心，一切都会弄个停当，我们知道怎样搞法……不错的，我很了解，他是您一个竞选代理人的侄儿……可是今天是礼拜六，我不知道法官有没有……好吧，跟法院联系一下吧……就这么办……应该说感谢您，我爱亲的议员……可是，应该特别对总统说明，我已被列入升级名单中，其他要作的事就不关紧要了……可能内政部长……怎么！一个放荡的女人？……您未免太过份了，议员先生，我不能对您……现在他还很健壮……好的，稍缓一点我再给您打电话……有人约我去十字街吃美味的烤猪……好象今晚有一家新的小舞厅要开张，听说还有标致的女人哩……喂！喂！就这么吧……再见，议员先生，再见……谢谢……再见……”

中尉转过头来望着依拉利容。他已爬起来了，坐在地上，一

只手撑住身体，气喘吁吁。一見中尉两只眼睛盯着他，他赶快把双腿缩回，面露惶恐之色。打字机也停了。馬尔蒂納中尉点了一支香烟抽着，用手作了一个命令的手势，宪兵跑过来問道：

“中尉先生？……”

“杰洛美，把这人带去洗个澡，再把他領到医务室去，給他吃完饭，再把他領到北監去……赶快，赶快。”

“知道了，我的中尉……”

宪兵把依拉利容拉起来，他也鼓足全身力气，想快快离开中尉的魔掌。打字机又在那間死寂的屋子里响了。中尉走到收音机前，扭轉开关：

在这兒刺吧，

在赤道之国这兒刺吧，

土地，

土地……

中尉一听就感到憤怒，使劲就把收音机关上，想封住人們的嘴，不許歌唱生命，歌唱光明。

* * *

礼拜六。太阳把支支金箭射向四方。柏油路晒得軟綿綿的，变成了漆黑一片。是赶集的日子了，山区的人涌进城来，乡下的人离开平原，都来赶那汗气刺鼻的集会。

“嘘，狗东西！……他媽的！”一个卖炭的农民大声喝叫，一面抽打那几只馱着重載的母驢。每礼拜六，是太子港赶集的日子，整天都是作媽媽的人忙乱的时候。上学的孩子今天也不上学了！到处点头弯腰，招呼熟人。

那个宪兵来了，扛着枪，打着裹腿，在几个犯人后面吆喝着，赶他們往前走。

每礼拜六，拉呂路車水馬龍，熱鬧非常，這是一條溝通內地的大動脈，為太子港運來了一切給養。白菜，胡蘿卜，各種蔬菜，食品，香蕉，白薯，水果，芒果，橘子，松子，以及嚎叫着的豬，咩咩叫着的小山羊，咯咯叫着的母雞，所有這一切東西都象血液在血管里流通一樣地涌來。驢背上，人背上，女人的頭上，都載着東西，在太陽光下搖搖擺擺，爭吵不停，大聲喊叫。

憲兵押着三個男人，走成一排。第一個衣服又臟又破，肚子與屁股的黑皮膚都露出來了，每走一步，那塊塊的破布又把露出來的部分遮住。他臉如死灰，頭上平平穩穩地頂着一團枯萎了的綠香蕉。第二個眼光明亮而机警，穿着一條粗藍布的長褲和一件粗白布的襯衫，肩上扛着一頭黑白花斑的小山羊，咩咩地叫个不停。最後一個是依拉利容，他在人群中大踏步地走着。

一個小女孩用一種憂郁的調子叫着她的貨名：

“請買山芋，包米粉，豌豆，大米，去了壳的小米！”

她的頭上頂着貨物，頸項挺得筆直，衣領退到肩膀下面，露出了一條條象筋絡一樣的血管。她高聲地叫唱着她的貨名，每叫一聲，血管脹滿得更加厲害。她繼續向前走着，面容緊張，眼光渙散，一隻手叉在腰間，一隻手左右揮動着保持身體的平衡；每叫完一遍，就把那只揮動的手放在耳朵旁邊。她叫的音調很動聽，你是知道的，大媽，這裡的習慣，一個人象這樣地叫一遍，然後把手放在耳朵邊，就是表示她的貨品同她的歌聲一樣的美好。

押着犯人上法院的憲兵，不斷用一條大紅手巾在臉上擦汗水。嘴里總是大聲呼喝，趕犯人加快腳步：

“他媽的！不快走嗎？”

太陽象一面耀眼的鏡子，隱入雲層之中。

一個擦皮鞋的人，穿着一條馬褲，那是一條滿是油漬的軍

褲，象一把沾滿油垢的梳子那麼脏，腿與腳都光着；他的職業就是擦皮鞋。他胳膊下夾着一只木箱，用刷子敲得震天价响，就算是在敲鼓了。嘴里大聲嚷叫……可能是今天吃飽了……心情暢快。

一群流浪兒童在街上跑着，象草原上一群無拘無束的小馬。可是，城里并不是草原。這座城市建築在山脚下，筑有堤壩來控制山區的小河。山脈蜿蜒地伸到城邊，被巨石砌成的城牆擋住，穿山齒洞，鋪上黑黝黝的柏油大道，鋼筋水泥的山澗比黑夜還要黑。全市由一些鐵石心腸的人嚴密地控制着，這裡的政治可以稱之為地主階級的警察統治。他們控制着國會，用鐵一樣的法律使富人壓榨窮人。到處是惹禍的美國汽車，象癩蝦蟆一樣地蹂躪着海地的領土。城里面的老百姓是美國佬的奴隸，是官老爺們的奴隸——是那些制定反人民法律的壞蛋們的奴隸。民脂民膏被刮盡了，不知有多少人甚至賣了老婆！

不管生活是如何的困苦，老百姓總是又唱又笑，因為人民好像一個不知道自己力量到底有多大的巨人，只要一朝接觸到工作，立刻就顯出他們的威力。平常不大注意這些事的工人們也開始重視他們的力量；每次走過那些新的工廠和工場，心情就會自然地振奮起來。思想這東西，本來就是又神秘而又靈動的。不管這裡有多少美國佬，多少吸血鬼，多少象樊桑總統這樣的傀儡，多少走狗與憲兵，但新的工廠，表現工人力量的新工廠，象雨後春筍一樣不斷在各地涌現出來。

在城里跑來跑去的兒童們多麼象無拘無束的小馬呵！年老的人們常說山外還有山，山外還有城。有些城市蕭條了。也有些山因為土地貧瘠而荒蕪了，在狂風暴雨的沖刷下，只見亂石壘

室，曝露在无情的骄阳之下。在那些光秃秃的群山之外，还有另外一些城市也在山岭环绕之中，有的被群群白蚁蛀蚀一空，有的是一片荒凉，漆黑一团，一些满身龌龊的孩子们仍然同样地又跑又笑……那些城市离这儿虽然很远，一切情况都与此地大致相同，也可以看到孩子们象小马拉放牧般的欢腾景象……可是，每当我一看到我们国家的情况，就不禁满怀悲愤……我真气愤，你们这些礼拜六在拉吕路上奔跑的小子们老不听我的话……

在夏尔丁街和拉吕路交叉的十字路口，有两个女人在那儿争吵。一个背着孩子，重得使她花白上衣的纽扣都裂开了。她一只手叉在腰间，一只手拍着大腿，指手划脚地吵闹不休，头上还顶着一个装满水果的平底篮子。另一个女人踮起脚尖站着，口里骂一句，背部晃一晃，摇晃得象海上的波涛那样厉害……

宪兵押着犯人来了，骂声立刻停了下来，两个女人象被吓昏了的鸟儿一样急忙跑开。

依拉利容很吃力地走着，宪兵象野兽一样地咆哮。已经说过，依拉利容是一个身材矫健、体格清瘦而肌肉发达的人；没有大鬍子，唇边仅略略有几根软毛。面孔不美也不丑，一张平常人的面孔，一张真正海地人的面孔，一张阅历很深，受苦不少，与人无争，既无野心，又不固执，而且不傻、不恶、不残忍的面孔。一张所谓真正海地人的面孔，也就是到处都可碰见的面孔，全世界的小人物的面孔。全世界的小人物都差不多，有伟大之处，也有脆弱之处，主要的共同点就是心地善良，爱好平静和私欲不大。依拉利容的面容已因饱经患难历尽风霜而憔悴了。他穿的一条到处是破洞的蓝布长裤，老实说就是几块破布而已。他穿的鞋子连足趾都露出来了，每走一步，脸上就流露出强忍痛楚的表

情。

“快走，他媽的！黑人的身體，就象青草一樣，一棍子打去就彎下來，棍子放开又立起了！”宪兵罵着，叫他們趕快往前走。

依拉利容象一個真正的黑人那樣走着，一句也不哼。

穿得五顏六色的女人們開始回山了，使滿街變得五彩繽紛。

“您回來了，大娘？今天好嗎？”

“謝謝您！大娘……”

紅花裙，淡紫花裙，黃花裙，配上素藍色的上衣，花花綠綠，前面顏色淺，后面顏色深，一種正規的節日服裝的氣派。上衣略長，就圍上黃棕色的腰帶。

“大姐，生意不錯嗎？”

“平常罷了。您呢？”

“呵！馬馬虎虎！……”

年長的女人穿着白色的布衣，頭上披着漿硬了的頭巾。

“怎麼樣？”

“還好，您呢？”

“還好，您看見第·約塞夫大爺嗎？”

“第·約塞夫大爺嗎？”

“可不是，就是第·約塞夫大爺……他今天穿的衣服真漂亮，還是綉了花的。他買了一張上等的桃花心木桌子，頂在頭上拿回來了。他快同蘇斯—瑪特拉斯的一個漂亮黑女人結婚了……他急于想要……”

“就是因為這事我一直沒有見到他，以後……”

“可不是，他急于想要……唉！我們這一身老骨頭不中用了，他可走得真快，有時還小步地跑呢。”

“再見，我的大娘。”

“再見，我的大姐。”

在法院門前的石階下，一個小伙子向一個蹲在街邊的姑娘買了一隻芒果，滿裝果子的平籃擱在她的膝頭上。石階上站着一群男人，正在指手划腳地談話。其中有一個是老頭子，穿一件點點污漬的黑絨上衣，條花的褲子，滿是皺紋的襯衫，平直的硬領，黑色的領結，塗油的短靴，拄着一根銀柄大手杖。他身材相當肥胖，手拿草帽，不停地揮着。與他講話的是一個身穿白衣的年輕人，上衣的領邊已略帶污垢，一條褲子滿是皺紋。他身材高大而瘦削，樣子頗不修整。他們不停地談話，談話……

一見憲兵押着犯人走上法院的走廊，這一群先生們就吓得望風而逃，象一陣風刮在玉米地上一樣。他們兩人最後談的幾句話是這樣的：

“我要告訴您，我已不知道怎麼辦才好了。孩子們在家里，天天吵鬧。我還賺不了五塊！……而且韋居麗還在醫院里！真倒霉！您可以借兩塊錢給我嗎？……”

“兩塊錢嗎？好大的口氣，我親愛的讓·路易！如果我自己能值上兩塊錢，我准會把自己賣掉……”

穿黑色絨衣的小老頭子很生氣地說：

“告訴您，應該同這些混血的雜種清算一下，他們毫無顧忌地霸占了我們一切工作的位置……象我們這樣的黑人，只好餓肚子了。三年以來，我找不到工作，什麼工作也找不到。現在該行動起來了，時間多着呢……”

可是沒有人聽他的話了。一個頭髮斑白的老婦人走了過來，一把抱住依拉利容，嗚嗚咽咽地說：

“我的心肝……”

她两只枯瘦如柴的手，紧紧地抱住依拉利容的頸項。宪兵跑过来用力把他們分开。她用手背揩干眼泪，匆匆忙忙地說：

“拉布恩特議員給了我五块钱。有人給我介紹了一个名叫墨士曼先生的律師，我已同他談过了……”

宪兵把老大娘一掌推开，矮小的老头子墨士曼先生走过来挨近了依拉利容。

这是一間长方形的大厅。屋子里面的平台上，放着一张鋪有綠色台布的长桌。旁边还有一张小桌，一个相貌刁滑的老文書坐在那兒，拿着笔在紙上写个不停。墙上挂着共和国总统斯特民奧·樊桑的肖像，一张象在酒精里浸泡过的死面孔，戴着眼鏡的眼睛黯淡无光，那张嘴下唇肥厚，带着好逸恶劳的下流相。一排栏杆把寬大的房間隔成两部，栏杆的前面有一张白色木凳，面对着法官坐的那张桌子。两旁靠牆还有木凳两张，另外安着几排椅子。

听众們呆呆地望着法官。有学法律的学生，有失业的知識分子和半知識分子，还有看熱鬧的人，讨厌这种事和对这案件表示憤激的人……紛乱的人群呆呆地望着，餓着肚子。审判犯人时的气氛总是枯燥乏味的。閑杂人休憩之所以及审判犯人时的法院，同那做弥撒的教堂差不多，時間都是在那些宣传員、审判官和教士們指手划脚的談話中混过去的。生活的煎熬，使人衣衫残破，也使人有所醒悟；使人眼睛雪亮，可也能使人爱看打官司。看打官司就象看不花钱的电影，不过那里上演的总是些乱七八糟的黑戏。

墨士曼先生坐在走廊的一条木凳上，挨近依拉利容的身旁。每一位律師只要有了主顧，都可以这样坐在顧客的身边。他們两人低声地交談着。观众們大声喧嘩，非常混乱。在街上的小

販也高聲叫着要賣的貨品：

“荔枝，杏子，石榴……”

“鮮雞蛋……”

“熱的玉米面餅……”

依拉利容漫不經心地回答墨士曼先生的問題。他頸上帶着枷，重得連頭都抬不起來，真是受盡了凌虐。他偷偷地望望他的老母親；這老婦人也憔悴多了，她還是用那條黑色的頭巾圍在她瘦削的肩上，他認得，這條頭巾至少已用過十年。她穿的素色衣服，拖得很長。她真是一個品格偉大的人；有那種終生勞累的伟大高貴品格的人。她不會忘記他今天受的侮辱，永遠不會忘記；她每望他一眼，就表示一種抗議。她從來為人正直，絕不改變；肚子餓的時候，默默無言地忍耐着，心中嚮往美好的“將來”……她坐在聽眾席的第一排上，面容嚴肅，準備要受最大的痛苦。她眼睛望着遠處，忍着滿腔悲憤，沒有眼淚，同其他普通的女人一樣，要盡到作母親的責任。

法官進來了，坐在審判席上。文書也坐着，用一種單調而萎靡的聲調念道：

“呂克列士·彼爾控告易波里特·沙姆第的案件……既然……”

依拉利容根本就沒有聽，什麼也沒聽見……母親……那個瘦小的女人，那個被勞苦磨折够了的女人。她在那個象肥豬一樣的部長家里作女廚師的笨重勞動，在伯雄城……那位部長是一位顯赫的混血兒，每月除食宿外只付她十二元的工資……這一點錢全部給他的姐姐去購馬花光了，因為她一直在病中。

“我表示反对……”律師高聲地說。

依拉利容被這一声惊醒过来。只聽見律師在講話，繼續講他听不懂的話……他對那些話一点也不在意；他心中感到難堪的，是當着他媽媽的面站了起來，又在眾目睽睽之下向法官回答他的名字，這真是令人傷心的侮辱……

媽媽並沒有很多兒女，可是左勒瑪呀！……左勒瑪一點希望也沒有了。當我們還是孩子的时候，就是她經常跟人吵架。我雖不是一個被溺愛的孩子，媽媽可是熱愛孩子的，但愛的方式可與眾不同。我穿一件小小的紅色襯衫，小得只能遮住肚子。這種裝束是用米驅鬼除邪的。我那時只不過是一個黑孩子，經常在滿是荊棘的院子裡來往奔跑，肚子大得象一個裝滿了東西的皮囊，大大的肚臍眼，沒有穿褲子，跑的時候，兩腿之間的东西晃動着，在風裡搖擺……媽媽說我肚子里有蛔蟲。我的兩條腿瘦得象干柴棍，頭却象一只葫蘆。以後我在床上流尿了。媽媽吓我說，如果再要在床上流尿，就要吊一只活的癩蝦蟆在我的腰帶上。從此我不再在床上流尿了，但一到晚上就怕得厲害。有一天，我在玩耍的時候把發姆大姐燒的一鍋玉米面稀飯打翻了。

“依拉利容，該死的！”她大聲叫罵起來。當我向那亂糟糟的天井逃跑時，她把木杓對准我小小的背脊飛擲過來。她急得把自己的頭髮亂扯，可憐的發姆大姐！那個長長的木杓掉在污水坑裡，坑邊是米米斯晾曬的黃綢衣。木杓掉進水坑，污水四濺，弄污了晒在粗繩上的綢衣。

“發姆大姐，您發瘋了嗎？您要偷漢子就去偷得啦！”

“你罵的是我嗎？母猪婆！”

“喂！誰是母猪婆？”

两个女人用油污的手打了起来。可怜的发姆大姐那天的收入完全被断送了。我那天捱了一頓打。那时候，我可觉得滿好玩的。

依拉利容东想西想，对眼前的事一点也不在意。墨士曼先生已經从栏杆那边回来了，昂着头很得意地对依拉利容說：

“好了，依拉利容，你滿意嗎？协商的結果，大家同意判一个月的徒刑。你应该相信，在太子港沒有别的律师能比得上我墨士曼先生，沒有人象我这样有才有能。”

他口里講个不停。依拉利容望望他的老母亲，只見她走到墨士曼先生的身边，給了他一张五元的鈔票，就头也不回，傲然离去，心中隱約地含着怒意……

墨士曼先生轉过头来同那两个人說話，滔滔不絕地談着，指手划脚，态度驕傲。

2

法院門口左边，矗立着一幢水泥結構的大厦；这是一个既无风格又不美觀的方盒子，也是一个兼具外国风味与民族特点的建筑。依拉利容被帶进了一間由宪兵巡視守卫着的大厅，又从那里被推进了一間有柜台的屋子；屋內有分成多层的木架，架上放着成包的各色衣裳。他很注意里面各种嘈杂的声音。就要在这兒与那些人人厌恶的宪兵过日子了呀！一个月……那动人的、带戏剧性的、富于感情的、有酸辛之感的、有人間味的一个月

呀！是輕罪犯人的世界。他会体会到許多东西……

宪兵宣布：

“还要等班长。”

墙那边传来一点話声，他竖起耳朵听着。

“我再告訴您，我不回答您那些問題。您沒有資格审問我！你們沒有逮捕証就抓了我。你們的行動同土匪一样。我不回答象您这种流氓提出的問題！我只能在合法的机关里申述我的情况，不对其他任何人……”

随后是一片紛乱的吵鬧声，听不清楚了。依拉利容心情紧张，什么是牢獄生活，他已心地雪亮。远处传来一片海潮涌过沙滩的水声，随后又听到人声鼎沸。刚才說話的那个人又高声地說話了，声音清朗而又正詞严：

“您連警察都算不上，一个劊子手！十足的劊子手！假使需要我抵抗你們的主子，抵抗那些美国佬，我絕不退縮，可也不能对你們这些狗屈服！您还記得，我們已經碰見过了，那时您就作了走狗，您現在沒有变，我更沒有变。我沒有什么要說的了，您干您的，我也知道該說些什么与做些什么……”

依拉利容真痛快极了。那是一个敢于頂撞宪兵的人呀！他一面細听那边传来的說話声，一面打量着刚才送他来的那个人。

“是个新来的嗎？”班长刚走进来便这样問。

“是的，”宪兵回答，“那兒是包衣服的紙。”

“好！您带来的衣服真多呀！”

“班长，我从来就沒有看过。被捕的人越多，这种东西当然也就越多了！”

班长的肩头耸了一下。依拉利容偷偷地打量着他。有人給他一条寬大的长褲与一件蓝白条子的粗絨上衣。

依拉利容瞧着这件上衣和长裤。一种念头涌上心来，就象一群乌鸦掠过田野上空一样；一群杂乱叫噪的乌鸦，拍着翅膀，大张着嘴，露出它们血红的舌头。

从窗口望出去，太阳一片红光，照在碧蓝的海面上。太阳光变红了，一切被它照着的东西都变红了，牢房里也变红了。

只要通过牢房的铁栅，便可看到那些囚衣永不离身的囚犯。象背着甲壳的乌龟，那件囚衣就要使你变成乌龟了！一个犯人，那怕唱的是与自由人一样的歌曲，味道还是完全两样的。

人们用最轻蔑的眼光来观察犯人，想把他们看得清清楚楚。依拉利容，你自己也回想一下，以前你自己是用什么眼光来看待犯人的呢？他们身体不能自由行动，脸上没有血色，也没有笑容。一个犯人的特点是他的面容，特别是那一双眼睛，从他那一双眼睛里，人们可以看穿他的内心。另外也可以注意他那一双手，是厚的或薄的，长的或短的，肥的瘦的或是润湿多汗的。

他猛然记起了那悲惨的一晚，他曾在蒙胧的夜色中看过自己的手，样子就象一只毛蟹……幸亏那天墨士曼先生没有伸出手来与他握手。

他想看看他的手现在到底是什么样子。可是这一双手已藏在犯人穿的絨上衣与长裤里了。突然，他伤心地哭了起来，象一个小孩子那样地哭了起来……

* * *

彼尔·卢墨尔也在这里坐牢；什么原因把他也抓到日曜堡监狱来呢？

一点也不错，正是彼尔·卢墨尔，他认识他。那时他自己还小，住在维尔纳森林区。象他们这种穷家小户的孩子，父母舍不

得抛弃，只好送到有錢人家当小厮。吃得坏，睡不好，常常挨打，沒有母亲，沒有人愛。他的媽媽把他安置在西果尔的家里，那是維尔納森林区的封建地主，有錢有势……他在那兒作苦工，挨不完的耳光；他只有哭，可也明白哭沒有用处……到了八岁那年，每天上学校去接西果尔的孩子，一共有十二个。他顧不上玩，也顧不上消遣，只在百般凌虐之中埋葬了他的童年。可是一到夜里，他的童年回来了。天哪！他作了些什么梦呵！在梦中他認識了多少与他一样受苦受难的孩子呵！当他真的碰見这种孩子时，不用談話就可立刻了解人家所遭受的困苦。于是，这个小孩的手，就会觉得有人牵着他，塞給他一个小球，一朵野花，或一只小鳥……他在雨淋之下穿着破衣，在热带的骄阳之下沒戴帽子……左勒瑪也曾被送入富人之家，但她怀着孕回来了；那是謝拉尔老爷干的事。某天晚上，他强奸了她，以后又强迫同睡了几次。当她想到她的兒子，心中就感到憤怒与羞耻，她是那个小謝拉尔先生的媽媽呵！那个闊人家的主妇，偷过許多大人先生的主妇，把她驅逐了出来，把年仅十四岁的左勒瑪当娼妇一样地赶了出来。他自己也沒有留在西果尔家，他逃出来了。

每一想到这些事情，他心情就觉得非常沉重。彼尔·卢墨尔曾送过他一条褲子，他住在西果尔家的旁边。在一次反美的罢工中，駐在馬夏德尔的占領軍开枪屠杀，留下几百个农民的尸体在阳光下发臭；但这血腥的教訓也激发了多少人的觉悟。彼尔·卢墨尔便是当时罢工的一位领导人。为什么这个彼尔·卢墨尔不安份守己呢？他还有錢，也不象其他的人那样要靜候什么差事呀！今天，他却已在牢中，同依拉利容一起坐牢，同一个小偷一起坐牢！

西果尔家可喜欢美国佬。西果尔先生是哈斯哥地方的律

师，也是波尔诺的忠实党徒……另外，他还任国家的議員，他坚信只有美国佬才能救我們的祖国。

天哪！这些是多么遥远的事呀！他为什么要費这些心思来回想那些事情呢？那又能得出什么結論呢？在他看来，彼尔·卢墨尔与其他的人全都是怪人。他們是混血兒中的伟人！

* * *

热带的天气黑得很早。在张着鉄絲网的牢房內，有两个捏紧拳头的犯人睡在依拉利容的旁边。貪得无厌的蚊子唱着它那令人心煩的歌。两个人很清瘦，簡直瘦得吓人。成群結队的臭虫沿着牆爬了下来。依拉利容只好与这些小东西展开血的战斗。每次用脚踏一下，就会发出一种鬧声。那些小虫在被打乱以后，又从各方面重整队伍，非常頑强。它們攻击的行动变幻无常，非常巧妙，这里那里，到处都是，使他怒得发狂。

其他的人疲倦得睡着了，他却仍勉强坚持战斗，有气无力地保卫自己。他东想西想，想了許多事情。

有人給他发了吃的，是玉米面餅……那豌豆湯很不入味，又脏又黑，只得完全喝下。牢房形式奇特，三堵牆的前面张着鉄絲网。人們望望天，望望那間光綫很好的小房子，那是宪兵們的食堂。吃的东西真难消化，几个玉米面餅好象还在胃里打滾。还有那些特別的臭虫！可是他今天并没有发羊癲瘋……

他猛然掉过头来，牆那边似乎有人在敲。留心一听，似乎又没有什么，他又把头掉回来了。

断断续续的敲击声，从那边有节奏地传过来，接着有人說話了：

“那边是誰？这边，朋友……”

依拉利容注意地听着，很吃惊。敲打的声音繼續传来。

“誰在那兒？”有人問。

“誰在那邊敲，您是誰？”依拉利容回答說。

“是政治犯嗎？”

“不是。”

“我是彼尔·卢墨尔……我以为又有什么朋友被捕了……”

随后，依拉利容满怀狐疑地沉默下来。他想到了这位彼尔·卢墨尔。他想干什么呢？他想找什么呢？他有錢，一定很有錢，旅行过許多国家。他还要找什么呢？依拉利容想起了他那一张黄得象李子干一样的脸，明亮的眼睛，常常动着的嘴。当他还在西果尔家里时，他曾多次听见他与他的母亲在墙那边說話。又有几次，听见他用明朗的声調講他听不懂的外國話。他的母亲多次劝他安份守己，可是他現在却在坐牢，同依拉利容一样坐牢。

隔牆的人又在說：

“您为什么不回答了呢？”

依拉利容沒有作声。在宪兵的食堂里，收音机又在高声地唱那个罪惡的“加拉夏”曲子。

軍号声在晴空中飄揚，声音动听。他也爱吹軍号。有时，他去看国家宮前国旗的降落，很好看；象紅藍色火焰一样的国旗，在白色的国家宮前緩緩地从天上降下来；国家宮的前面是一片綠茵的草地。

他笔直地躺了很久，渾身发痛，臭虫又嗅了起来。他受的那一頓脚踢棒打，即使是一只野兽也会被打死的。

同房的两个同伴挨近來說：

“大爷，您叫什么？”高个子問。

“依拉利容。”

小个子問：“以前坐过牢嗎？”

“您难道看見过我嗎？”依拉利容很生气地回答。

“我的意思是想告訴您来了以后如何安排，我是一片好意。”

小个子說他叫格勒尔斯馮，另一个叫謝里呂。

宪兵帶了一个犯人进来，这人手中拿着一口冒着热气的大鍋。宪兵胳膊下挟着一袋黑面餅，腰間挂着一串白鉄杯子。

“赶快喝，今天的事多得很。”宪兵对犯人們宣布。

三个人同时蹲在洋灰地上大口地喝着。这就算咖啡了；又辣又味，但总算很热。

* * *

卸了一車香蕉之后，他們又被帶到射击場去了。有的領到鋤头，有的拿着錘子。他們要把一片略略高起来的荆棘土坯挖开，扩大射击場的面积。拿鋤头的排成一行挖，依拉利容也在其中。其他的人把掘起来的土运走。

阳光耀眼。远远的海上起着不小的风浪。他們高高地举起鋤头掘地。空中飄揚着人們在劳动时呼喊的号子，只有节奏，而无曲調。

大家喊出来的号子，变成了集体的創作。掘地以后，有一个人舞动他的鋤头，唱出了一个唱不完的曲調。其他的人也舞动鋤头，口里哼着与他应和。随后，这个調子就变成歌曲了。这个歌曲，把所有这些劳动的粗人，在身体上与生活上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曲調的内容很快地丰富了。所有的人高兴得抛起他們的工具，随后又拾起来。曲子里加进了抛土的声音，海水的声音，小鳥的歌声，蝉的叫声，以及风的嘯声。曲子到处传开了，只有那些抬土的还唱得不太准确。

那是一支壮烈的有力的曲子，反映了被践踏的人們的拚命之情；这种拚命之情，要把最后的一块石头砸得粉碎，要使生命的活力战胜忍辱退縮的心情。这首曲子成了大家排解愁怀与抒发情感的工具。

鋤头每一揮动，歌声也唱得越大、越响、越热烈、越激动。他們唱出了爱人的幽怨，孩子的怀想，未遂的宿願，祖国的伟大，并隱隱約約地諷刺監牢里的非人生活。他們載歌載舞，揮动家伙，借这一曲劳动之歌，来忘掉痛苦的感觉、工具的扎手、过度的疲劳和火热的阳光。

他們的滿腹怨恨，化成了怨歌一曲，比單純的怨言更丰富多采，更广泛，更近人情。每一个黑人的歌声都出自他們的真情，反映了所有含垢忍辱的黑人都象在自己的国土內站起来了一样。曲子內有些辭句，也正是他們的希望：

嘿哟！嘿哟！嘿哟！

嘿哟！嘿哟！嘿哟！

那个女人，呵！

嘿哟！嘿哟！嘿哟！

嘿哟！嘿哟！嘿哟！

那个女人，呵！

女人炒豌豆，

綠衣禽兽掉进去，

綠衣禽兽掉进去，

嘿哟！

那个女人呵！

突然，鋤头象閃电一样落在依拉利容的头上。这是个突然的打击，意想不到的打击。他頹然倒下，象发了癲癇症一样，手

足猛烈地抽搐。

他在卫生室里躺了两天。倒下的时候，头部被锄头击了很重的伤口。昨晚离开了卫生室，他被派做扫地洗碗提水等杂活，可以在院里自由来去。

没有多久，他成了一个著名的沉默寡言的人。有些头脑简单而迷信的人，认为这种病既神秘而且可能有传染性——恶人害的恶病——这使他成了人人不敢接近的人。很少有人敢多同他谈一会儿。他壮健的体质，使他受的伤很快地痊愈了，留下来的只有心灵上无限的愁苦。彼尔·卢墨尔常同他在院里交谈；谈生活，也谈希望。

这时，他已开始从那愚昧的境界中解脱出来，对饥饿、暴行和各种虐待坦然视之。他的思想已不再局限于几天来所感受的琐事之内，他开始分析现状，预测将来。他已跳出了习惯生活的圈子以外，投入一种艰巨的生活中了。使他念念不忘的是近来所受的侮辱；想到这里，他不禁转过头来。眼前仿佛出现了他母亲的形象，心怀痛楚，默默无言地走过来责备他。又好象看见了她的姐姐左勒玛与本区所有的大娘们。不敢见她们了，永远无脸再见她们这些人了！从此以后，他所受的耻辱是洗不清的了，它象一张自己的讽刺画一样地永不离身，一步也不离，使他失掉一切工作的机会。一个人家瞧不起的受苦受难的孩子，坐了一个月牢之后，会成什么样子呢？其他的人看来，这将是一个污点，永远不能忘记的污点。可是；这是生活逼人呀！生活逼人呀！

已经是十一点钟了，他还要为浴室抽水。他在院里走来走去，一脑子错综复杂的思想。他想到了卢墨尔昨天对他说的话。

那是在每天放风的十分鐘內說的。在鏟除杂草的时候，他瞧見了卢墨尔在他身边徘徊。一种不可理解的亲切感，驅使着他向这位清瘦而和藹的年輕人走去。热得头昏脑胀的宪兵，只用若无其事的眼光望着。卢墨尔态度安閑地踱来踱去，依拉利容偷偷地瞧着他。不錯，正是他，还是同几年前見到的时候一样。卢墨尔找了个机会对他說：

“大爷，你叫什么名字？”卢墨尔在走过的時候对他說。

依拉利容沒有回答。監牢里本来就有謠言，据說宪兵們不讓卢墨尔出来散步，但他堅不同意，虽然那些人毫無良心，也把他无可奈何。他本人对他有一些空空洞洞的尊敬之感，也說不出原因，总觉得他的样子象个朋友。卢墨尔又走过他的身边說：

“大爷，你老不回答，你到底叫什么名字呀？”

“先生，我叫依拉利容。”

“判了多久？”

“先生，一个月。”

“当心，宪兵来了！等一会儿再談。”

宪兵的确走过来了，但又立刻放心地走开了。卢墨尔走了回来。

“你知道，我快把那个宪兵結交上了。宪兵里面不完全是禽兽。那个人是工人的兒子。假如我在这里多住些日子，我会使他觉悟的。”

“哼！”依拉利容怀疑地說。

“你是第一次作小偷嗎？”卢墨尔又問。

依拉利容沒有回答，低着头默默地想。卢墨尔并不气馁，换个題目对他說：

“好象你的面孔对我并不陌生，在什么地方見過你呢？”

“我住在西果尔家，在您隔壁，在维尔纳森林区。”

“你說你是依拉利容嗎？好久不見了，我還記得你是一個好小子。注意，我就要停止散步了。我相信那個好憲兵會改變的。你要知道，等你一出獄我就要幫助你的，等着瞧吧。我為你找工作，你要工作了。依拉利容，相信你自己，你會出頭的，拿出信心來！”

盧墨爾走了，依拉利容還蹲在地上，手裏拿着小鏟刀，一句話也不說。

那怕是幾句平常的話，都可以引起很大的反響。他的話就引起了很大的反響，象在高山的深谷之中，各方面都起了回聲。

他的話一直在他的耳朵里迴旋：“依拉利容，相信你自己，你會出頭的，拿出信心來！……”這些話使他渾身發抖。自從被捕的一晚起，他心裡就一直在想，想剛才聽到的那些話，可是反來復去總是想不出來。這是不正常的，這種話獨自是總想不出來的！

他凝望着盧墨爾走去的那個方向。真是象光明象太陽的話呀！“相信自己，”他輕輕地念着這句話，餓得凹進去的肚子也感到非常溫暖。他多年以來吊在腰上的那個破布縫成的聖盒，是他母親給他的禮物，他非常珍愛，但比起這幾句話來，力量就太渺小了。

他把小鏟刀拋在地上，從從容容地邁開大步，向着憲兵的食堂走去。

這一晚上，依拉利容鼾聲如雷，睡得很穩，作了一些好夢。

幾只又肥又重的肥豬嚎叫着，用那彎彎的腿向前直跑。一個老婆子“哦！哦！”地呼喝着，趕一條母牛上路，小牛在它的周

围直蹦直跳。随后，又见一个骑士骑在马上，风驰电掣地跑来，他蓝色的衬衣象一面旗子一样迎风招展。

路转弯了。

溪流冲在灰色的岩石上，水声潺潺。空中飘着醉人的甘蔗酒香。几个黑小鬼在水花四溅的小溪中打着激烈的水仗，拼命在水里用脚踢，大声欢笑。另外几个穿花上衣红上衣的，又叫又跑，光着的脚打在泥水中嘩啦啦地响。他们腿细头大，肚子胀得象皮球。那边还有一个面带忧愁的小黑人，远离了欢乐的一群，独个儿玩耍。

一个乳房干瘪的胖黑女人，正在溪边和其他几个大娘一道洗衣，口里直骂那个在一边玩耍的孩子。

水磨在隆隆地转动。突然，小路上出现了一群梦一般的鲜花，原来是一群年轻的黑女孩子，蜂拥地在暮色苍茫中走向溪边提水。

那个绿眼珠嘴巴笑着的少女真漂亮；她头发金黄，皮肤白皙^①，爱说笑话，头上挂着一串葫蘆。

在甜蜜的睡梦中，他翻了一下身，以便更好地做一个梦。

几个年轻的黑女孩半截身子浸在清彻的水中。有一个跑出水来，象一尊直淌水珠的铜象。她冷得轻轻地叫了几声。胸前两只乳房，颤巍巍的，她用手掌托着，象盘子里两只玫瑰色的苹果，这又是一尊多美的塑象。望望那浅紫色的乳头，她笑了起来，清脆得象玉盘滚珠。她晃动着身子，让水珠淌下，一身的肌肉都在颤动，颤动……猛然发现树丛中有人偷看，多吃惊呵！她掉过头去，逃进小树林中去了……

① 这是指黑白混血儿。

他从梦中惊醒过来，躺在床上，默默出神。这牢房真缺德！
終夜輾轉反側，再也不能安眠。

* * *

任何人第一次碰見一个沒有见过的东西，总不免看了又看，
拍了又拍，摸了又摸，多少总有些不相信。

一个穷苦的黑人懂得許多样的感情。爱憎分明当然不用
說，恐惧、羞耻、願望、暴力、勇敢，以及那里該反抗、該放縱、該怜
恤、該馬馬虎虎，也都知道。可是，目前碰到的事，他該怎样来理
解呢？一个黑人，只有在他很困苦与吃够了苦头之后才能理解。

那兒来了一个典型的人，一个混血兒，一个伟大的黑人，一
个能講流利法語而且生活上沒有遭受过困难的人。他来与他交
談，放下架子，忘記身份，为了一种莫明其妙的原因，竟来关心这
些肮脏齷齪、流浪无依的小偷！不錯，他同他們一块兒坐牢，經
常遭受肉体上的折磨。他搞政治不是为了賺錢，竟是为了使自
己坐牢！在那个人的心中，真是有許多神秘之处，比那玄而又玄
的宗教还要神秘……

無論如何應該承認，那个奇怪的人是多么有办法呵！他对
他說过：“依拉利容，相信你自己……”听了以后，依拉利容·依
拉流就覺得心中有什么东西烧起来了，好象是一盞上等的酒精
灯。

当一个人在困苦之中含垢忍辱的时候，一經領会了这几句
話的内容，腦子真是如何地豁然开朗啊！这几句話使他又害怕
又喜欢，真好比綿綿阴雨中的一道长虹。他真象实实在在地穿
过了阴沉沉的綿綿雨霧，大步跨过长虹，直登彼岸。那到底是一
片海市蜃楼般的幻境，抑或綿綿的阴雨真快要完蛋了呢？

依拉利容从来富于新的理想。虽然那些在他心灵深处存在

已久的絕望之情，仍然在他的思想上时时作怪，但他新的信念可坚定得如同磐石。小小一顆平凡的信念种子，可以用难以置信的速度发展起来。猛然的一声犬喝，可以扫尽絕望的种种愁怀。把松劲与屈辱，换成自信与乐观，对一个困苦的黑人是不会有什么損害的。人們的幸福，总是在生活之中扎下根的。

前几天看过的一部影片的形象，突然展开在他的眼前。那是一幅真实而生动的形象，也許就是象他这种海地人的形象。民間广泛传頌的歌曲中所描写的两位王子，布吉与馬里斯，被当作平平凡凡的小人物一样給以严重的歪曲。幼稚的作者，揮动他的疯狂之笔，把两位王子的形象塗抹成残忍的、神秘的与笨拙的人物。他觉得布吉王子是无罪的，憨直的与受苦受难的。他又觉得馬里斯王子在地下长眠以后，現在已經站起并向他走来了。那个灵巧的馬里斯王子，那个勇敢的什么也不怕的王子。

看守对他說：

“快去打扫那些牢房以及死牢里的过道。”

每一个人談到监牢里的这一部份，声音总是低沉沉的。那个宪兵还以怀疑的眼光看他一眼以后，才打开了牢門。在过道里碰見一个长官走了出来，挟着一个手提箱，还拿着一个医生用来診病的听診器。誰病了呢？这是他第一次看見把那种东西拿进监来。

到了死牢。周圍牆壁阴暗，光綫很坏。过道的深处才有個鉄的小天窗，透进一点微光来。右边有五扇厚木門，門上有孔，用来透气。第五个門开着，从那間死牢內传出一陣深沉痛苦的喘息声。那間死牢是一間兩公尺长六十公分寬的小屋，象一只水泥棺材一样。有一个人躺在棕叶編成的席上，兩足伸到門

口，腿子放在一边，留下一点地方来放那只破桶。桶内装了些石灰，发出浓烈的屎尿臭味，一种刺鼻的臭味。

他的头抬了起来，很急躁，象要问什么似的。

“卢墨尔先生！”依拉利容叫了起来。

“呀……是你……依拉利容……哎呀！”

卢墨尔喘着气，说话困难。依拉利容很吃惊地望着他。他只是望着，还说不是一种什么情绪。一个人走进死牢，就不能不看一眼。

这种死牢是用来活活埋葬那些没法公开杀害的人们的。没有一点转身的余地，在这块脏臭的地方同时拉便和吃饭。没有新鲜空气，令人窒息，没有鸟语，也听不见人声，任何回音也没有，在三面是墙的牢房里，只有一片死寂。每天夜间，看守走开的时候，虽然大呼大叫，隔壁的人也一点听不清楚。

石棺材内又闷又热。顶上装了一层灰色的铁板，在阴暗中闪闪发光，象暴风前的天空一样紧压头上。依拉利容无话可说，提起了那个破脏桶，苍蝇嗡嗡地飞逃了。依拉利容转过了头，屎尿至少积在里面有两天了。死牢的门关着的时候，里面的情况一定是很可怕的。当他正要出来时，卢墨尔对他說：

“依拉利容，外面的阳光好吗？……如果能找到火柴就好了，我有香烟，可是人家总不给我火柴……”

这种声调使他很难过，他赶快出来，一句话也没有回答。

室外，金黄色的阳光普照大地。依拉利容什么也没有想，手提着桶，向左边远远的那片绿色的荆棘地走去。离海已不远了。他倒了脏桶。彼尔·卢墨尔这样的人，人们竟那样对待他！不管怎么样，他一定有仇人，他一定作了什么好事！象他那样的人，当然不会对他很好的。

走过厨房的时候，他很快地跑了进去，从忙着的厨师和囚犯們中間挤过，一手伸到紅紅的火爐之中。

他撿起一块紅紅的木炭，拿在手中，随时迎风揮动，以免熄灭。在海地黑人的好男兒中，他是“剛若”^①，他不怕火。回死牢里去时，一手拿扫帚，一手提脏桶，又把那块燒紅的木炭和着一把炭灰放在装着石灰的脏桶內。

彼尔·卢墨尔正在等他。他用手把头支着；他面容浮肿，左眼半閉，带着鉄青的病容；下巴上塗着伤藥。一定吃过人家的苦头了。

依拉利容在死牢門口停了下来，彼尔对他說：

“依拉利容，你拿到火柴了嗎？”

依拉利容沒有說話，拿起那块燒紅的木炭，弯下腰来挨近他。两人的眼光接触了，互相注視良久。

卢墨尔点燃了香烟，又送了他几支，并对他說：

“依拉利容，我是你的朋友，你知道……”

依拉利容不知如何回答才好，只是低头扫地。彼尔不断地談着……

3

真的，那个謝里呂是个古怪的黑人，一个坏人。有天晚上他在酒醉后把他女人刺了一刀，判了十五年的徒刑。肯定他不会坐这么久，不滿期就要被释放的。为了感动人，他經常談到他的

^① “剛若”(canzo)：黑人宗教上的名詞，指能把燒紅的东西拿手上而不灼伤的人。

女人魯魯絲。他是汽車司機，一個手藝人，每晚把客人送到娼妓聚集的地方——市郊区去，自己也在那兒廝混，還吹噓他在那兒如何大吃大喝，認得多少女人呢！他很熟悉名妓們的风流韻事，如“民主酒吧”的多蘿麗，“樂園”的呂絲，“巴達克郎”的費伊達等。有時還為他的女人魯魯絲流點虛偽的眼淚。他談到他的魯魯絲不知已有多少遍了！她原來在“巴黎洗染店”作女工，在當德—德士都息街“環球藥房”的旁邊。

他說的都是真話，但也肯定有加鹽加醋的地方。似乎她工作得很辛苦，掙來的血汗工資被這個浪子偷去酗酒嫖妓。當他被捕法辦以後，她又到拘留所看他，付清了一切訴訟費用……哦！她一定愛他，侍候他，侍候她的謝里呂。母親們一般就是這樣教育女兒的——盲目崇拜男人，尊敬家主，象狗一樣地侍候他，舐他的皮靴！……依拉利容的姐姐對他與其他的男人也差不多。

真是豬仔！他談到在外宿妓不回家，還覺得洋洋得意呢！以後為了隱瞞這種丑行，他對他老婆发脾气，打她，某天竟拿刀刺她。他裝模做樣一把眼淚一把鼻涕地向我們敘述這些事，逢人便說。在監牢里這種悶得發霉的氣氛中，他事事打听，到處窺探。只要來了新犯人，他就會立刻對他進行誘騙，進行凌虐。對這些事，依拉利容真不能容忍，每一見他就覺得討厭，討厭他嘮叨不休地與年輕人說話，想使別人也同他一樣墮落，一樣腐化。真是一派好色之徒的甜言蜜語！

格勒爾斯馮是一個軟弱而可憐的典型人物，一個膽小鬼，這也是他晚上在牢里縱酒的原因。他還能讀會寫，謝里呂盡量地使喚他。他本人庸碌無能，但只要有人為他撐腰，他便凶橫起來，尖酸刻毒地諷刺人。謝里呂斥責他的時候，他只有瞞着的份兒！

他两只眼睛瞪起象火球，沒有人可以和他比拟。說出来的話，連珠不斷，干巴巴毫無分寸，也是一个討厭的傢伙。

有一天，格勒爾斯馮當了謝里呂的面，在院里與阿塞丟胡鬧；那是一個十六歲的孩子。他拍他的背，摸他的大腿，象個流氓那樣望着他笑……呵！威何體統！依拉利容一記耳光打在他臉上。格勒爾斯馮一見來勢不對，毫不猶豫地逃了。謝呂里也……

一個胖胖的副官走了過來，好象有什麼話要對他說似的。副官年約四十上下，瞪着一對血紅的眼睛，今天好象很不高興。

“依拉利容，死牢已打掃了嗎？”

依拉利容準備好用恭順的口气對他說話，叫他中尉，因為他喜歡這樣叫他。

“打掃過了，中尉。”

“那個犯人同你講過話嗎？”

“沒有，我的中尉。”

“假如他同你講話，不應該回答。你知道，他是個政治犯。不是別人，就是那個彼爾·盧墨爾，1930年罷工以後，他一直很活動……”

“他沒有同我講過話，我的中尉。”

“你樣子還机警，可以裝做若無其事的样子來監視他……你知道，他是一個共產黨，是政府的敵人。快準備好，你要派到上尉家里干活去了……”

腊敏頓槍一齊放起排槍來，多討厭呀！但禮拜天牢里又靜得悶人。這時已是下午兩點，陽光灼人。

海上片片白帆往來如梭，無疑是一些漁船。捕魚這一行倒不坏，沒有老板，就是有，也同你自己差不多，喝一杯甘蔗酒，與大

家一決兒唱。而且，陣陣海風，拂着你的臉，望望海面一片碧藍，嗅嗅那帶鹽味的海水氣味，多好！到了下午，漁船停靠在辛克萊堡，各種顏色的魚在籠子里拍着鱗跳躍。

* * *

依拉利容醒來已是天明的時候。這是一個平凡的沒有雲彩的早晨。派到上尉家去干活的一共六個人。

他們在廚房里拿了四串香蕉，一袋食糖，還拿了些咖啡、大米和豆子。毫無疑問，這些都是從犯人的口糧里克扣來的。這是海地警各軍先兵的軍官們無可爭辯的權利之一，看官階大小來決定應得的份量。若安維爾上尉以日耀堡司令的身份，當然分得最大的一份。

車子的馬達已經發動，他們才上了車。天色越來越亮了。車行很快，一群騎驢的農民見了汽車，趕快讓路。一到聖約瑟門的厚牆門洞內，車聲響得很厲害；但門洞快過完時，聲音就小了。格朗大街有幾家小店正在開門，幾個壯健的敘利亞人在門口聊天。車停了，讓一個揮手示意的憲兵上車……一個鞋匠在鋪子里敲拍放在膝上的牛皮。幾個手挾籃子的小孩，幾個頭上頂着鍋子賣玉米面稀飯的女商販，呼叫着前來兜售。車子又開了。

在清晨的微光中，華利叶市場已經有疏疏落落的人群，還看得見開市的喧嘩之聲。大鐘敲了五點。

車子緩緩前進。為了讓一輛車子，在“新廣州酒店”前減低了速度，店里傳來一股熱點心的香味。車到巴韋街的轉角處停了下來。離那兒不遠的地方，幾個消防隊員正與一個姑娘在嬉戲，逗得她又笑又樂；這姑娘體態矯健豐滿，胸脯微鼓，牙齒雪白。

路上行人稀少，只有幾個工人。車子轉過街角，到了殯儀館

街。醒来了的太子港的一片熱鬧景象，使依拉利容又想起了那些难忘的事情，想到被剥夺了自由的痛苦。

他又想起了彼尔·卢墨尔。他好象是一个监牢所不能约束的人物，常常显得无拘无束的样子。就在他被毒打的那天，那痛苦得沙哑了的叫声之中，仍带着自信与胜利的口气，口边常露微笑，两眼闪着光彩。真的，自从碰见彼尔·卢墨尔那天起，他心中就象入了迷似的，想摆脱也摆脱不了，经常念着他。

到校场了。有一天晚上，他同一些无家可归的人睡在这里的台阶上；有个人一直不停地胡扯，不停地讲一些淫荡的故事。小伙子们对他說，这些故事很象以前那些皇帝的故事。那个人一定是出身于腐朽家庭的孩子。

加布瓦街也到了。第班霍尔学校门前有一个卖玉米面稀饭的女贩子，很象发姆大姐，发姆大姐同他一样穿着粗布衣服。不象，不是发姆大姐，她比发姆大姐胖些，只是脖子一样瘦，脖子上的筋肉一样结实，而且一样地血管突露。真奇怪，所有头上顶着东西的女人，脖子都是那个样子。

到了圣热诺桥，河上飘一阵歌声的尾音：

伊洛菲，媽媽不在家，你来同我談談吧！

伊洛菲，媽媽不在家，你来同我談談吧！

再見吧，洛菲，洛菲，你还不来哟！

几个洗衣的妇人，在浅浅的橡树河中洗衣裳。

他很喜欢这条橡树河，一股清彻的細流，从沙砾中流过。以前他从西果尔家逃出来时，为了逃避警察的追捕，曾沿着橡树河的岸边逃跑。它真是他的老相識了。每次同他的第一个爱人蒲列蜜絲幽会，也是在这个橡树河畔。他們在沙丘中找到一个小小的角落，两个人就在那里会面。蒲列蜜絲死了，他也有两年没

到这兒来了。可是有一天，宪兵追捕他們这些鞋都没穿的穷人，他便一直不停地跑到这里一个山沟里藏起来。那时候，流水潺潺，他心里直跳，双足深深地陷在水里，直到危险已过，他仍不敢离开。

有一次，橡树河山洪暴发。那是在一个霪雨綿綿的十月里发生的事。渾浊得发黑的急流，从上面飞泻而来。他开心地扔了几片碎紙在水上，急流一冲便卷走了。接着，山洪漫过了河岸，淹沒了全区。

这里的果子树他知道得清清楚楚。到了果实成熟的季节，他便爬上树去，飽餐一顿。吃饱之后，在两旁都是悬崖的崎岖山道中散步；两边綠叶青翠，頂上蓝天蒼蒼。橡树河真够得上是他的朋友，一个引人怀旧的地方，在繁华的水泥碎石鋪成的太子港，可以算是一个清幽的所在……一个使他緬怀农村的所在。

車子突然煞車，使他从沉思中回到了现实。已經到桥上了。站在树叶做成的阳伞下的那位宪兵，做着滑稽的手势在指揮交通。車子开过“圣心学校”的門前，校內的鐘正敲得震天价响。“黑猫商店”的前面，有两个杂役手挟籃子，笑个不停。他平常就讨厌这种人，专在大戶人家干些杂活，拾狗粪，洗碗筷；干这种活，还引以为荣呢！他宁願天天挨餓，也不願到富貴人家干这种活。教堂前面，一个黑教士正与两个黑衣妇人，两个年老的女教徒，在說話。他还不知道黑人也可以作教士。有人說，白人教士很瞧不起黑人教士呢！黑人有作教士的了，可从来没有黑人作过讓别人吻戒指的“主教大人”……

車到铁柵門处，門开了。路的两旁是一片美丽的草地，靠牆栽着紅色与玫瑰色的花草，跟铁柵糾纏在一道。一只蝴蝶展开白翅膀，飞舞在群花之間。另外还有一棵树干帶蓝色的大棕櫚

树，树頂綠色的叶子在朝阳下迎风飄揚。这边是鐵架的花棚，各色花藤在上面盘繞着；那边是一片青翠的半圆形花坛，种着圣若瑟花、鷄冠花和貓尾花……

一見这幅景象，依拉利容心中为之一怔。这一座白色的房子使他想到了另一座白房子，那座一到深夜便隱沒在群花之中的白房子。这时，有一个管家的女僕从走廊下面跑过来，車子在門口的石阶前停住。

“班长，您知道此地不可以下犯人呀！”

“应该进院里去嗎？”

“是的，在院子里面，在游泳池的工地上，尽量往里面一点。对这些无賴之徒，人們从来就警惕不够！”

“别生气，貞娜，我的小天使。我很喜欢看你生气的样子，肚子鼓得象只梨子！”

車子倒退过来，繞着屋子开行。呵！瞧啦！瞧啦！真不順眼呀，那个貞娜！她尽力模仿女主人那副派头，走起路来象蝴蝶穿花，头发光得象熨斗燙过似的，嘴唇塗着口紅，存心要学朱娣·拉希內斯^①呢！奴才相！去舐你主人的脚吧！”西果尔的女僕罗絲·瑪丽也是这副腔調。她已墮落了，正在勒公德花园附近作妓女。

車子开进院里，路过厨房，传来了誘人的香味。然后車停了，所有六个人都被宪兵押着下来。一个杂役拿来了鋤头和鉄鏟。他們从网球場的后面走过，到了修游泳池的工地。讓·諾埃尔也在；他是一个以前做泥水匠的犯人；他在这里监工。已經挖了一公尺深了。看来一定要修个大游泳池，大約有三十公尺长。

① 朱娣·拉希內斯 (Joute Lachenaie)：十九世紀初海地有名的交际女郎、妓女，政治人物。

大家拿起鋤頭開始工作。太陽如火，大家都把斜紋布襯衣脫掉了，身上汗流如雨。

到九點鐘，若安維爾上尉來了，讓·諾埃爾跑了過去，兩人開始討論水泥、沙子、石灰和鑲花的圖案。犯人們停了一分鐘喘息一下，上尉立刻嚎叫起來，大家只好加勁地干。

隨後來了三個小孩，手拿石灰擲打飛鳥。讓·諾埃爾頭上捱了一下，孩子們笑着跑了。憲兵坐在赤鐵樹下睡着了。人們利用這個機會，挖起土來就有氣無力。

後來若安維爾夫人帶着兩個滿臉脂粉的女朋友來了。她是一個皮膚橄欖色身材瘦小的混血兒，姿態象貓，眼睛象鹿，小小的嘴，厚厚的唇，還有一點黑人樣。她穿着水綠色的長衣，美得象一枝花。可是，當她叫讓·諾埃爾加快趕工的時候，兩眼里閃着鐵青的凶光。

“敬愛的夫人，這些犯人懶得象蝦蟆，沒法加快呵！”

“他們吃起來可抵得上四個人！”那個較胖的女友也加上一句。

這個女人神態憂郁，眼光黯淡，个子不高，但很肥胖。一眼就可看出她的上身穿着緊緊的胸衣，盡力想制伏那發胖的身體，約束肥碩的肚子與不大的乳房。另一個女人又小又瘦，體態輕盈，長長的指甲染成血紅的顏色。她象蝴蝶一樣地輕飄，眼光輕浮；她那半開半閉貪圖美食的一張嘴，可以說明她是浮華世界中的一個人間渣滓，晚上沉醉在奢侈的社交場中，隨便在那里過夜而不計及明天。她好比一株美麗柔順的無根葛藤，投身依附在醉生夢死的富人區中。

當他還在西果爾家裡的時候，依拉利容對這一類人印象頗

深，只是服装束各有不同罢了。他虽然不发一言，但可以用眼睛来判断。他一脑子装满了这类人物的形象。这些住在贵族区里的妇人，哪里想得到这些被她们自朝至暮随意使唤的奴隶，竟还能看穿她们呢！……

有一种年方及笄而朝夕思春的女子，她们投身游手好闲的社交界中，被诱受骗失身于人，染上了骄奢淫逸的坏习气；接着跟人打得火热，与不三不四的朋友们胡作非为；到后来，廉耻丧尽，在教堂中，在阳台的阴暗处，都可以谈情说爱了。

还有一种女人，利欲熏心，千方百计力求满足私欲。还有一种苦命的女人，到处收集艳事奇闻。还有……还有……

依拉利容真想笑出声来，幸好她们都走开了。

依拉利容晚上回来，非常疲乏，心中恼恨。他饭都没有吃。对那切开的小鸡当然没有份，就是那吃剩的豌豆与米饭都吃不到。这给他的印象真太坏了。刚一躺下，立刻入梦。

到了半夜，他猛然被一阵叫声惊醒。这是一阵发自人们内心的叫声，是一阵肉体饱受凌虐的痛苦叫声，在空中时高时低地有节奏地荡漾着。音调颤抖，有时象沙哑的哀叫，有时象怨叹的呻吟，听起来就象断断续续的一片无尽的哀鸣：

“萨罗柏！……”

沉寂了，沉寂了很久，又听见叫出一个字，出自心灵的最深处，带着绝望之情：

“妈妈呀！……”

以后的许多话听不清楚了。依拉利容双手把头支着。谢里吕和格勒尔斯馮也醒了。一阵急促的脚步声跑到监牢的右边，又跑到左边。在极黑的夜里，监牢大楼的灯火特别明亮。谢里

呂打破沉澱，首先說道：

“大爺們，有人要把尿撒在短褲里了！呵！又開始了！他們象女人一樣叫喚！”

“閉嘴！”依拉利容大喝一聲，“您知道，在那邊受刑罰的都不是象我們這樣的凶殺犯與小偷。那邊發生的事情將來會有人好好地談論的。這種人心中有某種我不懂的東西，他們不惜犧牲一切來達到這個目的，人家也就因此恨他們……就是這麼一回事。”

“人家一定就要打他們的……算了，我不再說了，因為那會使依拉利容先生心緒不寧。有一次我曾看見有人在干……在板子的兩端……然後人家就在上面打。不管是哪個強壯的黑人都要叫媽媽的……”

謝里呂突然停住了，他望望依拉利容的面孔，好像只要他再說下去，就要把他煮來吃了一樣。依拉利容心情很亂。

說那麼堅強的話的朋友，竟會落入那些魔鬼手中！真的，他寧願被打死也不願意泄露機密。每一聲叫喊就象依拉利容自己喊出來的一樣。他正與敵人鬥爭，他非常憤怒。

一切恢復平靜以後，他勉強再行入睡。睡着了，手裡還緊緊捏着系在頸子上的聖盒。他夢見一座必須爬上去的崎嶇的高山，口裡喃喃地說：“相信自己。”

第二天，他打聽到昨晚發生的事件與盧墨爾並沒有關係。那是關於一群軍人的事；有的說是國民堡的軍隊，有的說是德沙林營的軍隊。他們嘩變了，原因不明。

有些憲兵在院裡打排球。依拉利容在干活的時候，看着他們半裸着身體在初升的陽光下玩球。

其中有一个球员身材很小很瘦但很结实，动作特别灵敏。他又蹦又跳，两眼死盯住那个排球，每打一下，口里就喊着“呀！”“哦！”

监狱里气氛沉闷，特别是那些宪兵更郁郁不乐，脸上没有一点笑容。他们一心打球，不讲笑话，也不挑战，也不计胜负。

依拉利容到厨房去归还盘子，打断了一群人热烈的谈话。他们一见他走近便一声不响了。狄东勒班长漫不经心地问依拉利容：

“喂！好小子！去把淋浴箱的水灌好，我立刻要洗澡。”

“班长，今天没有压水器，水打不上淋浴箱。”

“那么用桶提来好了。”

若安维尔上尉走来的时候，大家本来继续在打球，但一见了，就停下来了。

“怎么样？为什么不打了？”

他们又缓缓地打起来；看的人看了一会儿，相继离去，剩下几个球员在球场上。

狄东勒班长正在洗澡。依拉利容倒了半桶水在他身上。班长开始抹肥皂。

“依拉利容，昨晚上你听见吗？”

“听见了，”依拉利容低头回答。

不管班长问他是出于什么动机，他总不应该扯谎；而且也不会有人没听见那些叫声的。

“依拉利容，你是干什么的？”

“班长，我没有职业。”

“这跟我一样。我父亲在哥纳依夫作木匠。我母亲死了以

后，他又娶了个老婆，我便逃出来了。那女人虐待我。那时我只有十三岁，当然也没有职业。”

“……………”

“在圣马克时，我在蓝波尔家作小工。以后在公家当泥水匠，最后就当上宪兵了……为了每月挣四十五块钱，就得做所有人家叫做的事……”

“……………”

“俗话说得好，狗也不吃它的同类……但活着的基督徒竟连狗也不如！昨天晚上，我们干了些什么勾当呵！我们是宪兵，但人家也同我们一样，是海地的警卫军……我们简直比狗还坏！依拉利容，千万别当宪兵，千万别……”

狄东勒班长正用肥皂擦洗，洗背脊，洗屁股，洗大腿。四周都抹着肥皂的一双眼睛闪闪发光，样子真象一个狂欢节戴着面具在太子港街上跳舞的老恶鬼。眼睛周围全是白色的肥皂泡沫。依拉利容又把剩下的水倾在他的身上。

他在擦洗腋下时又说：

“其中有一个人大骂我们。基罗中尉一拳打掉了他一颗牙齿。大家狠狠地揍他，用木板，用木棒……但是我沒有动手，我可以发誓。鲜血直淌，他惨叫起来……但一句话也不说。大家还没弄清到底是誰指使他們：沒有一个人说出来……”

* * *

两个宪兵在地上打滚，用拳头狠狠地互相打着，大家怎么也拉不开。劝架的也挨了几下。有一个眼睛被打肿了，两边耳朵都淌着鲜血。

副官来了，秩序才算恢复。他把两人狠狠地训斥了一顿，并给每人三天禁闭的处罚。旁观的人谈开了：

“讓·約瑟夫就愛惹事。”

“德塞列為什麼要罵他媽呢？”

“他沒有罵他媽，一群胡塗鬼！”

喧嘩之聲繼續不斷。憲兵們的心情真是煩躁得很。

依拉利容手拿掃帚走進了死牢。彼爾·盧墨爾比較好點，正坐在草席上，用面包屑和報紙堵塞臭蟲洞。

依拉利容開始掃地，一會兒停下來說：

“盧墨爾先生，我一禮拜後要出去了。您曾說過要為我找工作……”

“是的，依拉利容，我沒有忘記這事。我想，我還會見到你的。給我找一點紙和一段鉛筆，行嗎？”

“可以，”依拉利容說。

“你願意在公家機關里作事嗎？你喜欢這種工作嗎？”

“不管什麼活我都干，盧墨爾先生。”

“我知道怎樣安排。我將寫一個條子給我母親，她會為你找工作，比我還安排得好。”

“謝謝，盧墨爾先生。”

依拉利容心情舒暢起來，輕快地打掃各地。一個大膽的念頭涌上他的心頭，他突然對盧墨爾說道：

“盧墨爾先生，您真是個‘共產黨’嗎？”

他仔細地望着盧墨爾，想從他臉上看出個究竟來。可是從盧墨爾臉上淡淡的笑容里看不出什麼來，沒有什麼神秘的陰影，也沒有絲毫惡意，只是眼角邊流露出一些想笑的意圖。他真感到了與這人意氣相投，也說不出來是為了什麼緣故。他想打几下自己這個奇怪的腦袋，因為它總是想把發現的事情弄個清楚。

認清它，用幼稚的想法來猜破它。

盧墨爾略略抬了抬他面容嚴肅的頭，對他回答道：

“是的。”

“‘共產黨’這句話到底是啥意思呢？”依拉利容又問，樣子很窘。

盧墨爾停了一下，嚴肅地說：

“我相信有人對你談過關於我的事，依拉利容，是嗎？”

“您為什麼坐牢呢？”他決定追問到底。

“我是共產黨員，依拉利容，”盧墨爾又說，“我之所以坐牢，是因為我們力量強大，因為我們對將來的勝利有信心。在我們這個國家里，我們共產黨員僅僅只有少數的人，但只要我們一開口講話，就會使他們膽戰心驚。你想要知道我們已經提出來的主張嗎？……尊重勞動的人民，給他全家生活的機會；給他工作的保障；讓他有保障自己工作的權利；由全國大多數的公民來制定法律，因為工人是國家的主人，因此應該讓他們來管理國家；將來新的共和國誕生以後，只有勞動人民才有地位了……許多人說我們是瘋子，說我們要把適合於蘇聯的歷史搬到我們這裡來。有些人恨我們，還有些人把我抓來關起，打我們，殺我們，但我們無論如何要走我們的路，要以打擊對付打擊。我們的嘴不是別人能封得住的。只要有一天人民覺悟了，正義的力量就會使人震驚。所有的勞動人民與真正的海地黑人，都會有一天同我們站在一起。我們將同心協力地把美國佬從國土上驅逐出去，我們將互相商量處理我們的事務……目前只要我們有說話的權利，說我們認為合乎正義的話，其他一切到適當的時候都會實現的……”

這一席話當然不容易理解。依拉利容雖然注意聽着，但有

些話仍不大懂……随后，依拉利容小声地对他說了些話，每句話都出自至誠。

天黑了。蚊子飞了进来。外面宪兵的食堂里，收音机在播送最近的新聞：“广州附近发生激战^①……法国巴黎爆发了轟轟烈烈的示威运动。劳工联盟发表了一个宣言……”广播声靜寂了，有人轉动了收音机的旋鈕。空中传来一陣音乐声，象拍着翅膀一样，飞向远方。

依拉利容在院里不停地走着。天空象一个大孔雀一样，不停地变着色彩。海风一陣陣地刮进院中。一群塘鵝在空中盘旋。椰子树粗大的树叶被风刮得左搖右摆。蝉声嘶嘶，声音鏗鏘，叫得有些凄戚之憾。海上卷起白浪，漫向沙滩。天色晴朗而温和。灿烂的晚照夕阳，掩映在海水之中。

山那边，一面鼓响起，劲疾地敲着“卡达”^②的拍子：2—1，1—1，1—1。山上所有的鼓随声都响起来，震动了那些頂上光秃秃的小山。一只海螺拉长声音吹起应和。山腰里处处烧起了篝火，是农民們在烧木柴制造木炭。依拉利容双手插在衣袋里，回忆他在山中度过的童年。多少往事活跃在他的心头。黄黄的花球，浓郁的藿香，巫医依波的大鼓，巫师依波的大鼓……差不多已有两年之久，那些神圣的精灵沒有来附住他的头脑和使他的身体发抖了。

① 指1938年我国抗日战争时期日軍进攻广州的战争。

② “卡达”，打鼓的拍子。

依拉利容推开了木棚的門，一条小狗叫了起来。有个小孩正坐在小紅汽車里嬉戲，停下来呆呆地望着他。

“借光！”依拉利容打着招呼。

“您好！”一声回答，从廊下的綠蔭中传了过来。

一个小使女出现在石阶上。

“卢墨尔夫人住在这兒嗎？”

“是的，住在这兒，請从院子里繞过来……”

依拉利容繞着房子走过去，到了水泥鋪地的內院。走廊里有一位白发老太太，戴着眼鏡，手拿一本金边的書讀着；她坐在一只安乐椅上，样子很安閑。

“日安，夫人，”依拉利容首先招呼。

她把祈禱書擱在膝上，又把眼鏡推上額头：

“先生，日安，您有什么事嗎？”

“請問您是卢墨尔夫人嗎？”

“是的，您有什么事？”

“我有点事情找您，夫人……”

依拉利容走上石阶，把那小心折起来的紙条交給老太太。她肤色浅黃，間有若干黑色斑点。头发梳得平平的，有些小小的波紋，包着灰色的头巾。圓圓的面庞，显出非常朴实的风度。

她伸手接过紙条，打开了放在書上观看。她的面容变得非常蒼白，突然站起来喃喃地說：

“請到这兒来談吧。”

感情的激动，使她站立不稳，两手颤抖得象树叶一样。她叫他走进一间摆满了瓶罐的小房间；一只大冰箱在屋角隆隆地响。

“那么……他病了吗？”

“没有病，老夫人，卢墨尔先生很好！”

她用力地擤鼻涕，悄悄地揩去了挂在睫毛上莹莹的泪珠。

“说实话，他比较瘦了一点，但没有生病，一点没有病。”

她提出了连珠般的问题，使他回答都来不及；她又打开壁橱，取出一碟菜与一些食品，摆在桌上。

“吃吧，先吃点东西，”她靠近他说。“一个人的焦灼之情，您是体会得到的……再说，我如果没有尽到我的责任，他也会不满意的。请先吃点吧。”

在她的命令之下，依拉利容只好遵命，没有推辞。老太太闭着眼睛，垂头叹气，沉溺在痛苦的回忆之中。

* * *

依拉利容兴高采烈地大步跨进了勒峨岗门的城門洞，深深地呼吸着海边的清风。他得到了一条长裤，一件新衬衣，一双几乎完全合脚的鞋子。此外，口袋里的五块钱与下周就可上工的诺言，使他心里暖烘烘的。

他跨着稳重的大步向前走；有了自由，真妙。他口里哼着歌曲，不知不觉就快到十字街了。

街上行人熙攘。这个熟悉的老地方多动人又多污脏呵！一只爱打架的公鸡立在门口，在阳光下昂着它那无冠的头，尾巴上的毛都掉光了，露出斑斑血痕。

碎石路上都是双脚污脏的人们。几个无事的人坐在椅上打纸牌。收买破鞋的小贩把一串破鞋挂在肩上。擦皮鞋的有节奏地敲着他的木箱。卖糖果的摇着小铃。此外，就是孩子们的欢

笑声，男人們的咒罵声吐痰声，以及女人們清脆的談話声。

依拉利容覺得自己活跃起来了。这是他的城，是他的天下，属于他的太子港。

他走到佛拉伯海边时，已是下午两点鐘左右。

他双手叉腰，两脚分开，站在那里欣賞太阳光下微波起伏的海水。天气頗热……他在一丛矮树后脫下破衣，挂在树上；左右一看四下无人，搬起一块巨石，把五元鈔票压在石下。

随后他向海里走去。他高高提起双腿，两脚踏入水中，在圈圈微波之中，激起了片片浪花。水淹到半腿，淹到腰际，最后全身潜入了水中。

他躺在勉强可以支持住他的海水上面，只要双腿緩緩一动，就可保持不会下沉。他就这样躺了好几分鐘，微波拂面，向着太阳。海水漫进耳内隆隆作响。天上团团的云彩急掠而过。远远有一只輪船，拉着离开的最后一声汽笛，大片煤烟冲上半天。

依拉利容潜入水中，睜开眼睛。带蓝色的貝壳閃閃发光，海藻随着波浪搖搖摆摆。一只螃蟹张着弯曲的腿向前划进，依拉利容伸手把它捉住。

他重新浮出水面，脸上滿是晶莹的水珠，手里拿着那只被捉住的小蟹。他笑起来。这个小家伙舞动脚爪，用那有力的双钳夹了他一下。他觉得痛，手一松，它便潜沒在水中了。旁边游来一个粉红色的水母，他熟練地一把捉住它軟綿綿的肚子，把它抛向远处。

一陣猛烈的水声使他轉过头来，他看見离他約二十公尺的地方有个小黑姑娘在游泳。他向她那个方向輕輕地划去，很快就接近了她。小姑娘正在水里玩得起劲，一見他游近了，赶快設法逃开。

他很快跟了上去，她把海水朝他脸上泼来。他笑了。她又繼續逃。他追近了她的时候，也洒了她滿脑的水，使她呼吸都窒住了。等到稍稍緩和一下，她便站起来在水里逃跑。她全身一絲不挂，先是背露了出来，随后是腰部、臀部和双腿。他仍跟在后面，很快抄到她的前面，一見她的衣服正放在松軟的沙滩上，他便搶先跑到她放衣服的地方坐下来。她沒有办法，只好走过来，气憤憤地說，

“您脸皮真厚呀！”

一点也不假。可是，天呀！她的眼睛多美呀！她全身线条很匀称，小小的顫动着的渾圓乳房；她拿起衣服就走开了。

依拉利容聳聳肩头，也跑去穿衣服。刚要穿好的时候，突然听到一声呼叫。

他一步跳到岸边，看見她已穿上围裙，一只脚着地在那里跳。原来是她在在大石边洗脚的时候，一只大蟹看見了她那只从未見过的脚，便一下钳住了她的大足趾。

依拉利容伸手捉住了它，扭断了它的脚，讓它的身体掉进水中。然后他又用手扳开了蟹的钳子，把她抱起走了几步。

她在他的身旁大声哭了一会兒，后来就笑起来了。他从她的头上取下发带，包住了大足趾，当做绷带。

“我叫依拉利容。”

“……格勒尔·欧魯絲……”她吞吞吐吐地回答。

两个人互相望了一眼。她大約有十七岁，大大的眼睛，小小的鼻子微微上翘，皮肤黑得頗为光洁。她一定是喜欢笑的；下巴丰满，輪廓端正，手结实而且相当粗糙。

他伸手抱着她，下巴偎着她，双唇吻着她的嘴。

依拉利容到达克利斯坚的家里时已经很晚。他母亲是克利斯坚的教母。两个人从小就在一块儿厮混，互相打闹，用橡皮弹弓打小鸟，踢破袜子做成的皮球。两人玩的时间长了，那怕是最轻微的动作，都能猜出对方的心意。当然，在友爱之中不可能没有打闹，有时甚至还很粗暴。

有两个小孩在院里玩耍，用玻璃瓶的盖子把泥土压成点心。一只母鸡双脚拼命在地上刨土，与那群在地上打滚的黄毛小鸡一齐叫着，一条瘦骨嶙嶙的小狗四脚长伸地在一堆粪便前爬抓闻嗅。依拉利容走到两个小孩面前，微笑着给了他们每人一个五分的铜币。他们乐了。

一间快要倒塌的小屋内，收拾得整整齐齐，有如新房，那个嵌着花玻璃的旧碗橱，更显得喜气洋洋，一副神气好象在说：

“我是屋内的宝贝家俱，请看我是如何的光亮整洁。”

屋内放着一张白木桌子，三把草黄色的旧椅子，靠墙的木板上摆着三只红色的瓦缸。屋子的一角作敬神的祭坛，挂着一幅圣乔治的象，骑在马上消灭那个带角的魔鬼。耶稣十字架象前摆着一盏点着了的油灯，茶盘内放了一堆炒过的玉米，三束枯萎了的树枝用一块破红布束在一起，依拉利容举眼一望，屋内一切尽收眼底；一切都沒有变。

房内空无一人，他走进了第二个房间，房间很小，一张床就占去了四分之三。床上躺着一个年约十岁的小女孩，正发寒热，头上用布包着。克利斯坚坐在桌边，双手抱头；他的老婆吕墨娜，一个身材肥胖穿着破上衣的女人，象一袋黑炭一样地蹲在屋角，正一把眼泪，一把鼻涕地哭着。房内光线很暗，充满了一股霉臭气味。

依拉利容走进屋去。吕墨娜抬头望了一眼，又继续哭着。依

拉利容靠近克利斯坚的身边坐下。

“怎么样……”他問。

“老样子……”克利斯坚回答。

“馬丽埃特病了嗎？”

“我們还不知道誰能把她救活呢。发燒已經四天了！”

“为什么不把她送医院呢？”

“沒有床位，今天医生說不能再动她了……医生說是伤寒症……”

克利斯坚站了起来，拉着依拉利容走出房去。

依拉利容坐下了，克利斯坚站着說：

“怎么样，依拉利容？……你当了流氓还不算，現在是不是要当杀人犯了？……”

依拉利容沒有回答，只用左手憤憤地拍了一下桌子，沒精打采的眼睛，瞧着圣乔治杀魔鬼的神象。克利斯坚又說：

“我劝你現在不要去看你母亲，你知道……”

“胡說八道！”依拉利容叫了起来，“您知道我不是小偷。如果您的遭遇同我一样，您也会干那种事的……”

他說不下去，声音哽住了。

克利斯坚什么也沒說，走到屋角，拿出一把旧的弯刀和一小块磨石，开始磨起刀来。屋內一片死寂，只听得出磨刀的尖銳声音。情况就是这样了，不能避免要吵一下，早就料到的，但終究过去了。

克利斯坚放下弯刀，从衣袋里掏出一个旧烟斗，打开一条大的紅手巾，从里面取出了两张烟叶，递了一张給依拉利容。他作个手势拒絕了，皺着眉头。

“你才胡說，依拉利容！为了你的一些瑣事，弄得我操够了

心。我从来没有阻止你作你要作的事，但我也有权对你說点老实话。”

依拉利容拿起那片烟叶嗅了一下。克利斯坚从桌子的抽屉内拿出一个紅色陶土烟斗，递給他，兩人默默无言地抽起烟来。

胖胖的呂墨娜走进来了。她走到碗橱前，拿出两只杯子，放在桌子上，又拿出一瓶掺水的酒精。克利斯坚斟了两大杯，酒色渾浊，在杯子里发蛋白色，成串的气泡从杯底涌了上来。他們倒了一滴酒在地上，作为敬神的礼节，随着把其余的一飲而尽，把杯子放在呂墨娜拿来的水缸中。室外夕阳已快落下，天上一片奇丽的云彩。

依拉利容首先打破沉寂。

“拿去吧。”他递了两块钱給克利斯坚。

“不要。馬尔蒂諾先生預支了我一个礼拜的工資。我没有去上工，因为医生就要来了。你知道，就是那个小小的讓·米謝尔医生，他甚至連藥都带来了……”

呂墨娜突然插嘴說：

“依拉利容，你劝劝克利斯坚吧。他不听我的话，只信那位讓·米謝尔医生……我們都是几内亚的黑人，真是对头冤家！馬丽埃特的病不是偶然的。我不能讓我的小女兒死去……劝劝克利斯坚可不可以叫馬丽亞納来瞧瞧馬丽埃特呢？我，我总得想点办法。”

她一連說了許多抱怨的話，引了許多成語。克利斯坚憤憤地站了起来說：

“呂墨娜，如果发生了意外，那是你的过失。我听过你許多話了。讓·米謝尔医生說过，千万不要用草藥喂她，他还說，伤寒病人的腸子是容易弄破的……你高兴怎样就怎样吧，但讓我

安靜一點。你對一切後果負責好了……”

呂墨娜非常堅信自己的道理，因此繼續說出一大串埋怨的話：

“負責嗎？負責嗎？……你難道從來沒有過失嗎，克利斯堅？你難道從來不知道草藥嗎？……”

“你要這個嗎？好吧，我立刻就親自去找這個老巫婆……”

看見呂墨娜怒氣仍未平息，依拉利容就拉扯到別的事情上去：

“你知道，克利斯堅，我已找到工作了……下禮拜就開始到波克曼的棕絲廠去。”

* * *

十字街的电灯已經亮了。賣燒猪肉的小販坐在灯前。依拉利容悄悄藏在人行道旁边那堵墙的阴暗处。一輛輛长长的美国汽車在街上跑过。閑逛的人在十字路上往来。天气好，夜色清明，繁星滿天。

从早上起，依拉利容什麼也不想，什麼也沒有動，只覺得頭昏腦脹。三天來發生的事真多呀！一想到“她”時，他笑了。但腦子里又涌現出一個令人不快的形象。他想起了蒲列蜜絲，他的第一個情人，笑起來時正同她一樣。對這老早過去了的往事，他想一想也就算了。

格勒爾·歐魯絲那滿身水珠的秀美身材，玉盤滾珠的笑聲，勞動者的粗手，可愛的惱容，她的眼睛……如果她今晚能來，如果……

他猛然驚跳起來，興奮地掉轉了頭。那正是她，在笑，在笑，開始跑了。他開始追上去，差一點把灯台下賣燒猪肉的小販沖倒。

“依拉利容，呵？”

他們选了一个矮树丛坐下，心中飘飘然的有如在梦中。

“怎么样？”依拉利容有些抱怨。

格勒尔·欧鲁丝面向大海，望着万家灯火的都市夜景，用一种吞吞吐吐的語气低声地说：

“依拉利容……你知道，你已完全了解我了。我不願过那种朝三暮四的女人生活，她們換一个男人，象換一条头巾一样。我也不願使我的老教母忧虑操心。你知道，她是一个很誠实的老太婆。你瞧，我已把我的終身托付給你，也只願把終身托付給一个男人，既不大惊小怪，也不装模做样，甚至一声也沒有响……我爱你，依拉利容，我爱你……我可真不願过那种生活。我的教母曾告誡过我……可是，你在海灘上抱住了我，我沒有拒絕，你知道的……我什么也沒有說，我同你恋爱，因为……你听清楚我的话嗎，依拉利容？我不願过那样的生活……我不願……”

她拉着他的手，眼睛望着远方。是的，这就是她决定的生活，如此之快……人們决定自己的命运就是这么奇特的。他不知道到底爱不爱她，也沒有向她求爱。实际上，他知不知道这就是恋爱呢？她还是小孩子，他也不願扰乱她的心思，只是認識了她以后，心中老是对她念念不忘。她算得一个真正的黑种姑娘，爱上了她，一点也不后悔。

“你打算要我几时去看你的教母呢？”他很高兴地問。

她蹲下身来靠着他，低低地回答……依拉利容望着远处。随后他們散步了很久，吃了一塊烤猪肉。格勒尔·欧鲁丝抛了些石块在海中。

天气暖和，很暖和。她拉着他躺到地上，紧紧地拥抱了他。

依拉利容晚上睡在南巴尔米斯特。没有其他的睡处，当然也没有办法了。每晚人家已睡，他才回来，天色微明的时候，又离此出去了。其他的人跟他有什么关系呢！他必须赶快找一个栖身之地，不能把格勒尔·欧鲁丝带进这间破屋来。

每晚回到这间屋里，他心中便感到恐惧，害怕想起那些令人痛苦的往事，害怕看别人的那种眼光。可是，现在他又在这兒了。有什么关系呢！他坐在桌边吃番薯和梨子，这就是他今晚的晚餐。

生活真象个皮球，滚着，滚着。象他那样的黑人，都同样有这种独来独往的习惯。碰运气有了工作，就不辞辛劳，到处奔波。喝上两杯甘蔗酒兴奋一下神经，随便吃点什么塞塞肚子。如果身边存了几个铜子，一到圣诞节、狂欢节或圣彼尔节，一次醉饱就会花光。痛快一次，就心满意足！接着，工作丢了，饿肚子，生毛病，进医院，出医院。毫无前途可言，没有人同你讲话，也没有人对你关怀。他们是自由的，不错，是自由的！有随便干啥的自由，有随便来去的自由，可是，当口袋里一文莫名的时候，这个自由就丧失了！

这一切想法在依拉利容的脑中盘旋，对他自己作出的决定很感到兴奋。格勒尔·欧鲁丝多么大方，可是人们还不知道……另外，他的性格不好，固执得象一条蠢驴，又骄傲，而且头脑有些复杂。爱情使他特别害怕，因为来得太轻易，太干脆，太出人意外了。

每天一切都是这样过去的，面对着金黄色的太阳，望望波涛汹涌的海面，看看晴朗无云的夜景。用凉水洗个澡，再跑到海滩上伸直四肢一躺。这时候他心中害怕，就象小时候还未睡着妈妈就吹灭了灯一样。其实，有什么值得害怕的呢？两手之外，空

无一物，还有什么担心的呢？

到底为什么发抖？为什么害怕呢？怕阳光普照的白天嗎？怕月色清明的夜晚嗎？还是怕乡间呼呼的风声呢？他内心担心的，却是那鲜艳得象夏天的早晨、温柔得象一池清泉的格勒尔·欧鲁丝。他们谈情说爱，他们在十字街的散步，以及他们坐在树丛中时行人们的偷看，其实都是完全自然的事。

他笔直地躺在草席上，胡思乱想。他仿佛看见格勒尔·欧鲁丝在海水里浸湿了她的手巾，在清静的夜里笑得直笑；仿佛听见她向他喊道：“我亲爱的丈夫”……这些话使他激动得发抖。更使他笑得发狂的，是她把他的手拉着，放在她的肚子上，嘴里说：“也许你在这里面留下一个宝贝了……可不是嗎？”那圆溜的肚子连衬衣也没有穿呵！还有她的笑声……

她的皮肤是黑的，很黑。

笑的时候，头老是那么别致地摆动。

眼睛里面血红的地方，红得象鲜花。

她胆子小；树叶轻轻一动，树影微微一晃，她便害怕；与从未接触过的男人的身体一接触，她也害怕。

害怕的最初表示就是笑。

左肩上有一颗小小的红痣。

小巧玲珑的身材，乳房只有橘子那么大。

身体摇摇摆摆，象一只小船，在跳神秘的爱情之舞。

吃炒花生时，姿态很特别……

想到这里，他猛然站了起来。她知道了不知会说些什么呀！真是发神经，他真是个疯子！

他从梦幻中突然又回到现实，爱情的美梦被赶跑了；后半夜，通宵不能入睡。

他坐在海边的码头上，海水在他脚边汹涌。海风充满了芒果的香味。搬运工人扛着木箱奔跑。船員們直挺挺地躺在帆船的甲板上休息，以便恢复旅途的疲劳。靠在那兒的船有上帝保佑号、圣大霞克号、仁爱号、大伊里瑞里号，都靠着码头，随波摇荡。真的，只要用眼睛一瞧，劳动的伟大力量是多么使人吃惊呵！他从来不会相信，那么大的上帝保佑号，会那么快地把貨物卸光。

虽然那些满身污脏的管貨人員一直在跟人无故爭吵，但到处仍飘揚着人們的笑声与語声。搬运工人們扛着成包的咖啡、棉花、成熟的水果，弯着腰，拉开吵哑的嗓子，一步一哼。

望望那些川流不息的人群，听听汹涌的海水声，到处是一片浓烈的气味，夹杂着海員們的笑声和歌唱，这一切真使他感到头昏脑胀。他觉得身上什么地方被灼伤了似的，又不能确定到底是在什么地方；另外还感到头部沉重痛楚，这說明他在一两天內又有发那个老毛病的危險。說来也奇怪，他本来是从小山居的人，却同样地迷恋海滨。每一次他心中特別愉快或特別痛苦的时候，他总是不自覺地跑到海边来。

突然，码头上传来一陣急促的赤足奔跑声，一群人急忙地奔跑着，有人喊道：“抓住他！”喧嚷之声越来越近。依拉利容站起来走开了，他不願看那个小偷在敌人追捕中飞奔逃跑的小悲剧。

明天就开始上工了，上工以前該干点什么呢？去望望克劳迪烏好嗎？这样还可以消磨时光，至少可以大笑一場。克劳迪烏怎么混日子呢？他不会安静下来的，爱开玩笑，今天在这家吃飯，明天又吃另外一家。酒醉以后，总是笑話連篇。到了情况很

坏的时候，他便拿起弯刀到有錢人的住宅区去了。他总是能够找到要除草的花园。要种树的草地，要修剪的果木。他唱的小調和那种八面玲瓏的手腕，能使一切人服服貼貼。沒有人知道他在外面是怎样兒混的，一回来总带着两三块钱，一些衣服和其他的饋贈礼品。

克劳迪烏住在馬里尼特山上，住的是一間每月房租五元的小屋。依拉利容走进門来，他正坐在草褥上，手里拿着一件破旧的将官軍装，針、綫、五顏六色的破布片堆得乱七八糟，象一个旧貨攤。他那間屋子陈設非常簡陋，要是有一个瞎子在里面乱舞棍棒，也不会有打破家伙的危險。

“不开玩笑嗎？要下雨了，依拉利容！你怎么今天竟想到来看我了？你真的从监牢里出来了嗎？你那副腔調真漂亮得象个部长了！把你那个监牢的地址告訴我，讓我也去坐上几天，将来出来就变成百万富翁了！好吧，借五毛錢給我……四毛也可以，借不借？”

依拉利容站在門口，只注意地瞧着克劳迪烏的脑袋，那个脑袋思想多变，常能解人煩惱。克劳迪烏不等他回答又說：

“你是一个呆子，亲爱的。象我們这种滿脚污脏的黑人，生来便是无拘无束的。拿你來說，你找到了工作，又失掉了；坐监牢，也不过是因为偷了一个紅薯。这就是你的全部生活！你既不喝酒，又不搞女人，但我吃的可并不比你坏……你总是不相信我的，昨晚我碰見一个娇小玲瓏的女人……”

克劳迪烏滔滔不絕地談着他爱情的喜劇。依拉利容坐在他的旁边，拿起那一件旧軍装，把它弄皺了。

“不得了！你把我化装的衣服弄皺了！馬尔第·格拉舞会馬上就要到了。今年我要化装扮演夏尔·奧士卡^①，那兒是皮

靴、佩劍和肩章。你有軍官的領帶嗎？借給我一條，我正缺少……”

“馬爾第·格拉舞會什麼時候開？”依拉利容問。

“馬爾第·格拉舞會什麼時候開嗎？我說你真是一個傻小子……一天到晚到底在干些什麼玩意兒？一個海地的黑人會不知道馬爾第·格拉舞會什麼時候開嗎？……瞧吧，你不知道那些好意思兒……大伙剛剛去的時候，我們還不必到那兒去，那是傻小子們去的時候。到了下午三點鐘時再同我談那些事吧！只要喧鬧之聲一起，我們就要看業餘表演了。鼓聲敲起，大聲地敲……女人嗎，那隻花五個銅子就可以買一雙……今年我真覺得囊空如洗……”

他又重新把他奇怪的故事講起來，談到一大堆粗俗的事。兩個人开怀大笑。依拉利容已經喝了三碗甘蔗酒。克勞迪烏醉得發起瘋來，兩個人互相助興，縱情歡笑。

過了一會，他們帶着一半酒意走出門來，到了靜寂無聲的太子港。在醺醺的酒意之中，只覺得空氣沉重，遠望夜景，到處是一片花花綠綠，好象在看電影一樣。本來是最平淡的東西，在他們的眼中，也變成色彩鮮艷的了。他們覺得，月亮是一隻金黃玉盤，晚風拂面，好象女人的纖手在撫摸，幢幢房屋比平常更亮更白，遠處舞廳的鼓聲仿佛就在面前。

這一晚，滿懷的愁苦，並不能阻止依拉利容沉沉入睡。他象一條豬那樣吃得又醉又飽。夢中他覺得自己睡在一個可憐的姑娘身旁，她身上充滿了濃烈的廉價香水的气味；又夢見參加了馬爾第·格拉舞會，在校場廣場和一大群人跳舞，其中還有些裸體

① 夏爾·奧士卡(Charles Oscar)：本世紀初海地的將軍，人民痛恨的專制魔王，在太子港的街上被人民處以死刑。

的多米尼加妓女。

5

下午三點鐘，風勢突然轉勁，以萬馬奔騰之勢，刮得城里滿天塵土，使港內大街一片迷茫。正午平靜碧藍的海面，也被激起了滔滔白浪。

就是凶惡的公馬追逐母馬，也不會見過這麼大的一股蠻勁。象野獸樣的狂風，呼嘯着從房頂刮過，向四面八方忽來忽去，忽起忽落。

在狂風之前，椰子樹只好規規矩矩點頭彎腰。豆球花樹被刮得黃花亂飛，芒果樹前香果狼籍，就是那堅實的桂樹，也是連花帶枝紛紛摧折。

沒有東西能壓住狂風的強暴。它把破壞中所得來的戰利品，刮上半天，象戰鼓齊鳴一樣地呼嘯着，震撼了整個城市。

市內一切被刮得格格地响，塵土漫天，瓦片、鐵皮、木板到處亂飛。成群的汽車鳴着喇叭開向各地。大人們都去學校尋找孩子。

“據說是旋風的尾子……昨天風暴襲擊了牙買加，”有人惶恐地、輕輕地談着。

老太婆們划着十字向天祈禱，就是男人們也驚惶失措地關上了大門。

昨天晚上起，成群的烏鴉，象被燒過了的紙片一樣，聒噪地叫着飛奔而逃。

變色的蜥蜴，一會兒變成綠色，一會兒變成灰色，隱蔽在液

密的树叶深处。

走头无路的蚊子，逃进了还没有来得及关上的窗戶里。

院里的母鸡发疯地叫着，召唤它迷途的小雏。

尾巴被刮得毛片散乱的狗，嚎叫着互相呼应。

滿天黃黑一片。

只有象几内亚的巨石一样的馬普树，还能在狂风中屹立不动。

随后风势更紧了，乌云蔽天，日月无光。几十棵橡树被連根拔起，好多海枣树被吹断，几千根香蕉树倒在地上，电綫走火，噴着火花。

救火队员手拿斧头，跳下了鳴着喇叭的紅色救火車。

海浪在岸边遺留下許多污秽的渣滓。疾风刮来，象鞭子一样抽在海上，打得海水奋激起来，怒号着更加汹涌，掀起了如山的波涛。猛烈的海嘯把海水刮了起来，又落到海港边上的木屋下。

赤道的暴风又猛刮了两三通。

教堂群鐘齐鳴。在太子港肮脏的郊区，在所有的避难所里，在倒塌了的小屋边，一些披头散发的女人站在露天，怀抱着眼睛灰白的小孩。

余风送来陣陣臭味，接着很快地停止了。一片死寂的城市恢复了平靜，平靜得令人窒息。天上下了一陣細雨。水湿的地面透出一股清涼之气，胆小而幸运的人們打开了門窗。已是下午七点左右了。

这一晚，依拉利容只好又去睡在克勞迪烏家里了，因为他在南巴尔米斯特的破屋，正是許多受到严重破坏的小屋之一。

第二天，《海地日报》发表了下列消息：

“不强的暴风袭击了太子港区。損失不大。只有香蕉种植园受到严重的灾害……”

讓·米謝尔医生是住在商业区的一个黑人。过了八岁以后，他住在圣昂都安街，在附近的小孩中是个打飞鳥的能手。他十岁时到处找野苹果吃，在荆棘丛中打滚；十二岁成了本区所有兒童的領袖，也是作战爭游戏时的大元帅；十四岁时，某次由于鞋子在鞋匠鋪未修好，沒有去参加圣体瞻礼的祭典，学校里的“好教友”們毫不留情地把他开除了。后来他母亲設法把他送进了伯雄中学。

他的母亲是华丽市場“进美商店”的花边女工，是一个勇敢的女人，一个善良的黑种女子。市場內所有的人一致尊敬她。那怕是一个最卤莽的男人，也不会对她有无理的举动。她事事服人以德，一条硬汉也得俯首就范。在工作中，沒有人比得过她。她从不生病，从不疲乏，晚上回来，还要作許許多多的家务事。她这样辛苦地工作，才使讓·米謝尔得以完成学业。作医生的事，也是他母亲为他决定的。

讓·米謝尔还不是一个正式的医生，第四学年还没有念完。那些亲眼看見他长大成人的人們，总觉得这样称呼他是一件多么快意的事！这样称呼他，他們感到愉快与驕傲，因为讓·米謝尔是他們的人，是人民的血統，也可算是大家的子孙。他对他們也好，从不需索分文，人人都是他的朋友。一年以前，发生了一件出乎意外的事，他竟想离开医学院了！当时他母亲的經濟情况非常之坏，不仅她以脱离关系相威胁，就是所有的邻居也不贊成。有的人甚至說，假如他真要这样做，那会把他母亲气死的。还有些人說他的脑中已經有了“肮脏思想”，忘恩負义之类，等

等。当然罗，在这样的攻击之下，他只好放弃原来的打算了。

他不喜欢这些人和这个繁华区，特别不喜欢他自己住的那个商业区和国民炮台区。他喜欢的是猪肉店里那股浓烈的气味，远山上在太阳光下摇摆的棕榈树，怪石崢嶸的雄伟山景，以及茂盛的树木、硬挺挺的仙人掌和黄色的貂鼠。他也喜欢那些身体半裸、劳动出汗、筋肉结实的男人，那些面容鲜艳、明眸黑眼并围着污脏头巾的姑娘，以及山上四周静寂中的喧嚷和应山应谷的呼叫。那个山区里，怎么有那么多怨愤，那么多的斗争，那么多的陈规陋习，那么多的饥饿、偏见、迷信与风流韵事呵！他喜欢那里的民间舞会，喜欢那些洒着廉价香水的朴实姑娘，喜欢她们微笑的嘴和柔美的舞姿。他喜欢看她们穿着棉袜但被劳苦磨折得变了形的腿。他喜欢看那里自生自发的爱情，象鲜花碰上自己的花粉而结出果实那样地出之自然。

讓·米謝尔医生到达馬里尼特山上已經快到下午六点钟了。一个小孩正拿着麻线在放一只红白纸做成的风筝。几只鷄鼓足气力飞上树梢，准备在那兒过夜。岩石累累的地上有几条光秃秃的小路。远望城里，一排排的房屋，象梯子一样一直排到海边。天边落日一片金黄，五色的祥云把海面映成了锦绣般的色彩。

讓·米謝尔穿过了米米斯的院子，她正在那兒为她的小女儿梳头打扮。一幅纯朴天真融融洽洽的景象，使他停住了脚步注意观赏。小姑娘坐在一只厨房烧火用的小木凳上，伸着脖子，头发上涂的椰子油流到脸上来了。她为她梳了几根辮子，戴上綴着金星的四角帽，打了几个小小的红结子。他对米米斯道了一声日安就走开了。当他走进克劳迪烏的家里时，口里不禁低声地哼起来。

在那里玩“三七”牌的共有四个人。克劳迪乌戴着一顶旧将军帽，用一小段木头做成一个高鼻梁，看见让·米谢尔进来了，立刻哈哈大笑。

“我亲爱的医生，今天打牌真不顺手，我拿了四个A，得了三十六！……那些先生们把这个假的木头鼻子给我放在鼻子上了！”

同他一块儿的，还有第·路易，黄黄的脸皮上有一些红色的斑点。另外一个加布利尔，又瘦又小，一双突出的金鱼眼睛。

“医生，你认识依拉利容吗？他是一个象花花公子一样的傻小子！他认得彼尔·卢墨尔。依拉利容！再讲一下你在监牢中的故事吧！让·米谢尔医生是一个真正爱跳舞的快活的人。”

让·米谢尔跟他握手，他注意地把医生望了一眼。

“你知道，依拉利容，让·米谢尔是一个‘共产党’，同你的彼尔·卢墨尔一样。他常为我们讲铁路上群众的事。我嘛，可惜脑袋装不了这么些东西！……”

克劳迪乌继续拿“医生的俄罗斯和斯大林”来开玩笑。让·米谢尔对他严加呵斥，指出他搞的那个“行道”不会长久，可能也会被迫走上同样的道路。他们这样吵闹拌嘴本来就是家常便饭，当然也算不了一回事。

让·米谢尔坐了下来，拿起纸牌敲着问：

“谁来玩？……”

加布利尔站起身来，拿起椅子下面的吉他，开始演奏一个弱音的小调，随着琴声用鼻音低声地哼着。所有的人立刻兴奋了。克劳迪乌特别倒楣。第·路易很认真地在那里玩牌，拍着纸牌，做出种种姿态，使他的对手让·米谢尔大声地笑。他开心得歪着鼻子，动着下巴，翘起嘴唇。让·米谢尔也尽量地跟着大声欢

笑。至于依拉利容，已经心神不定，只是心不在焉地玩着。

加布利尔很卖力气地唱着，唱的是一支地道的民歌。通过他的歌声，反映出了天色微明的朝霞。他歌唱路上的荆棘，刺伤了他们光着的脚；他歌唱那些使黑人们感到伤心的事情，歌唱使男人们发疯的嫉妒，也歌唱太阳、劳动和他们的疾苦……其他的人拍着他们的纸牌。

当依拉利容感到自己的羊癫疯病快要发作时，已经太晚了。他来不及站起来，便猛然一下倒在地上。

* * *

她穿着一件浅蓝色的衬衫，领边镶着玫瑰色的菱形花边，衣领敞开，胸部隆起圆而坚实的乳房，下面穿着苏格兰式的围裙，腹部不胖。

波克曼夫人是一个肤色白净的混血儿，背后垂着黑得发亮的发髻。她的丈夫是一个新近迁来的德国籍犹太人。她能歌善舞，甚至还办了一个学校，教那些出入华贵区的交际花们学习流行的舞蹈；以后就办了这一个小小的工场，用棕丝等来编制小提包、鞋子、帽子及一些零碎物件。她有一条狗，一条抱在怀里的高尚的狗，每天足足要喂肉三公斤。另外，她也有她的风流韵事，也有她丈夫装做没有看见的情人；波克曼夫人就是这么一个“很好”的女人。

当依拉利容正把一束束的棕丝放在一些冒烟的大盆里浸染的时候，她走到他的身旁，弯下腰来看他的动作，看看他工作的情况，那些站着编织的女工们停下来纷纷议论，只有她们光着的脚还在互相磨擦；因为她们的脚又僵硬又麻木，象有许多细针刺着一样。

依拉利容已经听得出女主人在他背后呼吸的声音，也听得

到她身上浓烈的香水气味。她注意地瞧着。他也小心翼翼地慢慢工作，害怕那些颜色会弄脏衣服；他本来就是新手，不知道这样慢慢地操作对他会有什么损害。最后她走了，用手摸着狗的下垂的嘴唇。

同伴们笑起来了，又开始兴奋地工作。她为什么要摆着主人的架子，跑来给工人们过不去呢？真是个涂着脂粉的洋囡囡！装起那副神气，好象她那双手就能工作或能够指点似的！所有的人都不过是为挣钱而工作吗？

依拉利容又幻想起来。蓝蓝的海，逍遥自在，在阳光下低低地呼啸……这么热的天气，痛快地洗个澡才好。

他把大木杓放进盆中，把一束束的棕丝从染料里拿出来，摊在绳子上晾晒，随后又重做新活。一个钟点随着一个钟点地过去，精神比较自如一点，可以想想他愿意想的事情了。他真情愿干比较吃力的重活，那才真可使人心情畅快。用自己的手作出一点东西，不管什么样子的东西都好，作得不好大家可以指摘……可是，现在干的却是染线工作！

他感到两臂的力量没有用尽身体就已疲乏了。如果是在砍树，那种疲乏是不同的。双手抡起斧头，用尽全力砍树干，只见树屑纷飞，听到树身咔嚓地响，砍得越是有劲，最后，树身缓缓地倾斜，一声响亮倒了下来，吓得成群的小鸟飞上半天。

刚才有一个女工走过来向他借用过刀子。从她说话的口气之中，听得出一种从未听见过的口气，她每一动作与每看一眼都很沉着。她不象女人那样讲话，而是以工作同伴的口气讲话，大大方方地伸着手。象这样的女人，真够得上是一个贤内助，不仅可以缝补衣裤，也不仅可以谈情说爱，更重要的是可以在生活之中共同战斗。

他感到心情愉快了，臂膀的疲劳也消失了。忽然他又記起了那个快要忘記了的旧話：“相信你自己……”随后他又注意地望着那些女人。那个又笑又唱的女工，她之所以工作，也許是为了养活年老生病的爸爸，老态龙鍾的媽媽，或是年幼无知的弟妹。那个非常聪慧的女人，可能有一个沒有爸爸的小孩，一个需要撫养的孩子，那么年紀輕輕肚子就象个妇人了。这边一个已是中年了，可能丈夫失业，可能一个人独居！每个女人都有她的兴趣、历史和理想……

所有干这个討厌工作的男男女女，都被一条同样的鎖鏈拘束着，热得滿身大汗，倦得渾身发酸。染料燙了他的手，工作服沾染得花漬斑斑。

那个女人拿着刀子回来了，手里还拿了一段甘蔗：

“瞧，我給你拿来了一段甘蔗，謝謝用了你的刀。”

“謝謝。”

她走开了。依拉利容又想起了格勒尔·欧魯絲。他已好几天沒有想念她了，这是讓·米謝尔給他治好病后第一次想念她。格勒尔·欧魯絲也是一个勤奋的女工，可是，她会答应嗎？

記得有一天早上，他在十字街她家的附近徘徊。公鷄在鷄圈里喔喔地叫，几个女僕在木柵前打扫，穿着破衣的孩子們在噴着清水的噴泉边互相打鬧。那个小男孩歪着嘴对他大叫了一声以后，又照样大声地唱他的小調：“热面包片！……”

她出来了，在矇矓的朝阳之中，真象一朵鮮花……天哪！她的面容是多么忧郁呵！她穿的是印花的布衣，黃黃的脚穿上一双紅色的皮鞋……

他躲藏起来，不敢碰上她的眼光，心中突突地跳。

这时候，教堂的晚鐘响了。漫长的一天工作終於結束了！每

人都收拾好自己的破旧衣物，准备动身回家。真长，十一小时的工作！

一天下午八点鐘，他的母亲来了，穿着同样的粗布衣，围着同样的黑头巾，面容还是同样的忧郁。由于从崎岖的山路走上來，还略略有一点气喘。門本来就开着，她无须敲门，径自走进。

依拉利容站着，有点吃惊，也有点害羞。她拉了张椅子坐下，喘着气說：

“日安，我的孩子。”

依拉利容吻了她的前額，她立刻开始談起来。

当她从发姆大姐口中知道他南巴尔来斯特的小屋被暴风吹毀以后，她到处打听他的住址。克利斯坚告訴她，他在波克曼家工作，肯定住在一个朋友家里，可能是多尔費野的家，也可能是克勞迪烏的家。当然，馬丽埃特是死了。巫婆当了納·馬丽亚納来看过，用鯊魚油为她按摩，为了使“位置失常的血脉舒暢”。她还給她服了一种藥。那应该是克里斯坚的过失，他不讓当了納早一点來。她会竭尽所能全力挽救，可惜太晚了。那个小女孩死了，拉了一大堆黑血。他们用一口很白的棺材把她埋了，价钱很貴，但克利斯坚願意这样。硝皮店的那位意大利老板馬尔蒂諾先生都來，克利斯坚真要发疯了……

神灵們很不滿意，他家有好些时候沒有向他們献祭了。两年以前，克利斯坚死掉了那头托人看管的母牛，随后又在硝皮店发生意外，把手膀折断了。他还不願好好想一想。神灵們既然会保护我們，我們就不应欺騙他們，也不应该忽視我們献祭的义务。到这个时候，他总会懂得了。

她今晚到这里来看他，也是因为他們一家有好久沒有献祭

神灵了。当然，左勒瑪六个月以前在她爸坟上唱过一回超度的圣詩，但这是不够的。再說，最近发生在依拉利容身上的祸事，就是一种警告。左勒瑪也是經常害病。除了去献祭神灵以外，絕无其他解决办法。事情已經决定了，乡下的亲戚都同意，两周以后就要动身到勒峨崗去。她要依拉利容一定去，并要带上所有的錢；神灵們的要求不会过份的。

依拉利容沒有提出什么爭辯。刚参加工作，老板未必同意請假，又沒有錢，实在无話可說。老太婆坚持己見，对这事毫无轉圜余地。

初先，依拉利容假装糊塗，态度一点也不認真。要装作木偶样的傻子，他当然会有办法。这使她感到孩子不听话了，这样的孩子終要把自己的母亲气死的，是什么坏蛋教唆了他，把她的兒子教成另外一个样子呢！可怜的老太婆万分伤心，滿含泪珠喃喃地說：

“呵！我的乖乖兒呀！”

依拉利容心里也很难过，伸手抱住他媽媽的头。她繼續哭着，一直哭到他完全答应她的要求为止。

可是这也嫌太晚了一点，她又哭了一会兒才擦干眼泪，在他的脸上吻了一下。

“我給你做了一点薄荷糖，我曉得你喜欢吃这种糖。本来想多做一点，眼前手边也拮据得很，再說那也不会改变……”

依拉利容想对她談格勒尔·欧魯絲的事，又不知道应如何談起。他母亲从来不知道他恋爱的事，他害怕她会不同意。两个人一直走到了公共汽車站，她要从那兒搭車回伯雄城。

他們默默无言地在晚风細雨中走着。十字街头成群的人在那兒談天。微温的海风拂面，天上銀星点点。后来，他終于对他

母亲談到了那个大眼睛的黑姑娘。他談得很急促，也有些夸张。她凄切地望他一眼，滿含珠泪地說：

“当然，你已成年了。”

可是，从她眼睛的表情里，可以看出是另外一回事。那仿佛在說，慈母的权力已經完蛋了；男人永远統治着女人，孩子結婚的权力一到，母亲的权力就完結了。是的，她眼中的表情，已表示出她已失掉了兒子，从今以后，她已踏入一个新的阶段；除了为他人作牛馬以外，便沒有其他的事。自私的快乐至此告終……

她呆呆地望着他的脸，想看出一点成人的痕迹来。可是，在母亲的眼中，总看不出有什么变化。她觉得，成年人的痕迹常常能在其他人的脸上看出来，至于自己的兒子，她觉得仍然很小，同以前一样小，同昨天一样小。

* * *

依拉利容到达讓·米謝尔家中的时候，已經有一个混血种的青年人在那里了。他穿着蓝色的工人服，淡淡的肤色，瘦瘦的身材，两只大大的眼睛对着他骨溜溜地打量。他是布朗特油厂的机械师，正談着許多新事物，談唯物辯証法，资本主义不平衡的发展，以及周期性的危机等。看样子，他們好象很仇恨那个名叫希克勒或希特勒的人，又好象崇拜那个叫台尔曼的人。他們想使依拉利容对他們談的事情感到兴趣，于是建議对他进行講解。

“医生，俗話說猪小血也少，你們談的那些事对我說来真太复杂了，您說对嗎？”

“这話不对，依拉利容，”那个青年不同意他的看法。

他們尽量对他解釋，不仅普通的人能够領会这些东西，而且还應該出死力来为之斗争。他們向他提問題，同他爭辯，举了好

多例子。最后他认为，就算台尔曼是一个德沙林式的英雄人物，当然可能是真实的，但那也不过是德国的历史，而不是海地的历史。在独立战争中，白人的根据地不是被德沙林占据了嗎？

他真不大相信，拿破仑派来的远征军中，那些波兰人与德国人会逃亡，并与海地人民站在一起作战。

“我知識淺陋，沒有好好地讀过历史，而且生性拘謹，只有亲眼見過的事才相信……”依拉利容用一种执拗的語气對他們說，“还是給我談点关于約里布瓦的事吧，那才是一个杰出的海地人呢！”

他們又向他指出，那些波兰人与德国人的子孙，至今还有些住在丰德布朗区和朋巴多波里区。这下子可使他有些領悟了，因为他曾經碰見許多这样的人。真愚蠢呀！他从来就沒有思考过这些問題，从来没有想过德沙林与后来的伯雄^①要帮助南美人民的理由，还有米兰达^②，还有玻利瓦尔^③。

他本来想把从碰見卢墨尔后心中存在的問題都提出来，又感到不敢同他們展开爭辯。一个知識淺薄的黑人本来就不敢談出自己的想法；这种想法如果一經說出口来，那他自己心中已經了解了。同这些有學問的人一起，直到現在，他仍感到每次想同他們爭論，便覺得自己茫茫然无法开口。当然，平常也确实有一

① 伯雄(Antoine-Alexandre Sabès Petion, 1770-1818年)：混血种人，原任法軍駐海地炮兵軍官，曾参加当地黑人反殖民統治的战争。1806年被选为海地共和国总統，1816年宣布海地宪法，实行两院制，废除奴隶制，宣布人民有言論自由等。

② 米兰达(Francesco Miranda, 1752-1816年)：委內瑞拉的將軍，曾領導拉丁美洲人民反西班牙殖民統治的战争，1812年被捕入獄，四年以后死在西班牙監獄中。

③ 玻利瓦尔(Simon Bolivar, 1783-1830年)：拉丁美洲人民反西班牙殖民統治的領導人物，1819年推翻西班牙的統治，成立大哥伦比亚共和国。

些“上流”人士問你这样如何，那样如何，天雨天热等等，但这些都是他第一次碰見想知道他对这些重大事件的看法的人，好象他們从来便对这种事情非常“关心”似的。他們那一副神气好象在說：“你同我們是一样的人，不仅有手、有脚、有鼻子、有嘴巴，而且也同我們一样地有智慧。”

他一直觉得在上流人士与老百姓之間有一条不能逾越的鴻沟。愚昧无知的黑人，就是老百姓的同义詞，那些“聰明才智的人”，当然就是指那些住在华貴区的人了。嘿！把这种看法从脑袋里扔掉吧！

这位名叫菲迪南的青年来到这里，当然使一切情况都发生了变化。到这时为止，他已觉得对讓·米謝尔医生比他对卢墨尔还要熟悉。虽然卢墨尔的肤色也是白皙的，同讓·米謝尔一样，同菲迪南也一样，虽然他还熟悉卢墨尔的家庭情况，他周围的一切以及他的生活方式，可是他却与讓·米謝尔打过牌、喝过酒、客客气气地开过玩笑。这个菲迪南穿着带机器油味的衣服，講的是带本地口音的土法語，說起話来直言不諱。

他也想同他爭論一下，天哪！多困难的事呀！那真好比要使一架从未用过而又滿是鉄锈的机器轉动一样。他也很明了，自己对他們說的話又笨又不正确，但总想把自己的看法表示出来。他甚至刻薄地說：

“医生，所有的海地人都不过是些小偷，人人一样！那些口里說要如何改造国家的人，心中也不过想討点便宜罢了。我的姑夫是一个議員的选举代理人，我也在会上見過多少候選的代表，只要他們一朝当選，那些漂亮話便統統完蛋！……”

他也知道，对讓·米謝尔与菲迪南說来，这些話是不适当的，但他觉得有強辯一下的必要，他們也就听任他。

讓·米謝尔为他打了針，并对他說應該按时注射与服藥，直到病情減輕与完全消灭为止……他真想用馬丽埃特为什么死了的話来頂撞他两句，但終不敢說出口。事实上，这种治疗也值得一試，格勒尔·欧魯絲就曾經治好过。再說讓·米謝尔即使真的医錯了，他也是出自一番好意，既不要錢，藥品也白送。医生沒有說什么，只对他笑了一笑。

依拉利容心中暢快，仔細地望着他整理医疗器具。

“你知道，依拉利容，因为我热爱生活，所以我对才知无不言。我喜欢在这个城市里四处奔波。我爱我的亲友，爱我的祖国。有几个朋友很想离开这里，我却把它爱得发狂。我爱我們国土在雨后的那股气息，一脚踏上，就感到清凉。我爱从我們的土地上长出来的水果，烤热的玉米，微温而醉人的甘蔗酒，以及那又刺鼻又辣嘴的紅辣椒。我希望我們的土地越来越美好。我曾努力想过这些美好的理想不能实现的原因，也相信找到了必需的办法来改造它，不仅要使它美丽，而且要使它光芒万丈……这项工作是很艰巨的，因为我們人数不多，最好的同志都在獄中，或是被迫逃亡，或是躲起来了。在这段时期內，情况是不大好的，有些无經驗的同志退縮了，但另一些人又补了上来。在我們之中也可能有变节的人，你对这一点的看法是有理由的。这样，就使反动势力在各地稍占上风。斗争是艰苦的。我們的組織还只是一个嬰孩，應該讓他有长大的時間。可是你，依拉利容，你是一个人民的好孩子，一个真正的海地人，为什么也說出想离开的话呢？……为什么要跑到外国去吃苦头呢？跑到外国去，那是有錢人的事，住在有酒吧間的大旅館里是很适意的。可是象我們这种人，我們不能离开国土，就象我們高大的树木一样，在异乡的气候之中只有雕敝与死亡。現在我們要作的，是把我們的

屋子打扫得干干净净，收拾得井井有条，使一切地方都清洁卫生……”

門外充滿了孩子們的喧鬧聲。讓·米謝爾不再說話了。呵！我們的海地孩子們，真是一些吵鬧鬼，一些被太陽晒黑了的小黑炭，長長的腿，高高的額，光禿的頭，夕陽西下的時候在天空下又跑又叫。

6

她的教母長臉容，黃黃的臉色，灰得發亮的眼睛，眼角邊滿是皺紋，小小的耳朵，薄薄的嘴唇，鼻子上架着一副橢圓形的金邊眼鏡；有時候樣子也顯得愉快，但那種愉快也是單調的，僅僅在那老處女的面容上露出一絲微笑罷了。有時候她也同其他的人一樣說說笑笑或偷偷地哭。

她常坐在那個藤安樂椅里，象個有錢的貴婦一樣左搖右擺。今晚上，多少的心事涌上了她的心頭呵！她擔心今晚上做的冰淇淋不知道好不好，想到格勒爾·歐魯絲已經長大成人，又想到那個男人立刻要來登門拜訪……兩年以前，她還不過是一個小姑娘，胸部很快就發育起來，身體在很短的時間內就豐滿了。現在，一個男人就要來請求把格勒爾·歐魯絲接走了。不久，她自己就要孤零零地枯守着這三個房間……

客廳的門雖然开着，屋內的溫度仍然很高。格勒爾·歐魯絲已經用杏樹葉洗過了地板，黑木大桌子也拿掉了縫紉機，好好地擦過，光彩煥發。花瓶里插上了雞冠花。椅子靠牆整整齐齊地排成一排。老教母可以用眼睛檢查，今天屋裡沒有一個蜘蛛網，

也沒有一点灰尘。

手搖蒲扇勉强可以驅驅热气。院里传来一片制冰冰淇淋机器的轉动声，夹杂着格勒尔·欧魯絲象小鳥一般的歌唱。

老教母正在翻动膝上那本厚厚的美国样品目录，細看百老汇最新式的家俱和五彩的人象，但她的心里却一点也看不进去。天哪！她那愉快的歌声，听了真令人肝腸寸断呵！一个孤苦伶仃的老处女，呕血吐心百般爱撫地把她撫养成人，等到自己老态龙鍾筋骨疼痛的时候，她却又歌又唱，只因为离别的鐘声已經敲响了！她坐在安乐椅內搖晃着，望望石縫中长出青草的院子，心中却正回忆她那平庸无奇黯淡无光的过去。已經是三点半鐘了！

教母住在十字街已經四十年了。她出身的地方可不是这里，而是草原边上的哥納依夫。她的母亲是一个粮食投机商的女兒，住在昂菲街与馬歌廣場的轉角处。粮食商名叫約瑟夫·約旦；他們几輩人都是也不算穷也不算富的小商人。他們既不能出入豪門，也不能跑商业公会，也无資格去布朗第休假，可都是規規矩矩的正人君子。可惜約旦不懂得社会上有階級的区别，他認為誠实的工人也同其他的人差不多。农民們为了把他与資本家分开，不叫他做“先生”，而叫他做毕斯·約旦。这个毕斯·約旦把他的女兒送到太子港拉呂街的学校讀書，象哥納依夫其他时髦的年輕姑娘一样。他本来可能送她到法国的寄宿学校讀書的，但他又覺得在拉呂街上学已經可以了。約瑟菲娜·約旦毕业回到哥納依夫以后，虽然已經学习毕业而且衣飾講究，但她很吃惊地发现已不能再与这里的旧同學們打成一片了。她也就只好同一些香水商、制鞋商及其他的小手艺人往来。她心中可仍不甘心的。

有一天，約瑟菲娜发觉自己已經怀孕了，这是大錢庄老板龔

拉·罗希堡的儿子干的事。当束腰带已不能约束那不断增大的肚子时，事情也就真相毕露了。老约旦气得发疯。一个象约瑟夫·约旦那种第三流的小商人的女儿，当然与大钱庄老板的儿子谈不上什么婚姻问题，昂菲街的小姑娘当然只好独自保有那非法的恋爱结晶了。与她发生关系的伊利克·罗希堡却住在高贵的达特区的阴凉住宅里。

约瑟菲娜离开了父亲的家，生下一个发色金黄眼睛灰绿的小女孩，取名叫伊利佳。虽然老约旦驱逐了他的女儿，但等小孩养了下来，约旦夫人仍悄悄地给了她女儿一点现钱，另外还写了一封介绍信，叫她去找太子港的一个批发商。

约瑟菲娜离家的那晚，正是哥纳依夫近郊发生农民起义的时候。她怀抱婴儿到了太子港，在好运街定居下来。不久，所罗门总统下令火焚太子港，大火烧到当时所谓的巴塞莱份子区。1883年9月22日，约瑟菲娜的小店被烧成灰烬，她只得搬到当时还只有一个窑洞的十字街暂避风雨。约瑟菲娜死了以后，伊利佳在十字街立定了脚跟，象一棵棕榈树在海边生了根一样。由于她的母亲一直对她谈论男人可怕的地方，她也就立志决不出嫁，反对男女相亲的原则。可是在不知不觉中，她悲苦的命运，仍与她母亲一样。

1916年老约旦死了；他是一个没有活到美国占领时代的老民族主义者。某天晚上，一个美国水兵来他家横行霸道，他一气之下就患了脑充血而死了。由于欧洲大战的关系，他的生意很难经营，墨西哥苏木跌价，棉花没有销场，在蓝波尔的家也被当作敌产查封，他已同其他的小木商人一样地半倾了所有财产。他给那一直拒不相识的外孙女伊利佳留下的产业，仅仅只有旧屋一栋，土地一小块，几件古老的家具，几件银质的餐具与很少的

一点资本而已。

伊利佳从小到老都住在十字街，生活的来源靠哥纳依夫那座老房子每月六十元的房租收入，另外并为附近农民缝点衣服，或叫几个孩子来她家为她出去卖点甜食。有一个常常往来的女人请她作格勒尔·欧鲁丝的教母。孩子的生母在1920年时感染天花死去了，这个只有三岁象白菜一样大的姑娘便由她收养下来。她于是便把衰老之年的有限余力，全部寄托在这个孤儿的抚育上。

格勒尔·欧鲁丝是她的女儿，也是她的使女，到底是哪一样，连她自己也分不清楚。她当然也把自己的身份看成高于本区多数人之上的，因为她受过一些教育，有一个还算安适的家，是伊利佳·约旦，伊利佳·约旦小姐，受人尊敬的老小姐。在她的眼中，人们在社会上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下等人，乱搞男女关系；一类是上等人，要么就依法结婚，否则就干脆独身。

格勒尔·欧鲁丝除了作她的使女外，确实也还是她的女儿。她为她买漂亮的衣服，礼拜天穿的皮鞋，平常穿的便鞋，可是没有送她上学念书。当然，假如她真是她的女儿，她一定会让她上学的。她也叫她上街去卖东西，从这事看来，她是没有把她当女儿看待的。在她死了以后，格勒尔·欧鲁丝可以继承她的全部财产；她也从来没有表示反对格勒尔·欧鲁丝在出嫁前就有爱人，只须预先把他领来看一看就行了。她特别害怕她在出嫁前就有了身孕。“普通人的女孩子感情是多么脆弱呵！”这使她感到非常焦虑。所有这一切归根到底都是一个原因：她是她的教母，而不是她的母亲。毫无疑问，她心里也关怀她养女的前途，但由于她的养女是农民出身，她就不愿把她看做自己真正的女儿。因此，凡是她不愿自己真正的女儿作的事，她却都让她

养女去作了。

时间一年年地过去，她老了，格勒尔·欧鲁丝也长大了。她说得好：就是在沿街叫卖之中，小姑娘会长大成人的。格勒尔·欧鲁丝终于找到一个爱人，老教母心里也暗中高兴。她何尝不想体会男人之爱呢，只是由于生活与“家规”的关系而不可能，当然就希望她的养女能享受到这种幸福了。

从他们两人认识的那天起，老教母就看出了一些苗头。她看出了由爱情而引起的快乐与烦恼。格勒尔·欧鲁丝有几天快乐得发狂，毫无理由地唱起来笑起来；随后面容上又无故浮起一片愁云，饭吃不下，晚上翻来翻去睡不着；再碰上一个好天气，又无缘无故地欢喜起来了。最后，有天晚上，她终于吞吞吐吐地坦白了真情；有一个年轻小伙子常来同她谈话，她请他来看看教母，他也答应来……

屋里很快就仅仅只有那只老猫跑来亲热教母的脚了，也仅仅只有那只不知几岁的绿鸚鵡昂着嘴巴喊：“教母，糖要熬焦了！”

她又要在自己家里接待一个小农民。她年纪大了，也没有时间来注意她的养女。一个名叫德丽莎的卖牛奶的女人为她看出来……一个晴天……教母自己也从开着的窗户中看见了。

东方的天边，大堆乌云聚在一起，今晚会有倾盆大雨。

* * *

依拉利容急急忙忙大步赶路。远方海上一只轮船在破浪前进，象草原上一头年轻力壮的大雄牛一样。微风拂面，一片林木比以前显得更美。依拉利容再不顾及那双穿来夹脚的新鞋子，不看那些因要下雨而赶路的农妇们优美的身材，也不听她们从空中传来的悦耳的谈笑之声。

山上可能已经下雨了。依拉利容大步前进，手指上那只银

戒指越戴越紧了。不错的，雨要下了，他要下雨以前赶到目的地，他要同雨赛跑。身上特别为今天的大事而穿的新白衣服，这时他都想不到了。

心中又回忆了一下准备要向教母说的话。他不想提到自己的病，格勒尔·欧鲁丝也不要他说。她觉得有了让·米谢尔医生的照料已经够了，不要再让教母担心，随后又想到她是那样地爱他……

依拉利容进了门廊，心中突突地跳了起来。又继续前进，一步踏空，身体晃了一下，随后兴奋地敲门，嘴里说：

“借光！”

听见屋内有人动了一下，用一种颇为严肃的口气回答：

“请进！”

他走了进去。老教母坐在安乐椅里摇摆得更厉害了。她注意地看了一下这个穿着白衣服的大孩子。不错，面孔漂亮，双手结实而粗糙，不会是一个懒惰的人。

“我是依拉利容，格勒尔·欧鲁丝不在家吗？”

“先生请坐，她立刻就来。”

“她叫我今天来同您谈……我要向格勒尔·欧鲁丝求婚……”

教母没有立即作答，心跳得厉害，眼睛里闪着泪珠，鬓边条条皱纹也因感情激动而抖起来了。她尽量忍着眼泪，可是一滴刚刚干了，另一滴又要滴下，只见眼前一片泪光。教母的手指抖了起来，使劲地挥着扇子，随后停了又说：

“您有正当的职业吗？”

“在波克曼家，我在波克曼那里工作，这事以后慢慢说吧……”

他也觉得有些說不出話来，只听见客厅后面一間房里传来一点声响。隔了一会，他又繼續說：

“媽媽也要来看望您。等我找好房子家俱后，格勒尔·欧魯絲就同我住在一起……”

教母沒有回答，两眼望着院里。这时天上已滿是烏云……格勒尔·欧魯絲进来了，手托茶盘，盘里有几杯冰淇淋。两个人的眼光，很快地碰在一起。

大家默默地吃着，吃完了，教母站起来說：

“您每天下午随时都可以来。”

她从院子右边的門走了。

依拉利容和格勒尔·欧魯絲开始交談起来，嘴唇离得近近地低声談着，紧紧地偎在一起。天快黑了，他們点燃了挂在房間里面的煤油灯。

灯蛾与飞蚁从开着的門飞进来，一齐向灯火扑去，一会儿桌上地上滿是飞蛾与飞蚁的尸体。

两人深深地沉溺在爱情的深海之中……

* * *

門外，大雨驟然下了起来。

傾盆的大雨，在十字街与太子港下了起来，街上污黑的脏水，順着水沟直涌。刚才被太阳晒得好象发渴的地面，現在飽喝了一頓污水，成了一片濫泥。

雨滴紧密不断地打在屋頂上，空中一片嘩啦啦的雨声。天边在珠帘一样的雨滴之中，仍然显得又脏又黄。天上烏云飞浮，时聚时散，不断变化，好象一些黑色的魔鬼在那里作弄魔法。

蚂蚁栖息的安身之所，受到泥浪的严重破坏。只有那些有草屑遮盖的昆虫巢穴，才能在大水之中勉强幸存。一切有生命

的微小动物，这时都只有向大雨哀告乞命了。可是无情的大雨继续象水箭一样地落下来。

大树张着树枝任憑冲打，下面的树根喝饱了泥中的水份，树叶在大雨中上下摇摆。

金黄的闪电象枯树枝一样在天空閃动，接着便听到了象暴风雨那样一声巨响，空气中充满了一股雷电的刺鼻气味。

雨更加劲急了。小蟹从满是水坑的地里爬了出来，引得赤身露体的孩子们到处乱跑，又笑又叫地追赶捕捉；滂沱的大雨，从他们背上直往下流。

雨打在草地上，象鞭子一样地抽。

离开母鸡的小鸡，浑身湿透，只管哆嗦。

一条寄生在树皮上的爬虫，被雨水冲了下来，还在树根上舞动脚爪，作绝望的挣扎。

大雨冲刷着地面，冲走了巨石，洗净了沙滩。

每一片土地浸满了水份，每一粒种子都会出芽，每一枝树根都润浴在清水里。

香花雕残了……

蜜蜂战栗了……

明天要采更多的鲜花，重整蜂房。

癞虾蟆拉起它低音的嗓子在唱。

天上的雨神们倦了。电光几閃，雷声数下，雨势减弱了。

雨点再猛下了一刻兒。

千雷又响了几声。

一片臭氧的气味……

失群的小雏扑在母亲的怀里。

乌云出现了蓝色的破洞。

太阳偷偷地探出了头，人们轻松地苏了口气。

如镜的蓝天出现了。

树叶挺直着閃出光彩。

金色的阳光普照大地。

清风徐来。

海鸟悄悄地飞到海上，捕小鱼，吃晚餐。

无精打采的闪电，象隧石的微光一样最后一闪。树上余珠，随风滴下。在水珠閃砾的青草地上的马，踏着马蹄，高声嘶叫，用头碰胸，梳理皮毛。万物回春，花儿散布芬芳。

接着，卖水果的女贩又在柏油路上边走边喊：“芒果，芒果，又甜又香！”

人们都上街来了；望望天，伸着手，看看还有没有水点……

“朋友，女人们就象捉蛇的人一样，一听见响声就会躲起来，但总会回来看看到底是什么东西使她吓了一跳……到这时候就必须当心了……你看，我就害怕女人。我同其他的人也是一样，这里那里试试碰碰，但结果都是自寻烦恼！最先，人们都是想寻开心，到头来却发现自己已在牢笼之内！”

依拉利容用怀疑的眼光望着讓·米謝尔，沒有作答。这一番突如其來的話是什么意思呢？他很窘地問：

“你觉得我同格勒尔·欧魯絲相好是有害处的嗎？”

“这不是我的意思，”讓·米謝尔回答，“我无非是同你講着玩罢了。我相信那位小姑娘值得你爱恋，如果你想听完我要說的話，我就談下去吧。真的，現在的年輕人談到愛情好象覺得羞耻，甚至已經爱上了人还隱隱瞞瞞，乱吹牛皮。他們为年輕姑娘取了一大堆可笑的名字，什么鳥兒呀，种子呀，吉他呀，好象很醜

不起她們。到了年輕人不再輕視愛情的时候，我們國家一定有什么變化了。年輕的姑娘只想出嫁，越快越好，不問為了什么，前途茫茫，真是不幸。姑娘們就是這樣教養成人的，等丈夫，沒有其他任何遠見。可是男人們找不到工作，作妻子的就想不到了！妻子追逐丈夫，丈夫到處躲避……年輕的姑娘為了找丈夫，不惜求巫拜神，或去教堂禱告聖者。這樣的愛情，本身就是對愛情的諷刺。到了那麼一天，兩個人同居了，厭倦的心理和婚後的困難接踵而來，什麼幸福的前途都化成泡影……再沒有生活的快樂了，再沒有對前途的信心了！當今的婦女並不比我們的老祖母更堅強一點，她們僅僅能夠看到眼前。當然，女人之中也有比較堅強的。每次發生了什麼事情，她們都和男人們站在一起。可是，相信我吧，一遇到困苦她們就軟了……特別可怕的是金錢。這就是我遲遲不敢戀愛的理由……叫婦女們同我們站在一起，還需要等待將來。這也應該歸罪那些教士，彌撒，和當前的教育。可是你現在要討老婆了，要惹上一身煩惱了，房租，每天的面包，孩子，疾病，你……你知道我是很笨的，我是你的朋友，就應該對你懷着希望……我不大了解她，因此可能估計錯了，但我總是擔心……”

他的一生本來就是碰運氣東闖西混的。一個小偷，人家對他竟說出這種話來！天哪！多大的變化呵！他現在有工作了，處處留心，還要討老婆了，而這個讓·米謝爾……如何注意將來呢？他可正是叫我注意將來呀！

當他正想得入神的時候，讓·米謝爾拍了一下他的背說：

“我剛才說的話，你不要太認真了……人們對於未來往往顧慮得太早。事實上，格勒爾·歐魯絲一定是個好姑娘。瞧着吧，我們將成為好朋友。算了，下禮拜天有一部好影片可看，你想她

会来嗎？”

7

到勒峨崗的路全未修整。沿途倚山傍海，路上乱石垒垒，路边杂草縱橫，一碰上大坑，車子便劇烈地顛动起来。路面虽然是那样地坎坷不平，但这一輛“維多利亞圣母”号客車却仍可以安然前进。

車上有个女人帶了一大罐封口不严的甘蔗汁，引来了成群的蒼蝇蜜蜂。同坐的乘客不断向她提出抗議。蜜蜂肚子膩膩的，又黃又大。有一个卖銅鉄器皿的两眼浮肿的女販子，一直講着她那冗长單調的故事：

“后来黃蜂在她鼻子正中狠狠地刺了一下，一会儿，她的脸就肿得象可可桃那么大！第二天，情况更够瞧了。用尽了各种法子来治疗，用搗碎的草球叶来包，用亚麻仁油調小山羊粪来搽，但伤处还是越肿越大，到后来又紅又肿了。后来，她象扫帚一样躺着僵直不动，三天以后就嗚呼哀哉……天哪！勒峨崗竟有这种仙婆！不久她的肚子就开始长大，长大……”

“就象你那肚子一样，哲丽，”司机譏笑她，“可是你却是吃玉米面吃多了！”

所有的乘客大笑起来。胖子哲丽皺皺眉头說：

“徐布里，你专愛說无意义的話。当心点，不然我要罵你了！”

“不聊天了嗎，哲丽？有人說你肚子里本来就装滿了罵人的話……”

大家又哄然大笑。

“他媽的！徐布里！”

徐布里沒有時間回答，適當時地看到了轉彎處的牛車，一聲尖叫，車刹住了。人們又開始談話。汽車司機高聲喊着“讓開！讓開！”幾頭牛邁開慢步，拉着大車徐徐走過。

一只壁虎伸開短腿飛快地穿過馬路，那肥滿的肚子幾乎是在地上拖過去的。汽車又開動了。

哲麗吃着鍋內的炸魚。依拉利容觀賞山景。他的媽媽伊素爾和姐姐左勒瑪在垂頭打盹。

依拉利容望着沿途起伏不斷的青山。真的，海地境內到處是山，有青山，有紅山，有綠山，還有沒有顏色的山。這時汽車正通過一段光禿禿的高坡，坡上景象淒涼，好象石頭都被太陽晒成石灰了。這一帶土地不肥也不瘦，不久以前還勉強種上了一点棉花。自從美國佬來了以後，一望無際的庄稼沒有了，象七月蝴蝶那樣的黃花不見了，棉花也不結實了。有人說這是一種可怕的災難，一種對土地的真正的災難，紅花、黍米、玉米統統沒有了。可是，人們都記得，在這一帶地方，以前是無所不有的，有白薯、香蕉甚至大米。還有成群的豬在路上嚎叫，草地上的小牛在母牛身旁跳躍。

這裡還可以看出，山林被砍伐殆盡，木材被燒成了木炭。燒炭的地方還可以看出来，到處都有燒黑了的的地方。生活變得多艱難了呵！赤道的暴雨冲刷着地面，還有狂風助長雨勢，水土全都流失了。人們可以看到地上怪石嶙峋，曝曬在太陽光下。

這一帶農業區變成怎樣了呢？真是一片淒涼。土地貧瘠了，男人們穿着藍色寬大的短衫，但是瘦骨嶙峋，女人們更加瘦得厲害。在這個高原，許多人已經沒法住下去，留下的多半是些

老人，沿途都可以碰見，他們站着看汽車過去后揚起來的灰塵。這些年邁的黑人，絕望地死守住自己一片土地，死守住他們殘破的宗廟。他們用古老的銹鏃、生鏽的小鋤、缺口的小鏟，繼續耕種剩下米還可下種的土地。土地還算不壞，在半蕪的狀態中，還能生產出一點東西來。

他的媽媽和左勒瑪一樣，他們還要花費那僅有的一點錢來朝山進香，為死人祈禱安寧，向遙遠的非洲古神祈福求壽，起早睡晚，正事不做！讓·米謝爾說過，應該不再求神拜聖。什麼上帝，背叛他！在這些農民之中一定還有佃農，鎮上的地主一定還要討租索債。那些種了一席之地的人，可以栽上一叢甘蔗，結果也要向地主繳付五分之一。而且那些吸血鬼們還有優先購買之權。唉！真是不幸中之大不幸！

再看看那些測量人員的苛擾吧！阿爾修大叔逢人便說原屬於他的那塊土地是怎樣在所羅門總統時代被人強占去的。有一天早晨，測量人員來了，帶着皮尺與羅盤等測量用具。量來量去的結果，這一塊地就不是他的了，而是拉布恩特議員先生的了！只有起來反抗那位封建把頭樣的議員，反抗他的爪牙海地警衛軍隊長、他的測量員和他在區里的狗腿子！

勒·桂里克神父代人做一次懺悔收費五毛，又賣聖水，行一次洗禮要三只嫩鷄，做彌撒和超度死人也要許多的錢。

“呵！我真倦了，真是上帝開恩，立刻要到了……”車中有個人這樣地抱怨。

還是那些話！還是上帝！他們就是這樣呼天求神！老是这样頑固地信神！他們為生活而鬥爭，而掙扎，象真正的大海地人一樣，不知休息，不知疲勞。可是，得到什麼下場呢？至少在城里還有那些象彼爾·盧墨爾那樣的狂人；象讓·米謝爾那樣的饒

舌鬼，他們說大家要團結起來抵抗苦難。這裡，一個這樣的人也沒有。這裡的人只曉得上帝，只指望上帝！非洲的那些聖靈同死人一樣早就死了。可是，偏偏為了順順老母親的心意，也要同她一樣到勒峨崗去為聖靈唱歌跳舞……錢真是白花了！

一些肚子膨脹的小孩，眼睛無光，站在破屋之前，看了真令人傷心。他們看見汽車駛過，大聲呼叫，雙手亂舞。一條紅眼小狗，骨瘦如柴，正在抓蚤子，一見汽車來到，跟着塵土追趕，瘋狂地叫個不停。跟在孩子後面發狂的犬吠聲，很快被風吹得一點聽不見了。這時，依拉利容的心裏，產生了一種從未有過的體驗過的感覺，真好象人生的苦難，重重地在他心上敲擊了一槌。

一個小孩的聲音在車內喊了出來，象要哭了一樣：

“我要撒尿了！……”

徐布里罵了一句，停住車，小孩下車撒尿去了。一個小販沿着公路跑到車邊，叫賣她茶盤裏污穢的糖食，周圍滿是蒼蠅。

司機也下了車，利用這個時候來檢查一下馬達。有幾個乘客從擁擠的車廂裏走出來，舒暢一下站得僵直的腿。汽車管理員——渾名叫“鎖著的牛”——急忙爬上車頂，趕裝貨物。

兩個農民急忙跑來，要搭車去沙依拉。談定了車費一快錢，他們也只拿得出這個數目，太貴了。車子又開動了，馬達費力地轉動着。徐布里對他身旁的那位“上流”女人說：

“我從法律系畢業出來後，六個月之內只經辦了兩個案件……一個案件是兩個婦人在市場上打架，另一個是一個連長殺了他的女人。沒有辦法，只好回到勒峨崗。我的母親賣了她在教堂後面的那座房子，後來又賣了一小塊土地，使我能夠買進這輛車子，現在車價還沒有完全付清。可是人們還想免費搭車！車胎、汽油、機油及車房的錢哪裏來呢？媽媽正害疫病，藥費多。

貴呵！”

依拉利容的眼光与刚才要撒尿那个小孩的眼光碰个正着。他深黑的脸上满是汽车扬起来的灰尘，还在笑。乘客们疲乏到极点，车上只有依拉利容和那个孩子还精神抖擞，此外当然还有那个司机。胖女人哲丽睡着了，张着嘴巴。依拉利容摸摸孩子的脸，嫩嫩的一张儿童脸上，泛着天真无邪的微笑。两个人默默无言地玩起来。

* * *

老妈妈伊素尔带着依拉利容和左勒玛走进了一片高大的、铜绿色的仙人掌林，沿着篱笆，穿过一条古木参天的小路。

那座圆形的小山故态依然，到处长着荆棘，与远处的小山遥遥相对。正是下午五点鐘的时候，晴空万里，阳光灼人。右边是一片水渠环绕的田地，水渠里长满了绿色的苔藓，渠边是黄熟的谷子和枯黄的野草。再向右边远望去，尖尖的大山高耸入云，山中一条浅浅的溪流，漫成了一片水洼。

盖着茅草的小木屋后面，是一带绿色的小丘，屋子前面空无一人。左勒玛伸手摸摸攀在墙上的葫蘆藤，藤上树叶稀疏，挂着几个圆圆的果实。

他们走进了小屋。第一间房空着，屋角放着一个木架，几只瓮和一只大黄瓦罐。那个瓦罐还是老样子，依拉利容对它多么熟悉呵！伊素尔可能也记得起来。

一声微弱的问话声传来了：

“誰呀？”

他们走进了里面一间屋子。阿尔修大叔躺在床上，喘着气问道：

“哎呀！伊素尔，是你嗎？唉！我衰老的身体不行了，四肢

发烫，口里发渴。唉！我的姐姐，这一身老骨头不中用了！”

大家一齐走上前去问候病人。

“太子港怎样了？家里也没有人了。约瑟法和费力先都在地里干活，哲特林娜提水去了，加丽达在马丽亚纳大姐家里。你是认识马丽亚纳大姐的，是爱尔明严的姐姐。她的女儿要生孩子了，今天中午已觉得阵痛……唉！我的身体该活动一下，我要起来……”

虽然大家都反对，他仍然站起身来：

“自从害上了这讨厌的寒热病后，我便常常烧得发抖。我明白，这个病不会放松我的。发烧的时候，只好睡下；要出汗了，我盖得好好的，但又需要起来……我躺了两天，骨头都躺痛了……呵！哲特林娜把草药放哪里去了？”

大家坐了下来，阿尔修又说：

“女人们都不在……左勒玛，你把火爐上的咖啡加点水好吗？”

“关于朝圣的事，你同大教友商量好了吗？”伊素尔问他，“你知道我们不能耽搁很久的。依拉利容同我都有工作。”

“呵，亲爱的伊素尔，是盐还会不咸吗？加丽达安排的事准没有错。”

“阿尔修，你知道目前谋生很不容易，一切只好见机而行。而且圣灵们同活着的基督徒一样，不会处处苛求的。我带来十加仑甘蔗酒，一些糖渍杏子和面包，另外还有三十块钱。依拉利容带来十块，左勒玛就为所有的死人念超度经……”

她继续与她的弟弟谈着依拉利容要娶十字街那个姑娘，左勒玛的病刚好，太子港的大雨，市场上的物价，哲特林娜现在一定长成大姑娘了，加丽达常患风湿痛，费力先愿意应募去修街

道，以及其他的零星瑣事等等。

依拉利容只管打量阿尔修。他的背稍有点驼，坐在靠牆的椅子上，一刻不停地抽烟。患了寒热病是不应该抽烟的。他一直关心依拉利容，从来就反对把孩子們送到城里有錢人家为奴当差。他常提到他的弟弟达修——也就是依拉利容的另一个姑父——就是因为在这里长大的关系，簡直成了另一种人。其实达修自己說是因为有事被迫去太子港的。当然他找到些錢，可是現在已經不是家里的人了。阿尔修大叔真算得是一条汉子！他宁愿与生活掙扎，奋斗，奋斗。

左勒瑪已經很瘦了。她一定担心她的孩子。她需要在乡下住上几天，身体也許会好点。

哲特林娜用葫蘆提着水来了。一見这么多人聚在一起，心里非常吃惊。接着，她以乡下姑娘很有礼貌的态度，向他們——請安：

“日安，姑母；日安，表兄；日安，表姐。”

年輕姑娘們发育起来真惊人呵！在极短的时间內，她就长成一个漂亮的大姑娘了，雪白的牙齿，綠色的眼睛，头发比以前更带紅棕色了。她見了依拉利容很害羞。时间这东西真奇怪，使多少男男女女由熟悉变成了陌生，一定要长长追忆以后才能記得起来。一个青年男子与一个年輕姑娘之間，如果有很长時間沒有碰見，要想把幼年时代的往事追忆起来也是很不容易的。虽然是表兄表妹，但当大家都已长大成人时，是不是还能恢复以前的亲密关系呢？幼小无猜的爱苗已經种下，可是并没有发展……

这时，依拉利容帮助哲特林娜搬出了那个大石臼和木杵。他也同样地想到幼时的爱情感到害羞。他心里虽然没有非非之

思，两眼却直瞧着她那鲜花一样的美丽身段。事实上，男人同其他的动物也差不多，只要到了春情发动的时刻就会动情。今天陷入了这位姑娘的情网，明天或后天又可能爱上另外一个，只要这个女人与他原来的心上人有某些共同之处就行。依拉利容在初見格勒尔·欧魯絲的时候，也曾把她与那个已死的情人相比，心中盘算可不可以爱上她。

哲特林娜的头发被晒得很热，她刚才一定在小溪中用水浸过。她眼睛綠綠的，綠得象他們以前去捉虾米的那个池塘的水一样。圓圓的双肩，走起路来搖搖摆摆。胸部已同成熟的少女完全一样。她很喜欢黃色的圍巾，腰間围的那一条，紧紧地箍着腰身。高高的身材，呵，海地的姑娘都是漂亮的！

她住在这里真是可惜……遭受乡下妇女的同样命运，过份劳动的折磨，很快就要发生变化了。想起来真可怕，女人們的命运，不外乎天不亮就起来，夜已深才睡觉，还要养下一大群孩子！一个刚刚生下来，另外一个又怀上了！斧头铁锄永不离手，到老到死！如果城里一个油滑少年假期来乡下加以誘惑，那情况就更加可怕了！哲特林娜也会这样嗎？

呵！哲特林娜做咖啡是多么迅速呀！只見她咖啡豆好象还没有搗碎，就立刻升火烧起来，一会儿大家就要喝咖啡了。左勒瑪、哲特林娜与依拉利容都坐下来，讓老阿尔修与他們的媽去閑扯家常。哲特林娜对太子港很感兴趣，一切情况都想知道。在他們的欢笑声中，時間已到薄暮的黃昏了。

不久，約瑟法和費力先都回来了。約瑟法身体高大，据说与阿尔修年輕时的样子一模一样，肤色比費力先与哲特林娜还要黑，面孔扁平得象刀削的一样。在海地这个地方，同是一家的孩子，肤色可能全不相同。約瑟法是一个热爱乡土的黑人，誓不离

乡背井，不象費力先那样只談离开。他是一个地道的农民，只依靠他那一双手，对那片土地很熟悉。吐一点口沫在掌上，搓一搓，拿上鋤头便干起来。費力先与他完全不同，只觉得为这块讨厌的土地吃尽了苦头，口里老嚷着要出門去。

加丽达最后也回来了。大家又欢笑一陣，把亲友們的消息重述了一遍。費力先拿起他的馬紐巴琴，弹了一曲流行的小調，歌詞叙述黑人們的恋爱，描写太阳曝晒下的甘蔗林，贊揚人們的血与汗。

阿尔修在走廊两柱之間支起了他的大吊床，那是用彩色的棉綫編結成的，仍是四百五十年前我們祖宗所用的那个老样子。妇女們坐在火爐边。哲特林娜在大石臼里舂明天用的玉米面，手一揮动，胸脯就微微顫动。

依拉利容走到篱笆边，仔細看白天盛开的大紅花。小路轉弯的地方是一簇簇的野花；有些夜来香还要等夜深时分才得开放，玫瑰色的花瓣已吐出浓烈的香气了。雕残的紅茉莉掉了下来，有的还挂在枝头。他走到一丛黄花前，用手一摸，花刺扎手，血染在花上。远处鼓声初起。

离开了繁囂的都市，心情真觉快暢。晚风穿过树林吹来，温度已經降低了。今晚上，一定有多少粗手粗脚的男人，要狂舞到黎明的清早；女人們也要扭腰踏步，欢乐通宵。曙光初現的时候，他們又会到田間去耕种了。

院里足足有六十个黑小孩，足足有六十个，吵鬧不堪，有人領他們到屋子后面玩去了。因为有人預先通知，所以附近的孩子們都来了。他們是来吃“布施”的，假如一个人做斋事而不請他們，那將是一件“缺德”的事。对这些孩子还不应过于慳吝。如

果一个孩子已走到門边而不讓他进来。他会狠狠地踢你一脚，那一脚份量是不輕的。有一次阿迪拉大姐就是这样被踢了一脚，腿上踢了个大疙瘩。

附近的孩子中，只有塞西丽亚大娘的小兒子沒来。晚上他害了肚痛病。加丽达深更半夜披上衣服去为他瞧病。一看病勢不重，仅仅只有一点臃脹，也許是吃了什么不消化的东西，如玉米饅、夹生薯或野苹果之类。吃了野苹果不会发烧，只是肚子非常絞痛，这东西对孩子們很不好。給他吃了一点草藥后，孩子果然睡着了。第二天清早，小鳥刚刚开口叫噪的时候，加丽达又去看他。大人用力把他按倒，仰面朝天，真是個不听话的小黑鬼！隔壁的女人抓住他的脚，另一女人捧住他的头并捏住他的鼻子。为了呼吸他只好张开了嘴。于是加丽达灌了他一碗綠色的草藥湯。他双脚直蹬，可并不能阻止滿口藥水被灌了下去。藥灌完了，放他起来，他象杀猪一样大声叫喊。可是，那苦得象胆汁样的藥水終归已經喝下了。吐出来的也仅仅只有一点点东西。

这时，在屋子后面玩耍的孩子們圍成一圈在唱歌。第一个尖声唱道：

“重皮·网瑪囊……”

“有！王上……”其余的同声和着。

“重皮·网瑪囊……”第二个唱。

“有！王上……”

接着，站在圓圈当中的孩子乱跑起来，在其他孩子們的手膀下与胯下鑽来鑽去，其他的孩子都尽力用牵着的手来阻拦他。

“給我……你的小鷄……”他們喊着。

“我給……”逃着的回答。

“小狗逃跑了……”一个小女孩唱。

“我给……”大家齐声喊。

“小狗得救了……”一个小男孩唱。

“我给……”

“重皮·网珊瑚。”

“有！王上……”①

随后他们象陀螺那样旋转起来，玩“金色谷子”的游戏，装兄妹拜堂，耍“圆葱”的游戏。玩到那个可怜的老女人被人责斥，她独个儿走到一旁坐下，一把鼻涕一把眼泪地哭起来时，大家一致哄然大笑。还有些小孩在玩泥巴，一把把的泥土直往口内塞。有的跑，有的笑，有的把一个又旧、又脏、又无色彩的玩偶扔来扔去。

多少儿时的往事，涌上了依拉利容的心头。他还记得，有一次吃饭的时候，他一下子便把一盘菜吃光了，他妈对他說：

“小鬼，为什么这样饕，真是喉咙里都长了牙齿了！”

她把她的一盘菜倒在他的盘子里，他象一个从未吃过肉的小孩那样，毫不客气地把一盘菜一扫而光。这时候，他多想同这些孩子们象以前一样地玩呀！

他心里还有一些奇特的感想。他觉得乡下的孩子都好，一点不坏，只是有些粗野。差不多所有的孩子都是大肚子，肿眼睛，肚子里有蛔虫。

这里，孩子们白天都是独个儿干自己的事，到了晚上，才又聚在一起。小姑娘们到了十岁便已长大成人了。只要满了六岁，就要去小溪里提水，牵牲口去溪里喝水，摘水果，拔蔬菜，甚

① 海地的民间儿歌。

至还要到鎮上去赶集做买卖。如果她們被留在屋里看家，便要照料弟妹吃飯。其实她們还不会为弟妹們洗脸呢！那些小家伙滿地乱跑，滿臉的鼻涕眼屎。需要她們照看的，是不讓他們走近火边，不許他們吃蒼蠅。此外还要負責为他們分发煮好了的香蕉和炒熟了的玉米。等下午媽媽从地里或集鎮里回来，再給吃奶的小孩喂奶。如果家里粮食不够，往往到了六七岁还要吃奶。

这些小家伙說来真奇怪。他們不管是什么东西都拿来玩，一块木板也好，一块石头也好，一把泥土也好。

那怕是輕輕跌了一交，只要有人看見，他們就大声哭叫；如果沒有人看見，那怕是跌得皮破血出，也会不言不語。

他們笑起来声如洪鐘，唱的歌比橡树河的流水还要輕快，两只眼睛比太阳光还要明亮。

这些可怜的孩子是不大笑的，只是不停地玩，有时候也愁眉苦脸地躲在一角。

他們会凶狠狠地无缘无故打起架来，扭成一团。

表面显得平靜的时候，心中可在想着昆虫、紅紙、花和鳥。

他們那一双手老是不能閉着，是一双活泼的、爱动的而又輕举妄动的手，象被鎖住的野兽一样急躁不安。

由于不知道什么叫残忍，因而性格也残忍了。捉到一个小动物或一个小鳥，他們总是把它撕成碎块或加以凌虐，覺得一样又热又能动的东西在手掌內掙扎是好玩的事。他們对人类的理解也是这样。

他們喜欢把头放在大人的怀里，或用头在大人的膝上挨擦。

任何东西对他們來說都是新鮮的；水果皮，剝下来的狗皮，或一根稻草，都覺新鮮。

在玩弄一件东西的时候，才曉得这种东西有重量，有形状。

是光滑的或粗糙的，是冷的或熱的，是軟的或硬的。

他們之所以喜歡跑，是因為感到靜靜地看不足以瀏覽世界。他們眼中的世界，就是指在田里、路上或松軟的泥土上玩耍，就是指光着腳在亂石堆中跑跳。

一個小孩聽到第一聲鳥兒的歌唱，都會覺得新奇、美妙、柔和與含有深意，象色彩一樣地變化多端。

做樣簡單的工具愛獨個兒干，玩木塊，敲石頭也是一樣……

他們認為，夢與現實是分不開的。一個人有兩種生活：睡覺與玩耍；其實這兩樣也常混淆不清。

第一次畫一個圖案，總是用手指在灰土上畫……

見了一個動物被宰了一動也不動，一樣東西被打成了碎塊，或見有什麼東西不聽他使喚，心中就感到痛苦、絕望與不知所措。

易流易乾的眼淚……

* * *

孩子們都在屋後等待吃那香噴噴的“布施”，院裡也因此安靜了。

是加麗達建議要向神明上供的。小孩們生下以後，她都會舉行過“布施”的儀式。這一次她又去通知大教友，要在永朱力·馬比揚女神之前做一番功德，並請求他給她点上神燈。接着，大教友在洪福廟^①里点燃了神燈，念祈禱文，在一杯水里打碎了一個雞蛋。蛋白在里面搖搖晃晃，這表明神明們對加麗達很不滿意，一定要為他們舉行一次“盛典”。

大教友已經來了，渾身穿白，頭上圍着一條紅頭巾，膀下來，

^① 這里是指海地黑人信仰的伏都教(Voodoo)的廟宇、祭司和儀式。

着一只紅公鷄。他头发全白，背部微駝，有人說他已活了一百二十岁了，很有錢，吃飯都用金盘子。他有許多土地，七个老婆，数不清的孩子，另外还跟海地警备軍的一切軍官都有交情。太子港所有的貴妇与政客們，也常来向他請求做“圣典”，无怪他是那么有錢了。有人还說，甚至樊桑总统也曾离开总统府到勒峨崗来看望他。

大教友号称乐善好施，实际也不过勉勉强强断断续续帮助过人一二十次。可是，别人却为他引来了一些城里的显貴。爱克尔梅·向多尔的女兒便是伊素尔为他介紹的。他拉起山羊般的嗓子告訴她，永朱力是一个机警的大神，她这一次可以等着瞧瞧，只要草地上的那头小母驢一声嘶叫，圣灵們就会知道她为什么要做这次“圣典”了。他給了左勒瑪一小片黄布，叫她永远佩在頸上避除邪祟。这时，依拉利容也走上前去一鞠躬說：

“日安，教父。”

“日安，孩子。”他这样回答了一句，却把头轉在一旁。

大教友是一个干枯矮小的老头子，年紀大，背微駝，一双狡猾的小眼，老是那么半掩半閉。他鬍子雪白而平整，左耳上戴着一只大金耳环，嘴唇的里面是紅的，略向上翘，样子有时象在睡觉，有时又突然从他那几乎没有睫毛的眼皮后露出一絲光輝来。黄黄的面皮带着茶褐色，上面滿是小小的皺紋。一双有皮无肉的手就象一副空心手套，死死地抓住那根橡木手杖。

大家围住一张桌子坐下来，每个杯子都斟了咖啡。有一个杯子打翻了，咖啡倒在白布上，大伙兒一齐叫了一声：

“阿波波①！”

① 伏都教新神的呼語。

“圣灵們渴了，”阿尔修大叔說。

接着每人倒了一滴咖啡在坚实的地上。只有大教友一人有匙，其他的人搖着杯子使糖融化。蒼蠅聞着气味飞进屋里来了。旭日初升，院里不时传来孩子们的呼叫。

“圣灵們渴了……”大教友重复一句。

伊素尔在房里遍洒了一桶水。房內一角的祭坛上，供着圣灵們的雕象，前面点着輝煌的灯火。穿着白衣头頂藍巾的永朱力女神面露微笑，双手合十，几个小神明在她的身旁飞翔。她的旁边供的是大雅各与圣乔治的神象^①，再往旁边是几盘上供用的松子仁与炒玉米。

点着的圣香发出了浓烈刺喉的烟霧。所有的人都感到心情紧张，好象圣灵們已經来到屋內了，都昂着头颯正襟危坐，目不旁視，但心中也沒有一个人害怕。

大教友站起来講話了，面容突变，笔直地站着。这时他已不是一个衰弱老迈的老头子，而是情緒火热的另一个人；已不是一个弯腰驼背的老大叔，而是一个正宗的伏都教祭司，象一棵树样立在那里与天上的圣灵心心相应地講談。他已不是一个茫茫尘世騙人錢財的剝削者，也不是一个貪恋財帛的虛伪巫师，而是一个虔誠的宗教徒。在他身上好象发生了什麼事故，仿佛已經死了，但却有一种莫明其妙的力量使他活着，只見太阳穴那里在突突地跳动。所有的人这时都有与圣灵同心的感觉，灵魂与圣灵象水与乳交融在一起时那样地心心相应。

大教友繼續在講話。他覺得他那一張超凡出世的神聖的嘴，

① 伏都教供奉的神也有天主教的神在內。

正在頌贊非洲的神明。講話所用的語言，也是非洲黑人神聖的古典語言。他滿含酸淚，張着血紅的嘴，用洪亮的嗓音，把黑人遭受的生活艱困向聖靈們傾訴。這時的大教友好象已洗淨了他所有一切道德上的丑行了。每次他向大神與聖靈禱告的時候，便忘掉了他賴以為生的騙人謊言，好象他整個的身心都已全部皈依宗教，又變成了被當作奴隸來販賣的非洲子孫，又變成了篤信宗教的伏都教祭司了。

“呵！我們非洲神聖的大神們！請看看您們的子孫吧！他們呼號，可沒有一個人理睬。他們祈求下雨，但來的却是太陽。他們日以繼夜地禱告，但他們身體所受的苦難却越來越深重。他們勤苦地奮鬥，希望地上能結出豐碩的果實，但狂風却在干枯的樹林中咆哮，揚起了滿園灰塵。他們已受盡苦難，瘦骨嶙嶙。還有，非洲的大神；還有，十字街的主人；還有巴藍覺，柏特羅·讓多爾，您們都是几內亞的弟兄姊妹，您們的孩子們都皈依您們了。

“呵！你是第·讓·柏特羅，我是大教友第·牟謝，我尊敬你。

“柏特羅·讓多爾，我是大教友第·牟謝，我敬呼你的法名。

“您，龔果·沙法輪，

“您，基他·謝息，

“您們全體聖人們，

“馬麗尼特，

“第·讓·彼也凡，

“大教友布利哲，

“昂都安尼特·索邦，

“布利哲里亞·布利哲，

“布利哲·熊基野，

“布利哲·馬加亚，

“爱·格德·罗拉吉！

“把你們的圣灵送到你的孩子加丽达家中吧。讓人們不要再象半夜狗吠那样只管呼喊吧。

“喂，柏特罗教父，保护这兒所有的人。明天我們要宣讀你的名字，同你的姐姐永朱力·馬比揚的名字在一起。今天，請把小精灵們送下来吧！

“十字街的主人，把几内亚耳边的魔鬼赶走，把小精灵們送来吧！

“精灵們快来，用天上的甘露，洗淨地上的污毒吧！

“我們剥去了包谷的壳，剥去了花生的皮，普施糖漬杏子。我們剖开了大南瓜，带来了大白薯，放好了白柄的刀子，紅色的公鷄，白色的盘子，捆好了馬脚……

“呵！几内亚的神明們……”

老祭司大教友第·牟謝就象这样說了一大篇；眼皮低垂，面容疲敝，臂膀在靜寂的房間內揮动。

好久以来，生活的奔波与劳累，使依拉利容对神秘的宗教信仰逐渐淡漠。每天为吃飯而奔忙，使他沒有閑心来想宗教的事。他来勒峨崗是勉强的，这些玩意儿对他早已陌生了。这么古老的宗教力量，已經失掉了約束他的能力。可是猛然处在这样一种气氛之中，幼时的种种幻景又涌上心来了。这些幻景好象在他心里熊熊地燃烧起来。他觉得兽神、树神、河神都在这間屋里喘气。

最后，大教友睁开了眼睛。他好象经历了一次长途的旅行回来一样，又好象从一个几乎完全真实的具体的梦境中回来了一样。眼光疲倦，黯淡无光。刚才暂时消失了的老态，现在又回复原样了，身体衰弱，眼皮颤起，双手战战兢兢。没有一个人害怕。十字街主人让小精灵们来了。大教友拄着橡木拐杖走到门边，默默无言地出去了。

随后有人端来了九个新的大木盆，里面装着各式各样的食品：有小山羊肉、山芋、白薯、香蕉、小米、面汤、面包、干鱼、冬瓜、黄瓜、豆子等。这些木盆放在地上后，大家拍起手来。孩子们一拥上前，互相推挤，大声呼叫……

一个小女孩冲进院来，所有的人都大吃一惊。她是从她藏匿的树丛中跳出来的，活象一个跳蚤，两条细腿瘦得不成样子，一条腿露在外面，长着一个象鸡爪的脚，另一只脚被破衣遮住了。她真是一个象妖怪的野孩子，两只象野兽群的眼睛骨溜溜直转，那又脏又湿象泥土颜色的头发，从顶上直垂下来，盖在眼睛上。

当她跑来蹲在木盆旁边时，孩子们都逃开了。她举起那长指甲的手到盆中抓捞，狼吞虎咽地大吃起来。

孩子们看到她那一张不象人样的脸都害怕。她吞吃东西的时候，露出了一排尖尖的黄牙。她面部的轮廓仍很匀整，宽宽的前额，清秀的鼻子，只是那一对眼睛闪着凶光，象猫的眼睛，尖锐而沉着，虎视眈眈地盯着那些食品。

人们在院里窃窃私议起来。

这个十二岁的小妖怪在这一带地方时出时没已有重年了。附近的人有天早上在海边那只破帆船的残骸中发现了她。当时

有人用手去捉她，她把他咬出了血，然后就逃到树林中去了。此后她便住在树林里。

她常躺在山脚下一个洞穴里，每天清早可以看见她从洞里爬出来。有时到地里来偷些水果，蹲在地上大嚼。人们曾看见她俯卧在一堆乱草边，大口吃着水果皮、西瓜皮、菜叶子或剩下的鸟兽骨头。

又有时候有人看见她躺在草地上，褴褛的衣裤已不足以遮盖，胸腹毕露，尘垢满身。那怕是最轻微的一点响动，都会使她惊醒过来，快步逃入树林中，还想用她的破衣来遮住她的身体。

如果有人扔一个水果或面包给她，她会跑来拿去，边逃边吃。

她从不回答任何人的问话。她皮肤发红而带土色。有时候可以听到她尖声尖气地唱一段散乱不堪的儿歌。她的理性已在苦难的磨折中湮没退化了。这种深重的苦难，对任何人都会是最惨重的打击。她好比一个获罪上苍的魔鬼，被贬下地狱受苦贖罪。她生活在人世之外，周围的人嫌她污脏，对她凌辱，畏之如鬼。

这时她已塞饱了肚子，两手捧着食品，飞快地跑出门去，隐没在路旁的群花中了。

人们松了口气，又开始闲谈起来，并招呼孩子们继续就餐。他们都不敢碰那盘看来被她那一张嘴弄污的食物，只好收拾起来。倾在离屋很远的荒野之中。孩子们又活跃了，围在其他的木盆前你争我夺，大声叫笑……

.....

过了很久，敲起了一种轻快节奏的鼓声，万籁俱寂的空中，传来一片祈祷的歌唱。领唱的人，以颤抖的声调高唱一段，柔和

惨凄的女高音随之而起，如泣如诉；随后是反复三遍的呼号，夹杂在激昂的合唱之中。再后又响起了一片哀歌，音调低沉，好象一个工人在灼人的阳光之下挣扎前进一样。

8

一条狗挨着篱笆擦跳蚤。它在阴暗处张开发红而忧郁的眼睛瞧着依拉利容。小屋前面，人们都聚在一起，与大睁着两只眼睛的孩子们一齐歌唱。一到晚上，乡下的大人们也都变成孩子了。布吉、马里斯同那些隐隐约约还能分辨得出面貌的孩子们，在凉棚之下表演各种打闹滑稽的短剧。他们表演乌龟骑马，老虎求婚，树神抱月亮跳舞……他们把草当作男人，小溪当作女人；在表演一段传奇的时候，叙述拉班大爷与滑稽鸟、云神、皇帝、懒鬼等的故事，有的互相爱慕，有的交谈不停，有的互相仇恨。

有的人在扮演一只猫在树下凶猛地咆哮，接着又学小猫尖利的叫声。一个女人在树木围绕的屋内大声呼叫。他们就这样在那温和的夜里一直玩到筋疲力尽的时候，被那些冗长的宗教仪式折磨够了。

他们围着那根圣柱跳舞，柱上装饰着用面粉做成的圣象，一直跳得手足酸软，筋骨僵硬。女祭司向祭坛上撒着各种鲜花做成的花球，坛上供着永朱力·马比扬神象，这位爱神的眼光也显得涣散无光了。女祭司还用咒语向神明祝祷。女人们象蛇一样地扭腰跳舞，环佩叮当，手上的饰物与裙边的彩锦闪闪发亮。穿白衣的唱诗班用鼻音哼着赞歌，祭旗迎风飘展，处处花香浓郁。这一切使依拉利容真感头痛。

这时候，祭典的礼节进行得多么紧张呵！一个中尉军官闯进了院里，他的马惊跳起来，甚至鼓声都因此停了。大教友只好上前周旋一番，送点财礼给他，使祭典能照原来的安排继续进行。这样一来，留下来超度死人的钱已经一文不剩了。这事无疑使依拉利容也感到头痛。当一个人本来就心烦意乱的时候，再加上身体的疲劳，心情当然更加狠狠了。那个贪得无厌的中尉并不以勒索了钱财而感到满足，除了大吃大喝之外，还在哲特林娜身边纠缠不休。为了使这种被禁止了的祭典能继续进行，对这些横蛮无理的行为也只好忍受。特别感到愤怒的是依拉利容。今晚格利菲尔家中要举行一次舞会，但这里的人还没有出发。依拉利容本来在候着他们一块去出席舞会，这时也觉得有些不适意了。那位中尉的来临，真是大煞风景，使他兴趣索然。约瑟法看出了他的心事，因此建议同他出去蹓蹓一番。

这个约瑟法真是个好人，沉默寡言，但只要他一说话，就可以感到一股热情的劲。两个人走出门来，夜色清明，天上蝙蝠纷飞，地上田鼠乱窜。

这正是捕捉火鸡的季节。成群的火鸡到处糟踏庄稼。人们广设陷阱，每晚至少要更换一次位置。在绿油油的田野里，可以听到火鸡偷吃庄稼的声响。

当他们穿过田野的时候，火鸡鼓着灰白的翅膀，向四面八方飞跑。空中充满了醉人的柠檬花香。风声在草地里飘扬。入了陷阱的火鸡，在没有出口的笼内团团直转，拍着翅膀“吱吱”地叫。他们伸手一捞，一下子就足足捉了二十来只。

“这一下在市场上足足可以卖上二十五块钱，”约瑟法高兴地說，“生活就是这么一回事，苦尽甘来，乐极又可以生悲……生活就是这么一回事。”

他斜着眼睛瞅着依拉利容，觉得瞧他与瞧费力先都不大顺眼。他认为依拉利容到这兒来，会鼓励费力先更想离家。费力先的为人，确实有些粗心大意，也有点犹豫不决。他过活正象他抽烟一样，嘴里的烟斗一会儿灭了，一会儿閤别人要火。

约瑟法拔下一根谷穗，放在嘴里嚼着說：

“谷子真象糖一样甜……这兒的生活就是那样。当人們刚刚懂得該如何生活的时候，往往又动摇起来了。费力先就不懂得那些。”

“你留心过这片谷子地沒有？”依拉利容問他，“瞧吧，谷粒还没有成熟，叶子倒全黃了。这好比老汉口里出新牙，可惜根基不好。我相信费力先是有道理的，这兒的生活一天比一天艰苦，終归有那么一天，只有老年人才願在这兒等死。你高兴怎样就怎样，但不能要求费力先象你这样地想，同你这样地作。”

“听我說吧，依拉利容。费力先同我是双生弟兄，同时在一个光明灿烂的早上在这里生下来的。我們家里，还存有亲戚为庆祝双生而送的双喜盘与双喜瓮等等东西，那天做斋事吃‘布施’时你已看見过了。媽媽生我們那天，她正由集上回来，胎气发作，不能支持，只好从騾子上下来——就是你看見過的那只独眼騾子——蹲在路旁一株高大的桃花心木树下，鼓足全身力气，把我們一个接一个地生了下来。她用路旁一块石片割断了臍带，再骑上騾子，怀抱双胎弟兄，力竭声嘶地掙扎回家……这些都是媽媽亲自對我們說的。我們在这兒长大了，性格可全不一样，意見从来不合，但都是土生土长的黑人，有同样的缺点，也有类似的性格。总之，我們事实上是一样的人……他相信他还能另搞一套嗎？絕不可能；他是土生土长的黑人，他不应该离开此地。一个黑人在死期未到时不会死去，死期到了，逃也逃不了。”

一个人到了独眼之国，那也就只好闭上一只眼睛。費力先絕不能离开，他是生在这里的人。你已变成都市的人了，对这一片土地一点也不熟悉，对这兒的生活一点也不了解，那么，請你免开尊口吧……”

約瑟法講話时声音激动得发抖。从他那固执的眼光中，可以看出他很不容易放弃他那由来已久的老成見。他那一双眼睛似乎在說：“不管土地如何在越变越貧瘠，我說的話終归是真話。”在他看来，瓜藤上不会結葫蘆，人生一世也絕不会改变那个生下来时的老样子。他拿起那根在路旁拾起来的木棒狠狠地敲打着旁边的树木。一只猫头鷹嘶叫一声飞跑了。夜色更黑了，天上密云一片。

約瑟法真是一个地道的乡下人，挺直地撑得象一根大树，不怕风，那怕别人拿着一把斧头，他也毫不畏惧。人总想以自己的意志来支配宇宙，正如他自己逃不出宇宙法則的支配一样。他高視闊步，神态昂然，赤着脚在地上行走，不怕尖石不怕刺，双肩摆动，腰部挺直，真是一副好汉样！

“依拉利容，我說这些話的意思并不是想难为你，你很清楚……”

他伸出友爱的手臂，抱着他表弟的双肩，两个人肩并肩地向前行进。风吹开了云，又是繁星滿天了。月光照在海上，水面平靜无波。他們各有各的心事，在无止境的沉思之中，默默无言地大步前进。

这个时刻的乡村一片清冷，花香飘飘，那不平的地面，用脚踏着已感冰凉。大树的枝叶，在月光之下輕輕地象情人的手膀一样。地面一片葱綠，晚风拂来萧萧作响。溪中流水潺潺，草地翠綠茵茵，地面上的一切生物，在月光与夜色之中若隱若現……

大地好象在一天劳累之后安息了。偶尔有一只水果或一片枯叶落了下来，也会引起树林里一阵纷乱。

约瑟法停住了脚，望着近远的山谷，挽着依拉利容的胳膊说：

“我们拔了谷子带回家中，收了包谷捆成一束晒在露天，虽然是刀耕火种，只要一经下种，就可指望得到收成。种下一粒种子，不算飞鸟吃的或田鼠偷的，就可以收获一百粒或二百粒。收了以后再加以安排，留多少种子，卖多少出去，要多少口粮。粮食吃完了以后，还可以收番薯，还有许多水果和树上结出的谷子可以吃呵！假如一切东西都吃完了，我们还可以吃点牛奶和饼干，不出卖木材与香树叶，也可以到集上卖上一只小山羊。在这里，任何人都不能好吃懒做。在农闲的季节也经常有可干的活。而且，不会有一个老板在我们的背后吆喝叫喊。你们城里的人是不能领会这些的。当然，没有土地的人，是要被地主剥削血汗的，可是归根到底我们的身体总还是自由的……这就是我不管乡下有多少困苦而仍愿留下来的原因。要我离开这里，只有在粪没有臭味的那一天，而且只要我一经离开了乡村，我便会感觉到寸步难行。”

两人分手了。约瑟法弯着腰背起那一大串火鸡，打了个喷嚏，走进屋把火鸡放了下来。他停一会儿还要到格利菲尔家去与其他的人相聚跳舞。依拉利容继续在田野里散步……

* * *

真的，黑人真是一个奇怪的民族，积习难改，神秘而执拗。重重的苦难，把他们煅压得象金属一样地定了型。表面看来有些粗心大意，但心里却有很难减弱的成见。这种成见有时好象消失了，但只要一碰上机会，又立刻旺盛起来。他们强而有力，

是深重的苦难把他們磨煉得这样表面沉靜而实际又強而有力的。在生活中受到严重打击的时候，他們也会起来奋斗，打破迷信，重整残破的家业。这一切使他們的生活显得特別悲壯。

在山路的轉弯处，一陣鼓声划破了夜里的沉寂。急促而有力的节奏，驅走了人們心头的各种愁悶。无拘无束的舞步与不知疲倦的身体，在神秘的夜里随着鼓声扭动起来。鼓敲起了序曲，鑼鼓敲得地面都震动了。人們的脚开始随着不大容易領会的节奏，兴奋地用力跳着。有男人，也有女人，不看动作，面对着面，一直跳得发热出汗。后来，象枯枝着火后的熊熊烈焰一样，鼓声敲得震天价响，大家跳着旋轉的舞步，口內大声歌唱。一支舞曲，惹得黑人們扭腰狂舞，跳得渾身大汗，手舞足蹈，打破了夜里的沉悶与单調。

突然，一位年紀足足有六十岁的风流妇人高声喊道：

“讓开！”

她参加到跳舞的队伍里，渾身是劲地跳了起来。每跳一下，胸脯就上下抖动，同时口里还喊叫一声。其他的少妇与少女都停住不跳，望着这个跳舞老手。

她跳得非常灵活，渾身摆动，从足尖到发根都在顫动。随后鼓声轉慢，慢得只有很难分辨的輕微之声，与老舞蹈家的舞步相配合，碰到她的脚步踏地一响，鼓声也随着响亮地一敲。小鼓敲着卡达舞的舞步，音調輕細，干脆而急促。大鼓随声应和，音調响亮而低沉。再后，奇迹出現了。只見那个老妇人双足迅急地轉动，身体象火焰一样在空中盘旋。她跳的舞蹈，是一种遙远的非洲的古典舞。只有象她这样的老人，才能充分領会美妙古舞的奧妙。她跳得象风中飄搖的大树，象火里翻騰的动物，象天上翱翔的飞鳥。

老妇人跳了很久，一会儿屈膝蹲下，一会儿跣足而立，手臂伸开，双腿晃动，双肩也左摇右摆，真象一个长了翅膀的女人。她表演了各种舞姿，有的象征爱情的忠贞，有的表现青春的盛年，有时又刻划反抗殖民者的黑人们如何逃入深山避难，有时又象着了火的枯枝在空中散出火星万点。

依拉利容在院里呆了很久，心神不宁，情绪沉闷，浑身汗出如雨。

格利菲尔先生是法国人。他出身在海地这样一个对一切正直的人都可以安身立业的地方。以前曾回法国服过义务兵役，1914年欧战爆发，他又回去过一次。在战争中失去了一只胳膊，这使他有了一些狂热的爱国主义精神。直到现在，这位格利菲尔先生还以为通过战争可以使人类得到和平。一个象他这样出身于中产之家的人，当然不免有些做作与夸张。当他的父母决定回法国波尔多的时候，他却决定继续留在海地这个他喜欢的地方。他留恋这儿傍晚瞬息万变的云彩，他爱听住宅周围自晨至暮的蝉鸣。他还在门口上悬挂了一块小牌，上面刻着：

“小人之屋”

十四年来生活安适，一人独居，别无亲朋，与他作伴的只有碧海、蓝天、树木、田园，以及那些种地的海地农民。人们之所以称他为老牌海地人，是因为他的装束作风与很久以前的海地人一样：翘起的八字鬃，褐色的皮肤，小口袋里露出了金质的表链，一件背心之外套上一件半象军服的上衣，半统的皮靴，手拿一根金柄大手杖。他已经是五十岁的人了，生活过得颇愉快，骑一匹会跑的栗色小马在乡间闲游，衣袖随风飘荡，与烟女们很合得来，对贫困的人给以帮助，对姑娘们讲一些浪漫故事。他自己种

了一大片土地，协助他耕种的是一个名叫阿塞丢的彪形大汉，两个人相依为命，亲密无间。他有一个娇小玲珑的漂亮女僕，高高的胸脯，赤着脚，雪白的牙齿，笑口常开，平常用香香的檸檬叶子洗浴。附近的孩子們在田里碰見他都叫他格利菲尔大爷。他总是笑着拍拍他們的背，送点小玩意，或給一点零錢叫帶給他們的媽媽。孩子們到了八九岁上，他便送他們去太子港一个女朋友那里讀書。有些以前在家里餓飯的孩子，与他混熟了以后，还被他送到正式的学校学习。

格利菲尔头发紅色，地道的法国人风度，但一直自認為是一个真正的海地人。他曾与普拉德尔一起在林培地方作过战，是費尔曼部下最勇敢的游击队员，并曾随讓·居莫轉战各地。因为这个緣故，他的口里有講不完的慷慨悲壮的故事，叙述那些勇敢的农民如何拿着旧式的武器作战，又是革命者，又是雇佣兵。他每次講到这些故事，都是繪声繪色地加以叙述。这位地道的海地老人又是一个和平主义者，对那些流血恐怖的战争深恶痛絕。

他在太子港有三四幢房屋出租，每次收到了房租，总是忙于把它花掉。他組織各种形式的农民跳舞晚会，通宵达旦，直到东升的旭日催促农民們下地时才停止。

这一晚，多都瓦·格利菲尔心情愉快。几杯老酒下肚，昏头昏脑，看到所有的人都是春风滿面。大家都知道，在多都瓦的家里，甘蔗酒从来不缺，而且本区所有的漂亮姑娘也全体在座。任何出身清白的人，都可以来参加舞会。由四对男女合跳的真正的蒙班舞，近来已不易看到，年轻人会跳的越来越少，老年人心情萎靡，又没有跳的兴趣。

来的客人非常之多，多都瓦总是一律殷勤招待。那怕是年輕的小伙子，也总把他看成朋友，口里称他为先生，也仅仅是因为

他年高有德罢了。女人們穿着体面的衣服与綉花的裙子，老大娘头上围着最好看的印度麻布头巾或戴着边上綉花的白帽。年輕的姑娘赤着脚由河边涉水而来，戴着金戒指与五颜六色的項鏈。加丽达大嫂也在这兒，看了那些姑娘后摇着头說道：

“够瞧啦！今天的姑娘們一点旧規也沒有了，一身装束就象城里的蕩妇一样！这是来参加舞会的呀！穿一件花花綠綠的衣服，瞧瞧那副样子吧！真象来参加英国女王的朝典一样！以前的規矩，衣服的后而是深蓝，前面用浅蓝，正身很长，束上一根迎风飘展的緞子腰带。現在她們甚至连腰带也不束了，簡直就象个戴花帽子的长葫蘆。这副样子只有在乱七八糟的舞会里才看得到。小伙子們还穿着絨短衣呢！这下子城里的人真要看不上我們的年輕人了！……”

“亲爱的加丽达，你說的倒都是老实话，但事到如今，一切也只好将就一点，”依洛菲納大叔一本正經地說，“人世滄桑，瞬息万变，老的死了，少的又来，这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呢？再說，年輕人喜欢这么一套，何况又沒有錢来做以前那样的服装，还是将就一点的好！”

加冥息大哥来了，每經過一个朋友面前就喝一口酒。他笔直地騎在那头土灰色的老母驢上，这头驢子从来便野性难馴，这时只管又蹦又跳。他今天兴高采烈，平常也为人很好，只是爱喝酒，年紀不大，但人們都叫他格罗格大爷。孩子們今天对他更不客气，一点也不放松他，見他酒喝多了，跑在他后面直喊：

“喂！格罗格大爷！喂！格罗格大爷！”

他騎在驢背上慢慢地走着，驢背上传出一片震动四野的鼓声。他是一个最出色的鼓手，那怕喝得醉醺醺的，那鼓却敲得越妙。

其他的乐师还没有来。大家都在等候阿尔山多弟兄。这两弟兄身材矮小，吉他琴一直横背在背上，随时随地都可以为你奏上一曲小夜曲。由于他们身材矮小，大家都爱与他们开开玩笑，但在开玩笑的时候也还有个分寸，因为得罪了他们是没有好处的。弹曼陀琳的居里·居里安也还没有到，人们也叫他罗西约尔。准时来的有弦琴手费力先，鼓手加宾息，口琴手吉尔伯。音乐已在轻轻地奏起，一些小伙子围在乐师的周围。著名的欧弗拉茜也在那里。她是一个已近中年的女人，但生性活泼，爱唱爱笑，是一个真能讨人喜欢的女人。

“现在的年轻人没有以前那样爱唱爱笑了。”

她说了这句话就开始唱起来，唱的是一支从前的老歌，声调婉转颤动。加宾息轻轻地为她伴奏。她载歌载舞地唱道：

疯了的老妇，
有动人的艳史，
象恩春的荡妇！……

年轻的姑娘们在小伙子面前大搖大摆地搔首弄姿，低垂眼睛，心情荡漾，注意地听着他们的甜言蜜语。人丛中的父母议论纷纷，有一个母亲气愤愤地对女儿说：

“阿丽霞，你很清楚，我已对你说过多次了。希望你不要再同那个讨厌的孩子弗列特里克谈话。他爸爸很诚实，但他本人可一点也不认真。他是一个到处逢迎的人。跟一个年轻姑娘往还了一年多，还不提出婚姻的要求，当然是不老实的了。”

稍远一点，有个漂亮的姑娘对小伙子的调情半推半就，用脸色拒绝，可是那双眼睛却表示了同意。那几个没有人理睬的姑娘孤零零地站在一角，绷着长长的脸。到处是一片嘈杂的谈话声。男人们喝了酒后话讲不完，老大娘也在高谈阔论，年轻人更

是兴奋，在热烈的音乐演奏声中大声叫笑。

多都瓦走进人群中时，大伙儿立刻安静下来。奏乐的人作好了演奏的准备。他先向人群鞠躬致敬，然后宣布：

“参加舞会的朋友们听我指挥！凡是会跳舞的都请出来尽情地跳。”

吉他奏起了一段序曲。姑娘们列成一行，面对着小伙子，绶带束腰，曲线显明，衣服在晚风中飘荡。低音的曼尼巴琴与尖声的曼陀琳开始奏一段轻快的回旋曲。鼓声响了，象心脏的跳动那样地均匀柔和；而后，在清凉静寂的夜色中，响起了一片情调轻快的歌声。

“听着！”多都瓦又喊，“追逐对象！穿过去！女人们的眼睛应望着舞伴，男人们应尊敬女人！”

象海潮漫向沙滩一样，小伙子们一拥上前，追逐对象，穿过她们的行列，舞步翩翩，腰身扭动，两眼直视对方。他们象水乳交融一样地婆娑起舞。男队与女队在舞曲悠扬中混在一起了，跟那同鸟儿歌声一样愉快的音乐互相应和。

青春的盛年接触异性，人人心热如火。曼舞激人心，晚风送妙曲。

接着，小伙子们以美妙庄重的舞步，旋转着跳近了满面春风胳膊舞动的姑娘。

“小伙子！向姑娘们鞠躬致敬！”

他们随着音乐，向她们弯腰一躬。姑娘们羞答答地莫知所措，身体微微一动。

“姑娘们，藐视他们！”

她们咬着嘴唇，做出藐视的神气，又随着柔和的音乐露出一丝媚态。小伙子们在她们的藐视之下，高兴得高高地继续跳起来，

围着那些可望而不可即的仙女团团直转。他们挥动五颜六色的手巾，然后又停了下来，用一种挑战的口吻喊道：

唻！第吉旦巴！第吉旦巴！

唻！第吉旦巴！第吉旦巴！

音乐也变了，轻飘飘的，象在笑，象在开玩笑，轻薄得象五彩的肥皂泡。

“姑娘们，脱离小伙子们的队伍，笑一下……”

她们跑开了，衣裙纷飞，双腿旋动，两肩摇摆，迅急得有如风卷残叶。每个人面露笑容，愉快之至，灰尘和酒汗凝在一起。大家变换了舞步，和着十八世纪的古典乐曲，又跳起来，身体愈离愈近，几乎完全偎在一起了。

“小伙子们，稍稍放荡一点吧！”指挥的人又喊了。

他们做出要摸她们的姿势，追赶那些边笑边逃的姑娘。

“小伙子们，追上去，穿过去！笑一笑，吻一吻！”

他们仍然跟着音乐的节拍穿过去，在他们最心爱的人的嘴上、脸上或额上轻轻一吻。

“姑娘们，当心呀！打他们吧！”

小伙子们在挨耳光的威胁下，在弦琴和鼓声的合奏中逃开了。空中飘扬着美妙的音乐，象清泉的水流，象鸳鸯的颯啾，象四月里百花盛开时的风响。大家跳得心情愉快，仿佛满林鸳鸯，在悠扬的音乐声中，降落在多都瓦·格利菲尔的茶会席上。

报晓的雄鸡初啼。依拉利容心中忧念，因为约瑟法和哲特林娜这时候还没有来。他被拖到酒盆之前，喝了那闪闪发光的甘蔗酒。快乐的人群又开始对那些被冷落在一角的姑娘们调笑起来。

多都瓦又喊道：

“姑娘們！小伙子們！跳吧！”

成对成双的舞侶，又跟着口琴曲跳了。

* * *

約瑟法剛一走到浓香扑鼻的茉莉花丛前，便听到一声长长的口哨，心中涌上了发生事故的預感。他看見树丛中有一個人影在晃動。誰會藏在附近的地方呢？現在還不是收获的季节，小偷很少，而且附近的人全都知道，阿尔修大爷的家里是没有什么值得一偷的东西的。当然也有两三只眼睛有病的母鷄，几个鷄蛋，少量的玉米和干玉米棒子，另外只有最近几天吃剩的东西了。約瑟法越想越担心，拿起弯刀，急忙赶路。

“是誰？”他喊了起来。

他聽見一个男人从藏身的树丛跑过去的响声。又一声口哨，很清楚，这是一声信号了。

这时，約瑟法估計有什么男人在屋內了；那是一件危险的事。附近并没有其他的人家，这个隐藏在树丛中的人一定是本地人，認識他，一見他来了便吹口哨警告那个在屋里干坏事的人。哲特林娜一个人在家里呀！……他放开了要追赶的那个人，急忙赶往自己家中。

走进了大房間，沒有看見灯光。当然哲特林娜只需要点一盏灯，但她在寝室內干什么呢？她不可能独个兒离家到多都瓦那兒去，而且她早就穿好了衣服，要去也早就該去了，更何况他早就关照她等着一块兒去的呀！

突然，他聽見寝室內传来一陣急促的喘息之声，那是掙扎时的透气，是短促的喘息，还夹杂着輕微的呻吟与打翻家俱的声音。

他走进屋去，立刻惊惶得手足无措了。屋角里油灯明亮，只

見哲特林娜用尽平生之力与一个男人掙扎着。他呆立不动，惊惶失措。

那个男人尽力想把她按翻在床上。有几次他几乎把她按倒了，但她每次都用她那久經劳动的粗手在他脸上重重地打一拳，或用力抓住那个人的脖子。她气喘吁吁，鼓足力气跟那个强有力的男人搏斗；虽然没有被征服，一直頑抗着，但已显得力不能支了。她有好几次都险些要跌倒了，可是每次終能站起身来。

約瑟法略略迟疑了一会兒，便向那个陌生人猛扑过去。那人一見把戏被人識破，也憤憤地轉过身来。

一頓重重的拳头，打在那个人的脸上，直打得他跌跌絆絆，几乎栽倒，鼻內哼着，滿口鮮血。但他仍旧站了起来，一只手伸到后面的一个口袋內，一支手枪在黑暗中閃閃发光。

約瑟法一跳閃在一旁，恰恰躲过了射出来的子弹。他掄起了弯刀。那个人的眼睛在暗处发亮，象一只被追急了的野兽一样地喘着气。吓呆了的哲特林娜靠在墙上。那个人沒有来得及放第二枪，約瑟法便象閃电一样迅速地扑了上去，一刀砍在那人的脖子上。

那人一声惨叫，倒下了。

約瑟法站在那人前面，抹去了額上的汗珠，心中觉得还象在梦中一样。他脑中想到的只有一件事：这个人死了还仍活着？

“这人是誰？”約瑟法問。

哲特林娜还在哭着，泣不成声地說道：

“他沒有碰过我，他絕不能！”

約瑟法放下了弯刀，借着閃閃的灯光一看，認出了格勒拉尔中尉的面孔，軍装上滿是血污。約瑟法扶起他的头，他还有輕微的呼吸。

“神父！叫神父来呀！”他还以祈求的語气喃喃地喊。

死人怕死的心情，使他那浮肿的脸更加难看了。接着他又出了两三口气，便在約瑟法的怀里断了气，两只眼大大地睜着。

約瑟法惊恐万分，躺在床上，双手抱头，象一些头脑简单的人一样，对杀人的过失，感到万分痛苦。

还是哲特林娜提醒了他：

“約瑟法，只有逃开避难，象我們这帮可怜的人，是没有道理可講的。逃吧，越远越好……”

他象一个活动木偶一样地站了起来，向着大門走去。

門外吹进来一股冷风，一个男人向他走来，那正是班长呂班。

“約瑟法，是你嗎？中尉在哪里？”

得到的回答，是重重的一拳打在他胸部的正当中。他倒下了，沒有掙扎。約瑟法象发疯一样地跑了。

这时正是农村最美好的时光。花香弥漫，凉风徐来，美丽的田野，展开在这个吓昏了的逃亡者的面前。热爱乡土的約瑟法·阿尔修逃走了，逃向不知名的远方，从此一去不复返了。

第二部



1

六月二十四日正是礼拜六，彩蝶飞来，刚合时令。欣逢假日的孩子们起床比平时更早。从昨晚起，他们的心情就很兴奋。预告夏季到来的蝴蝶飞来了，五颜六色，或黄或白。

最初飞来的大队蝴蝶是从西北方飞来的，一阵加勒比海的海风把它们吹来，在清凉的早晨展翅飞舞。

天未大明，海上微波起伏。突然间，一大群黄色的蝴蝶出现了，比海边的沙滩还要黄，比橙黄的桔子还要黄。树上满是蝴蝶，为它平添多少花朵。

空中彩蝶飘飘，孩子们跟在彩蝶后面，边赶边喊：

“我捉到一只蓝的！”

“我捉到一只白的！……”

“瞧吧！我的比你的好看得多！”

大人们也跑出来凑热闹，帮助孩子捕捉。他们用纤细心地把蝴蝶的肚子连起来，做成了一串花束。

初升的旭日，射出了一片红光，成群的蝴蝶被驱散了，散布到屋内、院内、公园内。工人们不再追逐这些如花的蝴蝶了，开始回去工作，哼着小调，吹着口哨，哈哈大笑。孩子们对这天假日非常高兴，大人们对夏天的到来希望满怀。

每一个新的季节到来，都为人们带来了新的希望。希望这东西，就象人们生活中离不开的拐杖一样。自然界每一个季

节的变化，总不免在人们的生活里引起各种强烈的希望与幻想。虽然每次都是一场空梦，但人们的心情总是一样的。随着时间的变化，树木田禾由绿而黄，人们当然怀着乐观的愿望，即被遭到不幸的灾年，人们也会耸耸肩头说道：

“可不是吗？老鹰抓不到小鸡，总可抓几根干草呀！”

“脑袋换不了，也可换一顶帽子。”

这一天早上，格勒尔·欧鲁丝同那些眼巴巴等待天明的孩子们的心情一样，睡不安稳，大清早便起床来看飞来的蝴蝶。在很高的绿得发亮的棕榈树顶上，一只红黑斑纹的蝴蝶抱着一只胖壮的白蝴蝶，一直飞到空中，作它们的婚礼飞行。

正是在今天这样一个钟声不鸣和职工不上班的节日里，依拉利容拉着格勒尔·欧鲁丝的手，没有乐队伴送，静静地把她引到一间没有装饰的房内，开始度他们的爱情生活。

他们需不需要那从来不关心人民疾苦的国务部长来为他们证婚呢？海地的工人们自由地结合，住在一起，可并不办结婚手续，因为国家不是人民的国家，官方的教会不是工人阶级的教会。可是他们的心却比早晨的露珠还要纯洁，他们忠厚善良的良心，就是民法法典与婚姻条例。

他们深深爱戴的朋丢神父今天高兴极了。他不唱拉丁文的颂歌，也不演奏风琴，但所有的亲戚朋友都来了，向一对爱侣的头上泼一杯酒。只听见神父喊着：

“喂！小伙子依拉利容跟姑娘格勒尔·欧鲁丝结合了，我表示同意。”

朋友们笑了，亲戚们笑了，笑出了眼泪。

当人们的亲人举行结婚庆典的时候，为什么他们会不知不觉地笑得出眼泪呢？

依拉利容与格勒尔·欧鲁丝婚礼的仪仗队，就是那些五色繽紛的成队彩蝶。长行的斑斓彩蝶，构成了一片金幕。

人們都認為巴德尔是疯子；至于艾巴明諾达，那又是个醉鬼。两个人一直形影不离，只要有人看見衣不蔽体的巴德尔饑饉地站在鍋边，那便可以肯定艾巴明諾达一定离这兒不远。

对他們两人說来，天天都可以說是在过节日。为了賺几个生活必需的零用錢，他們常去花园里拔除杂草；他們也是包打听，对各地发生的事都知道，对任何要卖的粗貨找得到买主，对需要僕人的老板能代雇僕人，就这样給人帮閑跑腿。只要袋里有了零錢，嘿！两个人就去吃个醉飽，然后在露天的馬路边一躺睡觉。他們是共和路及附近地区的流浪汉，孩子們一見他們就喊道：

“喂！圣罗克^①，你的狗到哪兒去了？”說完了又哄然大笑。

同居数月后的一天晚上，格勒尔·欧鲁丝觉得身体不适，依拉利容叫艾巴明諾达去找讓·米謝尔医生。医生来了，問了病状，摸了一下肚子，不禁失声笑了起来：

“真倒霉！半夜三更打扰我干什么么？这是滿了九个月后才来找我的事呀！”

一个多惊人的消息！被呆住了的依拉利容打开了一小瓶和糖的烈酒。蒼蝇飞到他的眼前，沒有喝的时候，他就感到已經半醉了。

自从依拉利容与格勒尔·欧鲁丝在圣奥諾列街的尽头处同居以后，日子过得并不很坏。

^① 圣罗克(Saint-Roch)：欧洲中古时傳說中的圣者，帶一条狗在外流浪。

不管人們的看法怎样，这一区終归适宜于做小本买卖的。这一带地方是共和路很熱鬧的地段，从圣安娜教堂出来的送丧队来去不絕，还該提到，也有去那里举行結婚礼或受洗礼的。靠近瓦尔佛·爱尔柏地方，是一片熱鬧的魚市；那里充滿了各种刺鼻難聞的肉湯气味，充滿了用力出汗的人群，他們为了鼓足气力扛那些重重的貨件，到这兒来大喝一口甘蔗酒，喝了便在地上噴吐口沫。开德伯內、夏克墨爾、圣路易或加凡翁等地方的車子川流不息，馬达声吼个不停。这带地方真的煩囂极了，共和路上的一切就象一个大舞台，生活中形形色色的景象都表現出来了。只要一听到什么鬧声，走出門来准会有新奇的事情可瞧。吃醋的女人为男人而互相打罵；传教的人到街心講道，講述世界的末日；甚至还有那个把流浪的孩子，餓得沒法偷了点吃的，在呼叫声中从商店里逃了出来，在棍棒追逐之下飞奔逃跑。

这一区許多人都在街上做买卖，誠朴、粗俗而又心地光明。但如果有人动一动他們的東西，他們会立刻激怒起来，因为生活的困难使他們在这方面絲毫不敢馬虎了。他們費尽心机才能維持生活，他們是下层社会的代表人物，是过半牛馬生活的代表人物，生活之中时时刻刻担心着的只有一件事：吃飯。为了塞飽肚子，为了爱情、自尊心与美好的願望，終日的劳累使他們一切都发生变态了。整天曝曬在太阳光中，听街上的鬧声，听人們的呼号，这一切對他們說来，就是唯一可以观赏的戏剧、音乐与电影了。

这一区里的苦难，无时无刻不摧残着人們的青春与美貌。妇女們很早便掉了牙齿，因为没有付給牙医的那笔錢。沒有欢笑的毫无希望的日常生活，使二十岁的人害上了肺病，胸部凹陷，面黃肌瘦，形态骨立。青年們象秋天的落花一样，很快地、一个

接一个地在共和路上倒了下來。

說到老年人，难道他們又有欢笑嗎？当然罗！他們的心力已經既衰且竭，快乐在他們的心里已不存在，仅仅留下一点点生活上的旧习惯而已。老实說，他們除了偶尔不自觉地縱情一笑，看看街上的熱鬧，遇上节日不管明天地尽情一醉而外，还有什么能称得上愉快的事呢？沒有一人稍有积蓄，也沒有一人对将来怀着希望。

在这一区里，妇女們既不注意格列丹神父每周宣講的陈腐濫調，也不理睬圣安娜教堂的本堂教士，除了几个迷信得发疯的老太婆外，也很少有人去做弥撒了。不过，她們如果实在遇到什么不快意的事件时，还是会去教堂向圣安娜頂礼膜拜，为她点上一对大紅蜡。她們祷告念經，也不过是为了在命运多舛的时候得到一点安慰罢了。当命运特别恶劣的时候，她們发誓穿蓝穿素、克勤克俭地过生活。抛开了这种先入之見，她們便感到上帝与天上的神明只是一些贪图人們祷告的慳吝鬼而已。

依拉利容与格勒尔·欧魯絲經過一番詳細的核算，才購置了几把房內使用的黃色木椅，分別漆成綠色与白色，还买了几个磁碟，几个带花的玻璃杯与一张床。他加班加点地超額工作，终于省下了买床的錢；他母亲給了他几件零星用具，格勒尔·欧魯絲的教母为他們購置了其他应用的东西。她甚至还給了她的养女两百块钱，作为小本生意的开办費，她对他們談过：

“作点小本生意，当然不大可能发财，但只要能在交換中得点蝇头小利，总也不会餓死人的。”

事实上，只要能在困难之中妥为安排，往往可以收到不很坏的效果的。依拉利容在第一間屋里釘了几个貨架，摆上几块肥皂，几袋食糖，一些可口可乐、炼乳与其他的零星商品。格勒尔·欧

魯絲又親自做了一些黃糖甜食，放在木茶盤里。還須說明，在聖奧諾列街上，這類商店的自由競爭相當激烈。小鋪子象雨后春筍一樣到處都是，自生自滅，关了又開。

可是，格勒爾·歐魯絲曾說過：

“如果上天有眼，使我們不遭什麼大的意外，一年之內，我們會有個真正象樣的小鋪子了。”

確實上天真象有眼，命運真象不壞，從開始營業時起，收入足夠付房租，開伙食，還能留下五十來塊錢重新進貨周轉。當然不用說，依拉利容的工資也花銷在這裏面了。可是從第四月起，上天的恩賜似乎有些不順意了。

依拉利容已失掉了在波克曼家的工作。波克曼夫人有一天宣布不見了幾斤棕絲，並說店裏的一個女工要負責任。依拉利容記得是波克曼夫人自己取去的，當時提醒了她。波克曼夫人認為他的言語失禮，他不服，出口爭辯。這是偷盜女工血汗的罪行呀！依拉利容被趕出來了，那位小小的女工害怕失去工作，出錢賠了。經過一天的爭吵以後，店裏才恢復了平靜。依拉利容走了出來，一肚子的憤怒。

格勒爾·歐魯絲常常去教堂祈禱上蒼，一個月後果真發生了效力，依拉利容又找到工作了。可是，這並不是上帝與神明的恩賜，費盡心血為他找工作的都是那個讓·米謝爾醫生。小本生意的營業情況不好，家用的開支使生意更萎縮了。依拉利容在特拉維卓的作坊里干磨桃花心木的工作，工資大致比波克曼那裏少一點，但這裏工作安靜，他希望多干一些時候可以增加工資。格勒爾·歐魯絲在這方面顯出了驚人的經濟天才，很快地挽回了生意的頹勢，使小本生意又蹣跚地勉強地向既定的目標前進。

經過讓·米謝爾不斷的說服，依拉利容才下定決心到一個小小的夜校里讀書；這是一所他黨內的同志們辦的免費學校。讓·米謝爾對他細心解釋，這是一所與其他學校完全不同的學校。事實上，從他上學的第一晚起，他便承認在校內一切適意，不象他想象那樣是一個政治實驗室或一個隨便讀點書的免費學校。他很快地溫習了長期以來一切淡忘的知識，雖然寫作上還有些困難，但現在已能充分地進行閱讀了。

他還學了一點海地的歷史。生動的事跡真多呀！德沙林的戰爭，瓜分地主土地的問題；在偉大的讓·霞克·阿果領導下的農民鬥爭與他們的農業共產主義，幾十年來與政府的派遣軍的戰鬥；自由黨的金融家與國民黨的大地主之間的傾軋。他吃驚萬狀地認識到在人与政治的後面還經常存在着階級與利害的尖銳鬥爭，沾污了一切，打亂了一切，點起了內戰之火，引起了可恥的變節投敵的事，說明了人們不幸與苦難的根源。沒有種族與膚色的區別，只有社會階級的分野。這一切事物真使他大吃一驚。這也使他開始認識到，在朋友們一再重復提到的思想認識問題之中，真可能存在着真理。

由於最近思想上發現了某些關鍵的秘密，使他如飢似渴地想知道過去的歷史。讓·米謝爾給他的那本海地歷史，他常常手不釋卷地閱讀。他心中起了一種還不大確切的感覺，覺得這本書是他求得知識的門徑，是使他變成一個堅強的人所必須飲用的礦泉之源。所有一切他現在還不懂的，現在還根本不知道的，都取決於對這本書的學習。他覺得直到目前為止，自己無非是一個不懂事的小孩，天天過着日子而不了解生活，全部精力集中在如何使白天有飯吃，晚上如何消遣，煩悶時如何辦，甚至夢想那些根本得不到的好東西。天哪！沒有人類的金鑰匙，達娜

伊特的水桶^①如何能裝滿呀！

自從他們耐心地、合情合理毫無破綻地對他解釋了過去的历史以後，他感到滿腹疑團豁然開朗，一直在他腦中象一只硬壳一樣束着他思想的东西，也仿佛一下子被砸破了。

奴隶主與封建主的代表黎果^②怎樣打敗了由奴隶升為將軍的杜桑^③，書中講解得清清楚楚。隨後杜桑又怎樣作了封建主，以及他以後的行動，他的失敗，也在書中敘述得非常明白。這些事實改變了历史的面目，使它更簡單，更易懂而又生動。每讀一頁，他都想知道那個壞蛋黎果如何結局，自己應該怎樣來理解那位好人德沙林的思想，又該怎樣來聯繫現在的小伯雄。可是，他對這些匿名的人物與他們的事跡一直不大注意。在那一本破爛不堪的老書中，畫的人象也早模糊難辨了。有幾個画像似乎帶着善意的微笑，另有幾個又好像對他突着嘴唇做怪臉，他便在這幾個象上畫些難看的大鬍子，牛角，驢耳朵，以及其他足以侮辱的標記。他有愛也有恨，有了強烈的階級感情。

應該說明，近來他的健康情況已有好轉，那一直使他不能好好思想的腦病已經沒有發作了。僅僅有時候還有發呆的現象，在幾分鐘內象睡着了一樣，突然醒來，才知道自己是站着還是坐着，是工具還拿在手里工作着。隨後足足有一刻鐘的工夫，腦后有疼痛與沉重的感覺。不過，象這樣發作的情況也越來越少了。他覺得，這也許是快要恢復健康的現象。讓·米謝爾那樣崇拜科學，現在他的病好了一半，使他也感到了科學的重大意義。人

① 達娜依特(Danaides)：希臘神話中的人物，因罪被罰在地獄里灌無底水桶，後人以達娜依特的水桶借喻無法實現的願望。

② 黎果(André Rigaud)：1802年拿破崙派去海地鎮壓獨立運動的將軍。

③ 杜桑(Toussaint L'Ouverture, 1748—1803年)：1796至1802年海地獨立運動領袖，後來失敗被俘，死於法國荷德堡。

們認為他的病是命中注定的，是上天的責罰，到處祈禱朝拜，請非洲的聖人保護，請祭師念咒驅邪，可是一點也沒有效果。瞧！在藥物的治療下，難治的痼疾似乎快被降伏了。當然，舊病是可能再發作的，但他心中深信藥物與科學的力量，更有決定的作用。

晚上他常常在燈下讀書，一直讀到深夜。這使格勒爾·歐魯絲膩了起來，抱怨他消耗了太多的煤油。到了禮拜六，他便去與朋友們玩玩紙牌。禮拜天是他喂養那只相鬥用的公雞的時候，那是從一個多米尼加人手里買來的，下午帶了公雞到鬥雞場去參加比賽。如果下午不去鬥雞場，他便帶了格勒爾·歐魯絲去海里游泳，晚上在校場一同散步。他們就這樣過着甜蜜的生活，工作勤奮，別無苛求，生活簡樸，沒有整天吃喝的習慣，只要每天能吃飽就滿足了。有時候，他把手放在他妻子的肚子上，覺得裡面有個熱烘烘的東西在蠕動，心中感到非常快樂。每天的生活過得相當緊促與辛苦，象在夢中一樣。他心里明白自己的根基還脆弱，經常擔心會再掉入失業的深淵，再受飢餓的威脅，因此他們特別小心謹慎，一聲不響地過着安份守己的生活……

那天晚上，格勒爾·歐魯絲與依拉利容回到家里，鄰居杜阿亞告訴他們，有一位先生剛剛來過，來找依拉利容，帶來一封信和一個包裹；這人右手殘缺兩個指頭，一口雜亂的口音，講得幾乎令人完全不懂；另外，他還鑲着金牙，戴着玳瑁眼鏡……依拉利容聽完了杜阿亞一大串閑話，趕緊跑了出來，一直追到街的轉角處才追上了。

來客是一個年約五十，態度愉快的人，穿一套胖大的藍色衣服，足登皮鞋，頭戴禮帽，一位地地道道的僑居外地的海地人。依拉利容一眼就把他認出來了。兩人走了回來，边走边談。

他講的話夾雜着法語與西班牙語，自稱來自多米尼加共和國的馬各利城，受一位名叫約瑟法的工人的囑托，帶來了一封信。他與約瑟法就是在那個城里認識的。

格勒爾·歐魯絲端來了一個茶盤，放下了酒杯，取出一瓶甜酒，并把桌子揩得干干淨淨。客人坐了下來，拿一條大紅手巾揩干了臉上的汗珠，把那封信與包裹放在桌上。他的眼睛發紅，紅得象在熱帶大太陽下工作的人們的眼睛一樣，額上已有皺紋，兩只手又粗又大。他向女主人道了日安，喝了點甜酒，開始談起他的經歷來。真不錯！海地的甜酒舉世無雙！

他名叫佛郎蘇瓦·克利斯班，可是在那邊人們都叫他佛拉古洛。他出生的地方是海地的開斯城，至少有十年沒有回過祖國了。去的時候乘一只沿海航行的帆船，與工人們一道去古巴甘蔗種植園作工。那時候，波納非爾弟兄就靠這一行業發財的，把海地的黑人象商品一樣裝去，再象烏木一樣卸在古巴的海岸上。在古巴年復一年地過去，後來又在中美各地流浪作工，在多米尼加共和國一共工作了五年。

他對那裡的許多城市都很熟悉，最早工作的地方是聖地亞哥，後來在依奎區。他在一位名叫堂羅格羅諾的養牛場里找到了工作，那是一位煙斗從不離嘴的家伙，煙斗一取下就是要罵人了。在布拉他港，女人們真漂亮，他在那裡當過卸貨工人。隨後他又去沙馬那與拿巴。為了尋找工作，他跑遍了所有的地方；在達亞波與蒙德克利斯特砍過甘蔗，在聖胡安、巴尼加、阿蘇亞與靠哥亞等地種過煙草，最後才在馬各利的一家糖廠里遇見了約瑟法。

約瑟法是一個多么誠實謙虛的人呵！他們很快交成了朋友。當一個人獨處異國的時候，友誼便有了重大的意義。友誼很自

然地开始了，这种说法并不过份。首先因为大家的心都光明磊落，其次因为远处异地，对人对事都不顺手；另外还有不少使人闷闷不乐的事，举目无亲，囊无分文；更何况人们在那里都想得到一点温暖，想别人对你亲切地笑笑，拍拍肩膀，需要人家为你排解愁怀。因为在侨居的生活中，过日子就象在地狱里一样，漫长的夜晚更令人痛苦。有时一阵风吹来，带来了海的啸声，人的闹声，动物的叫声，那些由风传来的笑声与谈话之声，使人听了心中真不能忍耐。于是就找一个真正的朋友吧，不管多远都能认出，说一句话就是一种安慰，任何一个动作，看了都令人愉快。

有一个星期六的晚上，几个多米尼加的士兵在一间烦躁的咖啡馆里与几个喝酒赌牌的海地人闹事。几位士兵走进来便骂开了，海地人一动也未动，一句话也未说。

“我们碰上这些海地坏蛋了！……”

另一个吐了一口唾沫骂道：

“娼妇养的！”

他们就象这样地闹着。突然，一位兵士走过来抓住佛郎苏瓦·克利斯班的围巾了！约瑟法立刻起来帮助他，一场恶战开始了。其他在场的多米尼加人以为兵士们会好好地揍一下海地人了，可是，这些糖厂工人平时虽然吃得不好，但却是铁打的硬汉。约瑟法不多一会儿便把三个兵士打翻在地上了。其他的人都没有动手，大家一齐把躺在地上的兵士抬跑了。从那一天起，他便与约瑟法交上了朋友。

收入的情况怎样呢？当然，如果在这里没有工作，饿肚子，到那里去是要稍好一点的。但大家的收入只勉强够吃饭，偶尔也可喝一杯酒。在种植园与工厂里的工资，也不过是骗工人的手法而已。每天工作完毕，就感到疲倦得要死。他右手上的

两个指头就是这样失去的。那是在达亚波工作的一个晚上，放工的气笛快要叫了，他的手被磨子夹住了。这个讨厌的机器就象一只乌龟，只要被它咬住，就是一声雷响也不能使它放开的！如果不是那位管车的同伴机警，在磨子的牙齿刚刚压断了手指时及时煞车，可能一只手甚至连胳膊都会被切断的。在那里，仅仅剩下一只手，就什么都完了；除了挨饿外，别无他法。一个人如果觉得圣多明各的甜酒好吃，那酒里面可存在着海地人民的鲜血呢。

大部分的甘蔗种植园与制糖厂都属于美国人。里面所有的监工都是波多黎各人、古巴人或牙买加人，没有一个是多米尼加人或海地人。那些人一副奴才相，时时刻刻都要提防他们。约瑟法常常说，一个人到了独眼之园里，只好也闭上一只眼睛。为了剥削工人，美国佬对那些与工人同属一个国籍的人也不敢相信了。从前对我们的待遇还好点，自从特鲁希略^①上台以后，移去的海地人被他们当狗一样看待。可是工人们却为特鲁希略举行庆祝，因为他的母亲是海地人！如果他的母亲是德国人或土耳其人，情况就会要好一点了呀！在那里各种肤色的人都有。那个国家很美丽，居民也同其他地方一样善良。圣多明各的斗鸡真算得举世无双。另外，那里的狂欢节也很热闹，比在海地还闹得久。

他为什么决定回来呢？他得了一次国家奖券的奖金。那个印刷粗劣的奖券，他是一直瞧不上眼的。他买了一张，原是为了讨好一个卖奖券的老妇人。没有想到，一千二百元就从天上掉了下来！得了奖后，他什么事也没有作，立刻收拾行装乘车到拉克沙丰。到了完那明特，他真想下车来拥抱祖国的土地，觉得祖

^① 特鲁希略(Trujillo Molina)，多米尼加的反动独裁统治者。

国的田野太美丽了。他是昨天晚上到达太子港的，已经打听过后如何继续上路，并已决定买一部车子从太子港到开斯去。一个开斯人从新回到开斯，心中将会何等兴奋呵！

满怀好奇心的邻居杜阿亚这时走进来了，借口来借一点食盐。接着，佛拉古洛与依拉利容举杯相碰，喝干一杯以后，又开始谈到那里的大雨，摧毁圣多明各的狂风，此地的太阳，半新车子的市价，日常用品的市价，以及其他许多的事情。

依拉利容一边抽着多米尼加烟卷，一边读着约瑟法的来信。信中说，他经历了许多周折才到达了那边，已经找到了工作。关于杀死中尉的事，他已经知道费力先提出了可靠的证据，证明他当时并不在场，已被法院释放。他寄来了六十块钱，作为骑跑了家中那头骡子的赔偿，另外还带来了一些零星土产。他已经能勉强说西班牙话了。等到杀人的案件被人淡忘以后，他打算立刻回来。佛拉古洛是一个很好的海地人，对他的帮助不少。他介绍他们两人认识。信中间候这个，间候那个，还谈了不少生活琐事……

佛拉古洛·克利斯班走了，门外吹来一阵清风。依拉利容动手擦拭油灯的玻璃罩；刚才涌上心头的往事，在静静的夜里逐渐淡忘了。为之补习当天的功课，他还需要学习。在一闪一闪的柔和的灯光之下，他翻开了那本破旧的海地历史，一页页地读了下去。

2

依拉利容与格勒尔·欧鲁丝的爱情开始接触实际了。火对

于一根木柴或一块石炭，可以烧到它的表面，也可以烧到它的内心。对人来说，情况也同其他的东西一样。

从最初吞吞吐吐地谈出爱慕之情的時候起，他們的感情便在心里开起花来，好象有什么令人急躁与发狂的东西把他們支配着，把他們推向温柔的天国中去。想当时，格勒尔·欧魯絲把手浸在海水中，用手掌捧起少許海水，那宝藍的海水在她手心里失去了象蓝天一样的顏色，变成与她的手一样的顏色了。从那天起，爱情便在他们心里扎下了根。两个人心心相印，蹲在蔭涼的香蕉树下，共吃一只桔子里的象弯弯新月般的果肉，又象孩子般地嬉戏，跑、鬧、賭气一陣之后，猛然抬起頭来，听听鳥兒的歌唱。于是，大家笑了，跑到空曠的地方繼續談情說愛。

他們真正知道互相已經愛上，那还是稍后一点的事。爱情这东西，是在不知不觉中潛入他們心中的。在爱情的生活之中过久了，他們几乎能猜中对方的心願，象嗅觉灵敏的狗，也象未卜先知的女神。这样一来，他們的爱情就有些平淡之感了，因为一直这样地愛着，那爱情之火的本身就包含着熄灭的因素在內的。在这个国家里，自然的灾害不停地打击住在乡村或城市里的居民，爱情有时会很快地从天而降，使坎坷的大地能有一些生气。

依拉利容与格勒尔·欧魯絲的爱情生活，渐渐地变成了食无肉一样地平淡，只是笑一笑，断断续续地閑談一下今天工作的辛苦；又象修补褲子一样，使能不露破洞就行了。不吃晚飯就上床，閑聊一会儿，内心凄苦，最后要睡了，才仓卒地說：

“那么把这两床綉花被单卖掉好嗎？”

格勒尔·欧魯絲，这位脸上常常挂着笑容的小姑娘，現在已变成一位无产阶级的少妇了。在她的身上，有些东西已經枯萎

了，代之而起的却是一些新生的东西。那长在小小的院子里的檸檬香树，虽然不时放出一股幽香，她显然已沒有象以前那样多的閑情逸致来欣赏了。日子一天天地过去，与同伴們混慣了，在时喜时忧的动荡生活中，心里感到特別沉重的，只有那穿衣吃飯的生活負担。

她仍然同以前一样地温柔多情，只是感到依拉利容已不再是一个神秘的东西，而是一个有血有肉的男人，有特长，也有缺点，甚至还有些怪习气。例如在睡前，他喜欢在身上抓搔，有时还用一根羽毛挖耳朵；不多爭辯，而記恨在心。可是，他也有他好的一面。当錢用得很快的时候，不象杜阿亚的丈夫那样只管吵鬧。有时候还記得带点东西回来献献殷勤。可是他也笨得象一头牝驢，而且喜欢晚上出門……

对依拉利容說来，夜晚就是他的朋友，是他的老朋友；一生之中，他觉得凉爽的夜晚，到处是朋友，最能安慰白天所受的苦恼。他热爱夜晚。在深深的黑夜里胡思乱想，真是令人陶醉。格勒尔·欧魯絲胆子很小，幼时听的神話中那些鬼怪，在晚上都浮到她眼前来了。好象有一大群吓人的吃人的妖魔鬼怪在眼前，发出各种奇怪的叫声。他們之間的第一次口角就是因为他晚上出門的事。

一个女人吃醋的时候，她是什么話也不願听的，只是掩着耳朵，又哭又叫。一个黑人并不是什么圣賢，遇上一个好天气，悶在家里，长吁短叹，那是受不了的。依拉利容生气了，有好几次抛下了泪如泉涌的妻子，晚上出去看望从前的女朋友。

一点不錯，晚間的街上到处都是女人。有眼睛凹陷的女人，有額部起皺还塗着口紅倚門卖笑的女人。可是，这些女人在他看来，也无非是一些苦朋友們可怜的姐妹罢了。自从他到了成

年的年齡那時候起，在向姑娘們求愛之中，他認識了克利斯堅的妹妹海倫，是他幼時的游伴，他便一點不看其他女人了。晚上出來，欣賞一下商店的櫺窗，在柏油路上蕩一蕩，望望天上的星點，這樣消磨時光，他覺得夠適意了。

那天晚上，他回來得太晚了。他碰見了他的同伴加布利爾，正巧又是他作了拳師以後第一次在斗拳場獲得大勝的時候。弟兄們都在，他當然也不能拒絕去喝上一杯，向加布利爾祝賀勝利。同他干了一杯，當然又得與斗拳場的經理干上一杯，至於克勞迪烏的酒也不能拒絕了。大家低聲閑談，足足過了一個鐘點。分手的時候，都已經有點醉意，他又不免在滿含春意的寒冬之夜流連一番了。

在房裡等候得疲乏了的格勒爾·埃魯絲，正躺在長椅上打盹。只有一盞小油燈在桌上閃着微光。依拉利容只好叫醒她了。他把衣服一脫，接着便把她叫醒。她醒來了，剛睜開惺忪的睡眼，便郁郁地說了几句。

“你知道，加布利爾勝利了，我只好……”

奪眶而出的眼淚，使她哽不成聲。她站起身來，默默無言地把晚飯擺在桌子上。依拉利容窘住了。每次只要她一哭，他總是手足無措，不知要說點什麼做點什麼才好。他之所以無話可說，不僅是因為情況尷尬，而且心中明白這些眼淚早就決定要流，現在無非正在流出罷了。

這一次他可惱了，忍不住尖銳而粗暴地說道：

“在我們相好以前，我就有了朋友。幸亏有了他們，景況不好的時候，我才有解愁消憂的地方。他們從來不辭辛苦幫我的忙。你故意對這一點不加考慮。叫你同去你又不去，如今可又

哭起来了！明天又将整天板起面孔……”

眼泪仍流个不停，依拉利容对出言不逊有些后悔。身怀有孕，情绪不安，生活的煎熬，再加其他许多难以形容的心事，才是真正使她爱哭的原因。她的头倚在他的肩上，眼角迟迟地露出一丝微笑来。这一丝笑意，又流露在唇边，鼻边，到后来就春风满面了。

依拉利容从口袋里掏出一条蓝色丝质的头巾，他知道，从他们最后那一次散步的时候起，她就露出了希望得到一条这种头巾的心愿。蓝色是她喜爱的颜色。蓝色是她一生梦寐以求的颜色，不管快乐的时候也好，忧郁的时候也好。蓝色对她是一种诱惑，从小就是这样。散步的时候，一见有一朵蓝色的花，她就会停下不忍离去。由一个老处女抚养成人的姑娘，不可能喜欢依拉利容所喜欢的那种火红的颜色。红色、金黄色与鲜绿色，跟她的性格全不相称。

这件礼物，是他们刚才那么多的冲突的和解标志，是他们爱情和睦的最有力的标志，使他们各有所好的志趣融合在一起了。

甜蜜的一吻，使满腹疑团烟消云散。于是，她也取出了那件蓝色的睡衣，又穿起来，睡衣之中，散出了一股香皂的香味。哭后的睡意，来得更温存，更舒适，更自如，她睡得真香甜。

3

阿地波尼特河发源于群山之间，是一条支流众多、水量丰盛的大河。沿岸有高大的堤岸，水流湍急，气势汹涌，一遇暴风雨便会山洪暴发。高大的榕树，象大兀鹰一样地蹲在河边，用它深

藏地下的树根，吸取河里的清水。

充沛的地力，丰盛的水源，那怕是波希米亚吹玻璃的高手，也没有这大的本事，能把这条河吹得那样地既胀且满，永不枯竭。

迷信无知的人们，对这一条象巨蟒一样蜿蜒在山地与平原间的大河，一直怀着恐惧。农民们向河中投以鲜花、蜂蜜、糖果、葡萄酒与烈性酒等，祭奠河神，让它吃饱，免兴水患。

水流冰凉，浊浪滔滔，高视阔步地倾泻而来，激起了发光的泡沫，激起了深深的漩涡。

河水流来，其声鏗鏘，任何会唱歌的黑人，也难得有这般动听的嗓子。因为沿河两岸的群山之中，蕴藏着丰富的金矿，那发红的金矿，使多少人发出了哀悼的悲鸣。可怜的人们呵！那些在西宝金矿采金的工人，被鞭打凌虐，丧了性命，痛苦的哀号，与滔滔的水流互相呼应。

正因为这些原因，住在河边的老年人才有那么多讲不完的故事。他们讲河神的故事，水神的故事，还讲红皮肤的印第安人的故事。那些印第安人总是在他们卷曲的黑发上插着用珠贝制成的梳子，每到月光皎洁的夜里，便唱着非常抑扬婉转的歌曲。

河面宽广，两岸平沙一片，象善跑的小马的双肩那么平坦。河谷深幽，土质肥美，肥得象母猪的肚子一样。一遇礁石，水流飞跳起来，激得水珠四溅，象发了脾气一样地咆哮如雷。到了柳暗花明的地带，花香四溢，它的水便又化成了滴滴珠露，象蜜蜂一群散布在群花之上。河口被岩石分劈为二，湍湍急流从岩上乘势而下，迅急得一刻不停，只听得一片水流怒号的吼声。

几百年来，这条河从一片绿苍苍的西宝山区流了下来，穿过了浓香扑鼻盛产咖啡的高原地带，泻入平原，供给了丰盛肥美的水源。在殖民者横行霸道的时期，整个岛上的加勒比海沿岸地

区，只有这一带地方才是世外桃源的乐土。

阿地波尼特河的河水清澈，仅仅在上游的河源部分稍带浑浊。上游是古老的馬瓜那河，黄水滔滔，可以看到不远的“金宫大王”尼第的遗迹。他是有名的蓝山中的酋长，曾号召他的臣民起来反抗来自西班牙的海盗。就在那里与水势汹涌但水质清澈的加亚莫克河会合，两岸山路纵横，武装的酋长们，手拿木棍或刀剑，在那一带时出时没。那些满身画着符籙的本地祭司，不束腰带的战士，穿着短裤的女人，与皮肤棕黑而裸着身体的姑娘们，一致诅咒海盗们的血腥暴行。

河水流过了哈拉瓜山脉的紅土带，这带地方是民间诗人們行吟歌唱的地带。诗人們歌唱爱情，贊揚胜利，也唱輓歌，海地最早的伟大的爱国歌曲也都产生在这里。

阿地波尼特河与我們的国土有密切的历史渊源。它曾亲眼看见这带地方的紅种人被当作奴隶出卖，过着地獄般的非人生活。黑人巴德列讓，曾率領最初起义的兵团，渡过河去与敌人作战。到了米尔巴莱下游一带，河的两岸，全是杜桑率領的铁騎纵横的所在。圣馬克山脉的山頂上，英雄們的鮮血一直流到山腰，再順着河水，一直冲到海中。

它又曾亲眼看见，本地的草莽民族經长久的历史演变之后，与来自非洲的子孙一道，融合在多米尼加的社会大熔爐中了。

在整个的十九世紀中，被剝削得筋疲力尽的农民，忍无可忍，憤怒地起来反抗。他們拿起武器，前后解放沿河一带不下百次之多。

当新的侵略者美国强盜来了以后，这条河是爱国农民們的交通要道，也帮助他們設伏布防。它是我們全国人民的撫育者，沿岸盛产咖啡，也出产大米。它使牲畜又肥又壮，使水果举世聞

名。如果說此地的甘蔗甜而多汁，甘蔗酒濃馥芬芳，甜酒蓋世無雙，這一切都是它的功績。

阿地波尼特河伸開它溫柔的胳膊，抱住了我們的土地。

它愛我們，可也有一些如狼似虎的野性。因為有的時候，它的善性勃發，便泛濫成災，把一切都毀滅了。

居民們一直享受著它無窮無盡的恩惠，但在幾十年中，也可能受到它難馴野性的蹂躪，不過為時很短罷了。

平原上的老年人常常說，每當我們老百姓要遭受什麼重大的變故時，河水必定首先洶湧地吼叫起來。它吼得象雷聲一樣，又象深更半夜一隻巨象的狂叫；幾小時內，河水洶湧得象連珠炮响一樣。

今年夏天，平原頗露旱象。瘦小的芒果，還沒有成熟便在樹上被太陽烘黃了。僅僅只靠河水的灌溉，使旱象略略減輕，使禾苗與樹木得以復蘇。農民們去向老年人求教，他們說，阿地波尼特河會大發慈悲之心，挽救田里的庄稼。禾苗果真被河水救活了。

從十月三日到四日的晚上，也就是聖佛郎蘇瓦節的前夕，滂沱的大雨開始降落了。整整一月都是綿綿的大雨與陰暗的天空。農民們當然心花怒放。

從大洋里移居來了成群的野鴨，有綠的、藍的與黃的，在沼澤里翻滾嬉戲。平原上到處是肥胖的野鴿，拍著翅膀飛來飛去。甚至那些蹲在草地里的白色火雞，也用它們尖溜的聲音問道：“吱，吱，那是誰呀？吱，吱！……”

十一月二日是追荐亡人的節日，這天沒有下雨。大家認為現在應該是農閑季節的初期。可是，在整個的十一月里，大風暴

雨一再发生，接連不断。在河水入海的海口地方，也就是淡水与咸水交界的地方，每遇狂风暴雨雷电交加的时候，水面上便滿布着密麻麻一层蓝灰色的小剑魚。海边的盐場被泥水冲刷，顏色也变成象秋天牵牛花的紅色了。平常卷起褲腿到海边刮盐的女工，这时已經无事可作。水手們溫柔的妻子，与捕牡蠣的大娘們一道在海边捕魚，吃着热騰騰的油炸小魚。

冬天来了，應該是无雨可下的季节了。太阳真已出来，只是羸弱无力，色彩淡黃。从北面刮来了刺骨的寒风，使河面冻成了同以前一样的一片坚冰，冻得人牙齿打战。

沿海航行的船隻，一条挨一条地停靠在碼頭边。有三条两层楼的大船已經沉沒了。水手們都躲在德布市場周围的小木屋內，再也听不見他們的歌声了。船长两眼死訂住外海，注意天时的变化，管貨員隨時查点貨件，看有沒有短少。

雨又下了，河水暴涨。河边的棚戶已受到威胁，吓得象伏在母猪肚子下的乳猪一样。有經驗的老年人开始担心起来。幸好新涨的流水仅从堤下流过，沒有冲破河岸。

一月里，到处是从污水坑里飞出来的蚊子，嗡嗡地叫个不停。从开浦到开斯，从馬沙克河到勒俄崗，瘧疾在許多地区蔓延起来。工人們抱病上班，渾身发抖，头部劇痛，口里又干又苦。药舖里奎宁缺貨了，价格飞涨，大賺其錢。乡下人无錢就医，孩子們一个个地夭折，父母只好罵罵黑心邻居的传染，罵罵瘟神与巫师在作怪。內政部长与議員們在下院討論了几次，上院也展开了爭論。太子港的俱乐部举办了大型舞会募捐救济。美国保健机关的負責人召集了一次討論会，研究瘧疾菌的問題。人們的死亡繼續不断，市場上食物价格也涨了。

二月里情况开始好轉，云散天清，瘧疾停止蔓延了。太阳再

度出現，向各地送着溫暖。新聞報與晨報大吹其牛，歌頌樊桑總統的功德，吹噓杰出的部長們的成就，還為泛美組織與美國的教會捧場。但是，從東邊來的旅客都說，淫雨已經離開海邊與平原地方，轉移到大中河與巴蛾黎哥河沿岸去了。鄉下終於恢復了安寧與平靜。

果子露在桶內發酵已畢，甘蔗酒在蒸鍋里也已發熱了。果園的工人搓着手開始干活。鄉下一片綠蔭，比平時更顯繁榮。

靠近大沙林河的海口處，一些紅的與玫瑰色的大鶴在那里邁開大步搜捕魚蝦，走在前面的還“吱吱”地叫着。幾個偽裝着樹枝的獵人，靜悄悄地注視着，用一些詭計使它們發怒。然後突然一把抓住，听任它們“吱吱”地嘶叫。淺灘上有一些野豬正被人們追趕着，鐵頭木棍的重重一擊，就被打翻在地上了。

在平原里，人們又開始辛苦地勞動，是金風送爽百花飄香的時候了。種子已下，秧已插好，人人都準備愉快而勤奮地參與未來的收割工作。又是平原地方的農忙季節了。

有一天晚上，阿地波尼特河的山谷中傳來一陣洶涌的巨響，好象教堂的大風琴奏起了一段隆重的哀樂一樣，預示了不幸的事件已經到來。靜靜的夜里只有蟲聲唧唧，小鳥已停止歌唱，地里飄着微風，人們都已入夢鄉了。那一陣象天神吹起号角一樣的水流聲，听來也覺得非常安閑。

住在小屋里的人們，突然從睡夢中驚醒了，靠在草榻上，驚惶失措，渾身冰涼，張着惺忪的睡眼。孩子們跑到母親的膝前，倒在她的懷里。

不久，遠遠傳來一陣响亮而低沉的叫聲，在空中迴旋反應，與近處人們低聲的喧嘩融成一片。野外居民大聲地祈禱，城里

穷人痛苦地呼号，同声向河神哀求恩典，象大风吹动了森林时的一片吼声一样。他们以真诚动人的声调，向无情的河神祝祷：

“可怜我们吧！留下我们的小破屋吧！别淹没我们菲薄的田地！让我们勉强睡一会儿！”

河神的回答，是一片无比惊人的吼声，它要以发狂的水流进行疯狂的破坏。

沿河的小屋，已遭到狂潮狠狠的冲击，倒塌了，在一片牛鸣羊叫与女人們的惨呼声中被河水一扫而光。家禽奋力鼓翼飞上了树梢。满天漆黑，无云无光也无星点，只见男人与牲畜在急流中挣扎。

第二批受难的人又开始叫喊起来，祈祷着，甚至咒骂上天：

“可怜我们吧，使人流泪的河神呵！杀人的河神呵！可怕的上帝呵！停止你野蛮的吼声吧；停止你那毁灭人与毁灭人们理想的吼声吧！让我们这些每天辛勤劳动的人能在劳动中过活吧！留下我们的根基，让我们勉强活下去吧！救命呀！”

可是，那澎湃的急流继续毁灭人们的希望，冲毁了住房，淹没了种好庄稼的田野；冲跑了庄稼。

在一片鼓噪声中，夹杂着孩子们尖锐的叫声，男人们声嘶力竭地呼儿唤女，构成了一曲惊心动魄与生离死别的水灾交响曲。

* * *

在三夜两天的时间内，洪水造成了许多死亡与破坏。

随后，天边露出了一线粉红色的曙光，河水开始退落了。

第二天，被淹没了的平原，初次露出了污浊斑斑的高丘。

海地人民热爱的太阳老爷火热地挂在天上，驱走了早晨红色的浓雾，万道金光，散布热气，真象一个火人，在天上不停地巡行，开始喝掉洪水，向平原送来亲切的暖意。

人們的咒罵與怨言換來了火熱的陽光，在水面上金光閃閃，那是黑人們最喜歡的東西。太陽老爺在海地的鄉間是唯一的衛生服務者，他晒死了細菌，驅除了穢氣，晒干了污水淤積的水坑。

一匹母馬長長的、洪亮的一聲嘶叫，打破了空中一片死寂。

男人們開始從樹上爬下來，在附近的小丘上來回奔跑，疲備不堪，滿身污穢，三天沒有修過的滿臉亂鬍，憂戚的面容，額上深深的皺紋，反映了幾天來的憂苦。

“天哪！發發善心吧！……”女人們一見眼前淹死的豬與睜着眼睛的小山羊的屍體，不禁悲悼地喊叫起來。

“唉！上帝！我的好天爺！我的媽媽呀！唉！……”年輕的姑娘站在破屋的廢墟前叫喊着，用滿是污泥的圍裙揩着鼻子。

“唉！約瑟夫，我的老黑人呀！”一個老太婆在她頭顱已破的老伴屍體前捶胸頓足地嚎啕大哭。

作了孽而感到羞愧的河水灰溜溜的，象灰土一樣的顏色。它一步步地往下退落，成群的農民跟着涌上前去。

專吃屍體的烏鴉，密麻麻一片飛撲下來，大兀鷹在天上繞着圈子。

四處漂散的男人們走近了他們的小屋。啄木鳥在棕櫚樹上猛烈地啄着樹皮，在太陽光下怪聲地叫……

教母在報上剛一讀到洪水泛濫的消息，便立刻披上黑色的披肩，戴上窄邊小帽，拿起鸚鵡柄的雨傘，出門看望她的養女。一輛小車把她載到勒俄崗門。

在那里她找到一輛跑街的車子，是一輛找不到顧客的破舊馬車，車夫懶洋洋地躺在車里。車身古老，滿是破綻，拉車的馬與車夫一樣地瘦骨嶙嶙。這些可憐的家伙，都是過去遺留下來

的废物，不管自己是如何的无用，如何的可怜，仍然不停地緬懷已經变迁了的过去，喝杯淡酒，激动情怀。

車夫是个老头子，蓄着一撮难看的小鬍子，穿着一件蓝色的軍衣，一排鈕扣一直扣到頸下，口里老是独自喃喃不休。途中，他开始与女顧主攀談起来，实际上仍是他一个人在講話。他是“北方大叔”总統时代由夏克墨爾城迁移来的。那时候还算得一个体面人物，是夏尔·奥斯卡的車夫。毫无疑问，她一定見過他駕馭夏尔·奥斯卡那几匹灰白夹花的英国駿馬！穿上軍衣，吹起喇叭，也不过于些无意义的瑣事而已。可是，有一天太子港发生了叛变，罗沙尔佛·波波的部队从北方打进来了。可怕的屠杀开始了，夏尔·奥斯卡被杀，憤激的人們，把他当街撕成了碎块……一切都完了……

教母和顏悅色地与这个朴实的老头子对答。他看看眼前的困苦，想想过去的浮华，使他几乎神經失常了。这时候，突然发生了一件出他意料之外的事，使他滔滔不絕的廢話停了下来。原来是那匹瘦骨嶙嶙的老驚馬，已經失足倒在街中了。可怜的老家伙手忙脚乱地跳下車来，滿含珠泪地捧起馬头，想把它拉起来。

共和路上的閑人們，象閃电那么迅速地聚攏来了。汽車鳴着喇叭，抗議馬車阻碍交通。一个毫无同情心的衣服襤褸的青年，对那个痛苦的海地老人打趣說：

“車夫！拖它的尾巴！”

“为什么不点起蜡烛为它送終，还要把它抱着呢？”另一个人冷笑一声地說。

“老家伙！你站在馬的那个地方去拉車吧！換換位置准沒有錯，因为你們两个都一样地瘦得象干柴！……”

他比着手勢，大声咒罵那些残忍的年輕孩子，咒罵那些与他

不屬於同一代人的青年一代。可是，千罵萬罵又有什麼用呢？機車的時代，已經宣布了老馬老車的死刑了。人們把車子抬到路邊，但那匹老馬仍舊不想起來。老头子坐在地上，雙手捧頭，不敢聽那些笑聲與諷刺的話句。

教母再也不忍心看這個場面了。她的青春不也是葬送在這條路上的嗎？她放了一塊錢在可憐的老漢手中，徑自去了，使他對這一番好意感到意外的驚異。她走了二十來步，仍然可聽見鬧聲與笑聲。

當她到達格勒爾·歐魯絲的家中時，正是她的養女動手洗衣的時候。她揮掉滿手泡沫，在教母的老臉上響亮地吻了一吻。

教母坐在安樂椅上，搖搖擺擺，她的養女為她斟了一杯咖啡，接着她便談起了她擔心的事：

“你知道這個新聞嗎？阿地波尼特河泛濫了。天曉得有多少活生生的基督教徒死了，多少牛、豬與山羊死了！今年真是多災多難的一年！我就是為了這事才來的。你如果不預先留心，你的生意就會失敗。應該買進足夠的大米、玉米粉、豌豆以及一切能買進的可供食用的東西。將來暢銷的不是可口可樂，也不是煉乳。我親眼看見過阿地波尼特河三次泛濫，那時候我的境況還好。可是，今天……我的母親常常告訴我，每次水災之後，不是有人發了財，便是有人變窮了……”

心神焦急的格勒爾·歐魯絲不停向她教母追問。老太太喝了咖啡又繼續往下說。兩人商定格勒爾·歐魯絲趕快到布德橋去，買進她所有能買進的東西。教母為她帶來了五十塊錢，見機行事，可不是嗎？而且，她不是也存下了一點用來進貨的現款嗎？到了可能的時候，他們會清償欠教母的債款的……高大的樹木可以遠眺，滾動的亮粒還會望得更遠。就會有那么一天了，

活人沒有吃的，只好吃掉自己的馬，狗也會爬上椰子樹，我一點果腹的東西！

一個小姑娘走進鋪子來說：

“買一毛錢的鹽！”

格勒爾·歐魯絲走過去招呼她。門外一大群流浪兒童，圍着放風箏的吵叫，一只綠黃色的風箏在天上飄揚。外國教堂里傳來一陣晚禱的歌唱。

“已是七點鐘的時候了，”格勒爾·歐魯絲說，“依拉利容不會晚歸的。”

* * *

山地貧瘠，苦難深重，只有人們辛勤的勞動與三月火紅的太陽，才能使一切發生變化，也使人揮汗如雨，沉沉欲睡。

散布在平原上的片片沼澤，象打碎了的鏡子一樣發着反光。平常很少到鄉下來的神父們也騎着馬來了。那些馬到了水塘邊，一見水中自己的倒影，吓得跳了起來；水中映出了黑衣神父們的形像。因為自從水災過去以後，附近鎮上大腹便便的胖神父們都騎着馬來了，道貌岸然地為死者祈禱，尋找要辦喪事的人家，準備念超度經，唱安魂曲。

可是，農民們揮着眼淚，自己埋葬了親人們的屍體，不用神父，不用手執法器的人，也不雇用什麼唱詩班。神父們的口袋仍舊空空的，一文也沒撈着，心中不更憤怒起來。

綠樹丛中的小教堂，冷冷清清地立在荒蕪不堪的小路邊，成了田鼠野鼠們聊蔽風雨的所在。大門經常开着，鐘聲淒惻，但很少有人上門禮拜。

農民們在工作中停了下來，對過路的神父們鞠躬致敬：

“日安，神父……”

可是，如果神父們开始向他們問長問短的時候，狡猾的農民又不理不睬了，面容象不懂事的呆子一樣，偷偷地望着他們回答道：

“好嗎，神父？……唉！老骨头不中用了，只不过比树叶强一点兒。关于埋人的事嗎？您想知道哪兒要埋人嗎？……肯定有一家要办丧事。……我相信离这兒很远……順着左首走过去，再向右边拐弯，一直走到那棵大沙漏树……”

因为在这一带地方有許多大沙漏树，神父們东跑西跑，却永远找不到要办丧事的人家。农民們心中明白，那些神父根本不会无代价地为人念經祈祷的。他們偷偷地瞧着这些靠卖忏悔文与圣水来吃鷄吃蛋的人。

伏都教的六教友們也同样地跑出来了，一副神秘的样子，指手划脚地大談其先知的預言，威胁人們赶快以美好的食品祭祀神明，別使他发怒，否則地上的人們还要遭受成千上万的新苦难。可是，歷經苦难而一无所有的人們，只能这样对他回答：

“說得对，教父……”

話說完就把头低下了。他們心中脆弱的宗教信仰，早已因为深深的灾难而隱沒不彰了。很久以来，对那些虛伪的教士們的邀請，对大教友們严厉的命令，对那些貪心的蠕虫与糾纏不清的寄生虫們的一切鬼計，完全不再感到兴趣了。

事实上，在田園残破、茅屋倒塌与希望破灭以后，还有什么更大的灾难可以发生呢？他們暂时冷淡下来的宗教信仰，当然也会死灰复燃，慢慢地发出新芽，开出新花，結出新果，长出新种子，可是这一切也随时都有再受震动的可能。

新教的牧师比較圓滑而有远見。这些做宗教生意的、說鬼話的、忌妒心强的、滿怀奢望的而又处境不順的宗教上的竞争者

們，只好狡猾一点把他們追逐利益的念头隱瞞起来。他們来到宗教市場上的時間稍晚了一点，来不及搶先一步无耻地欺騙这里心灵脆弱与愚昧无知的人們了。他們必須把这些买主从原来的神父与大教友的手里搶过来。这些新来的人知道与百年以来的传统爭夺主顧，是一次艰巨的斗爭，只有在用尽一切假人道、假慈善与假同情的手段以后，才能得到胜利。他們很自然地坐在矮凳上，逗孩子們玩，分餅干給他們。如果成年的人来了，他們就站起来唠叨不休，把一切灾难的发生归罪于他們不信宗教，怪他們信巫术，信迷信，使基督发怒了。他們誹謗原来的神父与大教友，宣告世界的末日就要到来，劝有罪的人为上帝吃苦，默默地忍受苦难，不要反抗，在悲惨的世界里忏悔忍耐，以便得到上天的賜福与降恩。

当然，也有几位富裕的农民接受了邀請，到神父、大教友与新教牧师那里去做礼拜祈祷上蒼。可是，有左右一切、克服一切与震动一切的力量，仍然是工人們与穷人們友爱互助的伟大精神，它重建了所有的廢墟，克服了所有的灾难。

从旭日东升到皓月当空的这段時間內，人們举起鋤头，掄起弯刀，舞动斧头，在平原的地上展开了与自然的斗爭。

以前从非洲来的几内亚劳动互助組織的成員們，現在作了这里的計工具，每天为每个人計算工作量。

那些最自私的个人主义者們，也需要請求友爱互助了。他們吹起了海螺，大声邀請帮助。附近一切壮健的农民都跑去了，去帮助那些請求換工互助的人們。富裕的大地主利用这个人心奋发的机会，也請求帮助，获得了不需酬报的劳力。

同很久以前独立时期一样，我們的人民是有友爱精神的，肩并肩，大家流汗，友爱的精神把劳动者們团结在一起了。

重建家园的劳动大军，唱出了不可抗拒的与出自衷心的歌声。整个的山谷，响起了一片劳动的吼声，歌声应和，鼓声掀天。男人們的汗，妇女們的汗，孩子們的汗，老年人的汗，都交織在一起了。

群众們起来了，在同伴之情与兄弟之爱的气氛中，根据一首古曲的精神組織起来了，那一首古曲表达了我們很久以来的信念：

河水泛滥成灾，

我們渡过母亲，

我們渡过父亲，

假如还有兄弟，

兄弟还有亲朋，

都一样，一样！

嗨，嗨，嗨！

嗨，嗨！

希望重起，信念再生，象普照一切的太阳那样升起，逼退了洪水。地上的人們，向自然灾害挑战，为丰硕的果实与茂盛的枝叶而劳动，为生命不断战胜死亡而歌唱。

4

自从洪水泛滥之后，全国为之震动。正如教母所預料的，饿狗爬上椰子树找食吃的日子到了。男人們念念不忘的什么金錢、爱情和工作，一概靠不住了。沒有吃饱的孩子們更加难以管束。人們在感情上起了急劇的变化。女人們听任自己的丈夫跟別的

女人乱搞，做丈夫的随意抛弃自己的妻子。家庭中起了内讧。老交情变得冷淡、憎恨、翻面无情。即便对于牲畜也不加爱护了。

依拉利容和格勒尔·欧鲁丝多方筹划维持他们的小生意和他们的爱情。格勒尔·欧鲁丝带着从教母手里借到的钱和店里的一点余款，自己跑到布德桥市场。她刚刚转回来，主顾们就蜂拥而至。不大一会工夫，圣奥诺列大街的商店里就传出发现粮食和其他食品的消息……这种流言很快就传播开了，大家交头接耳，互传着这引人注意的消息，这便是人们所说的小广播：“你知道这个消息么？”这件事就象一阵风似的一下子吹到四面八方，比海马和雷达还快！

当天晚上，一个叙利亚商人推着一辆小车突然来到，用很高的价钱买走了所有的大米、小米、玉米面和各种豆类。他给格勒尔·欧鲁丝和教母两人勉强留下了一点。

她的肚皮大了，虽然被扁担压得肩上酸痛，却仍然又乘车往布德桥市场去。她买了不多一点东西，但钱却花了不少。第二天她回来的时候，一些资本雄厚的商人正闻风抢购物资，把东西统统运走了。

在她第二次出门的时候，布德桥市场已经不象个样了。地上满都是香蕉皮，生的或熟得烂了的水果，被虫咬了的豆子，腐烂的鸡肉，搞得脏极了。她仅能买到一点劣等大米。当她路过疯人院时，只听到疯人们狂呼乱叫。乡下人们说这几天来他们简直是饿疯了，根本没有东西吃。听说有些商店的店员们跑到乡间，不管什么鸡鸭、米面和谷类，样样都买。

在阿沙赖，情况更加恶劣。这个城市多少年以来就是不死不活的样子，近几天越发显得没有生气了。即便是叙利亚商人们也不再胡说八道了。

格勒尔·欧鲁丝认为没有再来的必要，因为巨商大贾们插手抢购，自然就轮不到自己买了。在太子港，每日三餐都成了问题，坦白说，如果没有特别办法，那就只能买到些小零碎。

公立医院拒绝接收病人。

成群的男女朝太子港涌来。这是遭受水灾而离乡背井的飢民。另有好多在維特做工的工人，因为无法找到食物，也离开工地。这群逃难的人，个个面色憔悴，衣服襤褸，他们在首都的大街小巷串来串去。在华利叶市场，沙罗门市场，在辛克莱堡，好多眼睛凹陷的勇敢的人死求百赖地要求你给行李包裹让他扛。

教堂门前，挨餓的人们吵吵嚷嚷，嘴里说着极其难听的话。衰弱不堪的老汉们伸着颤抖的双手。在这个场合里，卖蜡烛的女商贩倒成了资本家。许多穿软领衬衣的平民和乞丐由教堂里出出进进。有些人在高声祈祷：

“圣彼尔，老父亲，我们无法再……”

“基督上帝，赏赐我们一点东西……”

“上帝老爷，希望您使粮食从天上降下来……”

妇女们这样祈求，但圣维尔日、圣埃斯波丽和圣雅各诸神却充耳不闻，如同聋子。粮食并没有从天上降下来。奶油色的大太阳溶化在天空中了。

夜里，小偷们在全城活动起来，捕不胜捕。肥皂价格开始上涨。教母在蓝波尔那里替店里买来一箱，格勒尔·欧鲁丝打算等货源断绝时，抬高价格出售。街头上已经有小商小贩叫卖非洲森林中出产的一种发泡沫的草，这种草叫作草皂。好多家庭主妇开始用柴草灰水洗衣服。

油、盐、粮、烟的价格节节上涨。恶劣景象时刻在发展，打击着这个新的防汛地区。好多商店关门大吉……

由于劳动力过剩，以致工資降低了。資金周轉不灵使得成本提高，成本提高了而又須削价出售，这就使得工厂陷于停工。哀哀小民束手无策，个个喊叫：“活不下去了。”

农民誠然也抬高了土产价格，可是他們換回来的錢，却只能买不多一点的白麻布，印花布，染衣用的藍顏料，干活用的鋤鍬一类的东西罢了。妇女們搖首长叹，男人們愁眉苦脸……

晚上，校場上一大群人指手划脚的閑談，这是一些在职官員和候补官員。前者訴說着种种困难，但又以他們的地位沾沾自喜。他們在希冀着沒有把握的升迁調动。

“不錯，樊桑定会給想办法……”

其他的人們激动起来：

“这是樊桑應該負的責任啊！”他們說，“这老狗只曉得搞女人！”

哀呼之声遍于全城。飢餓与困苦深深地刺入人們的心。那边，在郊区，平民們整天辛勞之后，一入夜便复归于平靜了。

这边，在芬芳四溢的別墅中，黑市的投机商人，有的用精致的水晶杯喝着清凉飲料，計算他們所获得的暴利，有的早已鼾然入睡。在“百乐維俱乐部”和“太子港俱乐部”，一些經營进出口生意的商人、大老板、高級官吏、国會議員，他們連紙牌都玩膩了。在“蜀古納舞厅”，两肩赤裸到胸脯的女人們，半张着引人可餐的鮮紅嘴唇，眯糊着两只惺忪的睡眼，偎倚在舞客怀里疯狂地跳着。

蓝色的霓虹灯下，閃爍着点点星光，灿烂夺目。

你可曉得伯雄城，那里的花兒香气扑鼻，有一种花树，上面的花朵，色如白玉，其大无比，搖搖摆摆，似乎在自怨自艾？那里有色如熟香蕉，体大如拇指，专靠吸吮花蕊为生的蜂雀？你可曉

得这名叫“少女之乳”的小花么？你可晓得这亦喜亦悲的小曲，它所歌咏的是手捧的清水，绿色的长衫，短暂的爱情，伤心的泪和碧蓝的天么？

在伯雄城的荒僻角落，有一群女孩子，其中一个生着一张团团的面孔，两只鸡冠花形的眼睛，穿一件破旧衣服。她的面孔涨得通红，气急败坏地跑进草丛，身后跟着几个同伴，嘻嘻哈哈地笑。

她们都在十三四岁上下，正是孩童的末年，只知有乐而不知有苦。

她们喘息略定，便爬俯在草丛里，拔出嫩芽来吸吮上面的甜汁，随后她们便玩起骰子来。

她们当中的一个人，先自站起，跑去采了些紫红色的花，这种花往下一丢就象降落伞那样地旋转着下落。接着大伙儿也都去采，她们把花朵穿在手帕上，缀成十字形。大家高兴得唱起来。

伯雄城的山坡很难攀登，路也相当长。那个面孔团团、目光炯炯的小姑娘——呵，她还不到十四岁——折了一枝湿润的春菊。

“他好象有点爱我……挺爱我……极其……”

“叙再特，不要去想他吧，你没有钱上电影院，礼拜天你也见不到他……”

“不要胡说，嫉妒鬼，你哩，你更不会看见他。你家也是贫穷的，不要笑话人……”

她一赌气把面前的春菊统统采光了。

不管是富庶的地方也罢，不管是贫瘠的地方也罢，灾难同样地使人丑态毕露。污浊的河水止不住的上升，好象要达到一百

尺的最高峰来摧毁整个社会和人們的生命。

依拉利容擦一擦額上的汗珠，繼續走他的路，穿过几条有馬鞭草香气的小径。

海地的土地比往常时候更显得美丽了。

* * *

耶罗門·巴都劳尔老爷是奔走在各国政府之間的一个职业政客。他曾因发表了一些瓦雷黎^①式的象征派的不成熟的短詩和既无动词、又无主語的散文而侥幸成名。这个言不由衷的坏家伙，他見杜高家有机可乘，願作入幕之宾，于是便娶了一个年輕的混血兒，这个姑娘生得极其标致，无奈有点呆头呆脑，任憑怎样修飾也难提高她的身价。在《新聞記者》日报上，曾以《高雅的詩人》为題，登載过这位先生試图以婚姻而抬高地位的报导。幸賴这篇幽默动听的故事以及那种狗屁不通的詩文，还有些歌功頌德的卑鄙言詞，因此他得以追随在美国主子的屁股后面。又仗着他那位年华三九，甘願跟人睡觉的无耻太太出面周旋，于是这位耶罗門·巴都劳尔老爷竟得荣任外交处长之职。

就是这样，我們的人民也就呻吟于占領軍的鉄蹄之下了。我們的同胞也就塞滿了監獄。农民、工人和斗争的知識分子也就同蒼蝇一样枉死在特魯也苏、埃納里和麻木拉德了。而这位詩人也就开始取得了胜利。他以老練的手腕与人狼狽为奸，在政治上他算成功了。当他的政治手腕偶感失灵的时候，那么，这位乖娇的，芳香的，俱有女神的眼睛、嘴巴和身材，形似貴妇人的太太便亲自出馬。这位善于体贴人的仙女，不惜施以美妙的小惠，靠她的拉攏，于是这位歪詩人便在长舌的政治家队伍里，漸漸成

① 瓦雷黎(Paul Valéry)，法国現代象征派詩人。

为出色的人物了。

官吏的生涯果然临到巴都劳尔夫妇头上。耶罗门首先前往巴黎当公使館的秘書。这巴黎乃是花花世界，什么舞女之家，交际明星的两臂，如醉如狂的探戈舞，阿莱斯著名的早五时玉葱湯，这一切都足以使人神魂顛倒。对叶曼娜·巴都劳尔來說，仅只那头頂上的噴香气味，五时之茶，杜維尔和其他一些娱乐場所，即可使得南美洲椰林地带的这样一个小小外交官夫人昏头轉向了。但是，耶罗门呢，他却野心勃勃，觉得这种职务不大称心，認为图謀上进的时机已到，便告訴他老婆說打算請求調派其他工作，以便离太子港近些，因为那里的情况使他放心不下。巴都劳尔夫人听到这話，跺着脚大哭大鬧，不过后来也便想通了，觉得她丈夫为将来的政治地位而奋斗是理所当然的。不久，耶罗门便被任命为紐約領事，在那里，他可以設法大搞一批錢，对于象他这样的政治家來說，这是一件十分重要的事，因为他在政府已渐露头角，眼看就要身居高位，为了在海地的政治界中角逐，錢是必不可少的。叶曼娜·巴都劳尔很快就自以为慰了。因为她晓得在这金元王国里，种种享乐，更是說不尽的。

巴都劳尔夫妇发现美国占領軍对那无能的迭弟格那夫总統已經感到厌烦了，毫無疑問應該另外找个主子，夫妻二人灵机一动，就急忙整装回国。

他也許在那个繁华的可口可乐国家里失去了他的一些机智，不过，象他那样一个登上政治舞台不久的人，只有認識到自己有严重錯誤时才会服輸的。起先他自信有鑽营的本領，盲目地相信那些占領軍的高級官員們的意見，因此全力支持斯蒂芬·阿尔士作总理候选人。可是，又听說临到选举的最后一刻，卢塞尔司令官接到了另一道命令，于是乎，由参議院选出来的总

理却是路易·波尔諾了。

眼看着庆祝竞选胜利的焰火升了起来，招待会上人山人海，巴都劳尔夫妇后来才認識到这一次是彻底失败了。

耶罗門采取了强硬态度起来反对。他毫无廉耻地耍起以前的卑鄙手段来，用写文章与发表談話进行百般辱罵。失意的叶曼娜甚至說出她在巴黎割盲腸炎的費用也应由国家偿付。她在南美洲这个地方已叫人瞧不起了，心里好生难过。令人猜摸不透，她竟郑重其事地决定借助于她的肚皮，以便在伟大的母性这方面去寻求最大的快乐。

叶曼娜回来以后，告訴她丈夫她已身怀有孕。他非常欢喜，因为他一直認為她是一棵不开花的无花果。这一下他的劲头更大了，糾合他的政治集团中一些大小夔罗，配合报纸对波尔諾进行攻击，甚至涉及他的私生活和他母亲，結果使他不能不向美国的“朋友”求救。

波尔諾在这场脆弱的斗争中失败了。事实上，巴都劳尔这个坏小子也真够調皮的，自从民情憤激之后，本应出而安撫，但他坐視不問，听任这民族运动发展起来，威胁占領軍和傀儡政府。这么一来，耶罗門·巴都劳尔却当上了参議員。

就在这个时候，1922年发行的公債开始跌价，这个投机能手巴都劳尔便利用职权剝削人民的血汗，买下了几座別墅，一部嶄新的汽車，他过去在失业期間搞空了的錢袋，現在又塞得滿滿的了。

虽曾有人极力反对，但經過几次变化之后，耶罗門·巴都劳尔終于当上了部长。他搬用龔桑的老一套政治教条：

“在政治上必須能左右逢源，不择手段！”

另外，他又同他那万恶的主子狼狽为奸，自以为这就是飞黄

騰達的唯一手段，要使自己成為總統以下的頭號人物。於是他便當了部長，當了總統的侍從長官和秘書長；總而言之，靈魂已腐朽透頂。

他一見國內輿論對他極為不利，便決定在他家的客廳里舉行一次盛大的宴會，在杯盤交錯之中探聽局勢的情況。舉行盛筵的借口找到了：他的姨妹要同一個身材矮小，拿高額干薪的油滑少年訂婚。此外，他還求了一卦，得到確切的回答：“滑腳的爛泥，見日即干，大吉大利。”

處境固然困難，但總可以靠隆重的儀禮使上帝轉怒為喜。

他同其他那些海地政治舞台上庸碌無能的暴發戶一樣，總愛把挽救危局的希望寄托在非洲的神明身上。心中老是疑神疑鬼：有什麼狡猾的敵手在暗算他，用什麼有力的魔法中傷上天對他的信任。他庸碌無能，使他在宗教的迷信之前渾身發抖。在他腦子里充滿了各色各樣的政治教條；但沒有一點點切合實際的認識修養，他用形而上學的方法來機械地解釋半封建的海地政治。他覺得在統治萬物的上帝周圍，一些天神與魔鬼成群結黨，各稱所能，在冥冥中凶猛地鬥爭。應該為他們点上聖香念祈禱文，以酒食祭奠，以各種宗教上的禮節與祭饗使他們不要興風作浪。雖然他一知半解地讀過一點書，鍍了點假金冒充斯文，但這一切並不能使他免于不受宗教的蠱惑。黑人信奉的伏都教仍統治着他的心，使他絲毫不能擺脫他祖輩們同樣的迷信。於是乎，這位耶羅門·巴都勞爾決定了一項一舉兩得的妙計：既請了賓客，又敬奉了上帝。他在屋前花園與客廳里舉辦了一個盛大的招待會，伏都教祭師在院內布置好了祭神的聖柱，做好了祭奠用的聖象，以祭祝非洲的神明。

那天早上，叶曼娜·巴都勞爾懶洋洋地躺在屋內的沙發上，

她那条白毛小哈巴狗在她身旁华贵的蓝色地毯上蹦蹦跳跳，那是一条名贵的波斯地毯。给她洗澡的按摩师早就来了，为她擦背搓腿，把她那橘黄色的皮肤洗得干干净净。洗罢，她又到洗澡间撒了满身香水。为了修饰她那双纤手，就足足费了一个钟头的時間。随后，她就舒开身子躺在床上，用美容的香脂，从乳房上面一直搽到肩上，那是因为她的肩部与颈部统统露在外面的缘故。最后，她把一些香蕉、番茄、雪梨、黄瓜、橘子等水果切成薄片贴在脸上，以便增加面部的美，据说这是馬达哈利的秘方。真是奇法妙术！米依·巴都劳尔——她的小名——懒洋洋地躺着，静待这一大堆化妆品使她的皮肤变得又白又嫩，好让客人们神魂颠倒。她虽然已年近四旬，却仍想保持半老徐娘的风韵。因为她生活的唯一目的，唯一意义，便是勾引男人，象颤动着的花朵那样招惹狂蜂浪蝶。

依拉利容随着一群僕人进来，一見她的脸上贴着些紅、綠、黃、白的果皮，只露着一双青綠色的眼睛，使他大吃一惊。一个僕人滑倒在地毯上，碰到小狗的脚，使它尖声大叫起来。那个怪头突然仰起来，嘴唇一动，娇滴滴地喊道：“伊素尔！是你叫这群肮脏的黑鬼到这里来的么？他们不仅弄脏我的屋子，可能还要偷东西哩。瞧他们把狗吓得成了什么样子。还有这地毯，你看把我的地毯……真是一群脏猪！”

“巴都劳尔太太，是您告诉我叫他们来的呀……”吓得发抖的老僕人伊素尔回答。

“我从来没有叫任何人把他们的脚在我的地毯上磨擦，不是吗？”她躺着一动也不动，免得把脸上贴的东西搞掉了。“你晓得这是不是太子港的酒館侍者到了？……”

这贴着各色水果片的头，真是奇怪，看上去好似阿保加里斯

妖魔的形象。这头用冷酷的声调斥骂那些呆望着她、吓昏了的可怜黑人。这个狠毒的女妖精使他們多么痛恨呀！当她談到“我的狗”或“我的地毯”时，口气那么柔和婉轉，好象这才是值得珍贵的，值得爱惜的东西；可是一提到眼前这几个黑人，她那张嘴就露出极端讨厌的样子。她侮辱他們，向他們身上吐唾沫。是的，他們是粗手笨脚的人，随便被人使喚，却又被人厌恶。依拉利容沒有受到侮辱，但他很納悶，心想她为什么怨恨別人，为什么讨厌別人呢？毫無疑問，她不过自以为是貴族階級罢了，除此之外还有什么原因呢？世界上有一种女人見了一只猫或鳥死了就会伤心落泪，可是对于一个遍体血淋，呻吟在路旁的人却瞧也不瞧一眼。她就是这种女人。这种讨厌穷人的心理是他們家里世代相传的，縱然有时面带微笑，行点小惠小惠，但骨子里对穷人的厌恶依然存在，非等到他們的权势完全丧失，不会去掉。但是他們这种好象安若磐石的权势会不会有完蛋的一天呢？人类的奢望永无止境，致使这般人的面目之間，充滿了厌恶穷人的神情！

叶曼娜·巴都劳尔斬釘截鉄地向他們宣布：

“……叫你們到这儿来，不是为一个普通家庭服务，也不是侍候普通的人。凡是沒有穿白制服的人统统給我滾蛋……所有留在这兒听候使喚的人，一律要侍候到底。沒有听到命令，不得乱說乱动，絕對不許擅作主张。誰打破了东西，照价賠償。絕不許任何人闖到院里去，不管什么借口都不許可，否則立即赶出門去……我的話完了……”

这群賤民在鞠躬敬礼之后，低着头出去了，牢騷滿腹，怨气冲天。

是下午五点钟的时候了，在蔷薇飘香的花园和客厅里，来客陆续到齐。在一片香气中，到处是身着黑白礼服的男人和衣襟鲜艳的女人。

精美的酒杯里斟满了鸡尾酒。妖娆的女人，露肩袒胸，有的大声欢笑，有的细语调情。乐队用心地奏着小调和《朗伯斯漫步》的调子，此情此景，真可谓光辉艳丽，至美至善。

耶罗门·巴都劳尔在人群中如穿梭般走来走去，高视阔步，吻女人的手，到处点头同人寒暄，胡吹几句梵桑·米哲黎的诗句或说着日本话“是，是”；稍远一点的地方，一些自命渊博的人，在谈论国际政局，评论日本侵占中国的东北三省；另一边是政府的首脑，正在那里奕官鬻爵，许愿授勋。丑恶的官场！

人人都是一副特务相，刺探密谋。这边的人危言中伤，那边的人图谋陷害。其实，到底谁会害怕这些出身贵族，饱食暖衣的衣冠禽兽呢？

徐娘半老的女人们正在谈着他们的风流韵事，谈最新的时装衣料，也淡淡地谈到家事的困难。

“阁下，您的本事可真不小！最近买一点点吃的东西都万分困难，您今天的宴会却如此丰富……您不仅是一个可爱的人，简直可以称为一位了不起的魔术师呀！”

耶罗门·巴都劳尔在人群中洋洋得意地说道：

“夫人們，不这样作，怎能讨你们的欢心呢？……再说，象我这样的人，如果家务也搞不好，怎能担当部长的要职呢？我的秘密很简单，那就是有兔耳之朋……不过，你们也不要担心，经上次部长会议研究之后，我们已采取坚决措施来应付目前的困难局势。我对这个问题已提出处理意见。美国大使很佩服我这个大胆的计划。可是这下子我可泄露了国家秘密……对不起，不

再談了，夫人們……”

在茉莉花叢之後，成對的男女在幽靜地方談情說愛，有响亮的接吻聲，有興奮的笑聲，有許許多多甜言蜜語。晚照的夕陽，照在那些高貴區里的少女們身上，泛着金光，好似成熟的果子的顏色。她們在百花深處，綠蔭之下，大干其風流的冒險勾當。

可是，儘管有這種豐盛的宴會和輕狂的逸事，却仍不能掩蓋人們臉上的憂慮之情。有許多人雖然來了，也不過是觀望風色而已。局勢的困難使得政府搖搖欲墜了。老百姓面臨着飢荒，使得全國動蕩不安，也使得這一大群寄生蟲心中惶惶。人言嘖嘖，聽說有多少暴亂的陰謀！有人說，有一個警備軍上校幾乎公開地說要發動事變。有人說，北方也有圖謀生事的陰謀集團。

下午七時，宴會進行到了高潮。舞會在花園里開始了，舞步交錯，臉兒相偎，成雙的男女在傍晚的涼風中翩翩起舞。夜幕尚未降臨，天空依然一片灰色，使人們也顯得灰漆模糊。侍者們不停地分送飲料，有深色的可口可樂，有果汁香酒，還有一種巴邦菇甜酒，酒瓶上的五星商標在黑暗中閃閃發光。

然而，有一些“賤民”，却只好聚集在鐵門後邊，注意觀賞這盛大的晚宴，眼瞧着滿桌的佳餚美酒，女人們的華麗衣襟和男人們筆挺的晚禮服，大家一致感到憤憤不平。

“瞧呀！這些人好象無所不有，而我們則幾乎連一口飯也沒得吃啊！”幾個女人說。

那些醉飽不堪的花花公子走了出來，找一個偏僻地方，大嘔大吐，使肚里稍稍鬆動一下，以便繼續作樂。外邊迎風傳來了一陣笑罵之聲，越聚越多的人群，開始對這些醉生夢死的人罵開了。

“他媽的，真是一群強盜！他們吃的喝的都是人民的血汗

啊！”

另一些人也喊起来：

“真是无耻之极！在这样艰苦的时候，还这样花天酒地的尽情享乐！”

有些人激动起来，想向他示威。

“部长先生躲到哪儿去了？叫他出来，有话对他讲！……”

“我们饿了！”

“瞧瞧这些有钱的黑白杂种们到底是什么个模样！”

在门口担任警卫工作的宪兵，决定出动驱散群众，吓得他们一哄而散。可是有不少的群众又在对面人行道上聚集起来，其他胆大一点的也加入了他们的队伍。登时发出一阵鼓噪之声。

被吓呆了的耶罗门·巴都劳尔知道出了事情，便把宪兵们召集起来。事实上，他已估计到可能发生的危险。他想，“群众同小孩一样，光用这种吓唬的手段是无济于事的。”他同樊桑总统一样地清楚，被一些乱民包围起来不是好玩的事，在这种情况下，应该毫不迟疑地把他们打发开。于是他便象那位总统一样用钱来解围，他觉得自己也可以走到群众中去，和颜悦色地同他们周旋，甜言蜜语地回答他们的问题，恭维恭维男的，哄一哄女的，逗一逗孩子。

于是，他便走出门来，招呼群众到他身边；他一见这些老百姓的激昂情绪，非常吃惊。他便立刻拿一把铜元向他们撒去。孩子们一拥上前争着去拾。大人们走过去，用好奇的眼光看着这位部长，态度十分冷淡。

巴都劳尔满脸笑容，嘴里说对宪兵驱逐他们的事还不知道，并且说他们当然可以在这里观赏，他还要给他们分发夹肉面包……有一个男人勇敢地走到他跟前：

“你就是部长嗎？”他問。

“是的。”巴都劳尔回答。

“你把我錢扔在地上，是不是把我們当狗一样看待呢？”

群众此刻已把部长包围起来。穿蓝衣的男人和赤着脚的女人离他的脸只有几十公分远了。巴都劳尔感到害怕，謾罵与質問之声从各方面传来。

“你們看！人民的血汗把他喂得多胖呀！”有人說一声。

“那是对人民的侮辱！”一个女人喊道。

“可恨，这个老猪还叫人拿木棒打我們哩！”

在一片叫罵声中，部长从憤怒的人群中逃开了。人們越聚越多，宪兵到处追打，特別对妇女和小孩更加残酷。不久人群散尽，复归于平靜。夜空中传来管弦乐合奏的声音和歌声。安靜下来的客人开始合唱那个下流的英文《朗伯斯漫步》的歌曲。他們唱道：

每次去朗伯斯，

休間日与夜，

必見数君子；

留連不忍离！

嘿！……

院子里，在嘈杂的乐声中，响起一陣震耳欲聋的鼓声，是祭祀神明典礼开始的时候了。部长先自小心地隱藏起来。鬼神附体的伏都教祭司，口中念念有詞，在地上遍撒炒玉米和松子。有人牽来一只穿着紅衣的雄山羊。耶罗門·巴都劳尔走来，在圣柱与圣象周围乱舞一陣之后，便亲手把山羊杀死。鼓声阴沉，如誦經咒。大家輪流喝着山羊的热血，同时大教友拍拍出席者的头，表示賜福。

花园里的乐队仍不停地奏着各种歌曲。叶曼娜·巴都劳尔精神焕发地主持舞会，满面含笑，弱不经风的身躯偎依在舞伴怀里。一切景况，真算得美妙动人，尽善尽美。

晚上十一点钟的时候，花园周围的树木里投进来好多石块。

但是舞会仅仅被打扰了一会儿，便又继续举行了。腐化享乐的人们很快就安静下来，劲头比以前更大、更狂也更放荡。不多一会儿，那些投掷石块的人们被发现之后，便都被驱散了。

天色矇矓亮了，清凉的街头上已有小贩们尖锐的叫卖声，这时舞会才尽兴而散。成群的美国汽车开动了，呜呜地叫着，把耶罗门·巴都劳尔的座上客载向他们的绵软的床上去。

5

有人敲门，他们突然惊醒。

“欧鲁丝，欧鲁丝，开门哪，是我呀！……！”有人在喊。

深更半夜，这到底是誰？依拉利容接过欧鲁丝递给他的衣服，便去开门。来人原来是邻人杜阿亚，衣服还没穿好。

“欧鲁丝，快来！你怎么就没有听见？我丈夫皮斯·瑞奴尔吃了一点点东西刚去上夜班，就听到舒布卢特大姐房里发出呼叫之声。我推开房门进去，只见她坐在床上，身上流着许多的汗水，如同可可油一般……她还讲了好多事哩！后来她就昏过去啦，来势很凶。我独自一个人实在没办法，因此特来敲你的门。真正没法使她安静……”

杜阿亚跟平时一样，滔滔不绝地说个没完没了。

舒布卢特这个老太婆，她的身子弯成两半截，每象一滑节橡

村。她跟杜阿亚同住在一个院子里。她的面色漆黑，浮露着愁容，皮肤上如同蒙着一层有皱纹的纱布，脸上有骨无肉，在睫毛全无的眼皮下，有两只凹下去的小眼睛，嘴巴上还长着几络类似头发的灰髭鬚。她那牙齿全无的嘴里老是噤哩咕嚕不知說些什么。小孩們最怕她那种样子，因此只要看到她，便向她投石子，以便掩飾他們的恐怖。于是她便挺起身来斥罵他們，声音嘶哑但嗓門很高，那么高的嗓音是她平时不常有的。經她这么一来，一群衣服不全的孩子們便吓得不敢走近她，不过他們仍然乱喊乱叫：

“喂，舒布卢特，喂！舒布卢特老太婆！”

相传舒布卢特当年也是个很象样的人。据说，当初有个房东，这人是好运街的巨商，他把房子租给她住，让她在那里坐享清福，欢度晚年。人們至少会这么想。其实，她却是依靠自己在市場上討点残肴剩飯度日，从来也沒有付过房錢。即便是成年人看到她也有点害怕。有人說她是巫婆，是算命的；然而，即使跟她最接近的人們也从来未曾因此而非难过她。有的人还买些鮮花香料送给她。說起来可怜，她穿的那双鞋是补得一塌糊涂的男鞋，素淨的衣服上尽是顏色不同的破补釘，一頂黑色帽子形如大碗，但是，却样样弄得干干净净。正因为有这种美德，所以一般老年人都很尊敬她，也許因为她能給他們推算未来的休咎吧。

“当你看見路旁尘埃里的白骨时，就該想想那上面原是有肉的。”他們伤感地說。

在这个无理可講的世界上，衰老是頂坏的命运。誰若是老了，如果以死为可惧而还願活着，那就只好去过顛連困苦的悲惨生活，吃着狗豕不食的东西，可以說这是全国每个人所必不能免

的。

杜阿亚，欧鲁丝和依拉利容走进舒布卢特的屋子，一群妇女，还有几个男人已经待在那里，他们都带着忧虑的神情，低声交谈。老太婆躺着，喘声很大，光着半截身子，只有一条破被单盖在身上。

“她刚睡着，”一个女人说，“方才她象疯了一样，牙齿格格作响，发出牛叫的怪声。‘阿巴，咕龙巴！呜！呜！’她这么喊，接着又是：‘报仇呀！报仇呀！假如我的宝星再放光，我就要有七个……’”

“这种病不平常，我告诉你们。”年老的阿尔玛诺开口说。

他摇摇头，在地上吐了一口痰，喃喃地祈祷起来，不住地拉他的一只耳朵作为驱魔的咒语。老太婆的病起了新的变化，她躺在床上，辗转不安，时而在枕头上乱撞，时而把瘦长的胳膊、腿向四面伸屈，又哭又笑。

“可以让她用可可叶水洗个澡。”杜阿亚说。

“不对，最好用芥茎水洗。”另一个女人提出不同的意见。

“我想用海地的洛克叶比较好些。”格勒尔·欧鲁丝提议。

很明显，谁也无法使这个乱动乱叫的老太婆安静下来。她突然爬起，坐在床上，身上直冒大汗，喘着气又说：

“唉！报仇呀！报仇呀！我的宝星在放光，我快有七个啦！”
邻居们吓得向后倒退。

“我的宝星在放光，我快有七个……”舒布卢特睁着两只眼大声说，“基督徒们，我的负担太重啊！罪恶在烧我的心……基督教徒们，请听我坦白吧。屋里充满了少女的阴魂。请你们把屋里所有的瓶子都毁掉……这是我沙劳特·西士林·西神一个人杀死了依芒特·卡桃纳，卡芒西达·蒙道尔，巴里耶纳·达赛

斯……我的宝星又放光，我快有七个……我的左宝卜馬就够凶的，但它却碰到更凶的……阿巴，咕龙巴！嗚！嗚！”她呼叫起来。

屋里的人们听到这令人可怕的话，都吓得跑了出去。不久，附近被惊醒的人们便都知道舒布卢特确实是左宝卜教的巫婆。她象疯了似的把所有被她杀死的基督徒都一一坦白出来。最近这几天有没有两个孩子被認為患伤寒症而死呢？杜阿亚說她曾亲眼看见形同泥娃娃的小人，眼睛象火炭，在老太婆的床上跳舞。时间已是早上四点钟，街巷里的人们都已经睡醒。小贩们准备出去叫卖，工人们要去上工，这些人聚在一起，七嘴八舌，纷纷議論。有人說曾在老太婆屋里看到什么稀奇古怪的东西，于是就有人跑到她床边，看看她是否能飞上天去。

大家議論的結果，显然是認為这个女人对于附近的兒童来說是危险的，应该設法处理她，比如說把她送到医院里去。依拉利容想起公立医院来，这天夜里正由讓·米謝尔值班，因此决定去找他。

这种議論之詞使他劲搖了，也象一般头脑简单的人，对于这不足置信的玄虛傳說也恐怖起来，因为这样的恐怖故事，他从童年时就一直印在脑子里。但是，一陣細小的声音，小得簡直听不清楚，唉！这声音仿佛使他理解到，这可能是由于飢餓和寒热病而使得老太太成为半疯狂的。她受尽折磨，含垢忍辱，人們不查究竟，就一再指她为巫婆。其实就具体情况說，她只不过是天地間的一个可怜虫罢了。这样的恐怖委实不小，这突如其来的恐怖刺入每个人的心脏。老实說，处在这种情形之下，把可怜的老太太同惡魔混为一談，也就不足为怪了。至于說到惡魔，那是的确有的，比如說昨天晚上，在幽美的住宅区，一个都长的公館里，那时你如果高兴的话，你便可看到輝煌的灯光之下，那些人

面兽心的衮衮諸公不正是一群喝人血的恶魔嗎？

他同讓·米謝尔从公立医院回来了，心里虽然害怕，但也不便拒絕陪他一同到老太婆房里去。他們壯起胆来，相繼而入。她烧得厉害，牙在打战。屋里只聞到一股酸腥的寒热瘧气味。有人說已經两天沒見她出門；她如果老沒吃东西，就不可能驟然改变她的常态，因为她自己也曾承認她是巫婆哩。讓·米謝尔聳聳肩膀，完全被这种似是而非的話蒙蔽了。他一方面覺得怪有趣，同时也存着輕蔑的心理。

他将她扶起。她的身子軟如棉絮，不停地打哆嗦。他按住她的眼角，給她扎了一針。

“赶快把她抬去，我不敢保証准能到达医院，只是不得不这么办。我想这是膀胱出血症，你們看看小便。总得設法叫她安靜睡下去才好。她因为生理上的痛苦，所以精神錯乱了。誠如你們所談的，这病乎是够严重的。不过說她是巫婆……就未免胡說八道了，不是嗎？”

人們在院子里喊得喉嚨都發熱了。怎么办呢？医生自然不会相信她是巫婆。他說这叫作間歇性的昏迷！那么她亲口所說的話，也是昏迷中的鑿語吧！一个名叫桃丽絲的女病人站在門口說着。

“这些医生，他們都是黑人，并且在非洲又沒有信仰。”她說，“好在每条狗都会舐它的脚趾，还算差強人意。如果我們相信这些先生們的話，認为根本就沒有巫婆，那我們的孩子就都要被吃掉，而我們再不过問，那么，其他一些真正患昏迷症的人怎么办呢！……”

* * *

“喂，他利容，你听我說，你說該怎么办？难道看見大家

都垂头丧气就心里踏实嗎？……如今咱們店里，最容易卖的东西，除了汽水，就是甘蔗酒。你是曉得鞋匠非利伯特的，他本是个拘謹人，可是現在也爱喝了。他每天来喝十多次茴香酒。并且还不分好歹，硬拖着高百特一道来，这个醉鬼，你是知道的。依拉利容，你听我說，你看这到底該怎么办呢？”

依拉利容鼻孔里“唔，唔”了两声。他不願回答“怎么办呢？”这句话。干嗎去伤这份脑筋？他的生活太苦了。唉！他，他没有开始喝酒，这并非出自天性，但他同样也是煩惱苦悶的。

讓·米謝尔对他所談的那些动听的話，有一时期會使他想道迟早要有一种剧烈的斗争，而且相信为时不会过远。在这种斗争中，所有的弱小者都会自相結合起来，如同手上的指头結連成为一个大拳头。这难以形容的力量，总有一天会在海地广大的蔚藍天空下怒吼起来，使所有勇敢的人都得到应有的地位。讓·米謝尔曾談到无产階級和階級斗争；而他呢，却也結識了一班朋友，象那个有五个伙計的鞋匠非利伯特；无名的律師墨士曼先生；貨車司機克利斯班·佛朗苏瓦；医科大学学生讓·米謝尔；拳击家加布利尔以及他的老板。这位老板虽然派头挺大，却是个有胆量的汉子。老板的态度固然不算老实，但同样遭受美国壟断資本家不正当的竞争之苦，波克曼这家公司也是这样。这种情况，頗类似德沙林时代，大有改变的可能。另一方面，他覺得讓·米謝尔的話很有道理。不錯，劳动人民應該为階級而斗争，以便从大腹便便的老板手里夺取面包。不过他認為工人的人数不多，而且又都是被动的，再說全国尽是失业和餓昏了的人，万一斗争起来，保不住要失敗。讓·米謝尔那些动人的話使他覺得只不过是遙远的梦，書本上的东西，一辈子也难得实现。然而，其中有些話却使他認為見解高超，因为話里含蓄着否認听天由

命，坚决寻求真理的精神。其次刚由多米尼加共和国回来的克利斯班·佛朗苏瓦也对他谈过好些话，这些话跟讓·米謝尔所谈的道理一般无二。在古巴的圣地亚哥、比拉德里奥、馬当沙斯，那里的工人曾屡次拒绝上工，这就是所谓罢工。人们成群结队地跑到街上，高呼反对厂主的口号。据说这些人来自奥連特、哈瓦那或卡馬圭等地，他们专门鼓动怠工，大家管他们叫“紅党”。经过若干日罢工之后，接着就是大规模示威，如果人们与警察相持不讓，絲毫也不畏縮，那么，厂方就会增加工資。这种行动在圣多明各也曾发生过，不过次数不多罢了。依拉利容心里暗想，在海地有人承认是共产党，并且说要消灭资本家，可是并不象古巴那里的“紅党”。有一次，他問讓·米謝尔是什么緣故。他回答，那里的“紅党”就等于这里的共产党，并无絲毫区别，只是由于这里的力量薄弱，沒有办报纸，所以大家对这些事一概不知。他又想，何以这里的共产党不进入大小工厂跟厂方作斗争呢？你光說有了报纸，工人就会鬧起来囉！他们又怎能看得到呢？書本上恐怕講得更清楚些，怎奈海地这个鬼地方，又到哪儿去找書看呢？还是报纸比较好，自己看过了还可以給別人看，給其他一些讀書識字的人们看，讓他們也了解了解。这些共产党人一再宣揚他們是工人阶级的党，但他们却不为工人的利益而斗争，令人不解。他呢，他很想行动起来。但他不晓得应该用什么方式以对付厂方，有什么例子可循？什么是斗争的基本原则？一点兒也不明了。他只知道一点，就是人們越鬧得凶，年輕人就越会领导。想到这里，他的心似乎已倾向于讓·米謝尔了，但他的本意則有时佩服他，有时却又對他的話不以為然。

洪水之后，艰难的日子来了，这种日子是个个人所不能摆脱的。最初，他心里充滿了忧虑的情緒，但是一想到她，精神便立

刻振作起来。唉！格勒尔·欧鲁丝虽然身怀有孕，疲憊不堪，却也不辞辛勞，以其全力参与斗争，那股劲兒同海地的純粹黑人不相上下。在这逐日的斗争中，她的嘴由紅轉紫了，她的眼眶发出青灰色，脸上笑容驟斂，皮肤也晦暗无光了，但她的风度却越发显得楚楚动人，她的态度越发和藹可亲，并不因此而有所损于她的美。

实在，她虽非正式参加这一举动，但依拉利容已因她而自豪，对她更加爱怜，这种情形是他从来未尝过的。他一面分析格勒尔·欧鲁丝的行动，同时便想去找一找那位尚不十分信服的讓·米謝尔以及他所介紹的一班具有共产主义思想的小资产阶级。他們这班人都沒有这种斗争的經驗。格勒尔·欧鲁丝呢，只不过一个头脑简单的姑娘罢了，她却能在这一点上据理力爭。

他对讓·米謝尔失望了，在理論方面，他已懂得不算少，虽然这些理論象馬达一样带动他前进，但主要的还是在于行动。是否仅談些抽象的理想或者人民的日常生活如何如何就能引起人們的兴趣呢？如果老这样空談下去，那就是对全体黑人漠不关心！何况他也曉得，縱然不理會他們，自己也是要陷入无底深渊，永不能自拔的深渊。将来他单独一个人，憑他的一知半解，跟他那个格勒尔·欧鲁丝，他的难友們和一些蹩脚老板，会有什么作为呢？因而在这凄涼的深夜，万縷愁緒涌上他的心头。这时候，他又觉得需要讓·米謝尔和他的同志們。他們是光明，他們带着希望……誰知道？也許終有一天，由于他們的意志同人民連結在一起而产生一种为建設未来的雄厚力量。随水灾而猝然发生的种种严重困难究竟要到什么地步呢？非他所能知；照現時情况而言，只有鼓起精神，爭取活下去。来日一切問題自会得到答案。

“喂，依拉利容！我对你說，我每次跟你談正經話時，你总是愛理不理的……”

依拉利容一言不發。他于萬分困倦中，驀地怒火上升。假如他答話，那麼，他心里對這個應該推翻的世界所久已蘊蓄着的積忿，便會朝着格勒爾·歐魯絲發泄出來，並且將一發而不可收拾。

他倆鬧彘扭老沒有完。當出租汽車司機雷納爾的老婆維克多利亞哭喪着臉，帶着謙遜的態度走進店裏的時候，格勒爾·歐魯絲正是愁眉深鎖。維克多利亞這個人挺惹人喜歡，是一個規規矩矩的人，在服裝店當女工，大家都說她勞勁好而且從來不欺騙人，正因為如此，所以她在店裏每三周拿到十二塊錢。看到這樣一個“規規矩矩”的人，露着向人乞憐的神情，實在令人心里難過……格勒爾·歐魯絲打定主意今天什麼都不做了。

“格勒爾太太，給您請安；依拉利容先生，給您請安，身體好吧？”

“維克多利亞太太，你好，多謝啦。”格勒爾·歐魯絲這樣回答，口氣冷淡。

“真倒霉！天天碰到傷腦筋的事！”她扭過臉去急忙說。“雷納爾把他的加速器搞壞了，必須想辦法買新的換上。因此，我今天不能還您錢。我的小佛朗西娜，也沒有牛奶喂她了。我還想买一小盒玉米面，頂小的一小盒就可以，再買一點吃的油和燈油。今晚我只好把工作時間延長，只要有活干，就能付還您……”

“維克多利亞太太，這本來不算什麼，不過我直等了三個禮拜啦，現在，實在不能等……”

維克多利亞太太眼里噙着淚，立刻羞得啞口無言。她雖竭

力保持常态，但在这一惊駭之下，也就难免局促不安。实在，这真比空手而归看着小佛朗西娜睁着饿狗似的小眼睛望着她还要难过。

“格勒尔太太，我恳求您，明天一定还您。雷納尔今天还可以開車出去……”

“你們这班人都是一丘之貉！你們就不想想，我欠的貨款能老拖着不还人家……你們以为我对保德先生能說出……”

“格勒尔太太，請您莫怪。”她有气无力地說着，轉身就走。

依拉利容站了起来。

“她要什么就給她什么吧！”他用命令式的口气說。

“依拉利容，但是……”

“給她！”他大声說。

“我今天到保德那里去，已不能再拿他的貨了……”

依拉利容怒容滿面，走到貨架前，取了貨物放在維克多利亞手里，随后就躲到隔壁飯厅里去了。格勒尔·欧魯絲随着他进去。

“你永远不要管店里的事情……我跟你一样也有好心腸……如果照这样随便把东西往外丢，一眨眼就要搞光。而且那位先生可不是好說話的……”

一巴掌打去，正打在格勒尔·欧魯絲的脸上，几乎把她打倒。她瞪着眼看他，气昏了。她看到他那两只說不出名堂的眼睛，又紅又亮，这样的眼睛暴露着存心与人为难的神气，使她望而生畏。她走近他，只說了一声：

“依拉利容……”

他脸上带着不快的样子，理也不理她，从桌上拿起一包紙烟便出去了。剩下这小妇人一个人抓头跺脚，嚎啕大哭起来。

她止住哭，坐在床边，好象失了魂似的，一劲不劲，这样过了好长时间，一下子清醒过来，脑子里想这想那。

不错，多少时候以来，她的丈夫就跟往常时候不同了，他很少说话，仿佛有多少事情纠缠着他，所以他才决定上夜校。白天劳动一天，晚上再去上夜校，去啃书本，也真够累的。这一点她简直不了解。有时候他睡迟了，她还不依他，说是明天还要工作或者说不该浪费灯油。这一巴掌说明了他们之间开始发生了裂痕，成堆的思虑使她不能再想下去！

于是，一种恐惧冲上她的心头，使她难过极了。眼看就要丢掉这个人的爱，可是这个人却是她的命根子啊！

她只不过是街头上一个贫苦的小商贩罢了，以她那单纯的心，随随便便投入爱的漩涡。对于爱，她珍惜它，比作她所卖的糖果。人人都愿意有好吃的糖果。这个胃口一辈子也不会变。爱又是复杂的东西，活生生的东西，微妙的东西。为了探寻这爱情中的奥妙，不能不说她已经有所牺牲啊！她是一个老处女的继承者，这个老处女对于这方面的知识一点也没有灌输给她。她从来没有见过两性生活，在她的意识中认为这种生活应该没有悲剧，也不是只讲肉体之乐。她对自己的男人，给他洗衣做饭，跟他聊天，抱他吻他。总之，一句话，给他一切自以为是幸福的事。但是这种幸福，由于生活上的种种困难，只成了她所希望中的暗淡影象罢了。人人都在追求幸福，不是吗？唉！他使她重新认识到，即使是那天天在愁苦中所领略的幸福，也不可能达到了。她的看法并非荒谬，但是……多亏有“但是”这两个字啊！

她做好点心，把由于缺糖而味道发酸的情形告诉他，他不但恼她，反说这样挺好吃，也合乎节约原则，因而疯狂地拥抱她。

这样，使她非常高兴。他大吃特吃，仿佛故意让她喜欢。

男有一次，他俩一同到校场去看免费电影。她看到卓别林张开大嘴啃鞋子，不禁捧腹大笑。当他毫不客气地追问她何以值得这样好笑的时候，不禁使她大吃一惊。

这些事情她一向没有放在心上。她在街头当小贩时不知见过多多少少！她见了可笑的就笑，这是她的天性，那怕是极平常的事，有时也会惹得她笑。在她眼睛里，有骨瘦如柴的儿童睁着饿眼在大街上东张西望，有劳苦过度以致衰弱不堪的老人，餓昏了躺在公共场所的长凳上，有蓬首垢面的乞丐在垃圾堆里拣骨头啃。她的眼睛跟小孩的一样，碰到什么都想看……

一些潜伏在她脑子里的旧形象，不知何故，此刻又浮现出来。对于这些影象，她本来向未注意，但是这一巴掌是不是又提醒了？……

这些形象之一，就是在医科大学附近的僻陋地方胖大媽尼尼的小屋里那几次悲惨的幽会，如今还使她记忆犹新。这个年方十五的少女，就在这个所在，把她的纯洁肉体 and 可贵的贞操出卖给可厌的顾客们了。她那时跟一般女性受惊时的情态一样，半推半就，带着不自然的微笑，显示着她的心里既以此为美事，可又害怕被人发觉。她以哀恳的神情向人表示，老母业已去世，还有两个小弟弟和一个小妹妹，说着说着便止不住呜咽起来……

随后，她仿佛又看见一个年轻人在独自走路时，突然自投在疾驶而过的车下。他那破碎的头颅包在浸红了的纱布里。这个垂死的人对营救他的人倒说了好些极其伤感的话，可以说是集人间烦恼的大成！

她用手捂住脸，不敢再想下去，但其他种种形象却止不住又

涌現出來。

她又看見一些喝醉酒的美國水兵，在堤岸上的樹蔭下，正要焚毀一迭鈔票。一個餓得皮包骨頭的女人懷抱着光屁股孩子向他們苦苦哀求。這些水兵叫她跳舞，在地上爬着走，學貓叫，學狗叫，學馬嘶，然後才把要燒毀的一元鈔票丟給她一張。她看見這個女人用嘴把那張紙幣銜起來，上面沾滿了因勞苦與羞慚而滴下來的淚水。格勒爾·歐魯絲那時只聽到一片狂笑和嘲諷的聲音，原來這女人的鮮紅舌頭在舐着綠色的鈔票哪！

不錯，大街就曾經是她的學校，她的課堂，她的書本。她以冷靜的心情，通過這樣的教育而成長起對生活的熱愛來，每逢想起便覺痛心。她曾在這種環境里付出了相當代價而不自知。對於其他為苦難所折磨的人，雖有同情之感，也產生了強烈的鬥爭志意，但總覺困難重重，無能為力。自從了解了整個民族的痛苦後，她極感失望，惶恐。談到反抗，對她來說，仍然是困難的事。

不錯，那一巴掌，也不過是近來依拉利容不正常的行動罷了，那完全是生活煎熬所造成的惡果。有時候，她還想到他的老毛病。難道他會瘋了嗎？據說有許多人患了羊癇瘋就瘋了。她很快就否定了這種想法。因為服用丸藥的關係，他的病事實上已經痊愈了。

她還不大了解。各方面衡量一下，他們的生活比一般人並不算壞……一個曾受海地的腐蝕性生活所折磨的黑人，又安得不感到恐慌而為生活擔心呢！

當天早晨，她對他提出了個問題：

“這種情況你以為何時可以了結呢？”她提出這個問題的用意是要他把預料的情況說出來。她自己也費了很大的辛苦在準備這個答案。她求知心切，喜歡預測將來。

她一直从各方面考虑依拉利容所苦恼的解脱苦难的问题。依拉利容自己也不大清楚，但却希望自己能发现这个真理。事实上她不大了解，可也不愿意他过份去思索。因为她觉得这些思想会使他们基础薄弱的但还算安定的生活受到影响。头脑简单的人对新事物是那样地恐惧啊！

她觉得她最亲爱的人是在危险之中。肯定是讓·米謝尔与他那些可恶的书所造成的。她心里突然充满了深恶痛绝的心情，恨那些书夺去了他们非常稀少的亲近机会；这种强烈的怨恨之情，使她心中产生了一种几乎近于野蛮的激动。

她走过去摸摸那些书，很想把它们毁掉，全部抛在海中。可是她立刻又觉得这种冲动不对头，会产生严重的后果。思想斗争起来了。她害怕了，害怕她的认识不清，害怕她的愚昧无知。最后，她眼里竟流出泪来，于是赶快抑制住，因为生活不能说好就好起来。店里已经听到不耐烦等待的喊叫声。主顾们唯一的愿望就是快点招待他们，否则便到别的地方去买。

他象失了魂似的在城里乱串了很久，街道上的嘈杂声震耳欲聋。昏暗的烟雾中，他勉强可以由形状、颜色和气味估计出所到的地方。如果房子是洁白的并且闻到香味，便是高等住宅区。颜色晦暗，香味不大，又掺杂着其他气味，那便是市中心，介于两者之间的地区。形式整齐划一，颜色不同，配着透明的橱窗，只闻到一股强烈刺鼻的气味，又有人群里的汗臭气，这地方便是商业区。及至形式参差不等，又是方的、斜的、尖的，色如鹅粪，鼻子里只闻到粪便和霉臭气味，这就是平民住宅区。这个地方同市区好象用刀子划了一条显明的界线。

他的心里忧虑重重，脑子里一系列的印象，越想越多，使他

极度煩悶。他气极了，也不去上工，轉身就走，不留心同一个人碰个对面，这人一把拉住了他。

“讓我过去！”依拉利容喊了一声。

这人张口笑了，用力拉着他的胳膊笑个不住。他不是别人，正是拳击师加布利尔。依拉利容的一肚子忿恨宛如画中的宫殿，顿时化为烏有。他見他笑的那副神气，自己也忍不住笑起来。

这一来，对他來說，大有好处。这时他們是在伯雄-德沙林公墓旁边。两人相偕走进了“佛朗索酒店”。

“我要阿加桑^①，你呢？”

“也要阿加桑！”

天气热，他們大口喝着清涼的飲料。老板見他們笑容滿面，也很滿意；后来听到他們大声說話，他心里喜欢，便走近他們說：

“我专等你們开口夸奖。你們想必是初次到这兒来吧？所有这样夸好的顧客，多半是初次来的。怎么样，好喝吧？这是我老祖母传下来的秘方……”

老板最爱跟人攀談，而顧客則来得稀少，因此，招待殷勤。不过因为他們阴阳怪气地不願理他，他也只好不再絮煩了，独自沒精打采地回到柜台后边。依拉利容又显着发愁的样子。

“那么，难道你不痛快嗎？”加布利尔問。

“啊！没什么不痛快的，还好，还好。”依拉利容回答。

“你这不是死心眼兒嗎？”

“不是的。”

“你大概跟你老婆鬧别扭吧！我說你簡直是傻瓜，真該拿繩

① 一种飲料。

子套住你的頸子！”

“不要寻开心啦。”依拉利容露着不高兴的样子回答。

“老朋友，你今天变成哑叭了，就不看看我变成了什么样子？”

依拉利容看看加布利尔。真的，他已变了样儿，戴着玳瑁眼镜，穿着一套酱紫色呢子衣服，一双式样特别的白皮鞋，手里拿着一根桃花心木的手杖。

“你瞧我怎么样，嗯？”

依拉利容见他那种快活劲儿，心里猜想他可能是得到了一笔遗产。他们相对面笑了。加布利尔在古巴，波多黎各的圣胡安漫游了一趟，胜利归来。

“就象这个样儿，我才都看到了他们！”他说，“砰，拍，嘩啦！”他作着滑稽动作以显示他的才干。

他们谈起本地情况。加布利尔却说今天早晨才回来，什么都不晓得，老是摇头。啊！这就是了，明白了！他正要同全国拳击协会签订合同。等合同签好，对不住，再见！这倒霉的地方以后便再也看不见加布利尔的踪迹了！

依拉利容非常生气。

“大家都是一样，所有这些可怜的黑人个个走头无路啊！”他大声说。

“我不怕人耻笑！”加布利尔回答。“我认为还是明哲保身好些，我自去干我的，如果老想念这个地方的困苦同胞，岂非夜里也难好睡了。只有自己打自己的主意呀！假如我能把你这样的老朋友带到纽约去，自然也忘不了他们，不管在什么情况下，我也不愿同这里断绝关系啊！”

依拉利容一句话没说，多少时候以来，类似这样的话就已经

听膩了。这就是解决问题的办法嗎？这样的话使他感觉头痛。他天天听到这种話，有人一說再說：

“这地方遭殃啦，赶快离开吧！”

老板又走来，于是胡扯起来，说什么紐約是个大城市，好地方，年輕人大可以前去，那里的金元多得象天上的繁星，前途又是如何光明，那里热闹极啦，真是个出奇的大城市。他們站起来，加布利尔付了錢。

“那么，你为什么又回来啦？”依拉利容冲了老板一句。“如果照你所說，你早該成为百万富翁啦！”

加布利尔拉他往外走：

“但是你如今又有什么呢？”

不多一会，他們走到总统府前，只見一些官員正在他們的工作地点跳山鷄舞。一群美国游客猝然而至，手里拿着照相机，作手势叫他們站定。他們便站定了。

一个滿头棕发的小孩，睜着两只类似塗上釉的眼珠瞧着他們。加布利尔走上前去，伸手摸他的头，这小鬼竟然在他的黑手上吐了一口唾沫。

“滾开，黑鬼！”他睜大眼睛喊叫一声。

小孩的父母笑起来，走过来把气得面紅頸子粗、张牙舞爪的小美国人拉走了。

这次是依拉利容拉着加布利尔走开了。他們坐在离音乐亭不远的一条长凳上。

“那么几时动身呢？”依拉利容追問一句。

* * *

他回到家里，格勒尔·欧魯絲跟平时不大相同，脸上一点表情也沒有。他們默默地吃着，都不吭声。他見格勒尔·欧魯絲

穿得整整齐齐，好象预备出門的样子，心里納悶，几次想問也沒有問。他确实不知身在何处，只感觉疲倦得很……他在她面前如同一个不老实的孩子，他曾經把她打了一下。来日还得要过下去呀！

第二天，所有大大小小的工厂，如肥皂厂，香料厂，啤酒厂，榨油厂，屠宰厂，皮革厂，紙烟厂，皮鞋厂，印刷厂以及海滨的砖瓦厂，桃心木厂，造币厂的工人和碼頭上的搬运夫，一群群象蚂蚁一样，开始动起来了。这些人天天不辭辛勞，为大众服务，他們出卖他們的幼年、壯年甚至老年，其目的仅只为靠自己的勞力換取有限的面包，以免淪于死亡。每到夜晚，家家戶戶便难免要发生象今晚他們这样的小齟扭。这种小齟扭过一会儿也就好了。

越是拚命工作，身体就越受亏损；身体上越起变化，他的头脑也就越发清晰。要想得到光明，就必须担当新的任务。讓·米謝尔的話又在他脑子里出现了。

“你的工資只不过是為了維持你的筋骨和腦子的動作，以便給老板制造財富。終有一天你会清清楚楚地体会到这个真理。到了那个时候，你仍然要忍耐……”

长期以来，这些話就盘旋在他心里而未使他注意。他每次听到讓·米謝尔那些“危言聳听”的話便觉得好笑。

“你的話如雷貫耳，你真会說教，比黑尔丹神父还高明哩！”他說。

此刻这些話在燃燒着他的心，他毫不猶豫地用另一副眼光向周圍觀察，用另两只耳朵去听，用另两只手去摸。不管在吃飯，睡覺，作夢，快乐和苦惱时，他的脑子里总存在着这种意念。

他开始觀察工厂里干活的那許許多多只手。那些手有的在試輕重，有的在量长短寬窄，有的在估計厚薄，有的在摸摸光滑

不光滑。总之，这些手无不珍爱它所制造出来的东西。他看见这些柔軟的，时张时合的手謹慎地操作，开始时那样灵巧，活泼，以后便逐渐呆板了，无力了，发痛了，麻木了，以至于死在案板上，然后苏醒过来，接着再干那悲惨的，感人的人間任务。

这些手只要伸开拳头，便看见青筋暴露，不象是肉做的东西，而象是一把骨头球拍。工人的手就是工具，不断地变样兒，粗糙起来，厚起来。几时沒有手了，或者手不会操作了，那么生命也就跟着完蛋。固然这些手掌在短暫的幼年时期也曾是高低起伏，紋路分明，可是如今則又硬又厚，大拇指生了硬皮，掌心里也布满了茧子。这些手指，弯曲如鉤，已非原形，也沒有原来的气色了。有些工人的手，张开一看，便可看见食指の骨节特別显明，无名指总不能伸直，拇指上沒有指甲，而只是一块既非金属，也非木头，更不是石头，而只是黃泥和中午的瀝青所塑的軟骨罢了。

这些腿，由于劳累过度，几乎变成不直的棍棒，腿肚格外显得突出，上面一条条連貫的青筋，如同盘結着的水蛇。

他注意看格勒尔·欧魯絲的嘴巴，牙齿，眼睛，只見坚硬的肉皮上，东一块西一块有好多烧伤的痕迹，破过的疤痕。他先前十分喜爱她的美貌，当初为追求这种美色，曾在他那不稳定的生活中，費了很大气力，結果她以带有小疤的美愉快地接受了他的爱，可是如今他呢，却偏要给她耳光！

他很想快点出去，因而以响亮的嗓音說：

“八点半了，我該去上夜校啦！”

格勒尔·欧魯絲用眼睛盯住他。他打算溜走。

“等一等，帮我关好店門；我今晚心里煩，跟你一块兒去。”她說。

他們走到外边，清風拂面，氣候溫和。格勒爾·歐魯絲靠在路旁石柱上。他扶着她，她緊偎在他身上。

“格勒爾，你可饒得這一巴掌……”他喃喃地說。

她沒容他說完，便把兩個指頭插進嘴里，對着他“噓，噓……”了兩聲。

6

太子港在這個禮拜四的下午，夕陽落山的時候，沙瓦街上已是人影散亂，搬運蘇打酒罐的工人如穿梭似的來往不絕。罐里發出一股淡淡的甜味。人們熱得頭昏腦脹。在這寧靜的夜晚，只有車子轉動的巨大響聲。

白色的大車上，一個法國女郎有氣無力地說了聲：

“瞧你們這份醉醺醺要死不活的样子！”

人們轉過頭去瞧她。這群人確實在忙於其他工作，沒去理她，僅只有人暗地里唧咕幾句罷了。雖然她的面孔好象挺神氣，其實在她那塗着綠色的眼皮下，却是一雙惺忪的睡眼。她的小嘴象一張弓。在她那赤裸到腋下的胳膊上，一條條的青筋好似藍色小蛇。可以斷定她不是個電影明星。她喝了一杯清涼飲料，便牽着一條卷毛大狗，起身要回到她那芬芳四溢的第五號香巢去。她走起路來，一搖一晃，一點精神沒有，彷彿溫室里的花兒，正是沒落階級的頹喪情態。她帶着醉醺醺的樣子，扭動着屁股朝其他有飲料的地方走去。

今天，這位德拉哈意沒有出足風頭，只听得她咳嗽一下，大喝一聲，便飛也似地奔往校場，朝柏利內豪弗那邊去了。只有几

个不諳世务的小混血兒和几个嘴里含着雪茄烟的黑人轉过头去
瞧她那淡紅色的大腮和金黃色的头顱。一个小矮胖子把杯子翻
轉來說了几句不三不四的話。

一个报販叫卖《海地日报》，有一人拿到手里瞧了一下，馬上
就退还：

“这《海地日报》对彼尔·卢墨尔事件一字沒提呀。”

“要想多知道消息，就該买《本地新聞报》看。”

“这种报可是卡拉德那个蠢东西办的？”

“誰說不是？”

“你說，应不應該同别的报，一样給錢……”

“給錢，給卡拉德？你发疯了？……”

他們爭論不休。

所有一些乘凉的人，所有一些放下鋤头出来蹣跚的人，所有一
些探听消息的无聊政客，所有一些追求爱情的小伙子，这一切
形形色色的人物都麇集在校場上。

卖冰淇淋的鈴声响个不停。一輛海地警备軍的車子疾駛而
过。美国公使来到雷克司加非街，他走到那些患麻疹的孩子們
和衣服襤褸的妇女們中間。向来很少看見美国外交官混雜在人
群里。人們于是紛紛議論起来：

“他們一定心神不安，他們想了解人們怎样对待卢墨尔事
件……这事使他們伤脑筋，有人說……”

美国孩子們一个跟一个用鼻音重复着：

“可口可乐……”

他們的父母心里煩乱，但孩子們却在嚷：

“媽媽，再喝一点！”

“杰克，給我点心！”

“山姆，慢慢地吃！孩子，不要慌！”公使喊道。

卖松子的女商贩的拖鞋，情侣们相牵的手指，糖果商人的货箱，这一切都照耀在万里晴空中的东方饱满的明月之下。

失业者在一条凳子上正在开会。这个会就可给你一些动人的消息，这个会就可使你推翻内阁！

这一周确实太沉闷，人们一听到提起诉讼，都连气也不出了。后来撒黎纳和莫拉杜福的居民很不高兴，认为这是怪事。昨天华利叶市场就突然发生了恐慌，人们糊里糊涂地乱跑起来。两艘美国兵舰今晨开进太子港海湾。有人说，约里布瓦今晚要在白赖尔郊区召开秘密会议。其次，普拉德尔分子也将举行示威运动！

城里同前天白天那样，颇不安定，一切管制很严。大家都很怀疑。每个人都想看看风色。因为，假如樊桑垮台了，就得重新选举，而且在乡间的选区，每个人都应当有自己的代表，自己的议员，自己的总统。每个人都想占在好的一边，以便在奶油色的座位上得占一席。假如樊桑被驱逐了，可以说，这是大快人心的事。

此刻太阳正在下落。这肉感的，动荡的，引人入胜的夜景傲然而至，宛如焦愁中乍逢快乐的黑人。热带夜间的定时风迟迟不起。太阳好似一个大红石榴飘浮在海上和城市上空的云里，吸吮它的甜汁。人们走动着，怒火冲天。黑人的卷曲头发，平坦的额头，坚硬的面孔，活动的鼻子和大厚的嘴唇，混合于混血儿的黄面孔与黑眼睛之间。有些儿童坐在青草地上，在晚霞的照耀下，只显得精神萎靡。初露面的繁星如同盏盏明灯。

空虚而带刺激性的黑夜，热得象火烧一般。

有人在人群旁边经过时，闹声顿止，随后又低声说起来，其

声颤抖，勉强可以听到。

樊桑究竟怎么样呢？他是否会被推翻？在这些年月里，多多少少的人已经了解到困苦的原由，正好借这种混乱局面把这恶运改变过来。每一感叹之声都是随着各自的情况吐露出来的……

在总统府前，卫兵们端着自动枪，踱来踱去，枪口对准街道转角处，作着警备。

格勒尔·欧鲁丝摸一摸她的肚皮。小孩在里面象一只小青蛙般地一鼓一鼓地动着。是女孩还是男孩呢？依拉利容始终不肯把他的愿望吐露出来。然而每当她食欲不振时，他总是鼓励她。

“为这个小黑人努力加餐吧！”

依拉利容这人真怪，为什么总不提他所喜欢的呢？随他去说，又无人阻止他；原来这个面目丑恶的家伙，却是自己醒悟过来啦！每逢有人追问为什么对这事一字不提，或是人们谈到这件事，他总是借词把话头打断。

在格勒尔·欧鲁丝这方面，她最不喜欢听人说是女孩。每次杜阿亚指肚子是圆的而推断是男是女的时候，她就很生气。照她说，这是女的呀！真叫人扫兴！因为这首先是赔钱货，时时离不了裙子穿！至于男孩，只须短裤就能将就过去。何况女孩到了十五六岁的时候，还必须予以监视！而青年小伙子呢，在今天来说，那是多么勇敢有为啊！末后再说，做女人也实在可怜，除非落到好丈夫手里才是例外。格勒尔·欧鲁丝还算命运好，但是有些妇女那情况就不对了，她们给人作附属物，洗衣做饭，挨骂受气，躲在厨房里，以泪洗面，终有一天要为劳动而筋疲力竭，一命呜呼……

然而，那一天在夜校里，听到讲述拉玛迪尼的爱人玛丽·碧娜的故事，她觉得特别兴奋。这位女英雄在争取独立的那次战争中，参加克来特·比罗特战役，屡建奇功。如今女人们没有成为英雄的机会了。生活实在平淡无味。只有一件算得重要的事，那就是为免于死亡而斗争。

讨厌！这小鼠子又在动！他老不肯安静。我真想给他一拳，翻个筋斗给你尝尝！这儿，大概是头，那边，想必是膝盖。此刻格勒尔·欧鲁丝很安定，她自己也不知何故。生活不怎么枯燥了，事情也不那么忙乱了，不再愁吃愁喝，真的不会再受困苦了！最近这几天的混乱状态，一下子就烟消云散！眼看好日子就要到来，谢天谢地！这大概是在夜校里，所有以往的这些历史都使她觉得津津有味，而且对她也有好处。当她从学校回家的时候，只觉得心头上一股热气。这个学校使人产生一种不可思议的希望。如果不是一天劳动太累了，她真想在那里多待一会儿。

医生曾说大约在两个月内就要生孩子。是的，她竭力争取不使这小家伙变得同街头上那些小黑人一样。

街头上那些小黑人确实太难看。这些象黑面包的小黑人，由于先天不足，骨瘦如柴，衣裳又破烂，简直象戏台上的小丑、流氓、流浪汉，或其他种种说不尽的形象！

生活充满了痛苦，使得海地的儿童们怎得不爱打架斗殴？请看！这街头上的喊叫骂声，不就是他们在互相打架吗？这也許是为了抢夺在垃圾堆里、老鼠洞口或旧罐头盒里拣到的什么东西吧！

这天早晨，海地的太阳同孟加拉火柴那样发着黄光。

* * *

内阁会议的紧张情形有如暴风骤雨。樊桑总统大发雷霆。

他忿怒极了。巴都劳尔站在他身旁。

“巴都劳尔，你晓得，用那些老猪，我的政府很快就会失掉民心啦。这位劳斯波伦扰散了那些想入阁的人，所以提出想当内政部长，而那位柏尔莫林呢，也捐助了四分之三的救济金给灾民，至于其余的人，那简直是放屁！放屁！不要脸的东西们！不要脸的！……”

“总统，您说得对！”巴都劳尔低声说。“我相信您是有办法的。对于这些公开反对的家伙们，切不可把阁员的位子随便给他们！”

“说到阁员们反对！”樊桑冷笑了。“你以为我对他们那鸡屁股嘴还会客气！我要叫他们跪在我面前，叫他们的老婆也让我骑在背上！告诉你，关于应付局势的办法，我已请教过依维·唐代斯了！这位卓越的经济学家给我讲述一段亚当·斯密的故事，妙极了！我要把这班人都抛到九霄云外！他们反对，那才是笑话哩！……”

巴都劳尔仰起头来。事情严重了，比他所想象的严重得多。总统已经拿定主意。他的鼻子很敏感，便想法追随在总统的左右。

“总统，您一定很好地考虑过了，内阁改组可以安定人心，不过……”

“我决不让这些坏小子们把不稳的局面搞得更糟。不错，这是真的，人民的忿怒日见高涨，这点才是危险的哩！应该快点行动起来。明天我就出两份布告，一份是对造谣惑众者罚薪百分之五十。因为钱对大米、玉米和其他食品关系很大。我把三四个议员关进监牢，其他那十二个随声附和的人自然就老实了。另一份是把这些捣乱的共产党人置于法律保护之外。对于这一点，

你可曾看到白齐諾所提的条件？这些共产党，真正可恶！……”

“总统，这样办好极啦，好极啦……”

“还有最好的一手，只怕你还不知道哩。平时布告上本来不是我签名，而是由部长们签署。我对他们说明这次必须由我代签。那么八天之后，瞧我的！一脚便把他们踢出去！这一手，你看如何？对我的地位来说，我想这是最妙不过的！自然罗，对于共产主义的传播还得特别注意……”

巴都劳尔精神振奋起来；总统一个劲儿冷笑：

“这话我只对你一个人说，其他任何人也不晓得。我的未来的总理，你说怎么样？……”

巴都劳尔心花怒放，不知怎么才好。总统拍着他的肩膀说：

“亲爱的，你说你是我的学生，那么把他们来抓来，这样才能了解他们那一伙……说到这里，难道你就不给我出点主意？……”

巴都劳尔颤抖起来。他心想，不愿廉耻地尽情吐露出来呢还是跟他决裂而站在其他的人们那一边去？

“自然罗，你什么也摸不清……却又想当阁员！”

“总统，总统，但是……”巴都劳尔吞吞吐吐地说。

“如果你愿意了解在这样的形势下所应该采取的措施，那就请听……为了实行这个计划，必须依靠武力，是不是呢？因此应该给警卫军奖金，给士兵们犒赏。我已经见到美国公使，三条兵舰已开回太子港了。让这些普拉德尔派和一些捣蛋鬼们去考虑考虑吧！其次对水兵们也得花费几十万元。眼看谢肉祭的节日就快到，又要举行隆重典礼。民间大张筵席，击鼓取乐，以及市场里的群众舞会……在这种情况下就必须严防一些不三不四的人寻是生非，而不可只是梦想着瓦雷黎的海冢……”

巴都劳尔恢复了常态。他显然看出总统有意叫他俯首听命。他的嘴张到耳边，笑得满嘴的牙齿都露出来：

“总统，英明，英明呀！”他开口说。“靠您的提拔，我晓得不久就要成为政府的要人了。但是，您以为美国财政代表会采纳我们的财政计划吗？西内德拉吕是我的朋友，我可以……”

“巴都劳尔，我对你说，你至少应该了解1933年8月7日的财政协定……西内德拉吕只能根据政府预算限度……”

总统两手抱着头寻思，他不愿意尝试：

“唉！……我真觉得孤单，巴都劳尔，我真觉孤单，没有辅佐我的人，他们都是饭桶。真孤单，巴都劳尔，你还记得我们在北星中学的时候吗？……”

巴都劳尔暗地里注意着他，心想也该吓他一下……

“啊！总统，这确是好机会呀！此刻谁会说我是替您同特鲁希略秘密联系呢？正因为这个姑娘，人们体会不到……那么她叫什么呢？我倒忘记了，是不是叫卡曼西达……您记得么？您此刻专门联络普拉德尔……”

樊桑不加犹豫，接着说下去：

“不错，这是好机会……这位老普拉德尔！如果当初我们不坚持分离的话，恐怕他早已叫我继承总统之职了。唉！我现在真觉厌烦了。摆脱一切的时候已在不远，只有你还象个朋友，这不是说笑话，只有你会使我想念……”

总统打开窗子，阳光射进来，金黄色的光线和总统办公室的帷幕。动人吟诵的兴致。屋里的大钟，已是下午五点，正响着十八世纪歌咏野景的音乐。他倚肘而坐，半闭着眼睛，首先看到的是花园里绿油油的草坪，五彩缤纷的花坛和花满枝头的小树丛。然后又看到大海的新月形港湾，晦暗的白赖尔郊区，最后他的视

綫停止在高入云霄的山峰。他的性情仿佛受这种景致的陶冶而温和了，从鼻角露出笑容，开始赞叹起来：

“这碧蓝的山每天清早在太阳之下锻炼自己，以便一跃而升到天上……”

“太美啊，总统，太美啊！”巴都劳尔感叹着说。“您瞧，这真是一篇绝妙的演说词的开场白。照这么说，您是不是打算在广播电台发表一篇伟大的政治演说？……”

总统摇摇头，这个意见好象使他挺不高兴。巴都劳尔正是碰到他的弱点上了。他轻轻咳嗽两下，抬头望着将黑的天空：

“这碧蓝的山每天清早在太阳之下锻炼自己，以便一跃而升到天上。”他重复一遍。“您说得有道理，这是可以升上去的；在广播电台演说可能更巧妙动听……”

后天，舒布卢特老太婆的葬礼就要举行。杜阿亚在院子里高谈阔论起来：

“唉！真使我难过得要死呀！你们晓得，这个舒布卢特老太婆，人们把她抬到医院，她就死了。有一位先生坐着一辆绿色汽车来到。你说这是车子嘛！其实是象小船那样的轿子，乃是官府的車輛。车里那人可能是议员或阁员。他来到我家问我是不是要办丧事。他给了我一百块银元作寿衣和守夜之用。他说：‘宝纳杰夫人曾经吩咐过我，因为我在郊区负一点虚名，本来就担任为死者装殓的责任……’这种情形，看起来，真令人一洒同情之泪！当她活在世上的时候，让她挨饥受饿，等到死了之后，为了不失体面，却要举行隆重的葬礼……”

这奇怪的事使得妇女们胡思乱想，猜疑不定。杜阿亚必然了解得不少，只是她不肯说罢了。有些人说，在医院里未死的时候

候，她曾說出她的真實姓名，所以才能通知她的家屬。另有一些人認為這個老太婆既然早就成了瘋子，那麼她很可能還有財產在省城，她的親屬以及有權勢的人們一定都想得這份遺產。這是，可以斷言的。

死者躺在床上，床四角點着四枝蠟燭。按照當地的老習慣，用一條白手帕蓋住她的下巴，好像患牙痛的人們那樣。蒼蠅聞到死人的氣味，已經有好多在那裏嗡嗡地亂飛。她如今有一張寧靜的面孔，這樣的面孔是人們從來沒有見過的。她那閉着的大眼睛陷入深窟窿里，鼻子塌陷了，嘴上浮顯着一點乖僻的笑容。在陰曹，她會再看到海地一些老祖母的慈祥面孔和她們的善良而篤實的美德。這不可阻撓的死，這嚴肅的死，好像是極其重大的事件，也好像不可思議的安定幸福。

杜阿亞把樣樣事办好之後，也就走到哭泣着的女人羣里，晃蕩着身子，捶胸頓足，如同一個患夢游病的人；她穿着一身素淨的短衫短褲，頭上蒙着一塊白布，手里拿着一條大紅手帕。於是她也放聲大哭起來：

“唉，舒布盧特老奶奶，請您睜開眼睛吧！您為什麼離開我們？唉，老天哪！你為什麼把她帶去？唉，我的好鄰人，誰也沒有您厚道啊！您是個對人熱誠，令人可敬的人啊！唉，我的老媽媽，您把我們撒在淚海里不管了呀！您象上帝的小鳥，無牽無挂，說死就死了呀！唉，舒布盧特老奶奶，請您起來制止我們的悲慟吧！唉！……”

她手足麻木了，大叫着倒在一张躺椅上，兩手一伸一縮，揮動着她那條大紅手帕。

“唉！舒布盧特老奶奶呀！”哭泣的女人們還在嚎哭……

個個人哭得聲嘶力竭，死去活來。誠然，這個民族具有天賦

的集体合唱精神！

院子里一盏保险灯，挂在低树枝上，在热带定时风的吹拂下，这盏煤油灯在漆黑的夜里忽明忽暗。一群玩纸牌的人已经上场，出牌吃牌之声，呼喊不停。其旁，说书人阿尔玛诺正要讲适合于夜晚的故事。小孩们围了一大群，要求说书人快开始讲。他们说，天上的繁星也等着听哩。因为，在深夜降临之前，如果不听一听这些故事，你就会遭到不幸。小孩们热血沸腾……正如壮年人各有舍身报国的精神一样。阿尔玛诺于是决定开始讲。这当儿，杜阿亚从死人房里出来，走进休息室，喝了一大口果子汁，便去坐在说书场里。阿尔玛诺要讲可怜的小白驴出卖灵魂的故事。

“快点呀！……”

“还不快讲？”

“很久，很久以前，有一个可怜的小白驴，它的主人很凶，很凶……每天不管为什么事，他就打它；可怜的小白驴每次被打之后就唱：

哇哇，这一棒打得太狠呀！

哇哇，小白驴太伤心哪！

哇哇，主人有点太凶，

哇哇！

鸟儿在空中飞翔，鱼儿在海中游泳；野兽在地上奔跑，一听到小白驴的悲惨歌声，便都站住……”

稍远一点的地方，一群人围成一团，两个楞小伙子舞动木棒向一个赢钱的人挑衅，妄称这个人同那个浪荡女人眉来眼去。

恩彼郎丝小姐是个虔信宗教的人，她也混在那些一向厌俗生活的老妈妈队里，这时又走进死人房里，祈祷开始了：

“慈祥的老媽媽……”思彼郎絲小姐念了這一句，祈禱詞便應聲而起：

“為她祈禱！”

“純良的老媽媽……”

“為她祈禱！”

“貞烈的老媽媽……”

“為她祈禱！”

格勒爾·歐魯絲很生氣。雖然有關老太婆的故事已為鄰人所共知，但他們却還在那里湊熱鬧，預備什麼燒酒、饅頭去上供，仿佛非此不足以表示對死者的憐惜！格勒爾·歐魯絲即將臨盆，這喧噪之聲使她不得好睡，使她很不舒服。依拉利容試一試讓她安定下來，因為她很想夜里能出去玩一趟！

“隨他們去吧！”他說。“這些鬼東西們吵得真够騰的。他們一玩起來就忘掉他們的困苦，得樂且樂。其實這也是風俗習慣。你必然不願讓死尸和蒼蠅老留在那里……”

天哪，原來孕婦都是神經過敏的！芝麻大的事，也要由依拉利容賠不是。不過她很不願發生口角。夜里本來是最易發怒的時候，但這一晚上他却格外暢快，興奮！

投擲者的木棒發出“達克！達克！”的響聲。眾人連聲喝采。這是勞撒瓦狄勝了。這個黑人剛從北方來，他好象擅長這種玩意兒，至于加米廉這個人，實在說，不過粗通皮毛而已。他接受一連串的還香，根本不相信這一木棒會打不准。等到木棒迫近笨漢時，眾人又哄然大笑起來。工夫不大，就聽到向勝利者致敬的呼聲。

“你們不能輕一點嗎？這是對死者的尊敬啊！”阿爾瑪諾喊道。

說話之間，誦經的队伍到了，高亢的經声掩盖了那相当大的喧噪聲。晚风帶來片断的祈禱声：

“真理的明鏡……”

“为她祈禱！”

“智慧的宝座……”

“为她祈禱！”

說書人提高嗓門繼續講述可怜的小白驢和凶惡的主人那篇故事。他講到小白驢在每次不幸的遭遇中都要挨主人的鞭打。小孩們張開大嘴听着，至于年輕小伙子們却不注意別的，睜着兩只圓眼，專等听可惡的主人結果怎样。

“于是大路上一些強盜便把主人打了一頓，小白驢就高兴地唱起來：

哇哇，這一棒打得太狠呀！

哇哇，凶惡的主人太狠心呀！

哇哇，這一棒打得太狠，

哇哇！”

一个彈六弦琴的人來了。年輕人丟下紙牌，離開說書場，去听他唱古老的悲歌。这支歌里說到有一个名叫黎再特的人离开他的故乡，离开他的爱情和眼泪，到了城市。这是一支海地古老的歌曲。

人們还在跳舞。杜阿亚把步法試了一試，便在响亮的鼓乐声中跳了只如巴舞。大家又喝又唱，还玩着各种游戏。

念祈禱詞時噴出來的酒肉氣味四散在空氣里：

“神秘的玫瑰花……”

“为她祈禱！”

“黄金的房子……”

“为她祈祷！”

“天堂的門戶……”

“为她祈祷！”

“清晨的星辰……”

“为她祈祷！”

阿尔瑪諾結束了他的故事。小白驢因为受够了鞭打，要去寻找好主人出卖它的灵魂：

“从这天起，講故事的人便郑重地作了結論，說驢都沒有灵魂，它們再也不說話了，它們再也不象小白驢那样唱了：

哇哇，这一棒打得太狠呀！

哇哇，小白驢太伤心哪！

哇哇，主人有点太凶呀！

哇哇！

因此我曾經問过小白驢为什么不再唱了，它不吭声，却踢了我一脚，这一脚便把我踢到这里来了，所以我在这里給你們講这个故事……”

有好多次，女人們哭了又哭。阿尔瑪諾一个故事接一个故事地講，杜阿亚一杯接一杯地喝。郊区的黑人們同黑夜作抵抗，唱着，跳着，玩着紙牌，以便不讓死者在蒼蝇群里过她的最后一夜。

东方由灰暗而发蓝，更进而发白。早晨来了。

法庭血流滿地。一个官吏把被告打得头破血流。軍隊在大街上往返巡邏。示威游行被驅散了。家家关上大門，随后又打开。約里布瓦在白賴尔郊区的會場上被逮捕了。

維尔納森林区和都尔果的人們說这种情形是他們所预料到

的，并且說樊桑給他的主子裝運走了好多東西。聽說普拉德爾送給樊桑一盒雪茄。樊桑也就獻給他一個很重的金烟嘴。醫科大學的罷課失敗了，不過讓·米謝爾還算幸運，沒有被追查。

天空依舊是蔚藍的，但在苦難當中，失望之下，便只覺得一團漆黑了。人們的面孔黯然無光。鼓聲在市区四角响起來。樊桑在廣播電台上作了一篇動聽的演說，語句中隱約顯露恫吓口氣。官員們對總統能言善辯的口才，佩服得五體投地。

這位政治煽動家，假仁假義，舉辦了施粥場，成群的乞丐蜂擁而至。他還親自到下等住宅區，那里是無產的貧民聚居之所。他散發銅元給兒童，親密地拍拍婦女們的脊背，隨後又同男人們一塊兒喝酒。

“樊桑老伯伯是個好人。”酒徒們歌頌着說。

但是，當他一想到人們在節日不會安靜的時候，他便決定採取嚴厲手段。當他想到逮捕人的時候，就覺得不如把彼爾·盧墨爾放出來。同時向這位人民領袖表示，他可以在兩項辦法中任意選擇，一是把他放逐，一是使他遭受可能有的“事故”。

依拉利容聽到讓·米謝爾的話，大吃一驚，趕快跑去看盧墨爾，希望在他動身之前能見一面。房子里擠滿了人，但彼爾卻沒法同每個人都說句話。他用他那含有熱力和清晰的嗓音說出他最後的指示。

“首先，不要泄氣，要繼續干。應該讓他們曉得把人隔離開，對於象我們這樣的黨來說，那是無濟于事的。每個人必須準備以衰弱的手舉起火炬來……其次，不要把革命的語句挂在口頭上，要干實際工作，永遠不可同組織失掉聯繫。我們應該變成人民的肉上的肉……還有，要重視黨內的民主並使之穩固；一切要為提高工人的地位……要忠於第一個建立社會主義的國家——”

苏联，这是不能有丝毫动摇的。因为这个国家的榜样可以提高我们的力量。要忠于斯大林，因为他是我们的光明，在可怕的黑夜里指引着我们……最后，一切要为我们的组织保守秘密……”

依拉利容闭着嘴听，他这个人从来也没有见过斗争。

“不要泄气。”卢墨尔继续说，“不可屈服，不可有个人行动或粗心大意，一切都要为党……我们成立一支战斗队伍，它将在极端的压制下产生出来。保持坚定不移的信心，应该想到我们并不是孤立的，而是一支广大的队伍，我们有责任……我们的失败就是全世界工人阶级的失败，我们的成功，也就是他们的成功。如果法西斯在欧洲打起来，我们也受影响，世界是一体。但是，我们既然是无名小卒，就应该想到失败。假如有一天这失败威胁着我们的人民，假如有一天我们因为这偶尔的失败而精神颓丧下来，那么，你就再看看列宁的传记，这个伟大人物，一切困难在他面前就变成一股力量。跟着斯大林走……要不断地自己教育自己……爱国家，爱人民。不管什么时候，那怕吃饭睡觉时也是革命者，爱国者。保持我们的心象明朗的清晨那样纯洁，把涌向我们的流言蜚语之潮推将出去，而以人类生命的无限的爱回答过去……”

这段感人的话把领袖的喉嚨也说哑了。他走到依拉利容跟前，用力握他的手。

“我没有忘记你。”他对依拉利容说，“你的热情就是给我在监狱里的很大援助。你以朋友之道来看我，这太好了。虽然宪兵围住房子，也该有勇气到这里来。或许有一天，你也将成为我们的一份子……不是现在，总有一天，也许……”

突然，这个人在依拉利容面前变得高大起来。大家说的话，

他沒有完全听懂，但他似乎感觉到自己的渺小。这些話始終沒有供給他一材料……这个人给了他思考的机会，借他的光，他明白了自己虽然沒有文化，但是用脑子想是办得到的……他心想，这些人若是果真有理由，那么，以他們的身份而言，又何必偏要泄露些弱点呢？因此他对着卢墨尔的面有时也觉得沒有信心。

在启程的碼頭上，共产党人同被放逐的領袖握了最后一次手。他的老母竭力抑制住使她喘不过气来的嗚咽声……

在船上，倚栏远望，只見故乡的土地上充满了血与恨混杂的气色。太子港蒙上了一层苦难的創疤。橡树河如同一条泪河，穿过市区。

7

随着“撒拉托加”、“包图馬克”和“俄亥俄”三艘軍艦的到来，大批美国水兵涌进市区，商业区的生意一时又見好轉。海滨的百貨商店、酒館、小杂货店里尽是些碧眼黃发的大汉，滿口直噴酒气。宪兵把这地区讓給M.P.^①管轄，自己再也不出头露面了。人行道上，有些小姑娘用脚跟互相踢着取乐，逗得成群的美国鬼子哈哈大笑。他們用相当重的鼻音胡喊乱叫，有人說这些小子們打算把本地所产的甘蔗酒搜掠一空。他們手里拿的口袋里装的都是酒瓶，走近酒館拚命地喝，看見姑娘，上去就摸，还打人耳光。金元大亨們以主人翁自居，他們修馬路，修水管，呼叫着爬

① M.P.：美国宪兵。

上路旁的電綫杆，表現着或多或少的古怪性格。在華利葉市場旁，他們戲弄鄉下婦女，把她們比作驢，使她們非常害怕。他們在大街上丑態百出，發出象哈巴狗狂吠的那種尖銳叫聲。在海濱公共場所，爭吵事件不斷發生。几輛沿着中央大馬路行駛的大車，因為被追逐，幾乎撞塌路旁的板屋。

商店里，女售貨員們都站到櫃台的后邊。許多百貨公司在這些匈奴一樣的人在這裡時，招募了一些力氣很大的馬拉巴人，目的在搗走胆大妄為的醉鬼。手飾店大多數已經關門，有的雖然半開着，但也準備于必要時隨時關閉。一句話，這商業區已經是戰時狀態，面臨着敵人的侵略。商人們玩着猜錢之戲，這種玩意兒是叫人猜一猜這個錢是正面還是反面，如果沒有嚴重損害，生意照常經營，他們一定會在這些日子裡大撈幾文，怎奈遭此兵災，若不然，保險單也不會成為唯一的保證品。

對格勒爾·歐魯絲個人來說，開不開店門，沒有什麼大不了，因為她的貨色都是些殘品，根本不會賺錢。其次，顧客們明白，走進去也沒有什麼可買的，只不過在院子裡多跑幾步路罷了。

出售紫檀器具的古玩店裡，最是擁擠，每個人都想多逗留一會兒。依拉利容在這裡面觀賞了一會，他決定不回家吃飯，便走進國家銀行旁邊一家小飯館裡跟同事們一塊吃，大家在那裡談笑風生。一個敘利亞青年跟依拉利容同桌，這人很和氣，親切，平時在附近常常碰到他。他名叫哈必波·那拉，在華利葉市場的大門口開設一個很小的棉織品商店。

哈必波有一雙黑奶油般的眼睛，每逢談到他的不幸遭遇，便眼淚汪汪。有一次，三個水兵闖進他的店裡，追逐一個躲在店裡的鄉下姑娘。他出面勸阻以便保護她，可是這些壞蛋卻充耳不聞，反把他踢了一腳，若不是M.P. 猝然而至，恐怕不僅遭受重大

損失，說不定還難得活着出來呢。果真那樣，那就倒霉到家啦。

“這樣下去，商店就沒有保障了。”他接着說。“水兵都走了，但我不曉得他們的名字。有人對我說可以到公使館去，可是那又會有什麼結果呢？……”

哈必波·那拉在海地住了相當長的時間，他很小的時候就隨他的父母到了這裡。當時有兩條大船，“史麥爾”和“通布蒂”號，把幾百名東方的移民輸送到海地的岸口。那是由於本國發生嚴重災荒，所以這些人才被遣送出來的。他的父母好像小商販那樣，背上背着木箱，極為狼狽。他們在這裡遍地走，一面做小生意，賣些粗糙什物。他們從這個集市到那個集市，還到私人節日所設的臨時市場。飢寒驅使他們到處奔波，忍受着海地人民同樣的痛苦。在漫長的跋涉中，他在後面緊跟着他們，慢慢使他懂得了對祖國的熱愛。自從美國侵略者到來之後，他曾見工人、農民和愛國者手里拿着武器群起反抗，並且唱着獨立戰爭時的古老歌曲從容就義。他曾看見所謂自由美洲的海軍士兵用他們的機關槍掃射以工具當武器的人們。他曾看見那些自認為文明的人殺傷婦女，毆打兒童以及把反抗者活生生地處以極刑。他左思右想，腦子里無非是這個地方的種種印象。

他的父母，在若干歲月里，省吃儉用慢慢積累了一點錢，後來使用這點錢開設了一個小店鋪。反對敘利亞人的民族主義者照會海地的商會叫他專門經營這種生意。雖然如此，但對故國和那些純朴的人民，依然懷着不勝眷戀之情。相反的，他的一部份同鄉卻不管什麼民族主義，主張他在海地人中間物色個伴侶。後來他便娶了一個純粹的農婦，不會念書也不會寫字，不過他却極其尊重這個人世間的耕耘者。也許由於這個原因，所以他便沒有在居留本地的敘利亞人手里賺過錢，同他們一樣也得不到

寬裕生活。其次，對於美國人，他並不放在心上。在他們占領期間，他不去跟他們打交道。他一見那些喝醉酒的水兵追逐年輕的乡下姑娘，便止不住激起心头怒火。上帝曉得，这种丑惡的行動，那怕是最有权勢的人，也不能不起而反抗啊！他想到他老婆和几个女兒，越发怒不可遏。还算幸运，他老婆同孩子們已經到省城参加一个亲戚的葬礼去了。否則，不曉得这些醉鬼将要怎样对待他們呢！

他又談到樊桑对海地的本国人經營零星生意所訂的法律。他本是窮苦人，这些話談起来就难过，所以很想向人訴訴苦衷。一个銀行職員插嘴說道：

“他想怎么干就怎么干，也得讓海地人活下去呀！”

“我，我也是海地人哪！”哈必波·那拉生气了，辯駁道。“我的父亲也是的。为什么我没有同別人一样的权利呢？我，我是弱小的海地人哪！上帝曉得，我同保不住会把国家零整出售的海地的土著完全一样……”

“对，但是如果沒有这种法律，那你就只有挨揍了。”職員又說。“恐怕你早已失掉了你的生意，因为美国人把全国的生意都掌握在他們手里了……”

爭論变为一般化了，談得最多的，是美国人是否壟斷零售生意这一問題。那拉激动起来：

“你穿的皮鞋是美国貨，你的拖鞋和你的衣服，肯定說連你那短褲的棉紗也是一样！”他解釋說。“除此之外，你以为美国人在这个国家里就不再为所欲为么？你只消到街上看看就明白了。如果他們把零售生意也拿去，恐怕老早就把大批錢裝进他們腰包里去了。他們此刻沒有干，迟早是說不定要干的。他們要來就來，要去就去，这个地方真成他們的了。你工作的那个銀

行就是他們的，我想你對於他們那種偽君子的行為了解得……”

該走了，依拉利容站起來。在卡特林這家飯館里吃得不壞，價錢也便宜，一大盤豆米飯只賣二角五分錢，而且大家又談得投機。他本來就不大喜歡敘利亞人和意大利人，真也不曉得是什麼緣故。他對於阿拉伯人和其他白面孔人總是存着一種不正常的情感。這大概由於很少接觸交談，何況又常聽到對他們的壞批評；以致頭腦里便先有了一種成見，而這種成見一到了知識淺薄的人的腦子裏可就不易消除了。他們可能遇見他那位在多米尼加的表兄約瑟法，還有那位前往紐約去的拳擊師加布利爾。

從飯館出去的時候，一個水兵撞了他一下。他瞪着眼睛看他，並且用英語給他一句：

“婊子養的，上帝咒你！”

他不善講英語，音調一定不會好，可是這人好像完全聽懂似的，顯得慌張，就拔步溜了。他大概立刻就明白這個黑人會把他打個落花流水的啊！

讓·米謝爾新近到公立醫院外科手術室服務。幫助他纏紮帶的是一個年輕女護士，她老是扭過頭去不看他。

“小姐，當心把葯水搞翻了！”

“請原諒，可是這股氣味！……”她說。

讓·米謝爾看見她面色發白，便趕忙拉着她的胳膊，扶着她讓她坐下。修女克利司朵夫走來，她的方形白帽忽閃忽閃地顫動。

“她人不舒服。”讓·米謝爾解釋。

“我來瞧瞧！”修女克利司朵夫說。

“他們為什麼把初進醫院的生手派到手术室來！……”

修女克利司朵夫頗有所感，但是，跟平时一样，她却不露抑郁的表情。修女克利司朵夫年約三十。她是加拿大人。由于情場失意出家修行。在医院住宿的学生們常同她开玩笑。她挺活泼，也挺乐观。讓·米謝尔很会逗她，不是談她以往的情人，便是劝她采取唯物主义的觀點。事实上，宗教并没有在她的心里起过什么大的影响，而且宗教上玄妙莫测的說法也不能影响她的人道主义精神。她从未鼓励病人上帝受苦受难。她象近代妇女那样地与病人們同甘共苦，并不听信那种煽惑人心的残酷教条。她对讓·米謝尔頗为信服，因为她不爱宗教而普爱人类，而且她还憎恨那种引起各种疾病，引起人民健康显著下降的，以及引起医院既肮脏而又設備簡陋的社会制度。她經常竭尽所能解救人的痛苦，但从不劝人信教求神。

修女克利司朵夫忙着，又是拿鼻子吸的刺激药，又是拿喝的兴奋剂。小护士显出一点笑容。

“她最好是到診斷室里去，还可以躺躺……”讓·米謝尔作了决定。

他們伴随着她。克利司朵夫把白外套又穿在身上，迈着小步走了，她的皮鞋得得作响。讓·米謝尔走到小护士面前問道：

“你恐怕今天早晨和昨天都沒吃飯，是不是呢？”

“唉！不是，大夫，我吃过啦。”她低着头回答。

“你曉得，我摸清了你們的脾气，你們这班女孩子都是一样啊！假如沒有吃，这倒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我明白这种事。沒有吃那是中午想下飯館。你知道这种事是不会临到我头上的吧！你如果願意，我就給你找块夹肉面包。好不好呢？”

“但是，大夫，我吃了呀！”

“那么，你为什么老低着头呢？”

讓·米謝尔用手指托起她的头来。她的小脸如同拳头，两眼发亮，约摸十五六岁，白色的头饰七零八落，歪斜不整。讓·米謝尔皱起眉头说：

“至少，你是第一次发生这种事吧？”

“是的，大夫，第一次……”

“嗯……你没有月经吗？”讓·米謝尔说。

“不是，大夫，不是这个，只是这股气味呀！它使我要呕吐……”

“嗯……”讓·米謝尔又这么叫了一声。

“为了不使您厌烦，我忍耐着把绷带缠好，不过我的头打转了……”

“你父亲是作什么的？你在哪儿住？”

“住在展覽館后面，体育场旁边。爸爸是公司里的电灯匠。”她瞧着他发怔。

“可不是！当了护士，鼻子就得跟着倒霉。你讨厌这里的工作吧？这里老闻到碘酒、烂肉和尿臭气味。其次，这里可以看到人间的惨事，还可以看到有些象你这样的小姑娘，她们的身体那么宝贵，连碰都不让碰一碰。小朋友，应该好好保重，不必难过，要爱惜个人的生命和心灵深处的小兰花兒。对于工作，慢慢地自然会习惯的……起码不会再讨厌了。”

“唉！是的，大夫，只是这种工作，一开头就觉得吃不消呀！”

“啊！小姐，原来你心里存着偏见哩！如果认为这个职业有进账，那就错啦。国家是穷困的，还有什么可说。这里不是新式医院，想开点吧！这些来看病的人都够可怜的。他们无知无识，都是陷在困苦的黑渊里的，他们的病症非到极其严重时不来治疗。不大的毛病决不到这里来，因此就都是奇臭……这根本不

象書本上所說的那樣。我也是一樣，有的時候就覺得厭煩……不過年紀還輕，這算不得什麼！我常這麼想，將來總會有一天，也到象書本上所說的那種漂亮醫院里去工作。但這必須要經過鬥爭。你也許不明白我的意思吧？說來說去，我真不願見你老把眼睛轉過去。自然羅，聽不聽由你的便，只是我必須從實際工作方面來講啊！如果這個希望達不到，那你也只好跟大家一樣，等着受罪了。至於談到這里的情形，誠然也是太不方便了啊！”

小姑娘高興起來，嫣然一笑。依拉利容走進了診療室。讓·米謝爾對他微微點頭。

“好吧，讓我来救你。”他對護士說。“給我拿消毒針管來，不要忘記準備盆子，統統用消毒水浸一浸！”

讓·米謝爾握住依拉利容的手，問他那里有什麼消息，格勒爾·歐魯絲身體好不好。自從在盧墨爾家會面後，他們就一直沒有碰到過。隨着美國人的到來，依拉利容才出來工作，身子有點小毛病也不在乎了。讓·米謝爾拿一枝鉛筆在紙烟盒上画着，他在說：

“我給你看病，以後每禮拜吃三次綠米納丸就行了。我相信這是會好的。假如服用的分量少了，只怕病勢還要發展哩！小心一點，以後就不需要我了……”

依拉利容十分感動。他生活史上的最長一頁就要扭轉過來，從此就要變成一個不怕在人面前暴露自己疾病的人了。這真是關懷備至啊……護士來了；她把他的胳膊肘纏住，拉緊。血管鼓起來，在臂上隆起處画了幾道綫痕。跟前幾次不同，他一點也不害怕了。清爽的酒精……筋在跳動着。讓·米謝爾沒扎對血管，將針拔出，擠出血來。

“你今天真勇敢。”讓·米謝爾說。

他們的眼睛互相看着。讓·米謝爾心中有數了。奇怪，每次他朋友看過病之後，依拉利容就顯得很親密地離開。自從這新的醫術對依拉利容發生效力以後，他就拿它當神仙看待。而讓·米謝爾就是戰勝痛苦的主教。

針扎進血管里，針管里顯出一絲絲血跡。

“鬆開胳膊……張開手……”

血侵入針管，其色緋紅，亮晶晶的，接着就混合而成淡紅色。依拉利容留神看着這奇異的水通過他的血液而溶化了。可是他並沒有什麼感覺，這就大事已畢。

他們有幾分鐘默不作聲。碰到這位讓·米謝爾，是他一生的幸運。沒有他，自己始終不曉得生活會有轉變；老朝壞的方面走，結果必然在郊區搞得身敗名裂。這實在是離奇的結合，不平凡的友誼。難道這就是唯一的意義嗎？這對他又有什麼好處呢？

他怕臨走時讓·米謝爾有什麼事要吩咐他，幾次有話想問他又不好開口。他不明白這種小小的鬥爭究竟有什麼價值，可是他的朋友始終什麼也不問。他們這兩個人老沒說話。過了好大一會，讓·米謝爾才說：

“依拉利容，無論什麼事你都願意幹嗎？”

他們等待着，仿佛各自心里明白，他必然會自發地有所表示。

他未嘗不知道應該有所表示，讓·米謝爾首先在治病方面幫了個大忙，够朋友。讓·米謝爾沒容他有時間，接着又說：

“依拉利容，我替你高興。不過我不是向你要什麼，你只須跟我們在一起就行了，這是頂重要的，這可不是說為了使誰高

兴才到我們这里来。你为什么老同我拘束呢？我交给你的任务，是不是一件合法的而又很简单的事呢？”

“几时同讓·米謝尔一块兒睡覺，就会知道他打鼾的模样，”依拉利容眼睛直望他說。“假使今天我病好了，这就是沾您的光，我曉得您始終不向我要什么。但是我呢，总是認为欠您的情，不知怎样报答才好……”

* * *

炎热的时候到了。乡下的人们迈着小步，不慌不忙地从山上朝下走，突然又放快脚步，以便使头上頂的东西更加牢稳一点。高入云端的碧綠山峰已然象一片火把在大白天燃烧起来。有刺的沙漏树晒焦了，果实爆裂开，果壳墜落滿地。这沙漏树是兒童們頂喜爱的一种树，果实扁圆形，很大，他們拿它当球玩。有时他們也嚼这种果肉，吃多了会使人泻肚，也可能使人丧命。他們把果壳装满口袋，这壳特別坚硬，上面有一个弯曲的蒂。把壳上的蒂挂起来用力去打，这是一种技术。如果找到一个三四天也打不开的壳，便觉得得意极了。

地面上发出的浓厚气味，空气中散布的花粉香味，树林里小鳥婉轉的叫声，使得兒童們如醉如狂。乡村里的奴隶兒童只好忘記他們的年齡，去干那套在他們头上的重活。这些小家伙遇到一点机会便跑到街上或广闊的田野和树林里去玩。他們用有弹性的树枝作成弹弓，带些石子猎取各种顏色的飞鳥、蜻蜓和蝉。他們吃树上的各种野果和初生的酸嫩芽。虽然滿身淌着大汗，也不在乎，花了多少錢买来的鞋子也不去管它；太阳的好孩子，不顧一切，专好打猎。

啄木鳥是一位挺好的先生，它穿着綠的、黃的衣服，头頂上一点紅，安安稳穩地爬在树身上，用嘴啄树皮，打着悅耳的响声。

这树上的情侣，它从来也不躲躲藏藏，对于儿童的弹弓所打来的石子，并不放在心上。熟香蕉色带斑点的小蜂鸟，飞到花上，用嘴狂吸。在清朗的早晨，成群的鸟儿落在脆弱的花枝上，其中有善鸣的椋雀、黄鹂、红燕、画眉、白颊、白劳、巨嘴鸟、绿毛燕等等。它们的羽毛有金黄的，深红的，淡红的，浅蓝的，碧绿的，杂色的，带斑点的。这些鸟在小树林和园子里狂飞乱叫。

随着这恼人的美丽季节，夏之使者降临人间，它带来了成熟的瓜果，使得郊外的饥饿情况安静下来。一开始是酥梨、甜芋和“翼树”果，价钱便宜，可以让儿童们装满肚皮。接着出现卡石果、大杏、阔老果。最后，檬果熟了，枝头上累累的红黄果实多如繁星。海岸上，大批檬果从来自哥纳依夫的帆船上不停地往下卸，散发喷香的气味。所有名贵果子卸在岸上，便被商人们分散一空，运往上等住宅区。剩下的尽是些酸葡萄，胡萝卜，带角的芒果一类的东西，以满足一般的贫苦大众。俗话说，狗之所以令人可恨，乃是因为它有白牙呀！这是灾难、贫苦，但这种贫苦却由来已久，恐怕比夏季果子发香味的时光还早得多哩！只要有一点点吃的，也就可以使“大胃口”安静下去。如果不是这可恶的天气使你在船坞里、市场上、工厂里浑身大汗，只怕还想不到既无假期又无休息的海地无产阶级贫苦大众，而只识得那些往高山避暑的资本家。

海地太阳下的五谷好象水仙花那样闪闪发光。城市里充满了眩目的阳光和天堂的气味。路面被工人的赤足踩得坚硬干燥，发出响声，他们扛着东西不愿疲劳地往返奔跑。

依拉利容回到家里，格勒尔·欧鲁丝正在等他。她的面色显得很自然，看得出她专在等他。依拉利容非常欢喜。

“我在那里治过了。”他开口说。“医生说我的病不要紧……”

他说这话时声音不大，略带得意的口气。虽然如此，他们却从来也不谈他的病况，就是去找医生时，他也只是简单地说一句：

“我今天需要去找让·米谢尔。”

格勒尔·欧鲁丝很清楚，他是去治病的，但他并没有把这件事讲明白，她为了避免多费唇舌，也就没有再问他。只是她很快就觉得他这些天来似乎神气起来了：

“不要忘记到让·米谢尔那里去。”她说。

这时候他正在桌子上的一杯水旁找他所服的药。

以前有两次，她看见依拉利容面色不对，很不放心，但又没有问他，后来还是让·米谢尔解释几句，才使她安心了。只有一次她曾见他病得相当严重，不过为时很短。当他病倒那时候，她吓得浑身发抖，抱着他的身子把他放在床上，给他解开衬衣的领子，松开腰带，随后就抱着他哭起来，为什么自从第一次见面之后，不论是对爱情也好，或其他解释也好，她的恐惧总不会消失呢？既然害怕，怎么又不呼喊求救呢？说来说去，她那一会儿简直吓昏了，也不管他是什么病，只是呆呆地看着他所爱的这个不能动的男人。他只要试一试把眼睁开，她就躲到院子里去，也许他并未料到她已经看见他的这个模样。从那时起，她再也没有什么恐惧了，只是害怕她男人老为病魔所缠，不能去挣钱。为了避免这种事情，她向天上的诸神祈祷。

依拉利容不谈那些使格勒尔·欧鲁丝不爱听的话。因为女人們都是神经过敏的呀！或许因为一件小事就会使她愁眉苦脸。其次，看得很清楚，今天是个快乐日子！他所带来的重要消息可以吹散格勒尔·欧鲁丝的忧虑，好比太阳一出，燃烧着的蜡

烛立刻就灭了。

格勒尔·欧鲁丝瞧了他好半天。这个消息真是出乎意外呀！她在缝补裤子，听到这话随即把它放下。

“讓·米謝尔說你不会再病了嗎？”她重新注視着他，問了一聲。

“为了慎重起見，在相当時間內还得吃些淡紅色的丸藥，不过这就算好了……”

格勒尔·欧鲁丝站起身来，朝小神坛跑去，在維尔日神象前，划一根火柴点上蜡烛。

“謝謝您老人家大发慈悲！”她感叹着說。

她过度激动，眼泪流到两頰。她向維尔日神象高举两手，含泪唱着感恩的歌詞。

“多謝您，維尔日神！”她喃喃地說。

“該謝的不是她。”依拉利容很不高兴地說。

“是她，她听到了我的祈祷呀！”

“不是她。”依拉利容又使劲說了一遍。“媽媽也曾念經許願，她却从来也沒有听见呀！周圍的人都說我的坏話，說我犯了什么罪。他們害怕我，因此我才找不到工作。根本同她不相干，沒有神，也沒有什么好上帝。好上帝早已躲开我們的苦难了。这不是她，而是讓·米謝尔，而是紅丸藥，而是医藥之功呀！……”

格勒尔·欧鲁丝望着他，好象心里怪难过的样子。她轉过身去，整整神象前插着的花。

“啊！依拉利容！”她說，“上帝是唯一的主呀！有人說讓·米謝尔医生是共产党，共产党最不喜欢上帝。讓·米謝尔是个好人，他給你找工作，又給你治病，不过这是好心的上帝給你治好的。依拉利容，你應該仔細想想。我根本不懂这些事，我喜欢

讓·米謝爾醫生，但我又怕你遭到意外。万一被人把你關進監牢，我們將如何是好？……”

說到這里，她仿佛覺得有一個人頭出現在他面前。她看見好些被拘禁的人，心里害怕起來。該同他說什麼呢？這是使她十分作難的問題。若是在別的時候，還可以爭爭扯扯，但到今天，一股子歡樂勁兒已飛到九霄雲外去了。

“那麼，你相信我要被捕麼？是不是有人對你說我要搞革命呢？但這是千真萬確的呀！你去找尖銳的石子，我拿我的舊彈弓，把這些石子都射進樊桑的眼里，叫他不得好死！”

她笑了，摟住他。

“我真蠢。”她說，“杜阿亞早就對我談過這種事，我確實有點害怕。我心想人家見你常同讓·米謝爾在一起，而他又正被人監視着，不特說我們就可能跟着倒霉……其次，你見了我不說別的，光說你病好了，這也使人納悶！我覺得肚子象一個球，我的腿軟了。可惡！你就不相信受驚害怕會使我生下一個小妖怪麼？”

她偎在他的怀里。依拉利容抱着她，在小房間里兜圈兒玩。

“鬆開我。”她大聲說，“這樣要使我小產的呀！”

他們玩累了，氣喘吁吁地倒在床上。他們手拉着手，模糊的眼睛望着頭頂上的白天花板。在這個天花板上，依拉利容仿佛看見了疾駛如飛的大汽車，這種汽車當他年幼時就會夢想過。他還看見黑煙繚繞的輪船，怒吼的火車頭，馬達以及各種各樣的機器。所有這些幼年的夢想都被病魔壓碎，丟到生活的苦水中去了。格勒爾·歐魯絲呢，她所看見的卻是別的東西。成群的蠢漢聚在大街上排成行列，一些被人嘲笑的貧苦孩子，城市偏僻處的斗毆事情等等。最後還是她打破了沉寂。

“應該請一請讓·米謝爾。”她說，“我給他做查卡^①吃。可以

吧？我想他喜欢这个……”

依拉利容偶然想起什么事来，便回答她道：

“你还记得，我们相遇之后，有三个礼拜没有碰面。我已经失掉勇气了。后来还是讓·米谢尔叫我再见你，叫我把病况告诉你……”

格勒尔·欧鲁丝听到这话，感到惊愕。她觉得应该搞得体面一点：“……杀一只白公鸡。它虽然有点老了，可是拿它做查卡还是好的。肉不会太硬，可能很软……”

“我佩服讓·米谢尔当共产党。”依拉利容接着说，“再说，只有共产党才看得起我，帮助我，这该不是我的错吧！”

“从我们同居那天起，我就一直保存着两瓶酒。可以打开来喝。”她补充了一句。

“就这么办，两瓶酒，再来一大瓶汽水。”依拉利容同意了。

他们伸开身子躺在床上，静默着。他们的脑子里想这想那。

“依拉利容，你说，夜校的老师们，他们也是共产党吗？”格勒尔·欧鲁丝问道。

“嗯，嗯。”他作着肯定的表示。

“还有常来看你的那个在布郎特工厂做工的小混血儿呢？他叫什么名字？啊！对了，叫菲迪南。菲迪南也是共产党吗？”

“他也是。”依拉利容回答。

8

依拉利容走到灯前，格勒尔·欧鲁丝斜靠在他的肩上。他

① 海地乡间用豆子、玉米做的汤。

咳嗽一声，便高声念起来：

亲爱的依拉利容：

这是你表兄約瑟法·阿尔修給你写的。只有你一个人可以把老家的情形講給我听。当你在咱們家的时候，你晓得有誰出生了，誰結婚了，誰亡故了。这是远在异国的一个可怜黑人所急于要知道的。

你对我說你妻子的肚子是尖的，这一定是个男孩。可以讓她多吃点蘆笋，媽媽常說吃这种东西可以生得快些。

我寄給你两张經文，这是我帮过忙的一个教士送給我的。一张給主宰生育的瑪格里特神，一张給維尔日·莫拉尔神。等她肚痛的时候，你就把瑪格里特神那张經文放在她肚皮上，点一枝蜡烛托在手里，低下头，背誦經文。告訴格勒尔·欧魯絲，她所不認識的表兄在，向她举手致敬。

我不喜欢哲特林娜妹妹同居里·居里安这个小黄鶯一块兒玩。他整天弹琴，嗓子倒很好，只是特別懶，不是个好孩子。他一拿起鉄鍬到地里干活，手心便会被磨肿，真叫人没办法。这个小猪獾从来也沒有問过他媽媽为什么他的尾巴会是长的，他就不想想这样子懶法安得不长。对費力先說，等一等我就送給他一只斗鷄，現在正脫毛，不便把病鷄給他。你把經文也給媽媽看看，她一定高兴。你又會念又會写，可以把它抄下来。至于爸爸，他整天价苦悶，这个經文也会使他快活的。我的心难过极了。

此刻，晚风在沙依拉的玉米叶間唱起来了。馬尼奧克^①田里发出哀怨的声音，好象小孩子患肚痛。我的山羊一定能生下一只美丽的羊羔。我很想吃茉莉菇芽，这里找不到，幸而我并不是怀了孕。

好些事叫人不痛快，但这个地方却有肥沃的土地，在麻高里，尽是一些甘蔗田和牧牛場。我从早到晚割甘蔗。礼拜天我就到斗鷄場去看斗鷄。有一个老汉，这人是好鼓手，有时海地人聚在一起，大家

^① 热带的一种农作物。

便唱歌、講故事。

如果生意不好，一時又找不到工作，在這樣的國家里，不算什麼可惜，那你就同格勒爾·歐魯絲來找我好了。大家擠在小屋里，靠上帝恩惠，如果不破不漏，我相信是足夠住的。假如上帝慈悲為懷，我還可以給你們找到工作。這個國家比咱們的海地大得多，但人口則不比咱們這裡多，比較容易找工作。女人們在不大害怕時，还把胸脯遮遮掩掩，一碰到極大的恐懼，就完全露出來也不管了，你說對么？

我不多寫了。你可以同克塞·保勒瑞通通信，她每星期帶着風塵到所羅門市場去買賣雜貨。

上帝是慈善的，必須天天祝禱。

約瑟法·阿爾修

午夜的鐘聲響了。菲迪南、讓·米謝爾和排字同志奧克達維·馬克西米連三個人印在印刷廠里。他們決定印宣傳品，認為只有這個辦法才能印。奧克達維猶豫不決，但最後終於接受了這個意見。可巧，守夜的老漢是他們的老同事，他便給他講故事說笑話以討好這個懦弱的人。他對他說要把人家寫的詩歌搜集起來印成小冊子。於是一瓶老酒的禮物便把事辦了。這時老漢已經酣然入睡，鼾聲如拉鋸一樣。

熔化的鉛在藍色火焰中噴射火星。鑄字機帶着參差的声音轉動着；時而在寧靜中響起尖銳的鈴聲，接着活字板帶着輕微的响声落下去。馬克西米連目不轉睛地瞧着頁面上四分之三的原文，手指不停地迴旋在鍵盤上，顯示着對這項工作充滿了愉快和專心。他累得氣喘了。

“奇怪，這原文這樣長啊！”

“不要說話，印吧，上面都是有用的話。”菲迪南小聲說。

讓·米謝尔心里七上八下，頗不安穩。至于馬克西米達呢，經過一度慌張后，隨即鎮靜了，想不到他会作出这样有价值的事情来。当他站在机器前，聞着油墨的清香气味，簡直就象在自己家里，用自己的机器做得那么順手。

有一个时期，許許多多的年輕人，在大片垃圾堆里摸索，尋求光明的出路。这三个小伙子在印刷机旁，抱着极大信心，要把这种任务努力完成。他們的光明的梦，他們的伟大計劃，使得他們跳动着的心絲毫不覺害怕了。象今天夜里所干的事，如果是为了个人，他們無論如何是不敢干的。他們有了极多能激动人心的宣传材料。他們要打動群众，喚醒群众，鼓起他們的勇气，使他們以疲困的眼睛向着远处看，向遙远的地方，一直到天边，向自由的曙光看去。

馬克西米達将原文拼排完毕。

“加油，馬上印出来。”讓·米謝尔低声說。

“你糊塗了，还没校对哩！”馬克西米達拒絕他說。

他走到石板前，把活字板放在排好的框子里，然后粘在湿紙上，塗上墨。

“来，你把检查出来的錯字改一改。”他对讓·米謝尔說，“我去收拾印刷机。”

讓·米謝尔精神紧张，他的笔划在初校的油墨未干的校样上，把它划破了。

“給我，你太大意，我就怕搞不好。”馬克西米達忍不住說道。

他动手急忙改，把框子松开，取出錯字，換上別的。

“好印了。”他輕輕地說。

他們走到一架式样陈旧的手搖印刷机旁，把它轉动起来。

“反正不要人給紙錢，那么只要印五千张給資本家就算够本

了？”馬克西米連說。

“几时搞好呢？”讓·米謝爾問。

“啊！一會兒就好！”馬克西米連肯定地說。

他們都去看印出来的宝貴宣传品。在最后的几分鐘，他們吃了一驚，原来守夜的老汉出来巡查。这时讓·米謝爾和菲迪南正站在印刷机后边。老汉走近，問馬克西米連是否馬上能搞完就走，这样可以叫人什么也看不出来。他們抓紧時間赶快印，多印了一千张。

出去的时候，夜間的新鮮空气高兴地迎接着他們。他們热起来了。

“站住！什么人？”有人喊。

这是一个宪兵，他望見他們从印刷厂里出来。讓·米謝爾把宣传品紧抱在怀里，跟随別人拚命跑去。宪兵在后面追赶，还吹着口哨。逃跑的人們轉了一个大弯，讓·米謝爾才站住。

“还算幸运，若不是这一跑，只怕宪兵就看見我們这些东西了。随我来吧。”

他急忙走到附近一个院落的大門前，他的两个同志跟着他。一只狗叫起来。这时只听到宪兵走近，狗在院里也叫得更加厉害了。

“这可恶的畜牲要背叛我們呀！”讓·米謝爾自言自語地說。

还算好，宪兵这一来，引起了这一地区所有的狗都叫起来。宪兵象一陣风似的很快就离开，狗也不叫了。

“快来。”讓·米謝爾說，“我認識一个同情我們的人靠近这里住，在圣奧諾列街。可以把宣传品存在那里。不过，一块兒走可別惹出麻煩来，最好隔二十步一个人。”

他們叫醒依拉利容和格勒尔·欧魯絲。

“誰呀？”依拉利容問。

“是我，讓·米謝爾，快開門。”

他們走進去，坐下，腿象斷了似的。

“格勒爾·歐魯絲，給我們一點喝的，等一會再給你解釋。

我請客，五個指頭的美酒！”

“什麼事呀？你們搞的什麼名堂？”依拉利容問。

“來，把這一包東西放好，我明天來取。”讓·米謝爾說。

讓·米謝爾走到通向院子的房門，把門打開。天色發白了。他又关上，小聲唱起來。

“有夜貓子跟在我們屁股後邊，所以到這裡來躲躲。格勒爾·歐魯絲，你不討厭吧？……”

* * *

特拉維卓的工場是一間寬敞的方形大廳，在商店後邊。房門開向小院落，那裡有一個自來水龍頭，關得不牢，一滴滴的水滴在小水槽里。房裡悶熱，特拉維卓先生很快就走出去，工人們跑到院裡換空氣，並且在自來水龍頭下沖洗解熱。他們沒說話，聽著附近傳來的喧鬧聲，高大起重機的齒輪的軋軋聲，馬克杜那德車站上的列車發出指示開行或到達的嗚嗚聲，流動商販的叫賣聲，汽車站上的喇叭聲，這各種不同的響聲在德布市場發出調和的音韻。

商達爾·特拉維卓是個十二歲的小女孩，她突然穿過工場跑到院裡，一見工人們都在那裡，便高聲喊道：

“哎喲！象這樣就叫干活嗎？……瞧我把你們都攆出去！……”

她說過這話，見工人們圍攏了她，反而大笑起來。

商達爾這個小姑娘，簡直是個小調皮鬼，杏仁般的皮色，頭

发直硬，烏鴉翅膀似的两条辮子在背上搖动着。这小女孩子天真烂漫，不知道什么叫困苦，心里什么事都没有！她喜欢跟这些硬手掌的人們胡纏，狠狠地拍打他們的脊背，叫他們：“我的小老爷”或“老伯伯”，动手动脚，活象个男孩子。假如工人当中有誰露着不快活的样子，她就对他說：

“嘿！怎么回事呀！告訴我。是不是你老婆今天揍你来？我来給你出气！”

或者說：

“你可是真的討厌女人？講呀！我給你想办法！”

再不然就說：

“飯桶！无用的家伙！”

她最喜欢沙娄特，这个工人从小看她长大，她常在她父亲那里偷些糖果和上等紙烟送給他。她对所有的工人也都喜爱。这个有父无母的富家女兒，也許由于她父亲和女僕的过份溺爱，反覺得受拘束，所以专爱跟工場里的工人們厮混，認为比哪兒都好玩，原因是他們不把她当小天使看待，而且她也覺得这些人爽直，不那么文講講的……誰又曉得她的小脑袋里想的是什麼！在她那种被有錢人强加于她的虛伪的生活方式之中，仍頑強地存在着孩子的朴真的天性，爱美、爱正义，充滿了理想。由于她幼年失母，娇生慣养，象一匹无拘无束的小野馬，对所碰見的粗人本来是无情的。事实恰恰相反，她对这些外表粗鄙但富有人情味的人却发生了好感。她之所以願意接近这些粗人，大概因为他們正象她喜欢讀的儒勒·維恩作品中所塑造的英雄一样吧？因为她曾在她父亲的書房里翻閱过一些服尔德，狄德罗，傅馬舍，拉克洛斯，勒斯蒂夫和法郎士等文学家的作品，这样，再加上她以前浏览过的書籍的影响，使她的思想認識完全变了，日久天长，

变成了一个不守旧规的人，一个反抗社会束缚的人了。这天她碰到工場朋友們，便叹息着說：

“小伙子們，听我告訴你們一个消息！但不要說出去，我真讨厌这个政府呀！你們还曉得，爸爸說将要出卖工場。現在还没着手办，所以大家还不知道……因此我特地通知你們，慢慢瞧……”

电鋸不停地运转，发出隆隆的响声。鋸齿把大木头破裂成玻璃杯那样厚的薄板。沙菱特和劳茲蒙德以及其他工人們都圍着她打听这件事。

“实在情形，我也不了解呀！”她說，“我知道什么告訴你們什么。好在你們还没有出去！……”

她占据了一架刨床，坐在木头上唱起来。沙菱特把她抱下来。她在依拉利容身上搔抓，使他发痒。又用手指捏克罗陶米尔。回头又把头向沙菱特手上乱撞。他抱起她来，吻她的額头。

“可恶的家伙！瞧你把我的額头弄湿了！快松开，老头子来啦！小伙子們，我去了！”

她对着他們吐了吐舌头，作着猙獰的鬼脸跑掉了。

小伙子們站在門口，都很发愁。克罗陶米尔更是气坏了。

“談到新聞，这便是新聞。”他不住地叨念着。

“特拉維卓先生为什么要出卖工場？”沙菱特問劳茲蒙德。

“这是因为他高兴，他媽的！”一个紅脸小伙子說一句。

“談到新聞，这就是新聞，这就是新聞呀！”克罗陶米尔繼續說。

他們赶快跑回家里把消息告訴給自己的老婆。她們有什么可說的呢？她們早就时刻在发愁啊！

“依拉利容，来。”劳兹蒙德說，“咱俩去喝一杯。”

他便拉着他去了。安德林·劳兹蒙德是刺綉女工的兒子，在商店里当店員，他喜欢画画，在他的練習簿上，算术本和默写本上，胡乱塗画，八年之久一直如此。后来，他进了公撒哥的路易斯学校，把老师們画成些奇奇怪怪的形象。到处都可以看到他給教士克利司頓画的象，把这个黑小子画成卷毛狗的形状。教士山克拉司跟他最要好，送給他几本繪画書籍。以后，他就按照耶穌教士的成規，脫去道袍，而一班要好的教士也就以此为借口，迫使他还俗了。他从此不再讀書，便去当烏木器商人。劳兹蒙德天天奔走于各个小工厂之間，慢慢对此发生厌烦，于是开始利用空闲時間学习木刻。他把所刻的奇怪玩意儿卖给美国的游客。这是一种艺术。他用心鑽研，跑到市場去观察那些乡下妇女、打鼓的人、舞女、工人、兒童、老人和情侶的相貌姿态。在他的作品里，对于生活的热爱，对于純朴人民的深情，他都刻画出来，但同时也把社会的丑态和人民的貧苦所引起的怨恨、忧愁、憤怒的心情表現出来了。他是一个独身汉，到处流蕩，无拘无束。他見他的作品受人欢迎，可以得到生活上的補助，也自欣喜。他曉得这就是艺术，伟大的艺术，只是这个国家不喜欢艺术家罢了！

依拉利容，把劳兹蒙德介紹給讓·米謝尔，但劳兹蒙德有点装腔作势。他跟一个类似瘋癲的老年意大利人关系密切，这人名叫利济·安东尼尼·馬利必罗，在佛龙福大街附近做鉄器生意。利济是无政府主义者，信仰克魯泡特金、巴枯宁、安利賽·邵可侶、馬拉台斯达这班人。劳兹蒙德虽然没有无政府主义傾向，可是他崇拜这些人的虛无主义学說，而且也最喜欢听人談論这种学說。劳兹蒙德很注意听讓·米謝尔的話，因为这些

話他也曾听到利济·安东尼引用过。当讓·米謝尔講了一大篇为国为民的大道理之后，他提出相反的看法，認為讓·米謝尔的党只不过是个初生的嬰兒，没有一点力量成为强壮的孩子，根本看不出有什么出息来。讓·米謝尔因此認清了这个沒有作为的小资产阶级的乱党。他是那些烧到肉上方才知痛的典型人物，这种人即使看到大紅旗迎风飘展在大街上，还是三心二意的。其次，这样的捣乱鬼始終会存着恐惧的心理……这个奇怪的家伙，他本身虽跟人民一样同陷于苦难中，却一脚仍站在资产阶级的立場上！只有这样的人才是机会主义者和叛徒。

这个交际使得讓·米謝尔感慨万分。他想到自己的党里可能有若干象这个劳茲蒙德一样的同志。这一变动相当严重，同志们差不多什么也不敢干了。埃萊·布道和洛浪·德撒諾背叛了，并且把这个問題写信通知樊桑。他們几乎都是这种意志不坚的人。最危险的是有些同志，用列宁和斯大林的經典著作作为个人的不正确观念作辯护。他好象在梦中会到了劳茲蒙德这样一个人。

依拉利容被劳茲蒙德硬拖到前几天到过的飯館里，那天他們會在那里談論这个問題。他想再考虑考虑。小商达尔所說的消息确实够严重的，只怕将不得已而离开这里。他們叫来一瓶酒給劳茲蒙德，一瓶汽水給依拉利容。老板娘，虽然有那样多的孩子纏着她，但她却非常鎮靜，坐在柜台后边，半閉眼睛打瞌睡。

“你对小姑娘所說的那句話是怎样想法呢？”依拉利容問。

“你叫怎么說呀？假如小工場关了門，那就只好另找工作。一直找到为止……”

他們都不作声了。酒力使得劳茲蒙德咳嗽起来。他們拿起

紙烟來吸。勞茲蒙德好象有什麼話要問。結果他提出一大堆問題。

“你認識讓·米謝爾醫生很久了嗎？”

“很久了！……总算認得他有些時了！你干嗎問這個？”

“為什麼？因為讓·米謝爾醫生好象跟你挺要好。其次，也是因為他是个革命家……”

依拉利容注視着勞茲蒙德。他一向沒有懷疑過他，不過這次問得好象有點离奇。話虽東拉西扯地亂談，但勞茲蒙德总要扯到政治和讓·米謝爾，一時使他無話可說了。

“你已經見過這個嗎？”他掏出一張宣傳品問他。

這正是讓·米謝爾那天夜里存在他家的東西。他拿起一張打開看了一眼就又還給勞茲蒙德。

“沒有見過。”他的眼直望着他說。

“這大概是共产党的傳單吧？讓·米謝爾沒給你看過么？這個東西到處都有。”勞茲蒙德微笑着又說。

依拉利容生氣了：

“你這是硬套我的話吧？你是給宪兵還是給特拉維卓做工作呢？你想叫我說讓·米謝爾是共产党么？這是誰主使你的？我呀，不關我的事，我一概不管……工場這回事就够我傷腦筋啦！”

依拉利容把錢丟在櫃台上，勁身就走。

“不要生氣。這是我請你的。我不曉得你討厭談這個，那是因為談到了利濟·馬利必羅，因而聯想到跟讓·米謝爾見面的事。利濟對我說，共产党人是演滑稽劇的角色，只有无政府党人才能干一點事。因此我想向他證明這個宣傳品是讓·米謝爾的同志們搞的。”

依拉利容改口說道：

“勞茲豪德，請听我說，我不是搞政治的，不過要曉得就是沒有讓·米謝爾，這種事也不能避免發生。我知道有許多給憲兵當密探的壞蛋，無中生有的陷害人。讓·米謝爾可能有以色列人的種種惡習，只是他對於我，對於象我這樣的一些苦命人們，那種善良的行為，使我永遠不會忘掉。我不曉得這個意大利老瘋子的腦袋裏在想些什麼，但我只覺得他不是個虛信天主教的人……”

他們又爭論了很久。

9

七點鐘過去了。熱帶的傍晚景色宛如突來的笑聲，很快就降臨到城市。一片片的雲彩同太陽一樣高低，那形狀千奇百怪，有的象人，有的象獸，有的象白色山羊在天空的草地上吃草。在城市里，工作完畢後顯得格外寂靜，貓在膝蓋上打呼嚕，晚飯前人們在談心，家庭主婦在結束一日的家務，公共水泉旁成群衣服襤褸的棕髮男女兒童呼吸着熱帶定時而來的清風。

突然之間，整個一條聖奧諾列大街和中央大馬路的一段上，人聲鼎沸，亂作一團。原來是那一地區的著名流氓巴台爾和埃巴米農達兩個人，一個梳着高式蓬鬆頭，一個手持喇叭。他們率領着一群小孩，不知從何處呼嘯而來。他們喝得酩酊大醉，在教堂的門廊下，東倒西歪，丑態百出。看樣子不是得中頭獎便是攔劫了總督。

這時神父同一些信徒正在教堂裏高聲誦經。巴台爾把埃巴

米农达敲了一下，他便把喇叭拼命地吹起来，这声音传到神父和信徒的耳朵里，使他們觉得好象耶穌受审时的嚎声。巴台尔，眼睛通紅，露着凶相，用粗重的声調模仿着大炮的响声。

小学生們听到响声，算术練習簿上拿铅笔头蘸口沫写的字还没干，手指头还没离开讀本上所指的字行，刚学的功課記在心里还没有忘，便都站起来赤着脚大踏步朝大街跑去。好些作媽媽的根本不去呼喚她們的孩子，因为他們有这样的的好奇心已不止一次了。她們只是忙着把所做的晚飯放在温火上，两手在腿上抹一抹，不高兴过問那种閑事。男人們刚下工回来，有的洗脚，有的刮臉，有的用羽毛掏耳朵。不多一会儿便聚攏了一大群人。

神父同他的信徒們出来驅逐喊叫的人們。但他的呵斥声所得到的答复却是捣乱鬼們的一陣喇叭声。他确实缺少象基督驅散天堂廳前的商人們的那股牛劲。看熱鬧的人們瞧着这般情景，无不捧腹大笑。說真的，他們是故意拿这些鬼东西們寻开心，因为他們的悲慘誦經声使得这一区域越发显得死气沉沉，何況誦經声里不是喊“升天堂呀！升天堂呀！”便是唱什么地獄的痛苦和世界末日的恐怖調調兒，从来也不講使人愉快的話。牧师是一个說話怪声怪气的美国人，他一見恫吓的手段无效，便低三下四地說起好話来。你說埃巴米农达和巴台尔會讓他說得心坎吧！相反的，他們根本不去理这个罵起人来沒完沒了的坏蛋。

埃巴米农达和巴台尔現在做起軍操来。埃巴米农达自任大将，模仿騎在馬上的姿勢，行軍礼，发命令，吹着旧式步法的号声，有北方擲彈兵的步法，圣路易斯步法和吉保斯步法。两个老汉看見这两个流氓的举动，使他們想起这群牙齿尖銳的野狗，止不住搖着头笑得眼里淌出泪水。巴台尔这家伙倒真象一个規規

矩矩的士兵，迈着方步走、托着枪、瞄准、射击。逗得人们笑不可抑。

神父急得搔头抓耳，最后用手拍拍埃巴米农达的肩膀，表示亲热。埃巴米农达却只是瞧着他笑，对着他拚命地吹了一声喇叭。这最后的手段也便无结果而告终。埃巴米农达学着神父的动作和声调，学得维妙维肖。至于巴台尔呢，他一见他的教父来给他讲道理，这才跪下。神父同他的信徒们受此惊恐，也就溜之大吉。

但是工夫不大，宪兵就跑来干涉，毫无疑问是那位上帝的代表打电话请来的。这两个小家伙便被人以请吃酒为名而带走了。格勒尔·欧鲁赫很替他们担心。

“只怕没有好结果。”大胖子杜阿亚说，“照他们这样，还会请他们吃酒呢！这个巴台尔是疯子，埃巴米农达也差不了多少。你们瞧着，今天晚上，他们不是被指为打伤了人，便是说他们自投车轮下，再不然就是说他们不服从宪兵指挥！”

然而事情的变化却不象杜阿亚所说的那样。两个醉鬼疲乏得要死。埃巴米农达突然放声大哭，满眼热泪汪汪。巴台尔躺在走廊下睡着了。慢慢地人声沉寂，大家也就一哄而散。这一阵饶有趣味的举动在单调的黄昏结束之后，路灯亮了，这一区域也就复归于平静。

有人喊救火。睡梦中的人们，身穿睡衣，哭丧着脸打开了门。大街上喷射着一股浓烟。

宝纳杰大面包房着火了。眨眼之间，大街上就烟雾弥漫。人群里发出一声喊叫，原来有人瞧见埃巴米农达和巴台尔刚从面包房的车门里跑出来。巴台尔手里拿着一只装汽油的空桶。

紅黃色的大火舌順着牆壁往上冒，高得比頂高的棕樹還高。很大很大的火星比炭火亮得多，至少噴射到四十公尺的高空。天空被火光照得一片通紅。大火里發出爆炸聲，還帶一股烤麵包的氣味。

人們手忙腳亂了。婦女們吼叫，男人們搞得焦頭爛額，小孩們却露着好奇的神情……這熊熊烈火烧着，烧着，剎那間便蔓延到四鄰。鄰人們慌忙給孩子們穿上衣服，但對於搬運傢俱和貴重物品則遲遲不決，危險雖大，却看不出馬上就會到。救火隊員的營房距離不遠，他們得到警報，飛速而至。所有本地的小偷也一齊出動了，一有火災；他們便去爭着搬運傢俱，有時在極端危險的情況下，也能把他們認為好的東西搞出來。等到火熄之後，眾人走開，而所有的東西也就蕩然無存。

紅色汽車駛來，上面載着頭戴銀盔的人，銀盔在火光照耀之下，發出反光。婦女們看到救火車，才勉強鎮靜一點。救火隊一到，隊長就下令拆除接連麵包房的小屋。經她們百般要求也是無效，隊長把她們一個個都用力推了開去。

格勒爾·歐魯絲也在紛亂中舍棄了她的住處，只穿一身睡衣跑出去。她手里提着兩架被單，一個沒有頭的布洋娃娃，一只給孩子盛玩具的小盒，還有就是她同依拉利容合拍的一張大照片。依拉利容則把他的幾本書，破抽屜里的一點錢和他們所用的幾件飯具拿了出來。

受災的人們坐在人行道上，面對着火燒的地方。他們希望把火徹底救滅為止。格勒爾·歐魯絲把頭靠在依拉利容的肩上，傷心地哭起來。一個鄰家女人給她送來一杯用樹葉煎的湯，對她說吃了這個可以壓驚，對她最合適。格勒爾·歐魯絲笑了。但是新的驚嘆之聲引起她的注意，接連麵包房的小屋開始燃燒

起来了。

“这些救火队员是干什么的呀？”人们不满地说。

救火队员拉开水管，伸开梯子。火烟越来越浓厚了。细小的烟灰象雨点一样不停地下落。火在天空里急剧上升，仿佛很快乐地在屋顶上跳舞。受灾的人们群集在人行道上，好象一条长蛇阵，每个人手里拿着不多几件衣服和各种东西，宛然一幅米谢尔·安士所绘的难民图。他们的动作和姿态，在褐色的微光下看起来，越发显得窘态毕露。他们的面孔上刻画着人类所具有的爱、憎、烦恼和恐怖的形象。沿着这条人行道，有些男人卷缩着身子，灰暗的脸上发出带色的反光，他们不住地摇头，跺脚。一些女人们，面色有的发赭红色，有的发黄色，绿色，手扯着敞开的睡衣，怀里抱着面色灰白的孩子。还有一些人举手向着天空，好象在大教堂里祈祷似的。

格勒尔·欧鲁丝站立起来。她把订婚时依拉利容给她的银戒指忘掉了！她以为这火不会马上就烧到房里，便想回去找。队长不许通过，说什么他也不听。

“不准进去。”他重复着说，“这是禁止的，必须等火灭了……”

格勒尔·欧鲁丝喊了半天也没有得到看守者的同意。她仍旧回来坐在灾民群里，嘴里咒骂队长。她的面色灰白，捏着拳头，翻着白眼说：“再见吧，爱情的戒指！”

另一间小屋烧着了。灾民又喊叫起来。这些救火队员是干什么的呀？看起来他们好象很忙迫，可是唧筒里没有水喷出来！

“水压不够，他们在找火口。”有人解释。

忽然，人群里一阵哄乱。救火队长来集合他的队员。他本人手拿一把大斧头，这把斧头光鉴照人，好似天上的一轮明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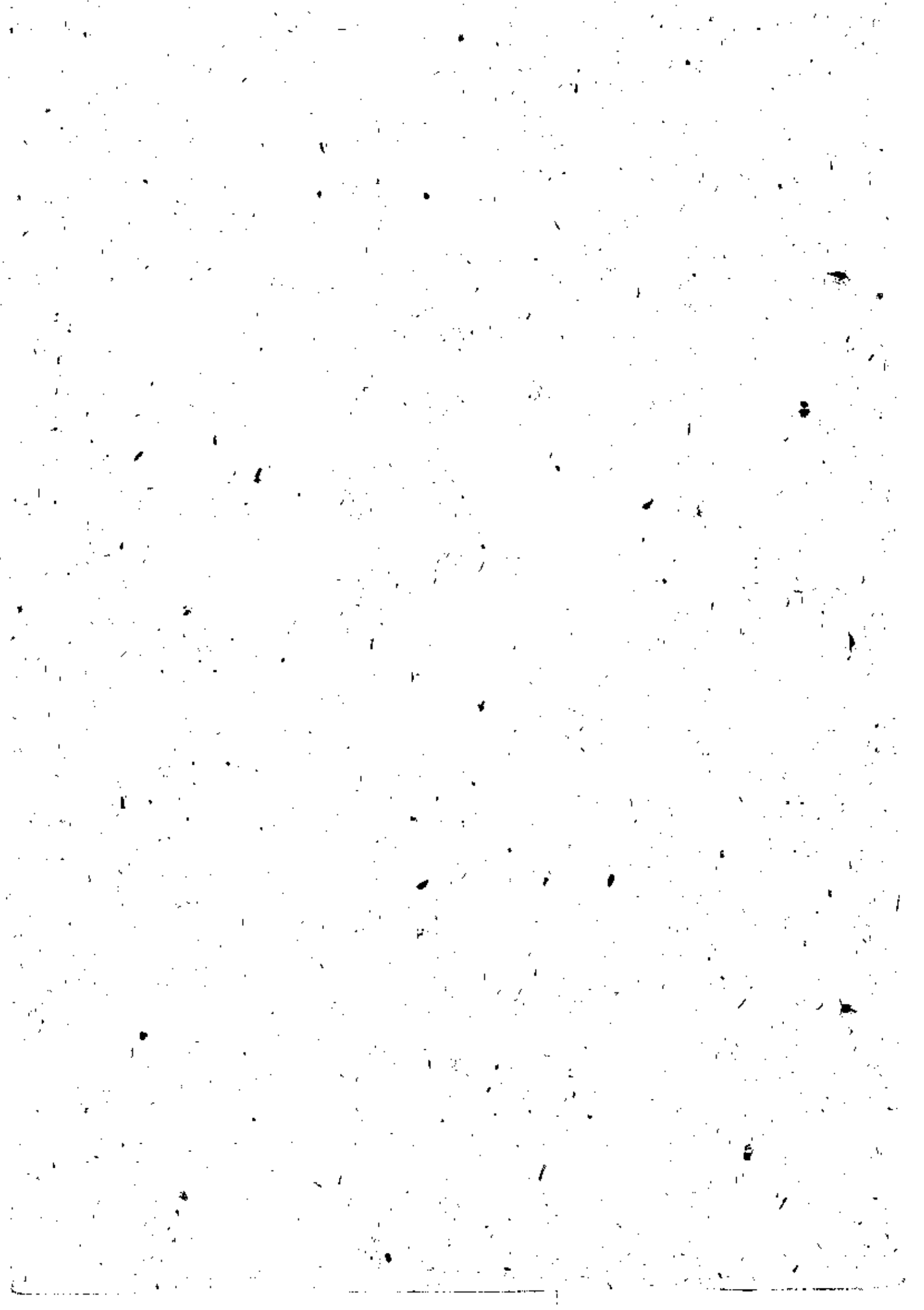
救火队长首先向着一間小屋劈去。接着队员們也都动手劈起来。人們拿出吃奶的力气大声呼喊。有些受灾的人穿过大街朝自己的房子走去，另一些人随在后边。

宪兵們举起木棒对着他們。有些人吓跑了，但女人們却非常勇敢。她們踩着脚大喊大叫，同他們对峙。然而在这次斗争中，他們的木棒也只不过虚晃一番罢了。

这激昂的喊呼声，这比激烈的演說还感动人的和有濱神明的喊呼声，蕩漾在紅色的恐怖之夜的污浊空气里，使得天空和夜晚格外生动。这是她們最后一次的离別和反抗。

“不，痛苦之神不可能长久統治。”她們叹息着說，“結果必然会被它的人民所毀灭，再不然就是它自行毀灭。因为人是良善的，温柔而多情的。請看看女人这感动人的美丽胳膊在悲伤中做出奇迹来。請看看天地之間，人与人有何差別。請看看这两手結合起来的人类之爱的美德！請看看这被魔鬼掌握着生死的哀哀乞怜的面孔。請看看这母性的肚皮在坚决保护着它的爱情和希望的果实。請看看橫臥的身躯，又破又碎了！請看看那些在灾害中恳求着要去搶救財物的手。請看看安靜的天上，从层层密云而来的上帝形象，在这使人永世不忘的严重灾害前，高举着无知觉的大手！……”

第三部



人們每走一步，便碰在形如拱門的長甘蔗葉上。露水順着葉脈流到光禿的莖上。起初，發涼的水珠沾一點在身上就覺得發癢，但不久就感覺不出來了。天氣涼爽，但他們已全身是汗，露水同汗水化合在一起了。

工人們勇敢地行走在葉子削如刀刃的高大蔗田里。他們舉起彎刀砍下去，恰好落在地面，砍在甘蔗根部。這株甘蔗便刷的一聲倒在別的甘蔗上，這時砍伐工人手起刀落，把帶白尖的根莖削下一段。他們的兩腿被蔗莖末梢叢生的絨毛刺得火辣辣地生痛。

“大家鼓起勁干啊！”監工大聲喊着，催促他們。

這些砍伐工人簡直是一支向蔗田進軍的工人隊伍。他們戴着寬大的草帽，圍成圓圈，朝前進，後面跟着手持短棒的監工。隨後又是密如一片雲霧的黃蜂和蜜蜂，多得無數。這些飽吸了甜汁的昆蟲斜着身子飛來飛去，因為田里的紅甘蔗帶有酒味，可以致醉。黃蜂和蜜蜂嗡嗡的響聲好似大海的波濤。後來工人們把削下的一節莖放在旁邊，留作秧苗，再將甘蔗捆起來，堆在一起。四條牛並排拉着大車，在車夫的吆喝下來往運輸。一些古銅色皮膚的大漢用挺長的三齒叉，把腰一扭，將蔗捆送到車上。最後，在稍遠的地方，制糖步驟開始了，人們喘着氣，嘆息着，在無情的打擊下，奔向煙囪高入雲霄的灰色工廠里去做工，一直到

空气里有了甜味为止。

依拉利容今天早晨砍甘蔗时，腰上挨了一棒。这种情况，约瑟法并没有骗他。后天他又到麻高里，仍然被糖厂雇去。多米尼加这个国家似乎对他挺客气，只要是笨重活便很容易找到。他也只好学别人去干。正如一句俗话说：学狗吃屎极容易。只是干罢重活腿就发抖罢了。实在，他已经累得要命了。

可以说，他自从来到这个国家之后，简直忙得连脑子里想什么的时间也没有。这种心情就好像打断了他的腿似的，使他觉得身居异国，万分烦恼。格勒尔·欧鲁丝也觉得在这个陌生城市颇不安心。这个地方很难碰到一个熟人，一旦临盆将如何是好。

短短几天的工夫就出了好几桩事！火灾的次日，他把格勒尔·欧鲁丝领到伊利佳·若尔丹家，随后又跑到他朋友家里。到了那里，才晓得头天晚上警察就把他逮捕去了。依拉利容好象丢了魂一样在城里徘徊。他对人解释若不是遭到火灾，决不会来这里找工作。有些同伴领他去见特拉维卓先生，他对他说，八天之内工厂里无工可做。如此说来，倒霉的日子一到便要一命归天了！他脑子里存着死亡的阴影，为了节省二角五分钱的车资，便徒步前往十字街去。他硬要战胜这段乘车往返十次的路程。

在格勒尔·欧鲁丝这方面，第二天夜里她做了一个很长的恶梦，使她老忘不掉。当他告诉她让·米谢尔被捕的消息以后，她真气得要起来反抗……但他谈到特拉维卓的小工厂将要关门的消息时，她倒毫不在意。

“明天是礼拜，我往监狱去看看让·米谢尔。”她说。

“照你这种情形，不该……”

“我一定去，一定去。”她用干枯的嗓音连说两遍。

“但是只怕你不能进去……”

“我一定能进去，能見到他。”她用坚定的口气說。

第二天，她提着一只小籃，就动身了。籃里裝着一只烤鷄，一碗豆米飯，一块巧克力点心，一些香蕉和一束紅丁香花。她見他之后，显得格外高兴，沒說用什么方法达到来看他的目的，只略談了几句家常話。讓·米謝尔用手提着褲子，因为他的腰帶已被收去了。她沒有对他談火灾，也沒有談小店关門的事。他指着她的大肚皮說，她一定会生个胖娃娃，到后来必然会得到解放。她沒有領会到這句話是指他說的。他囑咐她务必上夜校，尽可能常同依拉利容一块兒去。他聞聞花，拉着格勒尔·欧魯絲叫小妹妹，又同她拥抱。她发觉手里有一团紙，心想依拉利容一定曉得这是怎么回事。她一时又哭又笑，訴說他的粗魯行为。

监工指責依拉利容不守次序。他因为心里有事，以致动作緩慢，落在同伴們后面至少有三步远。他必須掄起弯刀很快地砍，赶上他們。

可以說，沒有哪一个当监工的能够挡住人脑子里不思想。依拉利容今天心事重重，所以手指头也沒有力量了。他仍然在想，仿佛又見自己同佛朗苏瓦·克利斯班辯論，这个老家伙如今有了一部汽車行駛在太子港与多米尼加的圣地亚哥城之間。他又想到当他告訴格勒尔·欧魯絲坚决要到麻高里去做工时，他倆那場爭辯的情形。她阻拦他去，眼里急得流泪，最后还是忍耐下去了。他又看見格勒尔·欧魯絲在他动身那天，繞着十字街小花园的树和牆，踱来踱去那种难过的样子。他觉得老年的教母第一次在他額上亲了个湿吻，用爽快的嗓音对他說：

“再見吧，我的孩子……”

太阳这时高悬在天空。监工的哨子响了。这是到了休息时间，约瑟法原在别的队里，此刻凑近依拉利容，他们坐在一棵发黄的桑树下。有几个卖东西的女人向工人们跑来，她们手提着满篮糖果，三明治和水果。有的女商贩肩上还背着盛凉水的瓦壶。人们用西班牙语喊道：

“来呀，卖水的，把你的壶拿来！”

壶嘴斜放在工人的唇上，他们仰着脖子好象喝酒一样。清凉的水象一条小河流到工人们嘴里。他们露着满意的笑容。这些多米尼加女人穿着五颜六色的短裙，露出滚圆的两条腿和细嫩的两只脚，都挺好看。也许因为这个原因，所以她们才能把到处叫卖的海地女商贩抵制住了。生活费用如果不是这样上涨，工资如果不是这样低微，砍甘蔗如果不是这样吃力，那么，住在这个国家倒蛮有趣味……

一个工人弹着他的六弦琴唱起来。单拿蛋糕来说吧，一点不错，是由海地人那里学来的。海地人做蛋糕有他的一套方法，他们为了适合自己的胃口，里面放一点当地所产的香料。而这里所做的很快就同它的大姐——海地蛋糕，不相上下了。这是个奇怪地方。海地人在那里永远是海地人，他们永远怀念着远方的祖国，只是生活习惯上有所不同罢了。象佛朗苏瓦·克利斯班那样，他们在举止动作方面还带一点本来面貌。这个地方有一部份居民就跟多米尼加人不同，他们说多米尼加话，但其中也混杂着白种人的语言。有些音乐和舞蹈差不多同海地的一样。两国的文化教育混合如一。谁会晓得将来怎样变化呢？这两个国家简直是姊妹之邦。过去从来没有发生过一次战争，也从来没有谁欺压谁的情形，这恐怕是生活使然吧。在劳动和歌唱，苦与乐的情况下，使得这两个具有同样奴隶地位的民族结合成了

一条心，一个灵魂了。

工人们坐在地上。一个海地人掏出一根小笛，配合着低音的六弦琴吹起来，声音尖锐而凄苦，如泣如诉。人们的声音顿止。这是一支在蔗田里艰苦的劳动时被叶子刺伤后所唱的歌曲，在炎热的太阳底下所唱的歌曲，两腿灼伤和汗滴如雨的情况下所唱的歌曲。他们都抱着幼稚的愿望。监工的哨子响了，合奏的乐声便被打断。

于是他们便都站起来。伸伸胳膊腿，又走进高入天空的紅甘蔗的枪林里。

依拉利容一面砍甘蔗，一面在想。格勒尔·欧鲁丝这人真怪！她竟不憚长途跋涉之劳，说来就来了。多亏约瑟法帮过忙的一个多米尼加女人把她的房子让给三间，使他们夫妻两人和约瑟法可以在那里安顿下来。小孩就快出世，现在她的眼睛陷下去了，肚子也下垂了。

天刚落黑，约瑟法便兴致勃勃地把手搭在依拉利容肩上，两个人就这样走上进城的大道。龔塞浦星，一个女邻居，她说，自从他们来后，他就变了。现在他不会再象随风飘荡无定的树叶了。新的家庭生活摆在他面前，增加了人口负担，对他来说，这只有好处没有坏处。他俩走着没说一句话。

他们进城时，已经没有一点风了。

“这里不象咱们家乡，没有海风。山把风挡住了。天气说热就热。”约瑟法象背诵格言似的说。

他们来到一家药房门口。卖药的人是个肚皮很大的大胖子，身穿一身白衣，站在门前，拿着一把芭蕉扇在扇。

“来呀！”约瑟法说。

“干什么？”依拉利容問。

“叫你来你就来好了。”約瑟法又說。

他們走进藥房，那个象海豹似的人呼哧呼哧地跟在后边。

約瑟法要一包苏打。

“你們可是海地人？”这人招待着他們問道。

“是的，我們是海地人。”約瑟法回答。

他問他們为什么到多米尼加来，为什么不待在自己家里。

約瑟法耸耸肩，轉过身子。

“他說的什么呀？”依拉利容問。

約瑟法扭过头去，把藥房里面一巨幅彩色象片指給他看。这是大元帅拉法埃尔·莱奥尼达斯·特魯希略博士，人民的保护者，国家的独裁者。他打扮得挺华丽，好象孔雀开屏。

他們走出藥房，来到他們居住的那条小街上，瞧見格勒尔·欧魯絲站在門前向他們张望。她在他們每个脸上吻了一下。

“給你，这是我給你买的。”約瑟法对她說。“女人在临产前应该多加餐。每頓飯后必須吃点这个。”

依拉利容和格勒尔·欧魯絲都笑了。他見他們唯唯听命，也自喜欢，可是他們这一笑反使他怪不好意思了。

“礼拜天咱們带着我的公鷄到斗鷄場去斗一斗。”他換了話头說。

他打开桌子上的抽屜找东西。依拉利容向他要了一枝鉛笔头和一张紙。

“你願玩三七点么？”約瑟法問。

“你若是願意玩，过一会再来。我先写一封信，免得忘記了。”

他坐在桌子的一角，便开始用粗劣的大字体写起来：

亲爱的讓·米謝尔：

生活可真奇怪。大火烧了我们的房子，我又失掉工作，您不在那里，所以只得出走。您不必心里难过，反正我就是这么一回事。如今所值得担心的不是我们，而是尚未出世而行将出世的孩子，这是您知道的……

“汪！汪！”龔塞浦星的小狗在叫。

大家想出去蹓蹓蹓蹓，格勒尔·欧鲁丝竭力反对。不过依拉利容却兴致很高；八点鐘吃饭，尽有时间出去玩一趟。格勒尔·欧鲁丝很想找龔塞浦星去聊天，她会对她說几时喜欢談談就来好了。

小狗約瑟飞納，小得可怜，却好象挺厉害的样子。它露出黄色尖牙，其势汹汹，仿佛在說：

“喂！新来的人，这里不是磨坊，不准随便进来！”

畜牲是不容易同人发生好感的。它要圍繞你轉好久，打量你，观察你，看你的种种动作，了解你对它存着善意或恶意。它們先要了解人类的心！

瑪丽亚·佛罗莱丝跑来，先把小狗牵住，然后給格勒尔·欧鲁丝打开篱笆門。

龔塞浦星是一个未老先衰的女人，年紀看上去是在四十五岁以上。她是个吃閑飯的人，专靠先前闊气时所买的两所房子的一些房租过日子，因此說她是吃閑飯的也未尝不可。一所房子在市中心区，是頂好的；另一所就是格勒尔·欧鲁丝所住的，座落在平民住宅区，又旧又破。有三件事使龔塞浦星引以为乐，第一是跳舞，其次是她的女兒瑪丽亚和小狗約瑟飞納。

以前她对跳舞簡直視如性命。后来因为遭到意外才不干了。当初在所有拉丁美洲的二等跳舞場里都有她的足迹，过着

无聊的磨屁股生涯。在那些年月里，她真希望碰到赏识她的舞场老板或有势力的大亨提拔提拔她，使她得到国际声誉，能在世界最大的舞台上一显身手。她行年三十有五，风韵犹存，齿未落，发未白，额上亦无皱纹，大可以加紧争取胜利！她很想以她那疯狂的诱惑姿态，同时更以内心的火力，提高艺术，再过二十年舞台生活，以求成名。她确有相当天才，只须从观众看到她就打冷战这一点上就可证明——这种情形确实是有的——这便注定了她的命运，然而亦不可以此而遽作结论。艺术是商品，几乎到处皆然，艺术家跟那些脱去道袍当鸟贩或书贩的出家人颇相近似。她因为乐此不倦，因此对家庭幸福，夫妻爱情，这些生活中的刺激物，便一概置诸脑后，一直到玛丽亚出生那天，她还没死心。不料从此就种下祸根。一天晚上，在德居西加巴，正当在讨论什么事情的时候，舞台的天花板上的一块不坚固的木板掉下来，把她的腿打破四处，皮裂骨伤。有人说必须把腿截断。当天晚上，医生对她说可以治好，只是从此再也不能跳舞了。人们见她已入昏迷状态，好象个自杀的人。

为了挽救她，很费了一番周折。不料旧病未愈，新的败血症又并发。这也是难治之症！及至她病体痊愈，过去的事已忘得一干二净。想来这是那位人道主义的外科医生对这个失望的人施以身心兼治的妙术，以致使她不能回忆往事了。他发觉龔塞浦星甚至連留在麻高里老乳母家的小玛丽亚也忘了，觉得不妥，便耐心地使她看到小玛丽亚睡在火热的阳光下的幻景。既然她是龔塞浦星的女儿，尝尝锻炼跳舞的痛苦，也是理所当然的。有一天，他见龔塞浦星果然又想起她的爱女，并且还想到了那位忠厚老板的临别赠言，引起她无限伤感。这位医生对龔塞浦星的最大热情，表现在设法使她又爱上这只形影不离的小母狗约瑟

飞納。

这只小母狗可以說有点象龔塞浦星的灵魂。这个約瑟飞納并不是真正的約瑟飞納。从前那只大狗未老的时候，她把它送到养日本公狗的人家，后来生下小狗，她便选了这只同老狗一模一样的小母狗，代替了老約瑟飞納的地位。实在，对龔塞浦星來說，約瑟飞納是无穷无尽的。它便是离开我們而令人念念不忘的那位忠于艺术的老友的灵魂。当她独自同小母狗在一起的时候，她就跟它說話，叙述以往的事，談她的煩惱。这小畜牲仰着头听，仿佛領会她的意思。

龔塞浦星是个头脑简单的女人，为人忠厚，但过于迷信，簡直有点痴呆了。她本是西班牙一个玩狗熊者的女兒，后来嫁给多米尼加人，当了舞女。龔塞浦星因为有一点薄产，所以也就安心地定居下来。以她的艺术而言，只配住在平民区的僻陋地方，而且也只可以欣賞平民的單調音乐。晚上，她把門統統打开，以便讓刺耳的乐声送进房里。所有一些普通乐器，如六弦琴，手提琴，大鼓小鼓等的声音，都穿过龔塞浦星的門限了。

在偶然的情况下，約瑟法同龔塞浦星亲密起来。約瑟飞納走失了几个月，确实是被人偷去的；当时直等了一个礼拜也不見回来。她在失望之下，哭哭啼啼，急得把头发也抓散了，随后又是祈祷，但其結果还是枉然。后来約瑟法无意中发现了这条小狗，便給她領了回来。由于这件事，龔塞浦星对他感激不尽，非常尊重他，可以說图报之心始終不渝。

自从格勒尔·欧魯絲来后，龔塞浦星就竭力表示要对她尽心照顧。格勒尔·欧魯絲也很高兴，只是自己煩悶得要死，想不出消遣的办法。

龔塞浦星手里拿着扇子，半躺在通向院子的走廊里的一把

长椅上。旁边茶几上放着甜酒，沙士水和冰屑，一伸手就能够得到。还有一架留声机，正在唱《无赖汉白特那拉》那支老曲子的最末一段。

“格勒尔，您请坐。”龔塞浦星指着一张椅子对她說。“您喝不到苏打酒啦，瑪丽亚去給咱們拿葵花子去了。”

她們两人天南地北的大談一陣。話头慢慢轉到將近生育这件事上。龔塞浦星答应把名叫“聪明女人”的那个細心的接生婆給她找来。用她，保証一切会順利。瑪丽亚拿葵花子回来了，一屁股就坐在长椅子脚下。龔塞浦星老是唧唧咕咕，責怪瑪丽亚懶惰，整整一个下午也沒有随着拍子把《白特那拉》学会。奇怪！这是歌曲又不是舞曲啊！瑪丽亚驀地站起，随便按音节跳了几步，表示她对于《白特那拉》并非不懂。她想捣鬼把《白特那拉》掉換为阿尔利亚舞曲。

瑪丽亚耸耸肩，暗地发笑，原来她已把留声机的片子掉換过了。雄壮的佛魯卡舞曲一响，小姑娘便随着乐声娉娉起舞，笔直的身軀好似天鵝頸，她的大腿脆弱得发抖，高仰着头，两只胳膊伸向后边。不知道有什么神附在她身上。

瑪丽亚将滿十四岁。同太阳下的姑娘們一样，她身子的某些部份不能認为早熟，尤其是大腿和胳膊。除此之外，便处处都象是成年的妇人了。自然罗，她发怒时的两眼，生气时的嘴巴以及她的笑，还依然保持着孩童的状态，但有时也不尽然。她母亲的事迹，伟大的舞蹈家的生活，音乐与跳舞，这一切教育对她有显著的影响，正因为如此，所以她在学校里很不安心，对于学习毫不感兴趣，只是醉心于跳舞。她母亲給她的矛盾教育——用棍棒吓唬着叫她学跳舞，其他則概不过問——把她熏陶成了一个有专一爱好的奇癖的人，心里老存着虚荣的念头。她跟一些同她

年齡相仿的孩子不同，从来不到附近田野里或清香的树林里去玩，也不去洗泉水浴，野餐以及其他翻筋斗等种种游戏。她跳起舞来，胡蹦乱跳，如醉如狂，完全是兒童姿态。她不跳多米尼加的古代剑舞和宝贝罗舞，就跳比利亚佛郎卡舞，这种舞是她母亲自以为最拿手可是并不高明的一种舞。自然罗，她既有这种艺术，难免就願意到球場、电影院里出出风头，或是跟男孩子們一道玩玩。但是她人小而心不小，已經知道在跳舞与爱情两者之間何所抉择了。她母亲以为她还是个孩子，那里知道也是象她那样一个舞迷呢。她暗自赞赏，把自己比作杰出的人物。

这样的人物便是格勒尔·欧魯絲在多米尼加这个国家里的好朋友。她因为新到这里，心里有点不安，这样談談說說，也就不致寂寞了。不錯，身在异乡，友情是异常可贵的。初到外国，一切生疏，等到面孔熟了，地方也熟了，渐渐就会对这个国家发生好感，自己心里自然也就愉快起来。人們都在追求幸福，这是每个人的普遍心理。对于龔塞浦星來說，她虽然干过那么多荒唐事，却也在追求幸福，她希望她的幻想得以复活。瑪丽亚同各处的孩子們一样，天真而誠实，抱着很大理想，寻求新事物，逼着她去了解什么是现实，什么是幻想，几乎把她搞昏了。女孩子家到底怎么好哩！格勒尔·欧魯絲自己从前也是这个样子。不对，这个国家不会是沒有人性的地方。

她喝了几口起泡沫的汽水。这样的热天，喝这种水再好不过。瑪丽亚走来坐在她身旁。她有句話要問她，這句話多少天来就在她心里发痒：

“这么大的肚皮你不覺得难过么？……”

她們被她这天真的态度逗乐了。天色黑起来，男人們还迟迟未归。瑪丽亚随着抛出去的皮球跑去追赶，剩下龔塞浦星一

个人陪着格勒尔·欧鲁丝。温度开始下降。那里，在遥远的太子港，卖油煎饼的女摊贩想已占据在平民区的路灯下了。高入云端的大山发着苍灰色。民主大道此刻想已安静了。

麻高里是邻近热带的一个清洁紧凑的小城市。全城的人都从事制糖工业。糖厂是它的核心。假如成千上万的糖业工人都不在这里了，这个城市不知要变成什么样子呢？夜里的酒馆，食物摊以及各种商店，就一定都要关门停业；拥塞街巷的妓女，嫖客，巨商小贩，流氓乞丐，就都要投奔他处寻求幸福。这是慢性的毁灭。也许会有西班牙的游客前来凭吊殖民地教堂青草丛生的废墟，或哥伦布时代遗留的故址，但总归是完蛋了。

麻高里这个城，除制糖工业外，其他同多米尼加的每个城市都没有什么区别。它原是一个没有生产的城市，如今才正在发展，但是由于受到侵蚀这个国家的法西斯毒菌的影响，它不能长了，不能活了，只落得奄奄一息了。帝国主义者的制糖企业所带来的，只是使得郊区日见雕敝，使得郊区更加不卫生罢了。在城市的中心区，沿街林立的低矮房屋，看上去好似收容所里的一个个小老头儿。一切显得死气沉沉，就好象吃不饱肚皮的多米尼加平民那付神情。它同其他城市一样，也有特鲁希略广场，特鲁希略大街，特鲁希略牛奶场，特鲁希略学校。它也有好多不识字的孩子满街乱跑。它也有宣讲上帝是伟大的而特鲁希略是先知先觉者的教士。配合这些，还有陆军乐队的周末音乐会，还有特鲁希略军队的骁勇军官，还有傲慢粗暴的警察爪牙。只消向周围打量一番，便可彻底了解。这是特鲁希略法西斯主义者和美帝国主义者的铁蹄下一个暗无天日的城市。而这些东西乃是附近各糖厂的太上皇。

約瑟法馬上把自己所見到的指給依拉利容看。約瑟法这天晚上話特別多，一个勁兒地談最近的謝肉节。他說这是好看的，盛大的場面。沒有見過世面的勒峨崗的人們簡直拿它无可比拟，只好比作拉拉斯节，这个节是耶穌殉难的节日，站在沙依拉的十字街口，可以看到成群結队的乡下人沿袭着印第安史麦斯的旧习，头戴假面具，紛紛集会。这个城市的謝肉节确实熱鬧，令人难忘。他談到这里突然截止，話头轉到垦荒，做工和监工这些事上。他說有个叫埃斯古德罗的监工，对他可真得当心。

“脸上有块疤的那个人嗎？”依拉利容問。

“正是他。”

“外表倒看不出什么来。”

“这小子坏透了！”約瑟法又說。“我們工作队里，一个挺棒的小伙子，名叫巴高·杜萊斯，我常說他是个爱管閑事的人！人們有了什么事都去問他。两个礼拜以来，大家就談論怠工，罢工的事。巴高也很贊成，他并且还对大家說就要这么干哩。可是你曉得，正是埃斯古德罗这个坏蛋讓人把他开除了！后来美国大老板把大家集合在一起，說什么这是一些紅党叫我們罢工，并且說慢慢一定能查出哪些人同紅党有关系。可是誰知道紅党是什么呢？最后他反复地說，如果大家怠工，就用别的工人来頂替我們。”

“那么后来呢？”依拉利容覺得有趣，追問一声。

“后来沒有干起来。因为不到月底，大家都沒有錢了。人們都說，即使要怠工，此刻也不是时候……何况那时軍警密布，也沒人肯带头……”

他們好長時間沒作声，随后就各自想着往前走。

“你瞧，巴高·杜萊斯就住在那里。”約瑟法又說。

“进去瞧瞧他好嗎？”

約瑟法遲疑不決。顯然，這個時候跟巴高·杜萊斯这样的人打交道，未免太傻。倘或被人看見同他來往，保不住就會失掉工作。

“他也許不在那里了……我們該走啦……”約瑟法用試探的口氣說。

“去瞧瞧吧！”

“你曉得……”約瑟法含糊其詞地又說。

“人家打發他來就是為了聯繫我們這些人，不是么？難道你害怕不成？”

這時約瑟法才恍然大悟，認為這話有道理。從來沒有一個海地黑人會在患難中拋棄自己的同志。每逢遇到地震，就有舍死救人的模範人物。當他自己逃出來之後，也總會在任何一個農民家里找到存身之處。

他們以這種美德而自豪。巴高走來給他們開門，這是一個紅種人，身高達兩公尺。他看到他們就咧着嘴笑。他那不很大的沉重嗓音如同教堂里發出的回聲。

“這是我的同事，甘蔗工人！”他用西班牙語高高兴兴地扭過頭去對着坐在屋子裏面一張小桌前的人說。

他同他們輪流握手，然後指着依拉利容。

“是甘蔗工人嗎？”他口操西班牙語問。

他們點頭稱是。巴高特別喜歡。

“我知道他們就要來。”他對坐着的人說。“在我動身之前，他們就來了。甘蔗工人是不會離開同志們的！”

在那邊坐着的人是個瘦小的混血兒，黑人和白人的共同形象特別明顯，戴着一副看起來好象眼珠突出的眼鏡。依拉利容

看見桌上一本藍布皮的書，上面的字是凸起的。這樣的書他曾在讓·米謝爾家里看見過，不過這一本是西班牙文的。他把書拿在手里，露出笑容。

“列寧。”他的手指頭指着書皮上的字說。

“你曉得列寧嗎？”那人用驚訝的口气問了一聲。

依拉利容瞧着他，心想這只怕就是佛朗蘇瓦·克利斯班所說的古巴紅黨。

“我同彼爾·盧墨爾一起蹲過監獄。”他驕傲地說。

“彼爾·盧墨爾此刻在哪兒？”這人站起來，笑着問。

“人家把他逼走了。”

他們靜默起來。巴高叫約瑟法和依拉利容坐下，拿杯子倒汽水。

“你要去么？”他問那個瘦小的人。

“不，我不去，今天不會來逮捕我。再說，又不是天天有機會同甘蔗工人們談話。”

他嘴里吐着豪邁的語氣，接着扭頭對着依拉利容說話。

“人生是离奇的。”他自言自語地說。“千萬不可同朋友失掉联系！倘或我死了，那麼我們自己人也好，或者其他認得我們的人也好，最好要讓彼爾曉得有一天在麻高里這個地方，我們大家曾談到他。我不會死了就算完啦，還會活在廣大人民的心里！……我最后一次看到彼爾·盧墨爾是在德國，至今已十多年了！那天是在漢堡，碼頭工人正同諾斯克的警察作斗争……台爾曼有時同我們談起德國的慘狀便使我們落泪，真就像談到我們故鄉的慘狀一樣。那時候，彼爾和我都還不是共產黨員……人家從那時起就死釘着我們，可是到現在也沒有抓住我們……我曉得盧墨爾到那里就會組織起黨組織。我們這裡還差得

远……你，你可是在党的？……”

“不在……”依拉利容說。

“不过你跟卢墨尔在一起，这就够啦，我心里有数了。既然有你在这里，我說走就走。我屁股后边还有不少特魯希略的人在釘梢哩！巴高，你也是一样，你在这里放过火，更應該到別处去，不然只怕要吃亏……我們是不是在临走之前給特魯希約一点顏色看看呢？……这样一来，对这个狗东西固然不利，但又怕使甘蔗工人們越来越受罪呀！被放逐在古巴和委內瑞拉的多米尼加人干得有声有色，不过策动斗争的乃是此地的工人。从这次斗争中就能出現我們所盼望的党……如果他們驅逐在工厂或垦区领导斗争的人，那就是他們願意叫你們显显顏色。只要你們知道团结，就能給他們一个教訓。他媽的！我們这里有办法跟他們拚。这样干就能产生出党来，巴高……”

2

格勒尔·欧魯絲那天晚上吃了一大盘公果豆，大解其饑。依拉利容劝她說晚上吃多了不好消化，会使她难受，但她不以为然。約瑟法故意同她开玩笑，不顧好歹，老攬撥她吃，逗她喜欢，却又說他母亲講过：她認得一个女人，吃起公果豆来沒足沒够，到后来生下一个身上长黃綠毛的小怪物……仿佛吃公果豆是一件不得了的事。

“你听約瑟法胡扯！依拉利容，你也是老爱跟人作对！这种公果豆其实并不难消化……”

格勒尔·欧魯絲格格地吃着她所喜欢的东西。后来大家决

定出去散步。这天晚上，万里无云，星光灿烂，是一个寂靜而明朗的夜晚，它預示着次日是一个很好的礼拜日。月兒皎洁明亮，触景生情，他們那单纯的心也不免有所感慨了。他們联想到从前那些善于幻想的非洲老黑詩人。这奇异的光明就是絕好的詩題，但他們却随便放弃了。月亮里看到的，是一个人头上頂着一捆柴呢，还是一只兔子在做飯？

格勒尔·欧魯絲認為是兔子，約瑟法坚持是人。他們两人拉一拉依拉利容的袖子叫他走，但他置之不理。他見他們兴趣淡薄，便把卖炒花生的女販子喚来，买了一些分給大家。他們又走了很久。格勒尔·欧魯絲累得皺眉头，可是約瑟法却領头快走，不願听說回去的話。夜具有一种幸福的味道。

有时他們碰到身子搖搖晃晃的醉汉或凝眸看人的夜女郎，便扭过头去朝天上看。每顆星各有不同的顏色，形如节日所扎的彩花。一条天河好象一匹花緞子，展布在头頂上。

教堂的报时鐘响了，声音洪亮，达于四野。他們站住。这一下一下的响亮声音好似一滴一滴顫动着的雨点，带着残忍的意味把他們的心都打凉了。今天的快乐是这么矛盾，这么平淡啊！他們的快乐，在这样的鐘声下，越发显得浮浅，恍如过眼烟云，轉瞬即逝。鐘声是表示未来的幸福之路，它在歌頌圣迹。但今天的人們却体会不到什么是幸福，什么是未来。入夜，鐘声响得更起劲了。这声音予人以无情的打击，一听到它，便止不住心房跳動，忽紧忽弛，忽张忽縮，仿佛要活活地死去。最后一下，拖长的声音直将清风也掩盖住了。他們听到这恼人的声音，引起滿腹愁思，于是轉弯朝着清靜的大街走去。

行走之間，他們遇到一个舞会，便站住观赏。这个舞会是在一位名叫貢須罗·莫拉萊絲的家里举行的。她是一个棕发女

人，男子打扮，嘴里啣着一支雪茄烟，一根木棒夹在两腿中间，坐在进出口的桌前作为监督。这一类型的舞会在海地叫作“十二点半”，因为每跳一次要付十二分半钱，而女人则一文不付。这本是规规矩矩的一种舞会，但有些自命为“高雅之士”的人们却嗤之以鼻，认为不堪入目，原因是常有一些富贵人家的浪荡子弟随意在那里调戏良家妇女。

好多小伙子徘徊在舞场周围。他们的女友都在舞场里，而他们却因为无钱难得进去！他们那急躁不安的面色，看起来着实令人可笑。他们眼看着时间匆匆地过去，担心自己的情人被人用甜言蜜语夺了去。凉棚之下，一对一对的人，脸对着脸，享受着他们的青春和人生的快乐。贡须罗比平时防备得更加严密。两群青年人暗中在计划捣乱。

果然，没有多大工夫，贡须罗忽然大喊一声，离开舞场，径向乳白色的墙垣跑去，原来这些捣乱鬼们正要越墙而入。这当儿，却另有一群人开始迎面进攻，他们从桌子上跳过去。贡须罗象疯子似的吼叫。小伙子们已经闯进大厅，单单几个笨手笨脚的家伙被贡须罗的伙友们捉住了。末了只有一个人被贡须罗扣留下。其他的人便抱头鼠窜而去，他们又聚在大街上等着看他们的同伴如何下场。

被扣留的人年岁很轻，还是个小孩子，他假装着哭哭啼啼。贡须罗把他象一棵李子树一样推了几下，便放他去追赶他的朋友们。她明明知道这帮人都是她以往的老主顾，他们若是手里有钱，决不会不给。她喜欢自己处理事情，这样作是有原则的，不需要弄得他们象猪叫。

这群蹩脚的捣乱鬼中间出现了一个头儿。

“咱们都走吧！不要再进去啦，吕斯·玛丽亚家也有舞会，

咱們還是到那里去吧！……”

“改天再見，貢須羅！”他們同聲喊道。

他們蹦蹦跳跳，喊叫聲里夾雜着一片笑聲。真是生氣勃勃！

屋裡有人走動。依拉利容直起身來：

“誰啊？”

沒有回音。他一瞧身旁，格勒爾·歐魯絲不在床上。他也就披衣起來，只見格勒爾·歐魯絲正在飯廳的碗廚里找東西。

“你在那里干什么？”

“你睡去吧，我來找蘇打。”

“你瞧怎麼樣，我對你說過不要吃公果豆，你不聽，現在病啦。真是個任性的女人！”

“去睡吧，我沒叫你來，讓我自己安靜……”

她把蘇打粉放在杯子里化開。依拉利容聳聳肩膀，又去睡覺。格勒爾·歐魯絲也回來躺下。

胃痛也是怪難受的，呼吸困難又睡不着覺。她只覺得有一團東西，穿過下腹，時而蠕動，時而停止。依拉利容說這公果豆影響他的工作，很有道理。假如她病了，那麼不但她自己吃苦，同時這天天換下來的衣服又叫誰去洗？男人們沒有干淨衬衣如何能行！

倒霉蛋！依拉利容自以為有先見之明，拿眼注視着她，彷彿在說：“誰叫你不聽我的話。”她肚里又痛起來，身子止不住的滾動。依拉利容靠在旁邊守着她。她假裝睡着了。

她開始想到依拉利容。他確實會體貼人，他在觀察她的動靜。自從她好象生病之後，他便老是象慈母一般的關懷着。或許他有他的想法吧？可是從來也沒聽說過消化不良對孕婦有多

大害处。誰又晓得，也許他認為这就是生育的开端……

她的肚子又痛起来，来得那么突兀，她自己也着慌了，不由得长叹一声。

“不必隐瞒啦，我听到了。这是事实呀！公果豆使你的肚子膨胀了，我早就预料到你……”

他們压低嗓音免得吵醒睡在隔壁房間的約瑟法。

“苏打一点也不管用！我去給你煎卡士門叶……”

依拉利容找酒精灯的时候，不小心把灯掉在地上。約瑟法在床上翻身，他醒了，喊道：

“什么事呀？……”

“没有什么，睡你的吧。”

約瑟法又追問一句：

“什么事呀？”

“没有什么，格勒尔·欧魯絲吃了公果豆鬧胃痛了。这都是你們两个人的錯誤。”

湯藥煎好了。約瑟法說不要放糖，要放点盐。这藥吃起来又辣又苦。格勒尔·欧魯絲挤挤眼，一口气喝下去，免得违背依拉利容的意思，因为他已經挺不高兴了。

半小时过去了，格勒尔·欧魯絲在床上乱滚。这湯藥好象没有一点效。

“把痛的地方指給我看。”約瑟法心里担忧，問了一句。

她用手指头指着下腹。

“那你这样就不想上廁所么？这才奇怪哩！”

她摇摇头。約瑟法在反复思索。

格勒尔·欧魯絲有时忍不住呻吟起来。

我想这根本不是因为吃了公果豆害胃痛，而是娃娃使你消

化不了啦！这是娃娃在肚里搞的。我去通知龔塞浦星，請她快去找那位‘聰明女人’。你把火生着，燒一鍋水，要多一點。照我對你說的話向上帝祈禱。我馬上就回來……”

依拉利容東跑西跑，忙着找洗衣盆盛熱水，找了好久才找到。為了點着鐵爐里的木炭，他整整用了一盆火柴。他有时跑进去看看格勒尔·欧魯絲的情況。

格勒尔·欧魯絲听说要生孩子了，吃了一惊。这不见得就象听到的生孩子的痛苦那样害怕吧！她忽然觉得肚子陣痛起来，才开始害怕，于是大声喊叫。依拉利容聞声跑来。她用凶惡的眼神瞧着他說：

“你，你为什么来看我？你来找什么？快去燒水！”

她很願意有人陪她，但不是依拉利容这种人。他哪会了解她的痛苦呢？他只会瞪着眼瞧她，使她提不起精神，越发感觉痛苦。男人們总是喜欢目不轉睛地瞧你，却不想想这委实令人不好受！他應該曉得她将是做母亲的人了，必須另眼相看。只有懂得个中道理的女人們，跟她談談本身的經驗，才能使她得到真正的安慰。比如她們这样說：

“当我第一次生的时候，也是这个样子，第二次依然挺痛苦，可是以后不管多少次，那就根本不同了……”

在这个时期，即使妇女对妇女，也都諱莫如深，只能拿眼偷看一下，搖搖頭，表示同情罢了。至于男人們，除非是医生，否則一概被擱諸門外。說真的，他們知道怎样把工作搞好，但对于妇女生孩子的痛苦，則絲毫也理解不到。因此一遇到这人类繁殖的事情，男女之間便几乎成了仇人。

格勒尔·欧魯絲心里很着慌，因为不但对于这神秘的生育問題沒有經驗和常識，而且在生活方面也引起了种种顧慮。独

居在这个陌生的地方，过着冒险生活，今天不知明天如何，仅只大人们就够受的了，何况再要添上这个小东西，来日的困苦也就可想而知了。她不禁感到万分悲切。

将近到来的痛苦已使她胆战心惊。这种思虑起于咽喉而达于脑中，使她全身打起寒战。时间一分一秒一分一秒地过去，她恍如身在醒觉的悲惨梦境。挂钟的叮当声传到她的耳朵里，使她很不好受，如同吃了很酸的果子，牙齿上有那么一种难堪的感觉，又好象听到一种令人极端厌恶的声音。

痛苦一来，就可从自由的呼声里得到真正的解放。这呼声是可喜的，因为它好象告诉人解脱之期已不在远，不过依然要有波折罢了。

她脑子里所想的事可真不少，简直象万花筒！远方的老教母，她那满布皱纹的脸上显示着焦虑不安的表情。幼年时游玩的花园里，那些随风飘舞的大树。另一种不可解的意念是，自己的身躯不久就要赤裸裸地展露在众目睽睽的洋油灯下。这位约瑟法走在路上，大概不象他所说的那样急迫。在海滨所上的第一次恋爱课，那碧蓝的海水，那么多，那么多。依拉利容那种粗声怪气的嗓音。好多玩具就要同她肉体上的娃娃一起俱来。贪吃的孩子的嘴在她乳头上所起的压力。从前圣奥诺列街的小屋里放着的绿檸檬水，在这种情况下，真可以当作很好的止痛药。爱情，以后在形式上和外观上就要有所改变了。

大家听到屋里一声喊叫，龔塞浦星急忙进去。他们便都走开。

孩子已经生下来了，浑身是粘液，肉皮发皱，呱呱地叫。是个男孩子。结果还是龔塞浦星端着灯去才把火生着。

这个丑恶的东西，手足一伸一缩，发出猫叫的声音，身上一层油脂，肚皮上有一根维持生命的脐管，那是脐带。新的一幕，新的希望，新的斗争，从此开始。

父亲与母亲相互注视，表示着平安无恙，通力协作和感谢的意味。那具有母亲身份的人放射着胜利的光芒。她躺着不动，身体虽然破碎了，但面带笑容，略含醉意。妇女们围绕产妇忙乱着，一见蠢笨的父亲擅自走进，她们只让他看了一眼，便把他撵出门外。

他头上冒着大汗珠，正需要透透空气。他出去的时候，向镜子里望了一下，看到自己的丑恶相貌，心想难道孩子的额头也这样圆么？这可能是幻想吧！其实格勒尔·欧鲁丝同他混合而生的孩子难免有些地方特别，怎能说是幻想呢？比如鼻子，嘴，颧骨就会跟他完全不同。如果把这话讲给人听，说不定就会被人譏笑。自然界确乎是美丽的，伟大的啊！

随后他又想到自己头上。不久就要有一个小生物到他怀里。那呀呀的爸爸声会使他的心坎里痒酥酥的。很长时期以来不知年龄增长，如今已感老之将至。青春虚度，一事无成啊！年轻时候尽干了些荒唐勾当，学吸烟，学喝酒，并且还以喝时绝不咳嗽为能事。说到追逐女性，这虽由于兴趣，而主要的还是由于自己不知天高地厚，以致墜入陷阱而无以自拔。谈恋爱，讨老婆，从此挂心的事越来越多，终至一发而不可收拾。由于生活的限制，不能随心所欲，因而感到苦恼，到后来一旦觉悟过来，才渐渐解脱。年轻的时候，没有钱上跳舞场就去当卖东西，没有钱去着电影也当卖东西，总觉得整个下午待在家里厌气不过。过后碰到更爱好的事情，这才分出差别。生命的强水在消除他的腐化行为。生了儿子，才体会到过去对老人们的重视不够。証

明你在一場大夢中胡混了這許多年！如今却要跟他們走同樣的道路了。有人談到在布拉他港，有個年輕姑娘生下一個孩子，一出醫院，不知如何是好，她便把他捏死了，接着自己也自殺。人們在教堂的階梯上看到這兩個人緊抱在一起，滿身是血。讓·米謝爾說這個可憐的姑娘太沒腦筋，但由此可以說明一個問題，就是說這個姑娘覺得孩子的幸福比她自己的生命還可貴。

那邊天色發白，且有紅黃色的彩霞。明天可能又是藍色，然後變成紫色，再變成黑漆一團，一切又重新開始。假如天上果真有好上帝，他就不該專管天上的事。從前黑人們親眼看着他們的子孫在白種人的鞭打之下成長起來，可是後來他們便把白人驅逐出去了。這是黑人世世代代的舊夢。應不應該為子孫的繁殖而活下去呢？難道這不是生活的真實意義嗎？

聽說獨裁頭子特魯希略的胞弟，阿利斯芒弟將軍，業已逃匿，他叛變了。這個獨裁者的老母為了救她兒子一條命，就去跪在瘋狂的大元帥面前，老淚縱橫。有三個聯隊長在他們自己的床上便被反動頭子的衛兵給刺死了。特魯希略的警官倒真有辦法，他叫他那些姘頭們都嫁給軍隊的重要官長。這樣，老婆就監視丈夫，必要的時候就檢舉他們。兒童們不知深淺，出校門時把這種事吐露出來。那野蠻的士兵就架起機關槍向兒童們掃射，大街上橫躺豎臥足有五十多具小屍體。

阿利斯芒弟好像同被放逐的人們串通一氣。本來打算一俟被放逐的人們在距離海地邊界不遠的布拉他港下了船，就在多米尼加的首都聖胡安起義。不料美國公使早已通知反動頭子，說是得到信號，有兩隻從委內瑞拉和古巴開來的船，裝着一小隊被放逐的人。反動派的軍警因此作了布置。被放逐的人們便沒

有下船。

在麻高里，牆壁上已貼滿了反对特魯希略的標語。家家大門底下都發現傳單。滿載士兵的大卡車在城里往返巡查，拘捕攜帶武器的人。

工人們瞧見一輛小汽車飞快地駛入蔗田里來，他們便都拿起工具來。車里有四個人。其中一個從這輛老式福特車里推門出來，立在踏板上。這是不久前被开除的砍伐工人巴高·杜萊斯。

“同志們……”

工人們跑過去，圍攔車子。巴高·杜萊斯發言了。他講到他們的工資太低，生活困難，吃不飽肚皮。他講到京城的大屠殺。群眾高呼聲討反动派的滔天罪行。巴高·杜萊斯作手勢制止他們。接着說人民的眼睛已轉向甘蔗工人。怠工的行動已由工人們帶到撒瑪納那里去了。有人說還要減低工資，所有的甘蔗工人就該為自己的生活而起來反抗。絕不同他們談政治，只要求合理的工資。特魯希略在他那玻璃窗后發抖了，現今正是好時候。怠工，絕對可以得到勝利。他們的力量雄厚，其他垦區的工人也將追隨他們。他們這一致的行動，必然會得到優厚工資。這個垦區雖則只是制糖企業中的一小部份，但它能起發酵作用。

激憤的浪潮出現在密集的工人群眾里。監工吹哨叫工人們去上工。糖業工人隊伍中發生了不安的情形。尤其是海地工人更是躊躇不決。他們身在異地，而且，這些話對他們絕大多數人來說都是新奇的。不久以前，他們還是擁有田產的農民，後來遭到災害，家產蕩然，不得已才出外謀生。

巴高了解他們所以遲疑的原因。他便舉起胳膊，用西班牙

話對他們說：

“海地的同志們，你們應該同我們一起行動啊！這裏人家拿你們當狗看待。不可單獨行動，這會使特魯希略更要胡造謠言！糖業工人是永遠不會分裂的，我們在工作中是兄弟，在鬥爭中也是兄弟！海地人常常表示他們決不當奴隸！多米尼加人同海地人聯合起來，我們就能迫使公司的美國人讓我們的孩子們活下去！……”

監工們鬼鬼祟祟地在一邊商議。那個臉上有一塊疤的監工，醉鬼埃斯古德羅，在他們那一堆人里指手畫腳地如同聖水盆里的小鬼。

巴高的果敢精神打動了人們。他們喊叫起來，對着巴高說：

“如果工廠里不要我們呢？……”

“喂，巴高，干脆就怠工！”

“那么在怠工期間我們拿什麼給孩子們吃呢？我有七口人哪！……”

巴高混在人群里。他對這些問題不能同時解答，便重新登上車子的踏板，作手勢讓大家安靜，準備講話。

“同志們……”

他的話刚到喉頭尚未吐出，忽然一聲槍响，巴高的胸前發現一個紅點，越來越大，工夫不大便把白汗衫染成一個大紅太陽。他還掙扎着要說話，右手按在胸膛上，左手扶着老福特車的黑頂篷，失望地說道：

“同志們……”

他的臉上浮現着笑容，大叫一聲，便臉朝地倒下去了。一個人從車里出來，俯下身子，看看巴高，把他的身子翻過來。他的胳膊交叉着，睜着兩只大眼，張大的嘴里淌出好多鮮血，他死了。

車子連遭射擊，這人便跳入福特車里，咬牙切齒地開走了。

監工們由埃斯古德羅領頭，還在向車子開槍。一只車胎壞了，車子拖着破蹄子搖搖晃晃地消逝在回去的路上。

工人們靜默着，眼睛注視着面含笑容的屍體。埃斯古德羅推開他們，走到屍身前，剛把它提起一半。

有一個人縱身一跳，到了埃斯古德羅跟前，照准他的臉一脚踢去，把他踢到五步開外，臉上鮮血直流。這人伸開胳膊抱起巴高的屍體，屍體的頭在后邊露出紅牙，柔軟的大腿碰他的身子。

糖業工人們跟在他后面，朝着那群沒有人味的監工們追去。他們注目瞧着，一動不動，隨後害怕起來，撒開腿向田里跑去了。

送殮的人群這才轉到馬路上。大家默默地沒有一句話，光着頭在太陽光下直奔麻高里而去。從晦暗的建築物上估計，離那里還相當遠。死者的血匯成小河，沿着活人的腿往下流。

3

巴高·杜萊斯的屍體停放在公司的辦公室前。公司方面異想天開，竟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把它隱藏起來，不過有好些人都已經看見。後來一個披着黑長衫的老年婦人去認屍，工人們在公司辦公室前大聲斥罵，美國人害怕了，才把屍體發還。

人們給巴高·杜萊斯舉行一個難以忘記的葬禮。棺材上蓋了許多鮮花和白布，大家用肩膀抬着。一列很長的工人儀仗隊，秩序井然。

警察們專等我岔干涉，直等到發困了也無從下手。在這個由附近村莊和墓區的人們所匯成的人海之前，巡邏人員也自知

有力没法施展了。警察們无处出气，只顧拿皮鞭抽打自己的靴子。他們奉到命令，只要听見有人說什么就开枪，但他們不敢，因为稍微动一动枪，便可能激起騷动。特魯希約的爪牙两次试图驅散，可是后来却彻底改变計劃，竟象兔子一样呼叫着走了。糖业工人也不是好惹的呢。

人們抬着尸体，照旧进行葬礼，大家心里仿佛有一种說不上来的暢快。

“逮捕杀人的凶手！”他們高呼着。

“三角錢呀！給我們增加三角錢！”

这异口同声的呼声不知来自何处，此呼彼应，好似回声在回答回声。工人們被这呼声所激动了。有一部份人，以前对怠工运动本来不起劲，要想分裂开，他們并非不痛恨，而是个人見解不清，如今好象島上所产的带有誘惑性的烧酒在烧他們的心，因而意志也坚决了。他們不曉得这场意外变成这样，是不是就能馬上得到光明。巴高一直到死，始終是領導大家、教育大家的一个好朋友。他們可以在他的遗体后面，迈着果敢的步伐前进。

到了坟地，下起毛毛雨来。这是一小块云彩在下午五时的太阳下掠空而过，这混帐东西也来打击大地。成群的人們默默地站在插着鮮花的坟墓中間。

神父在一边等着。掘坟的人們倚着他們的鉄鏟站在坟坑旁边。一个小伙子把一朵小花投入坑里，这朵花好似降落伞，旋轉着落下去。妇女們的嚎哭和嗚咽声冲破了寂靜的局面。

神父穿一件寬大的长袍，上面挂着一个十字架，身后跟着一个矮小的誦經童子。他象旋风一般飞跑到前边，分开众人，但很快就从带有騷动气息的人群里逃出来了。两人合唱的悲哀誦經声高揚起来。这經声含有恳求和反对的意味。神父的嗚声跑得

最快，而誦經童子的声調則在湿空气里拖得很长。圣水瓶里洒出三滴水落在棺材上，这一幕葬礼即告結束。官方的監視人員才默然而去，同他們来时的那种神情一般无二。

这时人群中出現一个年輕姑娘，她从怀里掏出一面紅旗，抖一抖，把它展开，盖在棺材上。她哭起来。鐮刀和錘子在紅旗上发出光輝。她追上落在后边的人群。歌声从她那顫抖的嘴唇上发出，声音沉重而嘹亮，使得所有的人們都扭过头去。大家交头接耳，紛紛議論。这是刚从法国来的青年画家杜姆尼佳·博唐絲：

……前仆后继，

不屈不挠可免于死亡！

被拘被杀乃由于怯懦，

胜利啊！胜利啊！

惟独你是強有力的！……

人們根本不認得这个女人，因为听不懂这种語言，所以更不懂这支歌，但是在这激昂的歌声中，却都把头仰了起来。这支歌是从海洋彼岸古老的大陆上来的，可是却使他們銘記在心，产生了一股无以名状的勇气。在遥远的天空那边正发生着跟他們相类似的斗争。那是乐观主义者的斗争。

沒有人发表談話。棺材慢慢地落到坑里，这时更是寂靜得鴉雀无声。一鏟一鏟的沙石泥土落下去，深坑里的反响漸漸听不到了。掘坟的人們拿铁锹几下子便給巴高·杜萊斯堆了个坟头。家屬哭得死去活来。

过了好长時間之后，糖业工人們才談到巴高·杜萊斯的子女的教养問題。那怕他的一言一行，也将在他的生活史上留下光荣的一頁。由这个人的口里传到那个人的耳朵里，他这朴实

的、卓絕的事跡很快就傳播開了，清風也要把這種事跡吹到多米尼加的每個角落，它將同人一樣，穿過邊界，一直到海地的高原與平地去培植革命嫩芽。工人們帶着或多或少的苦難，一直跑到古巴星區。這苦難老是尾隨着他們。這個事跡傳到波多黎各，聖地亞哥，杜爾格島，巴拿馬，委內瑞拉，墨西哥……名字或許因日久而遺忘，但它將變成極廣泛的東西，它將深入糖業工人的心裏而成為意識的要素，它將是一條為勝利而鬥爭的强大路綫。

人群經過時，行列時常分散，但很快就恢復原狀。依拉利容被鋼鐵般的胳膊所舉着的巨象激動起來，他終於走了出去而再也不肯回頭了。附近所有的居民瘋狂地湧出一條人的河流，其中有衣服破爛的婦女和兒童。格勒爾·歐魯絲不能隨便起床，覺得極不痛快。警察方面正等着補充實力。約瑟法跟別人一樣，由於這件事，很可以看出他沉不住氣，害怕了。沒有一點無產階級的意識，還有甚可說的！要想成為上好的鋼，就必須經過千錘百煉。他沒想到他的同伴們對於怠工竟會不顧一切地拼命硬干！就精神方面來說，這就比只曉得吃飯、穿衣、睡覺的鄉下人態度勝過百倍。有人問他對這件事的想法如何。

“走着瞧吧。”他順口回答一聲。

他老待在家里陪他那初生的孩子。這孩子不叫皮爾，也不叫保爾，而取名叫台西萊。這個名字含意很深，是他給他取的。他對孩子說：“我疼你、我給你打扮、我哄你睡覺！”

龔塞浦星待在他們家里，簡直可以說是久住着，她幫着洗衣做飯，料理家務。

“在人們的來往的人中有兩種，”她說。“一種人，一見有什麼事情，他就跑來看你，坐下閑聊，搖頭擺腦，長吁短嘆，嘴巴一

张一合，言不及义。这就是所謂‘正人君子’，对这种人，就应该要以閉門羹。另一种人，因为惯于在爐火旁垂下尾巴，他們知道冷暖，这才是真爱你的人。这种人，他們一进门看到該做的事，就卷起袖子……”

她那小巧的身子，象小壁虎一般活泼，象水銀一般灵活，不停地劳动着；她时而到灶前，时而到磨房，什么活都干。她这样勤儉持家就不致老为錢发愁了。怠工使她頗感兴趣，真是个勇敢女人！她偶尔向約瑟法斜視一眼，說：

“那你为什么老不肯干呢？不象在麻高里那样开心吧？……怠工使得城市有点朝气了！这么干就可使哥麦茲坐立不安！……对于哥麦茲，不值得一說，就是对于雷奧尼达斯，……我也沒把他放在心上！”

过去她对特魯希略比对哥麦茲还討厭。在加拉加斯，哥麦茲这个独裁者曾將一个小店查封了，而这个小店正是她簽訂了一季合同的那一家。所有独裁者都是哥麦茲这流人物。每次罢工的人群在街上經過时，她就跑出去大喊：

“打倒哥麦茲！”

不过虽說大話，胆子还是小的，她馬上就好象看見皮鞭子从斜刺里向她打来。如果那时只是工人們，她一定更加得意，还会再来一声：

“打倒雷奧尼达斯！”

她認為这样頂开心，也覺得自己就够狠的了；工人們注視着她，当面譏笑她說：

“哪兒来的这个冒失鬼？……”

會議在星区附近极端秘密的情况下召开了，大家事前便已

得到口头通知。会议开幕后并未引起人家的怀疑。大家推举阿迪加·古蒂莱斯向公司交涉发还工资。这个老汉不在垦区工作，却是个糖业老前辈。他喜欢这种工作，时常去看人们劳动。他对老同事们的艰苦十分关心，对糖业工人抱着崇高的信仰。他早年也曾参加这项工作，受过千辛万苦，差不多到处都有他的足迹。他到过古巴、牙买加、巴拿马等地。这是个硬汉子，什么也不怕，什么也不在乎。白狼们都晓得他的大名。人们都管他叫“大爷”。他这人是个万事通，有问必答，够得上一个好朋友；活字典。他还乐善好施，如果有年轻人腿脚受伤，人家便嘱咐他去找大爷。他摆饮料摊为生，自己刻苦节省，想和糖业工人一起，度其余年。

会议开得很紧张。有几个人胡造谣言，有意脱离。他们说了些恫吓的话，还大谈男女关系。后来一个小伙子站起来，只消三言两语便使得大家同意了。这并不是长篇大论，只是简单的，直截了当的几句话，就把糖业工人们的心说动了。没有投票，没有举手，大家异口同声地作了决定。绝大多数通过。不可以低着头回去，美国人要乘机一点一点的削减工资，辞退大批小伙子，叫他们去受罪。只有投入斗争，坚持到底。好，让这些老板看看这批流荡者还会当他们的驯服绵羊！如今这一部份人已同意跟大家一致行动。巴高·杜莱斯的遗体还没有凉就使分裂局面归于团结了。

罢工一开始，依拉利容就想找在巴高家碰到的那位名叫圣塔·克鲁兹的人。果然，在让·米谢尔最后一封信里，就嘱咐他要同这边的同志们多联系。在举行葬礼时，他明明看见圣塔·克鲁兹，但是还未来得及同他交谈，便不见他的影儿了。东问西问，谁也不晓得。圣塔·克鲁兹那天也曾对他说要来看他，

但究其实，这交情比起讓·米謝尔，总是差点劲。說真的，他再也不可对这些空想家存有戒心了。这些空想家总爱談如何如何，又是耍干什么惊天动地的事。他把他們称之为乐观主义的牛皮大王。

他在門外人群里遇見阿迪加·古蒂萊斯，一把拉住他就問聖塔·克魯茲的下落。

“你說的可是那位戴眼鏡，挺秀气的混血兒么？”大爷回答。

大爷聳聳肩膀。他說話挺慢，好象脑子里有一头牛。問他什么絕不会得不到答复，只是不能太心急。他拿烟招待他，随后又拿一点擱在小烟斗里，湊近鼻子，用力吸將起来。用烟末招待人，的确在他家算是頂恭敬的礼节。依拉利容謝絕他递来的烟盒，認为这种东西一点好处沒有，只是刺激鼻子，毫无意味。

“聖塔·克魯茲身材瘦小，面目清秀，带一副眼鏡……不是此地人，不过常常到这里来，他大概有家。这是个好入，我跟他談过好几次，后来他就出門了。我再告訴你一句，我早就看見他同坟地上拿紅旗的那个姑娘在一起。我倒知道这个姑娘住的地方。小伙子，你看怎么办？……”

这就是人們所說的画家杜姆尼佳·博唐絲。他想到她那张臉頰类似教堂里彩色木刻的多洛雨絲圣母象。他压根兒也沒想过去跟她談話。不但因为她那副尊容或男女之嫌而不願跟她打交道，就是她那种冷冰冰的闊小姐神气，也使他望而却步。不过，倘或有什么要紧事非向她了解不可，那就又当別論了。

“她住在城边那条笔直的馬路上，一所綠白色的大別墅里。里面种着好多人們称作‘旅行家的树’那种高大的芭蕉……”

他謝过这位点头表示亲热的大爷，便去追赶跑在前头的約瑟法。他心里其实不願去看杜姆尼佳，但同时又好象覺得有什

么新奇的事在吸引他。

甘蔗、夏水仙、玫瑰的叶上一滴滴的水珠闪着光亮，太阳落山时的另一种景象。鹅卵石的小溪蜿蜒着穿过花园的草地，这绿色的地毯在热带的夏末依然孳生很快。碎石路上得得的脚步声，使那只德国大猎狗拖着铁链凶跳起来，张牙舞爪，状极可怕。一个园丁手里拿着剪刀，从廊下紫红色的葛藤花丛中探出头来说道：

“喂！告诉你这个人！……没有活干，不需要人，老板们都不在家。”

“我是来打听一个人的。”依拉利容解释。

“老板们不在，我对你说，他们都出去旅行了，只有小姐在家。你若是想见她，有什么话先告诉我。”

“我正是来见杜姆尼佳小姐……”

“她很忙，我对你说，先把话讲给我听。”

“我当面见她再……”

这人似乎打定主意不让依拉利容进去。这个可厌的西班牙人，态度恶劣，好象同人吵架似的。两个人正在争执时，花园里有人喊道：

“杜门格，什么事？……”

他们又争执了一会，随后杜姆尼佳就露面了，她穿一件蓝罩衫，头上蒙着薄纱巾，手上满是些红绿斑点。她向依拉利容打量一番，用手抚摸着狗使它安静，拉住它的项圈使它靠近她身边。

“请进吧。”她对依拉利容说。

他跟在她身后，穿过走廊。走廊里摆着好多黑人头的大靠椅和摇椅。还有木架上的各种各样装饰品，多极了，数不清。接

着他們便从走廊下去，穿过花园里的一角，到了一間改作工作室的旧棚屋。

这間屋有很长一排玻璃窗，非常明亮。屋里杂乱无章，一边堆着很厚的一叠画框，放着几只小凳。牆壁上挂着好些人象和风景画，真是洋洋大观。还有不少的書。画架上有一幅未完成的人象。天花板角上垂着很多蜘蛛网。好多支干画笔倒竖着毛插在笔筒里。

画架上那张画样子奇特，在带紅条的灰色底子上，画着各种黑色的图案，乱七八糟塗着各种色彩，有深紅、油綠、天蓝，还有深蓝和淡灰。上面还画了一些圓圈，点綴着星点、鳥翼、十字、螺旋、鳥嘴、蝴蝶以及奇形怪状的半面人象。另外还七歪八倒地乱塗着一些色彩粗俗的线条。說直爽点，这种所謂超现实主义的画——1924年胡安·米罗首倡的画派——就象一堆小孩的粪便。依拉利容张着两只大眼瞧着。他从来也沒有看見过这样的图画。他左顧右盼，到处都是人象，树木花草，飞禽走兽，最可惊奇的是女人的乳房和大腿。他莫明其妙了，把头轉过去，用奇怪的眼光打量杜姆尼佳。

不，她的嘴和眼同大家一样也是生在一个地方的。她大約二十五岁，杏黄色的皮肤，鴨蛋形的面庞，嘴相当大，但描画得挺好看；形如鷄冠花的眼睛上有蓝色的长睫毛，煩惱的面容好似西班牙老圣母。她生得不怎么漂亮，可是看起来挺俐落，富于健康美，显得有点神經過敏，因此有时稳重，有时慌张，象个小孩又象大人，容易喜欢也容易发怒。思想上的波动不断地在改变她的面容。她的身子很瘦，两条腿特別长，举止瀟灑，落落大方。

她坐在高凳上，指着一只矮凳讓依拉利容也坐下。她老是留神看着依拉利容。

“你是糖业工人嗎？”

“是的……”

杜姆尼佳仿佛很高兴看见离她这么近的一个糖业工人。她在罩衫里摸索，掏出一包纸烟，拿出一枝递给依拉利容，还给她划着火柴。

“刚才怠慢，请原谅，好在是我自己的朋友，又不是我父亲的。我很荣幸在这里……”

她默默地瞧着他，意在揣摸这位客人的品性，看他究竟是干什么的，是否与他的身份相称。

“要是画你的象才有趣哩，你喜欢画象嗎？”

她向着画架的布面上看了一眼。

“我正在画巴高·杜莱斯的象。你看画得怎么样？……”

依拉利容瞧着她，很吃惊，心想她不是取笑人吧？然而，她面上又不带取笑人的神气，并且对于一个死人她也不致于那样。无论如何，总得回答她。

“这就是说……显而易见地……是面部还没有画好，我不晓得这样是不是很象他……不过鸟兒倒是美丽的……”

杜姆尼佳大笑起来，为了免得使他感觉不快，他马上就把手里的傻笑抑制住了。

“这张象就要完成啦！……那你看见的鸟兒在哪儿？”

离着五步远就可看到用灰线涂的人头，有些地方很象巴高，比如那方圆的下巴，鹰嘴似的鼻子，但处处都不大真切，仿佛在走形的镜子里所见的。

在他那发窘的样子前，她亲热地拍着他的脊背说：

“自然罗，对于图画要有爱好的习惯……我想以后你一定也会喜爱这个……有时凭想象画出来的就跟亲眼所见的未尽相

同……惭愧！我画的象簡直同捏造出来的一样……甚至可以說象庙堂里雕刻的人头，象教士所戴的假面具……

两个人悶悶地沉默着。这女子难道疯了不成？在她背叛自己階級的行动中，她好象很不幸，痛楚得使他也感动了。她一定痛苦地与坚决地坚持她的意見，并很希望得到他的回答。毫无疑问，她的話是出于誠意的。他虽然在态度上还有一些輕視的表示，但内心已够了解她了。杜姆尼佳虽衣飾华貴，可是实質上同彼尔·卢墨尔，讓·米謝尔，圣塔·克魯茲以及其他的人一样。她的眼光坦率，閃着兴奋的光輝，唇边已有皺紋。他曾見她从怀里掏出紅旗，盖在棺上，在潮湿的空气中高唱响朗而带斗争性的歌曲。这是有目共睹，有耳俱聞的一种高度的英勇行动，只有以往那些女英雄才有这种光明磊落的气概。他想主动地回答她，以所有他朋友們启发他的那种劲头委婉地回答她，使她在心灵上有了人民的兒子的觉悟，使她身上所有的忧虑、期待、梦想、希望和她那不可解的情緒，趁此一扫而空。

杜姆尼佳拿手擽开額上的一根头发，然后用指头轉动着金光灿烂的小戒指。

“我只同巴高談过一次，”依拉利容說，“但我了解他的内心，他生前怎样，为什么死，怎样死的……这是不会忘掉的……”

依拉利容几句伤心的心里話，糖业工人断續的残酷呼声，深深地印在她的头脑里，使她頗受感动。

“你有老婆嗎？有孩子嗎？”

他点头称是。

“你是海地人嗎？”她問。

“是……我在巴高家認識圣塔·克魯茲。他曾对我說叫我找他。有人对我說您可以引我找到他。我接到太子港一封信，

信上提到他……最后也提到你們大家……因此，我就来啦。”

他从口袋里掏出讓·米謝爾的信，遞給她。杜姆尼佳拒絕接受。

“我可以揣測到，這信恐怕是給聖塔·克魯茲的，不是給我的。我同他是普通朋友，仅此而已……我們在這裡還沒有黨組織……你，你在那里入黨了麼？……”

“我不在黨。”依拉利容說。

“那麼是同情的吧？”

“是同情的……”

他們互相觀察，靜默了一會。依拉利容是昧良心的話。他真的同情嗎？讓·米謝爾曾多次用這種字眼介紹給他的同志們。這個字眼在他腦子裡幾乎完全成了黨的附屬物。在各種情況下，他仿佛真成了同情者了！恐懼與驕傲交相錯雜，使他局促不安。

“你幾時有了信心就可以入黨。我是在外國入黨的，我是共產黨員。你不管需要什么幫助，盡可以來找我……”她抬起頭來說。

她陪他出去，一路無話，穿過花園直到街上。她緊握着他的手說：

“你住在什麼地方？以後我們可以常來往，我到你府上……”

這突如其來的要求，使他一時回答不出，但結果還是把地址告訴了她。以後隨她要來就來好了！

“再見吧，同志。”她說。

“再見，同志。”他結結巴巴地說。

他從來也沒有想到有女共產黨員。現在他認識了一個，而且還是一個畫家哩！

那只公鷄突然在斗鷄場里打起哆嗦來。它把兩只矯健的細腿輪番地活動，一下子露出了它光禿禿的紅皮膚與壯健結實的肌肉。藍紫色的腳上，長着銳利如箭的尖爪。象那些久經鍛煉的體育家一樣，它的下肢壯健得與身材不大相稱了。羽毛是經過仔細修剪過的，尾上的長毛也被剪去了，十足一副打架公鷄的姿態。黑得發藍的翅膀帶着褐色的斑紋，頸上毛色金黃，后背毛色黃綠，到了大腿，毛色又是深紅的了。那個小巧而無冠的頭，在結實無毛的頸上用力擺動，頸上滿是歷經狠鬥後的斑斑傷疤。兩只紅色的眼睛閃閃發光，正在尋找打架的對手。它真象等待得不耐煩了，激動得又跑又跳。

當這一只斗鷄高視闊步地走進斗鷄場時，各方面響起了一陣熱烈的喝采聲。這只公鷄是新來的，一眼便可看得出是優良品種，久經訓練，由它主人悉心照料，要在這一區里独占鰲頭。內行人探頭探腦，很想認識一下這只剛被扔進斗鷄場的公鷄的主人。那是一個紅臉的黑人，樣子驕矜，身穿白衣，頭戴大草帽，在喧嘩聲中站了起來。他分開了喝彩的人，舉起手來，喧鬧的喝彩聲也停了。他宣布向任何一個出席的對手挑戰，並準備對贏了他的賭注作雙倍的賠償。

“這裡的公鷄能與他這一只鬥一下的，為數不到四只，”約瑟法靠近依拉利容耳邊悄悄地說，“那位名叫布拉斯哥的黑人既然口出大言，許下了雙倍的賭注，他一定心中有數，有他的辦法……大家都知道他一直在作準備。自從那隻人人難忘的有名

公鷄阿羅約死了以後，這裏便沒有第一流的斗鷄了……”

其他的鷄主都猶豫了。如果了解對手的長處與弱點，那還可以干一下子，但這家伙初次露面，是在秘密之中培養起來的，應該看看苗頭再說。觀眾等得不耐煩了，各方傳來爵士音樂的懶散調子。

“喂！愛米利約，你害怕這隻公鷄嗎？……”

“去！讓卡流卡同那隻新來的鷄斗一斗！”

“喂！小氣的鷄主們！……今天你們為什麼不吹大氣了！……一點骨氣都沒有了呀！”

觀眾席上處處是吹口哨的噓噓聲，斗鷄場是一個泥土地的圓形廣場，圍以籬笆，通以巷道。今天這個斗鷄場特別熱鬧。其他各場的觀眾一見這裏有看頭，很快就涌了來，有小商販，還有婦女和兒童。

最後，一個黑老漢下定了決心，跳了出來，喧鬧之聲頓時停止。老漢鬚髮全白，皮膚深黑，樣子很神氣。他名叫耶綏·博拉哥。耶綏這時態度很激動，在這個局面下，他那隻斗鷄的榮譽已受到威脅，他非接受挑戰不可。只見他激動得腦袋發顫，鷹嘴般的鼻子，灰白的眉毛和尖尖的短髮，都帶着憤憤之情。大家平常一直看重他，因為他曾見過不少的斗鷄，經歷過許多狠鬥，在斗鷄這一行有人所不及的地方。他胳膊下挾着公鷄，拿了一張綠色鈔票，揮動一下，交給布拉斯哥作為賭注。

賭客們開始喧鬧起來。耶綏·博拉哥那隻白公鷄是經過多次考驗的。糖業工人們今天也興高采烈。公司已經初步接受了工人們提出的大部份要求，雖然還沒有領到罷工期內的工資，但每天增加的三角錢总算拿到了。埃斯古德羅和其他的監工都沒有在這裏。恢復工作已有八天了，因此工人們面露勝利的微笑，象

孩子一样高高兴兴，需要陶醉一下，狂欢一下，放縱一下。他們本来是家无隔宿之粮的人，这下子可领到了一个礼拜的工資与津貼。最近几天便用那一点点微薄收入支付了面包店的欠款，开銷了香料店或其他几个債主，另外还能剩下一二块钱。拚着几个銅元賭一賭，数目不大，不过几角錢的輸贏，頂多一张鈔票，这也就同別人一样，象那么回事了。这是多么有趣呀！

小心的賭客們在下賭注之前，一直在用心地爭論两只鷄的优缺点，非常热烈。耶綏·博拉哥那只公鷄个子虽小，但很健壯，腿部又长。它就是依靠这个优点，获得过多次胜利。另外，它在战斗中相当狡猾，一直假装采取守势，等到时机一到，便突然发动阴險的进攻。如果一击不中，便又边叫边跳，重新战斗。

这时候，耶綏·博拉哥正为他的鷄作最后的战斗准备：他从腰間一个口袋里取出一个小瓶，把瓶里的液汁倒了一点在公鷄的头上，再用两手把它捉住，使劲把液汁吹散吹干。

約瑟法兴致勃勃地找人賭半块钱的輸贏，他要为耶綏·博拉哥的公鷄下賭注。那只公鷄常常使他得到彩头，他决心为它下一次賭注，而不計及那只初露面的公鷄了。当他把罢工胜利的消息带回家中时，他高兴得乱跳乱唱，好象疯了似的。好久沒有见过他象这样高兴了。

两只公鷄正嘴对嘴地斗着，时而猛烈地扑啄，时而巧妙地規避，頸上羽毛直立，象家用的鷄毛帚一样。观众情緒非常紧张。

“巴高才喜欢看这个哩！”依拉利容身旁有人說了这么一句。

庆祝的焰火有时带着不大的响声在斗鷄場上空飞起来，籠罩着郊区，到处传来欢呼喊叫之声。有几个强大的焰火在爆开以后，散出一团五彩繽紛的花朵，密如雨点的金星和耀眼明朝的火球。

麻高里城的中心区，正举行木马转动的游戏，看得入迷的孩子们围在旁边高声欢笑。

教堂响起了晚祷的钟声，召唤妇女们前去祈祷。她们身穿新衣，神采奕奕，手持蜡烛，手巾里包好了捐献用的零钱，走向教堂，去向维尔日神和使她们得到罢工胜利的神明们还愿朝拜。

在市中心的广场上，游手好闲的人在那里闲荡流连，有卖冰淇淋的，有卖五彩纸花的，有展览狗熊及其他希奇动物的；还有些大人让一群孩子们围着瞧他们玩三张旧纸牌，猜猜是红的还是黑的。有的人在那里转轮盘，有时也得到一点不值钱的小玩意。卖糖果的小贩，摇着小铃，边走边卖。

这是一个礼拜日的下午，将落的夕阳好象比平常格外光明，因为人们心中怀着光辉的希望，当然就觉得太阳格外辉煌了。今天，这一座产糖的城市由于工人们得到了几角钱的补助，自然地形成了一个小节日，非常热闹。所有这些小人物的头脑中，都在盘算着如何处理这一点点斗争的果实。商人们在这个时候多卖出了一些面包、玉米、大米和拖鞋，甚至还有皮鞋和玩具……

音乐厅里就要开始举行小型的演奏会。已经是黄昏时候了，天上的星星与地上的萤火虫已开始闪光，小飞蛾和灰蝙蝠也开始到处乱飞。

舞厅的乐声传到全城各处。

格勒尔·欧鲁丝把手放在小孩的肚子上，依拉利容握着那只小脚。台西莱睡着了，很好。晚上闷热不堪，他们把那只作搖床的篮子搬到院里。

小小的肚子在呼吸的时候，一起一伏，顶到手上，觉得仿佛六弦琴上的丝弦那样在颤动。

“不要搖他的腳，你要把他弄醒的……”

初生的嬰兒真象一只小動物，抱起來同小猫一樣。

依拉利容聳一聳肩，也用手去摸台西萊的肚子。夫妻兩人相視而笑。在這一刻，他們恍如置身在一條銀河之中，同兒童那樣在水中玩耍，也好似躺在細草如茵的河床上高歌低吟。這種快樂使他們如同乘着一葉扁舟，飄飄然隨波蕩漾，興之所至，還拿起石子向水中投擲。有了孩子，使大人也變成大孩子了。人們喜歡聽孩子的心房跳動，喜歡摸弄他們的小手小腳。小被窩下面蓋着的那個小家伙，在他們的眼中是世界上最美麗最純潔的東西，是溫柔的愛的果實啊！

台西萊的小頭在枕上左右翻轉，接着就發出一點輕微的鼾聲。

“他一定在作夢哩。”依拉利容低聲說。

格勒爾·歐魯絲把頭倚在依拉利容的肩上，徐徐搖擺。她瞧着他那滿是筋絡的頸子，突出的喉頭在頸上忽高忽低。她調皮地伸出手指，想把他那忽高忽低的喉頭捉住。

“別打擾我吧。”他說。

她不聽他的話，攢着他的頸子用牙輕輕地咬，使他痒得难受，接着又在頸子上亂吻。她笑着，不住地捉弄他。於是，他也抓住她的兩手，在她身上搔着。她痒得大笑大叫，可是他照樣也是不停手。

“放手吧！你沒有聽見有人敲門么？……”

“沒有關係，我的小猫，我要叫你笑個够！……”

“放手吧，告訴你，有人在敲門，不騙你，你听……”

真的有人在敲門。他站起來，從房裡跑出去。格勒爾·歐魯絲忙着整理衣服和頭髮。

原来是杜姆尼佳·博唐絲来了。他放下帘子，对她这突然的拜訪感到吃惊。

“原来院子里是您，我们还以为是邻居来了呢……对不起……”

“没有关系，我们就在院子里好了，我有几句话，很快就跟你谈完……”

格勒尔·欧魯絲也很吃惊，便站了起来。

“这位是杜姆尼佳小姐，是我在讓·米謝尔那里認識的。”依拉利容吞吞吐吐地为她們介紹。

他忘了給来客找合适的坐位。那里只有他們自己用的两张厨房的小矮凳。当他去找椅子时，杜姆尼佳已坐在矮凳上，拉着台西萊的小手逗着他玩。

“他叫什么名字？”杜姆尼佳用西班牙話問。

格勒尔·欧魯絲听不懂，做手势表示不懂的意思。

“你不懂嗎？”杜姆尼佳仍然用西班牙話問。

“不懂。”她也用不通的西班牙話回答。

“他叫什么名字？”杜姆尼佳再用法語問了一次。

格勒尔·欧魯絲这才回答道：

“叫台西萊……”

“原諒我冒闖进来，打扰了你們……”

依拉利容提着把椅子回来了，可是杜姆尼佳并不理会，也沒換坐位。他站着，两腿搖搖摆摆地交換着。

“圣塔·克魯茲快走啦，”杜姆尼佳說，“可以去找他，不过，也許你見不到他。不管怎样，他总会給讓·米謝尔写信的。他也叫我写信并且叫我同你們保持联系。我之所以赶到这里来，是因为听到一些风声，据說有人要对糖业工人采取行动。詳細

的情形还不清楚，但情况是严重的。今天已有宪兵乘車来到麻高里，并为他们配给了大量的甜酒和軍火。这一切都不是好的征兆。罢工的胜利对他们是一次严重的打击，到处都爆发了小規模的罢工，因此特魯希略这个反动头子决心要蛮干一下。似乎还有不少の軍隊被派到大甲朋那个地方去了。据说那些喝醉酒的士兵揚言要使海地捣乱鬼們尸橫遍野……我們还須尽力探听消息，但必須作好一切准备。他們一定要惹事的，我們應該謹慎，應該特別謹慎，避免爭端……你們大家，难道一点风声也沒听到嗎？……”

“沒有听到。”依拉利容喃喃地說。

“假如以后这里有什么事情发生，一定要尽快通知我，到我家来……”

“可是，明天不能不去上工呀！自从罢工以后，他們一点消息也沒有告訴过我們。”依拉利容說。

“就这样办，假如种植园发生了什么事，尽量及早通知我。不管怎样，你們总有自卫的能力，但應該小心謹慎为是……”

他們停止說話，面露忧容。生活不饒人，真不讓人有片刻的安宁！他們到底作了什么有瀆神灵的事，使好上帝对他們那么憎恨呢？格勒尔·欧魯絲感到昏昏沉沉，心里覺得万分疲乏。她摸摸台西萊沉睡着的小脸，站起来說道：

“小姐，喝一点咖啡好么？这是我們对您仅有的招待！……咖啡是煮好了的，只須热一热就得了。”

杜姆尼佳不好拒絕。她伸手到口袋里掏香烟。依拉利容搶先把自己的遞給她。她心中怪不好受，覺得带来的坏消息打扰了小家庭的幸福。每一次走到无产階級的家庭里，虽然孩子吵鬧，衣服破旧，景况凄凉，毫不拘束地握手談笑，总使她認識到有

充足的理由，与资产阶级一刀两段，与无产阶级同甘共苦。只有经过这种生活的，知道如何爱和如何想的男男女女，才是未来文明的基石。她站起来说：

“我去看看格勒尔·欧鲁丝。”

格勒尔·欧鲁丝在厨房里手忙脚乱。炉子里的木炭差不多已熄灭了，她用帽子使劲煽着，但仍煽不出一点火苗。

“让我来。”杜姆尼佳说。

她不顧格勒尔·欧鲁丝的反対，蹲下去对着炉内木炭使劲地吹。经过两个人的共同努力，使得火焰燃旺了。大家相视而笑。格勒尔·欧鲁丝拿出三个杯子，放在水盆里洗涤。

“抹布在哪儿？”杜姆尼佳问。

她把格勒尔·欧鲁丝洗好的每一个杯子都擦得干干净净。火炉上的大磁咖啡壶沸腾了。她们一个人提着咖啡壶，一个人拿着杯子，一齐回到院子里。

他们喝着。台西莱醒了哭起来。格勒尔·欧鲁丝喝完咖啡，把杯子放在地上，抱起小孩，解开上衣，露出胀膨的乳房。小孩咬着乳头用力吸吮，使那胀得发痛的乳房比较舒服一点了。

“你的奶水够么？”杜姆尼佳问。

“足够喂三个象他这样大的孩子，任憑小家伙拚命地吃好了！”

“为什么不限制他一点呢？应该使孩子飲食有节制……”

他们闲谈了些不关紧要的事。杜姆尼佳答应带格勒尔·欧鲁丝去看她的一位医生朋友。约瑟法刚回来，很快就同她结识了。他掏出他那只短烟斗，在石头上磕掉里面的烟灰，再装上烟后，同依拉利容边抽边谈。

“约瑟法，有什么新闻？”依拉利容问。

“没有什么，只是滿街都是醉薰薰的軍人，数目可真不少。因而我跑回家来避免不幸的紛扰……”

杜姆尼佳站起身来，扶着格勒尔·欧魯絲的肩头說道：

“我去打听一下消息。”

“時間晚了，您不可一个人回去，叫个人送您吧……”格勒尔·欧魯絲对她說，

她不同意，并且說明她一直有独来独往的习惯，不会发生什么事故。

“这不大妥当，”約瑟法插嘴說，“今晚喝醉酒的軍人象疯了似的，我陪您一块兒去……”

他紧了紧腰帶，并且把挂在腰間皮鞘內的刀子也整了一整。

同每天早晨一样，人們准备上工了。流动的小商小販，叫卖着她們的餅干，糖果，加水的酒精以及各色各样的水果。有些人跑来喝一杯酒，放下杯子，吐一口唾沫說道：

“喝酒可以杀死腸胃里的細菌。”

事实上，喝酒已成为他們日常生活中的坏习惯了。在漫长而辛劳的工作中，全靠喝酒后的那一股热气在身体內循环，以恢复筋肉的疲乏。另有一些人爱喝咖啡；用小油灯把咖啡烧得滾热；他們就是爱喝这种又热又黑而又很甜的咖啡。真正講究吃喝的人虽然也有，但为数不多，一般都是能吃点香蕉糖果也就心滿意足了。

他們每天都要照例做一次簡單的宗教仪式。从他們做礼拜的姿势上，可以反映出他們內心仍旧有些忧虑不安。平常工作都是站立着，弯着腰；位置并不固定，大伙兒时聚时散。聚在一块兒的时候，大家聊天聊得相当热火，談的問題当然也有关于吃

噶的事。有的咒罵那个反动头子特魯希略，說他正准备到麻高里来。有的說这里的军队就要同海地开战。还有人說特魯希略已被暗杀了，要在局势稳定后才宣布这个新聞。最后还有人說被放逐的政治犯已經回来了。謠言到处流传，使人不能不相信，也可以肯定是发生了某些事件。

年紀大一点的人不大說話。这种事他們已看够了！……他們宁願冷靜地注視着事态的发展。

有几句話在暗暗地流传：

“假如他們仍象以前那样付我們工資，那就再干上一回！”

这时天色阴暗，四野輕霧朦朧。小风不停地把云块向田野里疾吹，肯定要下雨了。

“傾盆大雨将要来啦，你注意天色嗎？只要我們一开始干活，雨就会下来，但願沒有冰雹就好了。”

監工吹起口哨，命令工人們即刻集合。工人們遵命集合，走向蔗田，开始工作。这时大路上开来三輛汽車，停在田边，車里装的全是宪兵。一个軍官下了車，跑去同監工队长談話。其他的士兵散布在附近各处。

工人們抬头向大路望去，工作停了一会兒。監工齐声吆喝，工作也就照常进行了。每个人心里确实有点担心，互相議論，不断地探头探脑。就是那些監工也显得有点不安，对工作的監督漫不經心，不时跑来跑去互相交談。

情况似乎越来越不对头了。那些背着湯姆遜枪的士兵究竟是来干什么的呢？要耍什么鬼把戏呢？

天上落下几滴雨点。雨点頗大，是傾盆大雨的預兆。运糖的火車喘着气，吼叫着。小鳥紛飞，正找避雨的树林。灰綠色的小虫，白色的軟肚皮貼着地面，急急地爬行。一条藏在近处綠樹丛

中的变色蜥蜴，发出低沉而单调的叫声，如同击打松鼓的声音。

突然，监工队长吹起哨子，命令停止工作。还没到休息的时候，命令停工是什么用意呢？难道是因为下雨吗？这些家伙对工人从来也没有这样关心过。大家感到非常惊异。许多不愿接近宪兵的工人悄悄溜到甘蔗田里，看看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如果这是一次平常的停工休息，那便不会有人理睬他们，如果有什么事要当宪兵的面宣布，时间有的是，何必在此刻。

大群工人同平时一样，习惯地朝田边走去。宪兵已经散布在各处，这时他们才知道已处在包围之中，但为时已嫌太晚了。当他们奋力向甘蔗林里涌逃时，军官粗暴地喊道：

“站住！不许动！站住！”

宪兵们一拥上前，没收了工人们砍甘蔗用的弯刀，并把他们赶回去重新集合。他们已完全陷入牢笼中了！那个军官再一声尖叫，命令所有多米尼加人走出行列。为了不給那些满脸杀气的宪兵以任何行凶的借口，大家这时只好遵命而行。在棍棒的威胁下，多米尼加人被赶了出去，集合在路边。那个军官带着几个士兵走过去对他们谈话，命令他们站成一排，叫他们念下面一个字：

“伯勒希尔……”

大部份海地人念这个字都念得不准确。经过这一考验，证实这群人都是多米尼加人而没有海地人。之后，士兵们把多米尼加人赶开，远远的离开蔗田。

这样一来，他们要对付的是海地人了。可能要加以逮捕，那三辆汽车可装不下这许多人呀！难道要被徒步赶走吗？

那个军官看见行动迟缓，很不耐烦，指手划脚地呼喝着。一些海地的女商贩也被赶到已被法西斯匪徒包围着的人群中来

了，工人們开始担心起来。他們默然无言，准备逆来順受。有一个小女販子抵抗他們的种种暴行。她是一个年輕的姑娘，身穿黄裙，头蒙綠巾，发間插着藍花，卖东西的木鉢还系在腰間。她在日晒雨淋中作点小买卖，有什么害处呢？她得罪了誰呢？有什么理由要对她橫施强暴呢？她憤怒极了，天真无邪的眼中閃着憤怒的光芒。

宪兵不由分說，抓住她的衣領，把她推到海地人群中。她的衣服被扯破了，宪兵手里留下了一片黃布。她弯下腰，把盆按在胸前，还想用被扯破的衣服遮住她的乳房。宪兵們成百只眼睛望着她，一片輕薄的笑声，从田間各方传进了她的耳內，她万分恐惧，大声哭喊，手足着地地爬到工人們的面前。他們伸手把她扶起，只見她力竭声嘶地把头倚在一个工人的肩上，抽抽噎噎，泣不成声。

宪兵們显然带着醞釀的酒意。他們醉了以后，兽性大发，法西斯主义給他們灌輸的如猪似狗的兽性，使他們完全灭絕了人性。宪兵們托着枪支，前进一步。人群里的窃窃私語声頓时停止。

相对而立的两群人面面相覷。工人們又議論起来。他們到底要干什么呢？他們为什么一声不响？为什么把多米尼加人分开？

那个軍官命令士兵們后退。他們后退了大約三十步，但紧紧地包围着聚集在中間的人群。軍官手執輕机枪，瞧着手表，动手上弦。一时鴉雀无声。軍官双手发抖。他是一个皮肤稍黑的混血兒，上唇蓄着发亮的黑鬚，眼珠深深地嵌在眼眶里，低低的額头，方形而突出的下巴。

暴雨欲来又止，天色仍然沉悶。太阳还在作枉然的掙扎，力

图穿过云层出头露面。树叶上密密的水珠，在模糊的光亮下，发出晶莹的光彩。一只碧蓝的小蝴蝶，象苍蝇一样在花间迴旋飞翔。

突然，远处传来一阵枪声，接着是一阵呼喊声；停止了一会儿，随后又是一阵枪响和喊叫之声。毫无疑问，这是一次屠杀。可能是在不远的田地里进行，也可能是在城里。

人们惶惶然木立片刻，莫明究竟，但很快就清楚地意识到这里将要发生事故了。他们先聚在一处，认为集中起来可以便于防卫，接着又突然分开，四散奔逃。军官一声呼叫，发出简短的命令，枪声响了，疏疏落落的。奔逃的人们站住了，接着便互相推挤着拥回来。有些人对三个在奔逃中倒下双脚还在颤动的人呆呆地瞧着。另有几个人弯下腰看个究竟。枪声越来越紧密了。

在一片哭叫声和呻吟声中，有一个人缓缓地、严肃地唱出德沙林时代的战斗口号：

为了国旗，
为了祖国，
光荣牺牲……

他们中间有一个人在死前的一刹那，想起从前一首伟大的歌。人们重新聚拢起来，向着一个方向拼命地跑。四处又传来一片追怀过去的雄壮歌声。宪兵们竟然对着他们开枪了，正如多年以前丘吉尔少将的军队对着杜桑·卢维杜尔的土军开枪一样。那些着蓝色工人装的人们，虽在汤姆逊枪的密集攻击下，仍不停地整顿他们的队伍。密集的枪声仅仅能挡住倒下的人。

有三十来个人终于逃到甘蔗地里去了。乱枪在他们身后响着，大家匍匐前进，仅略有伤亡。

宪兵仍然控判着田间，地面上满都是倒翻的甘蔗，受伤的

人們在血泊中滾着，爬着，喘息着，呼號着。

一個渾身鮮血直流的女人，仍不願向死神低頭，憤怒地，力竭聲嘶地向劊子手大聲叫罵。

一個滿臉血漬的年輕士兵，彎下腰大嘔大吐，對滿地血肉狼籍的情況感到噁心。雨又下起來了。

那個軍官又發出一聲命令，力圖振奮一下對殺人暴行已感茫然不解的士兵。他手持刺刀，在受傷者的左臂上一刀刺去，再用腳把屍體踢翻。其他的士兵也都照樣行事。

一個工人挺起身來，高聲罵道：

“凶手！……凶手！……”

話在喉中還沒說出，一刀刺來，他就完了。另一個紅面孔的人，手捧着血如泉涌的腹部，大聲叫道：

“伯勒希爾，伯勒希爾，伯勒希爾……”

他到底是海地人還是多米尼加人呢？軍官走過去，一刀刺去，使他直挺挺地躺在地上死了。

一切沉寂而陰森。

雨又開始下起來。

格勒爾·歐魯絲很早便起床了。男人們已經出去，她給台西萊喂奶。喂完了奶，換好搖床，他又在裡面撒尿了；她給他重換一遍，然後他才睡着。格勒爾·歐魯絲這才在爐子上燒淀粉漿，把衣服漿好，上漿的時候特別注意的是依拉利容和約瑟法的白外衣。這兩套白外衣是他們的體面服裝。為了籌備回去的路費，依拉利容只得賣掉了他結婚時的禮服。現在她只有天天洗滌一次他的白衣服，直到能另買一套新的時為止。一個有工作的男人應該有一套白衣服，雖不是講究漂亮，至少看起來不象一

个流浪汉。她对事物的看法就是这样。她把白衣熨了又熨，裤子的线条直挺挺的有如刀削。

她扫净了床铺，理好了褥子和被单，倒了便桶，再扫床下和屋角，最后才着手收拾另一个房间。收拾好了，回到屋里，整一整圣母象前的纸花，把神灯加上油点着，然后才坐下休息。自从她生了小孩之后，她的精力已大不如前，常常气喘；这小黑人使她精力衰竭了！她对着镜子望望她的胸部，以前丰满的乳房，已经开始下垂，停止喂奶以后，乳房会不会恢复原状呢？总而言之，这样轻的年纪，不应该就衰老呀！她耸了耸肩，事实上，还有很多更严重的事使她惴惴不安呢！她开始回忆昨天晚上杜姆尼佳·博唐丝对她谈过的事。

她的心里确实只想到最近的事情。大家会不会再回到罢工前的情况呢？如果仅只生活困难，也没有什么关系，只消勒紧裤带就行了。昨晚她因为想这些事没有睡好，想来想去觉得没有什么大不了。各方面的困难当然对她都有威胁，但这也不用害怕：糖业工人齐心协力，总能够好好地自卫呀！

牛奶在爐子上溢出来的响声使她从梦幻中惊醒。她跑去一看，耸耸肩头，叫着：这就是胡思乱想的后果呀！不管怎样，已没法挽回，牛奶完了。

她望望天，密云重迭。伸手一試，还没有雨滴。真讨厌，晾在繩上的衣服还没有干。应该在下雨以前把衣服收回来。她赶紧动手收拾衣服，因为雨就快下了。

屋里传出一阵闹声，台西莱哭起来了。龔塞浦星进来問道：

“依拉利容和約瑟法出去了吗？”

“当然出去了，已经有六个鐘头了……”

龔塞浦星面容尷尬，她把台西莱抱在怀里說：

“你必須帶着台西萊到我家去，一刻也不能耽擱。”

“可是我還有事……”

“趕快，先收拾衣服，心里切不可着急；你要喂奶，着急會影響奶水。不論發生什么事都不要……”

格勒爾·歐魯絲望着她，糊里糊塗，莫明其妙。

“以后再對你說吧。你一個人同台西萊住在这里，可能要發生什么事。到底要發生什么事，還說不定，但應該快些，帶着你所有能帶的東西。”

格勒爾·歐魯絲手拿濕衣，呆呆地站着，仍然望着她。龔塞浦星走到床边，揭起被單，把手里的濕衣扔在被單里。隨後又打開衣櫥，取出衣服及其他應用什物，也統統扔在被單里。

“還有可以帶走的錢和其他值錢的東西嗎？……好……據說要對海地人搗鬼。誰也不曉得到底要發生什麼變故。城里的士兵很多……在我家里，你可以躲避一下。因為有那些警察局的暗探，所以人家都知道所有海地人的家庭……”

格勒爾·歐魯絲仍然呆立着不動。她兩腿發軟，嘴里說不出話來。龔塞浦星繼續把應用的物品亂七八糟地扔在攤在地上的被單里……格勒爾·歐魯絲幾乎不能行動了，被她拉着胳膊，拖出門去。

在麻高里城周圍酒香濃郁的莊園里，成群的法西斯匪徒，象滿嘴血污的惡狗一樣，亂跑亂竄。鮮血沾污了樹木花草，沾污了涓涓清溪，使濕潤的土地染上了斑斑血漬，引來了烏鴉，吓跑了其他飛鳥。逃命的群眾在莊園深处緩緩前進，心怀恐懼，只要有一點輕微的風吹草動，一片樹葉落下，一只野獸走過，都會把他們吓得發抖，吓得躲起來。他們全都被吓昏了。

空中充滿着劊子手們瘋狂地追捕逃散群眾的吼聲，充滿了他們象惡狗追逐兔子般的叫聲，還有自動武器清晰的射擊聲。雨又開始密密地下起來，淋濕了土地，也淋濕了人們，還夾着不少可以打破樹葉的硬冰雹。

依拉利容也逃出去了；他在屠殺開始以前就躲在甘蔗田里。但他擔心約瑟法。有人說看見他躲在甘蔗堆里，但以後一直沒有人看見過他。難道他在第一陣槍聲剛剛響起時就逃跑了嗎？不管怎樣，非找一找他不可。

一些由槍林彈雨中脫逃出來的人加入了他們的隊伍，大家一起在叢林和蔗田里半爬半走地前進。只要聽到一點點響聲，他們便伏在地上仔細偵察。偵察的結果，有時是大家的錯誤感覺，有時是幾個剛逃到這裏的難友，他們一見這群難友，眼里不禁閃出希望的光彩。這一個逃命的隊伍，在他們看來，就是生命得救的最大機會。他們趕快加入隊伍，隱沒在集體之中。接着，大伙兒重新上路，象一群行動謹慎的螞蟻，緩緩地，机警地，躊躇地前進，避開大路和小徑，豎起耳朵探听着。這時他們的人數已接近百人了。

一個自發的組織建立了。受傷的人走在當中，強烈的求生欲使他們互相幫助，大家一句話不說，自動地，無目標地向前行進。不管到什麼地方，只要離開這裏就行。他們把流血太多或腿部受傷的人抬着走。依拉利容背上背着那個身穿黃裙的女小販。她的顎骨已被打破，腿骨關節也脫臼了。血雖然已經止住，但她仍時時失去知覺。有人給她喝了一口甜酒。一共找來了一兩瓶，這是專門給身體衰弱的受傷者喝的。酒瓶傳來傳去，傳給需要喝的人，可是沒有一個健壯的人肯嘗一口。

兩個在前面開路的人停下來了。他們就要穿過一條水渠，一

嘩嘩聲，在探路的人還沒有作手勢前就使他們停住了。有五個憲兵坐在水渠邊，挾着湯姆遜槍。人們屏息地呼吸，但那一點點樹葉的响聲，也足以引起法西斯憲兵的注意，一個憲兵舉着槍站起來。

健壯的人們准备好了手中的彎刀，只要他們的隊伍被人發現，便決心同敵人拚個你死我活。可是，那個憲兵似乎沒有進攻的意圖，他僅僅向前走着，兩眼四處查看。他們沒有勁。看樣子，可能有什么鬼把戲，因為那個士兵雖然把湯姆遜槍交給后面的士兵，但他腰間所佩的手槍還在閃閃發光。

他是一個身材矮小的人，面孔灰黑而有小小的麻點。他的面容並不特別凶惡，但一經戴上那種怪樣的帽子，不管是誰總是很难看的。他揮動胳膊，表示善意，并喊道：

“朋友們！”

這種善意是可疑的。一個工人站起來低聲說道：

“那是個好人，他名叫羅德里格，是我小兒子羅塞良的教父。”

有人用手捂住他的嘴，并拉他伏在地上。那個憲兵仍然站在那裡，繼續用各種手勢表示他的好意。他遲疑地欲行又止，唯恐人們對他怀着敵意。于是他便回到他同伴那裡，把他們的長槍手槍，統統收集起來，走上前來，將武器放在地上，這才毫不遲疑地向水渠走來。

這一次，一個男人從逃亡的人群中站起身來，走過去同他相會。兩個人緊緊地擁抱了很久。雨下小了，風勢很大，象發了瘋似的，刮得甘蔗的長葉刷刷地响。

大伙兒紛紛跑來圍住那個憲兵。他本來並不是來干什么好事的。他與其他憲兵一道被派來追捕逃亡的人們，殺死他們，可

是他却願意幫助他們逃命。他在莊園里沒有跑多少路便追上他們了。他說應該竭力想法逃到城內，並在那里躲避起來。因為只有在城內才可以仔細安排逃到邊境的事，否則便會遭到殺害，反動派已經命令在各地普遍屠殺海地人了。

人們的意見很快就取得一致。應該援救家屬，還要安頓受傷者，無他途可循，行動越快越好。

“我認識幾個可以幫助我們的人，”依拉利容提議說，“他們忠實可靠，是巴高·杜萊斯的朋友……他們會竭盡所能使我們與受傷的人一齊進入城內。他們離這里不遠，就在城門附近……”

下一步行動很快就決定了。依拉利容必須設法到杜姆尼佳·博唐絲的家里，由憲兵羅德里格陪伴着，這樣便有成功之望了。

雲層中電光閃耀，暴風雨就要來臨。高居在天上的好上帝，這時卻對這些淒苦的受傷者，送來了傾盆大雨，使他們在爛泥中打滾。有幾個不怕報應的人對那仍舊同他們為難的上帝咒罵起來。也有些人還在祈禱，還有些人直挺挺地躺着，不管死活，聽天由命。上帝是個偉大的神。奧古神法力無邊，手法多變。假如你正走好运，惡運就要臨頭；假如你潦倒不堪，也可能踏上好运；如果處境不好也不壞，那也就既可變好也可變壞。巨靈神莫勞瓜比較老誠，他只睡大覺，不聞不問。

天上的雨發出一股好聞的氣味，使人再也聞不到血腥氣了。

憲兵羅德里格在離開幾步遠的地方便站住了。依拉利容快步跑進花園，一直奔向左邊小徑上的那間工作室。他推開門直走進去。

工作室里，除了杜姆尼佳與聖塔·克魯茲以外，還有幾個他

不認識的人。他用眼四面一望，气喘吁吁，只好倚在牆上。杜姆尼佳一見他那血污的衣服，不禁惊叫了一声。圣塔·克魯茲一步跳到他身旁，扶着他，讓他坐下。

“你受傷了嗎？傷在哪兒？……”

依拉利容搖頭否認。上氣不接下氣地喘息着說：

“他們在莊園內對我們開槍，簡直是大屠殺！……”

杜姆尼佳伸手扶着他的肩膀。

“……有些逃出來的人藏在種植園里……憲兵正追捕他們，必須趕緊援救……外面還有一個憲兵，他幫助我們，他可以領你們去……有受傷的，許多受傷的……趕快！趕快……”

圣塔·克魯茲站了起來，踱了几步，望着大家說道：

“這樣看來，簡直成何體統！真是不能容忍！這真要使我們整個民族變成豬狗不如的野蠻民族了！今天，我們更清楚地認識到，組成一個多米尼加人民的政黨已經刻不容緩；組成一個戰鬥的黨，打倒特魯希略，遲早都要組織起來！我們現在雖然沒有這個黨，但我們有我們的良心，有我們多米尼加人的良心，有共產主義者的良心，既然我們自認為是……保持民族尊嚴的責任就在我們的肩上……”

他沉默了一會兒，含着眼淚激動地說：

“這時候，一分鐘也不能浪費。應該趕快到那裏去，同志們！我相信我們可以向所有我們認識的民主人士告急，向所有有良心的人告急……所有正直的多米尼加人絕不會拒絕我們。應該找些車子來，找很多的車子……杜姆尼佳可以把你父親的車子找來。我相信可以直接把受傷的人送到馬加列的診療所，他不會拒絕的。對其他的人應盡量照顧，還應當籌劃些錢，使他們早日離開……目前我們應該作的，是跑到街上去阻止特魯希略的

走狗們繼續進行屠殺……”

杜姆尼佳握着依拉利容的手說：

“你覺得怎樣？”

“還好，”他說，“格勒爾·歐魯絲和台西萊……應該到家里去看看，如果他們不在家，可能在龔塞浦星家里，在我家的旁邊……”

他們都站起來了。杜姆尼佳面容陰沉，眼臉低垂，眼皮一張一合，努力忍耐住就要淌出的淚水。她對依拉利容說：

“你就住在這里，我去關照園丁，不許任何人談到你。他會幫你的忙……如果有人來了，不要作聲，躲起來，直到你認清來人是誰為止……”

她仰著頭出去了，頭也不回，僅僅揮手示意……

先兵們帶著嚮導，同一些法西斯警察及特魯希略黨徒在城內往來奔跑，步履踉蹌，喧嘩鼓噪，得意洋洋，真是一些嗜酒嗜殺，專門搶劫的匪徒。

人人奔走相告，成群的逃難者力圖到朋友家避難。婦人們背着包裹，牽著一群孩子，在街上奔跑，靠近牆壁躲躲閃閃，一聽見說殺人的匪徒來了，便向着馬車門沖去，或鑽進附近人家的大門。雨仍繼續下著。

當一個受難者落入特魯希略匪徒的手中時，除了一陣歡樂的呼叫慶祝俘獲的成功外，並且命令那個俘虜念一遍：

“伯勒希爾……”

如果俘虜念不好這個字，便把他轉移到別處去。不需要浪費子彈來槍殺了，只要用大刀或刺刀在胸膈上一刺，將手一鬆，受難者便頹然倒地身死。對付兒童們就更簡單了，只消提著腳

把他們的頭對准端上一礮就夠了。那些法西斯匪徒們割破包裹，彎下腰肆意搶劫，每個人手里晃動着他們的戰利品。

有時候因為分贓不均而發生短短的爭吵，有時候俘虜並不屈服，拳打、腳踢、口咬，盡力抗拒。於是法西斯匪徒們便開槍了。

滿街房屋都緊閉門戶，即使多米尼加人也個個驚慌，在這種情況下，法西斯匪徒對誰也沒有好臉色了。大門對着逃難者本是半開着的。他們一聽說哪家住着海地人，便破門而入。隨即在雷電交加的风雨聲中，混雜着婦女被強奸的呼聲，被打傷的呼聲，臨死時的呻吟聲，屋瓦的雨打聲，雷電的隆隆聲和開槍的砰砰聲。

車輛沿着大街風馳電掣而過。這是救護受傷者和收容逃難者的車子。在法西斯匪徒過去之後，各家大門便都打開，以便趕忙從傾盆大雨下把受傷未死的人們轉移出去。

多米尼加人為了搶救每一條生命，鼓足勇氣，舉起雙手，不願一切地同法西斯兇手與死亡作鬥爭。多米尼加的各民主政黨在這一偉大的夜里出現了。這一夜，經過各民主黨派暗地討論後，共產黨人首先投入戰鬥，跑到街上，站在最前列，面對着警察、憲兵以及特魯希約黨徒作堅決的抗拒。

那一天，可謂驚駭萬狀，在雨打風吹之下，一股死尸氣味，空氣苦澀，難以呼吸，一種羞愧的感覺緊壓在心头，生活又增加了一層忧伤。這一切都是多美尼加的國土上所永難磨滅的印象。整個一個民族的高尚的、純潔的、偉大的人道主義精神，竟被這反動獨裁者以及他的爪牙們撞進泥沼中去了。這個國家即便能夠存在下去，它對兄弟之邦的血腥遺痕，也將永留不滅，而且日後子子孫孫在這種污點之前，也抬不起頭來了。

“起来吧，該走啦，是时候了……”

他們勉強睜一睜眼，接着又閉上了。这个人拿着一束松枝火把在他們面前照了照，俯下身子，輕輕地推他們。他們坐起来，斜着身子，把头发上的干草摘掉，滑进衣服里的草屑也取出，然后才站立起来。

“太阳就快出来……我知道你們还没有恢复疲劳，不过不能再等了。到鎮上还有两个鐘头的路程哩……”

台西萊哭起来，格勒尔·欧魯絲把她的乳头塞在他的嘴里。依拉利容摩擦着他那被打伤脚。小狗合着嘴老是瞧他們，好象替他們抱不平似的。这个老实人有一个滑稽名字，叫做：高高足巴。

“你那嘴！伸过来！”他对狗喊着說。

狗把嘴伸到他两腿中間。

“我没有咖啡啦，請原諒，可是有刚挤的牛奶，还挺热……”

他們这时是在一間方形的小茅屋里，从一个小窗子射进一点模糊的光来。这是放牛人在半山腰里躲避风雨的地方。墙壁是用树枝扎的，上面塗着泥土。沒有天花板，只有几根横木架子，可以看見很脏的頂棚。屋子的一角，堆着好些谷草，他們就坐在上面。另一墙角，有一个用三块黑石头砌的鍋灶。

“赶着牛老在外边跑来跑去。”高高足巴說，“我只是偶尔到这里来一趟，因此什么东西都沒有。”請再吃点饼干吧……从前，我也当过砍蔗工人，可是如今老了，所以才来放牛。你們看見的

这许许多多甘蔗田都是百拉維德那老猪的！这还不算，他还有象我所赶的这牛群，数目可真不少……”

他不作声了，嘴里嚼着浸在牛奶里的饼干；过了一会又说：“你知道他们杀死了多少人吗？听说仅在塔沙蒙这个地方就有上万的人……这里有多少，没有人敢说，只怕也有几千几万……据说那里是闹怠工？……我当年当砍蔗工人时，就认识海地人。嘿！他们差不多都有斗争精神。但是如今的人更是一个胜一个了。他们从来也不妨害别人……我也认识特鲁希略，说起来这是老话，当然是在他当总统之前罗。我曾亲眼看见他被人逮起来，那是因为他偷了人家一头牛。看守的人用绳子将他捆起来，同牛一块带去。好多人都会看见也都认得，那正是他……他母亲是个忠厚的老太太，可是他呢，天生就是坏坯子。这个坏小子一出监狱就投入美国宪兵队。如今，他成了元帅，成了总统，乖乖，真是多米尼加人的莫大耻辱啊！这个当小偷的，依靠他老婆那死不要脸的东西！这样屠杀成千上万的大人孩子，作这种伤天害理的事，真不象父母养的！……”

他气得浑身发抖，在屋角吐了一口痰，把弯刀插在屁股后边便站起身来。

“咱们走吧。”他说。

他们立起来，依拉利容把包袱捆在手杖的一端，胳膊上抱着台西菜。大家便一同走出去。高高足巴望望已经发蓝的天空。

“还有星星，再过一会就看不见了，大概离三点钟不远……”

他走到隔壁栅栏边，拉开柴门。一匹小马嘶嘶地叫着跳着。这匹马毛色灰白相间，额上一块黑星。狗叫起来，跳进栅栏里。

“你们骑过牛吗？”高高足巴问。

这些天来，他们简直累得有点支持不住了，什么也引不起兴

趣，他們只是聳一聳肩膀。

“因為馬背是硬的，所以我才這麼說，而且馬很容易受驚，不好駕馭。牛就不同，可以放心騎上去，你們一家三口可以舒舒服服地……”

他們走進柵欄里。那些牲口爭先恐後地朝柵欄邊跑。高高足巴抓住一頭深栗色大公牛的头，拉着它就走。這畜牲也就老老实实地跟着他走。他摸摸它的头，絡絡它頸子上的毛，在它耳邊唧咕了幾句，這牛便仰起頭來。高高足巴掏出一個鐵環，環上拴着一條繩。他用另一條繩結成絡頭，套在嘴上，拉開鐵環的縫，穿在牛鼻子的裂縫里，然後，他便把兩條麻袋搭在牛背上。

“現在你們可以上去啦。不必害怕，這頭牛比綿羊還溫柔哩。就照這樣拿起拴着鐵環的繩子，你們便可以指揮……”

他們準備好了。高高足巴托着格勒爾，歐魯絲的腳讓她爬上去。依拉利容把台西萊遞給她，自己也爬上牛背。高高足巴這才“吁！”“啊咖！”“嗯嚕！”地吆喝着，把牲口趕出去。這群牛有四十多頭。他把它們都聚攏在一起，穿過一條小路，高高足巴便也跨鞍上馬，加上一鞭，跑到牛群前面，向着騎在牛背上的依拉利容和格勒爾·歐魯絲的身後追去。狗圍繞着牛群奔跑，它愉快地叫着，把走開的畜牲攆回隊伍。

路旁樹木成蔭，曉風吹來，枝葉輕輕顫動。道路從山上蜿蜒而下。雖是堅硬的石路，兩旁却生着茸茸細草。老牧人時而走在牛群前，時而又跑到後邊。一簇一簇的野夜來香混雜在野玫瑰的綠葉之間，格外鮮艷。高大的仙人掌散布在各處，類似一片片不整齊的籬笆。鳥兒開始在田野里發出長音符的歌聲。最後還在活動着的蝙蝠張開薄膜的翅膀，在曙光之下捕捉食物。

他們一路無話，加速前進，各人懷着各人的心事。年老的老

实人不願打擾他們。后来，他很想跟他們談談，但又覺得他的廢話對於這兩位有精神負擔的人說來也沒有好處。他想把粘在他們眼上的恐怖膠膜拔掉；但是人的心乃是複雜的呀！他深怕萬一說出不中聽話來，更使他們難過。他自從跟他們在一起之後，格勒爾·歐魯絲就壓根兒沒說過一句話，總是低著頭看懷里抱的孩子。依拉利容也只是簡單地回答一句半句。高高足巴很想表示他的同情，向他們解釋多米尼加的全体人民並不負流血之責，可是他又不曉得怎樣說才好。他太笨，他羞愧，他只會對付牲口，當它們離遠時，他會喊它們回來。他自己也清楚，在法西斯劊子手的眼中，他也算是個囚犯。所謂囚犯，是指他還能在芳香的山林，碧綠的崗巒，清朗的黎明和田野上惹人喜愛的曙光下，照料他的牲口，而未曾遭到迫害；至於那些成千上萬的可憐的人們，則窮奔于整個多米尼加的土地上，後邊被殺人者的瘋狂鐵蹄追趕着，竭盡全力爭取一綫之望。談到囚犯，那是因為他，高高足巴，並沒有半點指責特魯希略的行動。這囚犯二字只是“莫須有”的罪名罷了。

道路轉彎處，水聲潺潺，小河在歌唱。他忽然望見亂石河槽里一泓澄清的、透明的流水阻住去路，小牛犢連蹦帶跳，跑到水里它們的母親身旁。牲口反復地喝着，仰起頭來，亂哄哄地喘氣，隨後又把嘴伸到水里。格勒爾·歐魯絲把拴牛的繩子放長，好讓它去喝。

流水里漂浮着好多名叫徐克林^①的果子。高高足巴把他的牲口放到小河中央，水深只到馬的膝蓋，他只好俯下身，伸手去取棕色的果子，然後把它送給格勒爾·歐魯絲。

① 徐克林：是熱帶一種果子，亮極甜，黃棕色。

“这徐克林果子很有名气，非常之甜……”他很高兴能借此举动以消除他们长久寂寞中的烦恼。格勒尔·欧鲁丝转身把果子接到手里。

“吃吧。”依拉利容对她說。

她为了叫他喜欢，便用舌尖尝了尝，其实她并不想吃。高高足巴用手把依拉利容的胳膊拍一下，使他注意。实在，专心听去，就可以辨别出有马蹄的轻微响声。高高足巴举起长鞭子朝牲口背上抽打，这些牲口把屁股扭过来，慢步穿过水流。冰凉的水珠打湿了它们的腿。转眼之间，一群牛便渡过小溪，繼續前行。这时馬跑的声音离得很近了。

“最好下来讓它过去。”高高足巴說。

老牧人帮他们下来，他们便躲在路边的小树丛里。牛群又向前走。一个騎馬的人飞奔而至，勒住他的馬，恰好停在水边。

“喂！我問你，这里能过去嗎？”

“請当心，左边水深，您可以从右边过。”

騎馬的人驅馬渡河。这是一个城里人。他的脚上穿着漆皮鞋，身上穿着馬褲，头上戴着白盔，手里拿着一根用黄皮条編結得很精致的馬鞭。

“先生，不要叫您的馬喝水，这水冰凉，容易使它害病……”

他没有答話，却朝着牛群里的两头牛打了几鞭。受惊的牲口在路旁乱跑。这一来給人一場虛惊。

依拉利容和格勒尔·欧鲁丝又騎到牛上。幸而孩子沒有哭。大家奔上行程。天色渐渐发白了。

这样的惊恐有好几次。他们一会儿藏起来，一忽兒动身又走。最常遇到的是农民。

“再見吧！老伯伯！”他们对高高足巴說。

他們說了几句客气話便动身向前，眼望着高高足巴独自个兒慢騰騰地走去。

此刻天已大亮，他們來到一棵百年古树旁边。树身的圓周約有十五到二十公尺，高高足巴站住了。

“我不会走多远。”他简单地說。

两天以来，他們在一块兒行走，无形中产生了一种友誼。如今离別在即，不可无一言以相贈。不管怎么說，他們从此难得相見了。天涯海角，何处再相逢呢？边界外的福地还相当遙远，在这廣闊的田野里，是否会遭遇更大的痛苦呢？

“这条路直通鎮上……在这条小路上，你們將碰到三条小溪，过了第三条，从左边谷地橫穿过去，便是一条大路……这条路直达拉撮翁，但是不可搞錯，只有小路才好走。一直朝着日落的方向……我看，这么一說也就行了……”

高高足巴用两只胳膊接过台西菜，拿手托着他的圓头，在他的嫩脸蛋上吻了一下。他从干淨衬衣里掏出一条祝福用的綉花方手巾。

“一边是圣克利司朵夫的象，一边是圣伯拉的象。你們若在夜里行走，这东西可以保护……”

此刻他們不能再以緘默为計而掩飾他們的痛苦了。必須同这个老实人說几句知心話，就跟上次对那个报信的人一样。这些話使他感到万分难过。高高足巴劝告他們：

“这里一到日落，天黑得很快，小心着凉……其次切記莫吃树林里的任何果实……要注意，白天十字街头的坏蛋們同夜里的野羊是一样的危險……一切但願上帝保佑啊！……”他送給他們旅行中应用的一些东西，虽說不多，但已罄其所有了。依拉利容千謝万謝，仿佛有块东西塞住喉嚨，几乎說不出話来：

“……这就够我们用啦，我决不会忘记您的好处，我自信不会，永远不会……永远……万一得庆生还，一辈子也忘不了多米尼加人援救我们的大恩，一定牢记在心……”

一群牛等急了，想跑到路上去。狗简直制止不住它们。于是这群畜牲便四散跑开，有的从小路下去，跑得很远。

高高足巴喊叫着他们，追上了他们：

“这把短刀原是我祖父的，后来传给我父亲再传到我手里，我佩带了很久。小伙子，你拿去吧，你可能用得着……这是件旧武器，是从前多米尼加人为争取生存而战斗时用的……”

依拉利容的手迟迟不去拿这把嵌贝壳的柄上镶金线的短刀。

“……这把短刀从来也没有随便沾过人血。”高高足巴说，“拿去吧，小伙子……”

依拉利容拿了刀子，两个人都瞪眼瞧着它。

“以后要请我的教父斯塔·克鲁兹多替您祷告，祝您健康长寿。如今托天之佑，海地人！……”

他们用力握着手。

“再见，老大爷！……”

高高足巴瞧着他们离去。

“两座山不能相遇，可是两个基督徒就常会碰面啊！”他还在向他们呼唤，直等不见他们的影儿……

回声反射出来的话，声音更大，荡漾在山谷里。

格勒尔·欧鲁丝好象一个从睡梦中起来行走的人，简直再也走不动了。不但她的脚使她难受——完全失去了知觉——而且好似狂暴狱卒在对她吆喝的那种声音也使她受不住。

“走，走呀！……喂，快点走！打起精神来，不中用的海地人！”

这话的声音敲打她的鬓角，打得额上的筋络鼓胀起来，好象压在窄小的帽子下似的。这声音充满在喉头，回声进入胸膛，转到肚子里，使得她那两条发热的大腿打起寒战，这才勉强动一步。她眼睛大张着，显得很粗暴。她怀里抱着孩子，咬紧牙关，竭力抬起两只冒血的脚，继续向前走。

从前天向前走的时候，她就以为路途中会遇到宪兵，心里非常害怕；她抱着这种恐惧心理向前奔走，非等依拉利容三番两次硬叫她休息，她才站住。一听到什么响声，她就停住，过一刻又走，贴身紧抱着她的活包袱。

清晨的薄雾消散了，猝然而来的强烈阳光散布在道路上，只有树林里还残存着稀薄的阴影。

“格勒尔·欧鲁丝，站住吧，现在真没办法啦……路上已经有许多人……你以为到哪儿去好呢？……第一就是你不要着慌……”

她听到他这带恳求意味的话，仅只看了他一眼，没有吭声。他把手搭在她的肩上，用力握着。她的倦眼张开了，把头一动，瞧着满路上的阳光。她松开怀里的孩子，依拉利容便接了过去。他拉着她的胳膊带到树林里。树枝拂面作痒，野草刺得脚痛。他们一径到树林深处。

格勒尔·欧鲁丝坐在一根半朽的树上，让台西莱躺在一块干净地方，依拉利容手托着下巴蹲在地上。格勒尔·欧鲁丝这时才觉得浑身的疲乏减去大半，筋骨轻松了许多，不知怎的她却抱头呜咽起来。依拉利容不知如何是好，拿着一根短树枝，有意无意地拨弄一小堆象海绵一样松软的小土丘，原来这是个蚁穴。

依拉利容抬起头来，只听见格勒尔·欧鲁丝的呜咽声时断

时續，有时声音拖得很长。他便立即起来，挨近去听。她却在打鼾哩，輕微的喘息声从活动着的嘴唇上吐出来。格勒尔·欧魯絲竟睡着了。

依拉利容先还迟疑，后来驀地拔出短刀，讓台西萊靠近格勒尔·欧魯絲，伸过左胳膊搂着他伴侣的身子，把右手放在短刀上，也便伸开身子，头靠着朽树躺在地上。不过他却竭力避免睡着。

他拨弄坏的小土丘，此刻有好多蚂蚁在那里重新修筑它們的住处。蚁穴周围原有的围墙被破坏成半圆形了，这些小虫們站在沙粒上，土块上，张牙舞爪，表示极大忿怒。一队工兵从地道里出出进进，极其忙乱；地道中的光綫被崩塌的土屑遮蔽了，它們在消除障碍物。一道土桥修筑完成，一群扛尸者用嘴尖衔着被咬死的虫类，蹣跚地渡过桥梁。有些蚂蚁还在检查新被毀坏的地方，以便修理。另外一支庞大队伍去猎取食物。不久，一些蚂蚁获得不少昆虫，于是它們便互触鼻子，竟相传达这一重要消息。蚁穴里立刻出动一空，大家径奔西方而去。在凸起的迂路上，出現一条奇异的环节虫，众多蚂蚁于是商討对付的办法。一条紅色小百足虫遇到它們，急忙躲到一边，将身子和脚縮入壳里。好多蚂蚁圍繞它的小躯体来回轉，不过对它們來說，这就真够重的了。队形逐渐扩大，結果这条百足虫便被这支难以数計的庞大队伍拖进蚁穴。这蚁穴，在太阳光照耀下，象一粒芝麻大的小白点。

依拉利容这时也打鼾了。

依拉利容握着短刀，站立起来。原来是一只老母狗，蹲在距离他們不远的地方瞧着他們。它不时发出短促的悲叫声，起来

跳動一会，然后又蹲下瞧他們，頭垂向一旁，眼睛里露着难过的样子。

格勒尔·欧魯絲也醒了。此刻太阳很低。他們在这样的早晨睡了一小觉，台西萊睡得很安穩，沒有把他們攪醒，他也似乎很疲乏了。她看見这两天来尾随着他們的这条畜牲蹲在他們面前，注視着他們，心里害怕，便一跃而起。

“有人說他們用狗来追逐我們，这一只恐怕就是他們的，打死它，依拉利容，打死它……”

她伸出手指指着它，态度激昂，有时却又显得緩和。她圓睜着两只大眼睛看看狗，看看孩子。

“这是一只母狗，它快生育啦，你瞧……”

实在，这只狗的乳房膨胀了，几乎垂到地上。它繼續作着机智的动作，跳跃一会，露着要去又要蹲下的样子。

他們开始吃点心。依拉利容投一小块給走近的畜牲，它用舌头一下子就吞掉了，接着又搖尾乞怜。这时它試着漸漸走近。当它得到另一小块之后，它便挨近台西萊，舐他的脚。格勒尔·欧魯絲害怕了，一举手把它撵走。这畜牲便又蹒跚着来回走动。

“讓它在那里吧，这畜牲有点蹊蹺……”依拉利容說。

这时母狗躺在台西萊身旁，舐他的手和脚，后来忽然立起，跑去很远又折回来。

“这畜牲有点蹊蹺。”依拉利容又說了一声。

他站起身来要跟随它去。

“不要去呀！”格勒尔·欧魯絲向他喊叫。

“多半是那边小树丛里有个得病或受伤的人，應該去看看。”

“我也去！”

她抱起台西萊隨着跟着他，狗在蔓草中开路先行。他們走

到一处小树丛里。落山的太阳发出暗淡的光輝，照射在象蜡烛那样一根根光秃的小树干上。天空露着半紅色，地面上不大明亮，但紫紅色的反光非常夺目。

母狗用它的特別語言又向他們示意。它站住，等他們，把头伸到两条前腿之間，斜着眼带恳求的表情，仿佛在說：

“請你們來呀！你們是勇敢的人，來看看这种使老狗也为之心酸的慘事吧……我，我只有四条腿和一顆赤誠的心，請掏出你們那悲天憫人的心腸……”

他們只走了一百公尺远就到了。在一棵衰敗的无花果树下，砂石地面翻开了。一个几个月的孩子，丢在一个不深的壕沟里，头露在外边，額角上一大块血，已經死了。另有一个大人的躯体半截身子陷沒在比壕沟更深的坑里。这时母狗露出失望的神情，面对着死去的大人孩子发出伤感的嗥声，嘴巴急得抖顫，它只要一停止嗥叫，便到小尸体前，舐它，用爪摸它。

格勒尔·欧魯絲捂住脸，把头靠在树上，免得看見。依拉利容把大人从坑里拉出来一看，才知道他也死了。他大概經過劇烈的搏斗，可是伤痕在衣服遮蓋下，看不見血迹。死者大概为阻止葬埋孩子因而才同人作激烈的斗争。他是脑袋扎到坑里死的，嘴里还滿是泥土。一个用两根树枝作的十字架插在他身旁。

依拉利容握着他的短刀便挖掘起来。格勒尔·欧魯絲已哭得眼泪都干了，坐在地上，胡乱搖动她的脚，因为这只脚好象在抽筋，又好象失去了知觉。

等坟坑挖好之后，依拉利容便把大人和孩子拖到里面，推下土，蓋在他們身上。老母狗也使劲用爪刨土朝他們身上丢，不过掩埋尸体却非畜牲所能为力。工夫不大，一个坟堆便完成了，依拉利容用脚踩实。

这时，男人、女人和孩子都活泼起来，他们同狗默默地注视着插上野花的坟头，两个不相识的人在那里安息了。

“该走啦。”依拉利容小声说。

他拿起十字架插在坟上。

格勒尔·欧鲁丝拔掉十字架。

“不对，完全靠不住，没有好上帝呀！上帝根本不存在！”她用有力的话说。

依拉利容瞧着她，她在打哆嗦。

“这个人喜欢十字架。”他简单地讲。

他又把十字架插上，把台西菜放在肩上，用胳膊挽着他的老婆，便迈步走了。他一面走，扭头一看，只见老母狗闭着眼睛，张着嘴巴，躺在坟上。

他们走得筋疲力尽，一夜工夫只走了几里路。肚子饿了，在路旁找到什么就吃什么。他们的脚上满都是创伤，痛得如烈火烧心。

一天晚上，他们又发现老母狗在他们身旁，于是他们便走近一种叫做船长果树的树丛里去睡觉。这时母狗也跟他们在一起，它一听到有人便叫起来，不过通常总是不作声。每次把台西菜放在地上，它便躺在他的身边。

“离海地没多远啦！”依拉利容每次歇下后就重复这句话。

他们精力枯竭，藏匿在这新到的避难处，耐心地期待着回去的机会。

那天早晨，他们来到一条挡住去路的河边。他们沿着河岸走了两百多公尺远，遇到一片苍翠的茂密竹林，于是相偕而入，

找了一块空地地方安顿下来。在那里，他们藏得很严密，即便旁边有人经过，也一点都看不到。

依拉利容拾了一点柴，把他在田边拔的几块山芋烤将起来。格勒尔·欧鲁丝靠在一根很粗的竹竿上，还没等躺下吃一块，就先得给孩子吃奶。

这孩子老在睡。他的饱满脸蛋儿凹陷了，皮肤上起了皱纹，当他醒转来时，淡紫色的嘴唇上，还浮露着淡淡的微笑，小手伸向那条打呼噜的老母狗叫着“阿达达”。这个孩子，照母狗看来，就是个真实的崇拜物。自从惨案发生之后，它的主人和小女孩如今长眠在离巴尼加不远的小树丛里，它再也得不到一点慰藉，因此全副精神寄托在台西莱身上，也就习为自然了。它保护他，卧在他身旁，注意他的轻微动作，他一笑，便摇摇尾巴，他哭的时候，就竖起耳朵，它那悲伤的兽眼闪闪发光。

格勒尔·欧鲁丝抱起睡着的台西莱，放在膝盖上，将乳头塞在他嘴里。孩子的眼睛睁开了，他的嘴唇越吮越不起劲，竟至松开乳头哭起来，接着就又吮。

格勒尔·欧鲁丝于是把乳房握在手里，用力挤压，几滴稀薄的白乳汁淌出来。台西莱的嘴唇在乳头上拼命地吮着。做母亲的痛得皱眉挤眼，却依然握着乳房挤压。等到台西莱放弃了乳头，有一种红汁从乳头上流出来。格勒尔·欧鲁丝便喊叫依拉利容。

“我没有奶了，你瞧，孩子不肯吃血……”

父亲和母亲完全被这新的灾害所制伏了，默默地不作声。他们忍受种种困难，种种痛苦，唯一的心愿就是不让孩子受罪……

有的时候，他们恨不得伸腿就死，可是一想到孩子便又有了

勇气。他们鼓起精神以便把他们的宝贝包袱带到遥远的另一个地方去。这面对死亡的斗争仿佛是过渡到未来的一座桥梁，要使孩子到达彼岸，此刻尚非其时，到了那时，大人也就不怎样痛苦了。实在，他们还想活下去，以便瞧着这嫩芽成长起来，用他们的温情灌溉它，一直到它能抵抗风霜，水淹，干旱，以达到健壮……他们还想把他们的悲惨命运一扫而空，静待甜蜜的日子到来！种种幻想出没在他们的脑际，但主要鼓舞他们的，仍是孩子。

格勒尔·欧鲁丝拿起一块烤山芋，用手指弄碎，捏一点放到孩子饥饿的嘴里，孩子尝到新食物贪婪地合上嘴就吃，但立刻又吐出来。他哭得更加可怜了。

格勒尔·欧鲁丝看了依拉利容一眼，使他低下了头。

他站起来，一句话没说，在丛竹间拨开一条路便走了出去，母狗在后边跟着。

无论如何，在当晚漫长的露宿之前，必须找牛奶给孩子吃。

山谷中，斜阳之下，在卷曲的绿叶之间，芬芳的田畴里，乱哄哄的鸟叫，蝉鸣和蟋蟀的歌声响成一片。笑面鸟象母鸡那样呱呱地叫，成群的蜜蜂疯狂地飞着。这一切，说明了离人住的地方已不远。

依拉利容和母狗走进一块牧草地里，直奔家畜叫的方向。他们在很高的牧草中小心翼翼地向两百公尺远处波动着的树丛那边前进。

不待说，他是特地来找牛奶的，倘或落到小农户家，便是幸运。假如他家有乳牛，就会尽量多要一些，若仅一只奶羊，也可要一大碗。可是，如果到了一个在城里失败而住在乡下的庄

園主家里，那就絲毫沒有希望了，必須另打主意。

此刻樹叢近在眼前，一縷黑烟繚繞在樹頂之上，應該小心前進。

一支飛行大隊掠空而過。原來是一大群紅眼睛的栗色鷓鴣鳥，它們大概要飛往水邊去。母牛的叫聲使他心里感到溫暖。于是他便撒開腿朝前走。草地中間一條小路，穿過樹林，一直通到草木繁茂的一座圓形小山頂。

他沿着小路走，樹木逐漸稀疏，霧氣越來越厚。他走到一個地方，那里有一座石灰窑還在燃燒。小山在石灰窑那邊被截去一大片，乳白色的石灰石在太陽下發光。他站在一棵樹后縱目了望。樹林空曠處沒有人，也沒有茅屋。他開始尋思。然而他確曾聽到這個方向有響聲。至少是調皮的風胡亂吹來，使他搞錯了方向。不管怎麼說，在這石灰窑旁邊老待下去總不是辦法。他很快就決定，還是碰運氣朝前走，最壞也不過白跑一趟罷了。

“阿卡！”他對着嘴巴伸進草叢里的母狗叫了一聲。

他繞着空曠地方走，來到面前的小樹林里。只見小山低處，一間茅屋掩映在紅葉之間，他的心馬上安定了。邁了几步，就朝下走。

一個老頭帶着一只灰白色的公羊蹲在門前，嘴里不知正在叨念什麼。依拉利容走近，他好象在想心事，一動不動，後來才睜開起皺的眼皮，朝陌生人看了一眼。

“老伯伯，你好。”依拉利容說。

老頭點點頭，對着這樣一個衣冠不整、滿身泥污、形同一把舊木梳的窮人，起了疑團，等他解釋。依拉利容把情況講給他聽，可是這老者似乎沒有注意聽，只是睜着一雙眼向樹林里了望。母狗也豎起耳朵，尾巴夾到兩腿中間。當依拉利容說到只是為

了来要一点牛奶的时候，老汉忽然把他推到門口，說道：

“进去，小伙子，进去，我猜就要有人来……”

老头刚刚走出門口，便見对面来了一个軍官，身后随一个兵士；軍官身穿猎装，脚登糖酒色长皮靴，带一枝系皮带的双筒猎枪，胸前挂着子弹袋，头戴寬边鴨嘴帽，完全美国式的打扮。兵士也带着一枝猎枪，一条子弹袋，另有两只猎囊。一只很大的金黄色猎犬跟着他們。

他們很快就走近房子。这时母狗还在外边，臥在門前。軍官的大皮靴在石路上嗒嗒地响，他踢得石子不住地在脚下滚动。

依拉利容将身子貼在屋角的墙上。阳光从門縫射进屋里，黑暗的地面上出現一道明亮的通路。他屏息不动。只見踏硬的地面上象有一把扫帚在往复扫动。

猎狗来嗅这只躺在一旁的母狗，母狗便嗚嗚发怒起来。两只狗注目互視。猎犬虽然吃得滚肥，可是对着这呲牙竖毛、严陣以待的母狗，却仿佛心怀戒惧。它嗅得出这是敌人。这些天来它已深知这些穿制服的沒有好东西，并且也沒有打算接受猎犬的爱情。它专等打将起来，低着头，牙齿露在外边，对着猎犬。

“汪！汪！啊嗚！……”

猎犬夹着尾巴往后退。

“啊嗚！啊嗚！……”它滿意地叫着。

“拉住狗，老头！”軍官說一声，接着又向老汉問話。

老汉似理不理地回答，面上露着頗不耐煩的样子。正在他們問答的当兒，只听到房里有什么东西跌落在地，紧跟着一声尖銳的女人嗓音。

一个女人三脚两步跑到門口，一眼看見軍官和他的随从，便止住脚步，不知如何是好，她曉得自己的举动有点太蠢。

軍官伸手把她推开，走进屋里。他瞧見依拉利容好象故意躲在大門背后。两个人互相打量。依拉利容在这个穿皮靴的敌人面前，只觉得从脚到头直打冷战。軍官迟疑不前，可是依拉利容却毫不迟疑，伸手就打，正打在他的心口上。軍官企图幸免于难，但依拉利容接着一刀，軍官便倒地气絕了。

他馬上俯下身去，从尸身上解下手枪，朝着尸身打了一枪。他握着枪，开了大門，跳到外边。

兵士跑过来，他們正撞个对面。一声枪响，正中兵士肚皮。他两手按着肚子。依拉利容拿一只小桶盖住他的头。

老头同他的老婆一直退到牆边。依拉利容走到他們面前。

“这是有他就无我呀！”他以激憤的声調說，“我知道你們要告发我，不过請給我一点時間，要在我动身之后……”

猎犬去嗅了嗅士兵的尸体。依拉利容直奔小山如飞似地去了，母狗紧跑在他前面……

在四十八小時的時間內，他們便被人不停地搜索。法西斯匪徒無論如何要給依拉利容所打死的人报仇。因此对于試圖由边界逃走的人們，千方百計地拦阻。

他們越走近福地，越覺得周围好似布滿了天罗地网。吊死的人挂在树枝上，吐出长长的舌头，慢慢地轉动着，好象作恶夢时所見的那种情景。肢体分裂的人身四散在路旁。虽然大批的兵士和其他一些人仍在巡查，但还可以躲躲藏藏，惟獨他們放出的猎犬，那就万分可怕了。

格勒尔·欧魯絲只能勉强爬着走，再也不能抱孩子了。到必須快走的时候，他們便把孩子摺在母狗背上，由依拉利容搀着她走。这只母狗對他們來說可算是个保护者，它那膨脹的乳房

还有奶，这就救了孩子一条命，而且它路径熟悉，也算是一个侦察员。

最令人惊心动魄的就是看到被狗扯得东一块西一块的尸体。这样的死可谓残酷已极。有一次，他们遭到群狗的袭击。

这件事发生在没有月光的夜里，距离巴尼加河不远。这条路离河约有二百公尺，河中水声潺潺，发出清脆的歌声。那时他们睡在路旁的沟里，两三天以来，每夜必发的瘧疾又发作起来，使他们总睡不好。额头上的汗珠滚滚下流，沿着鼻子流到枯干的灰黑色的嘴唇上。他们有时一入睡，那由于由生活而产生的恶梦就发出嚙語。母狗把头缩入两腿中间，也在打盹。突然它叫了起来。

这叫声立刻打断了他们的瞌睡。他们惊醒了。只见路上三只狗扇面形地跑来。一块乌云飞过，依拉利容一眨眼的工夫没有看见它们。

格勒尔·欧鲁丝赶快到台西莱身边，慌慌张张地拿起一根木棒。三条狗看清了他们，站在沟边叫起来。必须赶紧使它们停止吠叫，不然，便一定要惊动五十公里外的那些随他们来的兵士。

依拉利容跳出去，用一根木棒打在一只狗的脑盖上，这条狗便吓跑了。其他两只一齐向他进攻。他舞动木棒，左右挥击。忽然觉得腿肚上被咬了一口。他还在打，但狗已退开了。他脱了围，跳进沟里。但这狗尝到血味更加凶起来，又跟着跳下来。

沟里情形混乱起来，依拉利容和母狗同两个畜性相对峙。一只向格勒尔·欧鲁丝的喉嚨扑去，依拉利容只一棒就打在它腰上；他见另一只扑向台西莱，立刻回转身子去打，又怕伤了孩子，于是用刀子乱舞。

两只畜牲齐奔孩子。孩子低声哼着，衣服被扯碎了，这些畜牲咬了他的胳膊、腿和面孔。格勒尔·欧鲁丝抱起来摸他。她的手指上沾了些粘液，原来孩子的颞子出血了。

这时听到了宪兵的脚步声，依拉利容拨开手枪的机头，爬着鑽进附近的田地里。

6

次日孩子死了。他们只觉得好象让他暂时困一觉一样，心里固然难过，可是一句话也不说，不哭也不喊。他的眼睛大张着，好多大苍蝇在牛奶般的眼屎旁飞来飞去，但他却不眨眼。

他们浑身疼痛。格勒尔·欧鲁丝颤抖得如同一片树叶。而依拉利容呢，他的头轟轟地响，好似破鼓的声音。

格勒尔·欧鲁丝把摆动着的小尸体夹在胳膊里，立刻开步就走，嘴里不住叨念着，好象疯了似的。他两手紧按着鬓角，以便止住头痛，无意识地随后跟着她。母狗站住，把尾巴夹在两腿中间，低下头，泪水从它那凹陷的狗颊上滴滴下流。

他们就这样毫无顾虑地朝前走。太阳向他们身上射出残酷的光线。夜并没有停止它的激烈步伐。

死孩的父母第二天鼓足力气，继续前行，越过烧石灰的山岗，穿过高大的仙人掌和丛生着名叫米谢尔夫人草的草原。

边界近在眼前，前面几十公尺远，小河的对岸便是。这一夜十分黑暗。

这条杀人之河，水流湍激。有时可以看见河床的乱石露出

水面。他們尚未渡河，便遇到巡邏隊，伏在地上不動。巡邏隊從他們身旁過去，但未被發覺。

因為那些把守邊境的人站在幾公尺遠的地方，他們只好靜待機會渡河。那些人的聲音很清楚地傳到逃亡者的耳朵里，好像近在他們身邊一樣。熱帶的夜，異常寂靜，即便極小的聲音也能聽得到。

他們常常聽人談論到這條殺人河，有時水流很小，有時突來一股洶涌的黑色洪流，高頭大馬走在水里也會淹沒身子。不過這般情形，為時不久，過一刻鐘或半小時，水勢就下去，又恢復常態。

靈敏的母狗在巡邏隊附近不住地動着。依拉利容用手按住它的脖子，使它不要動。他們躲在一條溝里，溝後有好多小樹，樹枝掩蓋了他們的頭。

一只貓頭鷹在他們頭頂上飛鳴，把他們吓了一跳。這只夜鳥剛落到遮蔽他們的小樹枝上，母狗就仰起頭來。它看到飛禽的兩只小紅眼珠一動不動，好似頭頂上的兩個窟窿，非常之亮。母狗叫了一聲。依拉利容沒有來得及捂住它的嘴。

巡邏隊聞聲而至。這些武裝的人，他們的影子在黑夜里跳動着，好似凶惡的木偶。格勒爾·歐魯絲注視着依拉利容。他們一躍而起。依拉利容把小屍體擱在肩上，便拔步下水。母狗留在岸上，掩護他們過渡。

水深到他們的臀部。他們竭盡全力與水搏鬥，避開水中沖下來的一團團雜草樹枝。

他們一步一步地到了河中央，這時水深已達到肩膀。依拉利容把小屍體擱在頭頂上。他們也顧不得破傷的腳了，使勁用磨厚了的腳趾踩在河底。

恰巧上流有一棵树，树枝伸到水面，在他們左边約三公尺远。如果他們能够拉住树枝，那么在这威胁他們的惊涛駭浪之中，便可以得救了。

岸上人声嘈杂，原来他們已經被人发觉了。他們抓住最后一分鐘，努力向前去拉那根树枝。母狗在岸上狂吠，进攻守卫边境的人們。

巡邏队开始向他們射击。

他們这时已从水里出来了。

他們倒臥在祖國的新鮮土地上，爬着朝前走。

“我覺得冷，”依拉利容喃喃地說，“脚也冷，手也冷……”

这时他的身上鮮血直流；格勒尔·欧魯絲开始輪番地为他搓手搓脚，动作呆板，心中茫然，不知他到底遭到了什么意外。他也不願讓她跑开，向別处呼救求援。他心中有数，不願独自在这里死去，因为肚里还有要紧話要說。他可能在黎明以前——太阳老爷籠罩祖國的大地以前解脱；他的苦難可能已到終結的时候了。

自从他看到繪着祖國國徽的边界標記以后，他渴望听听那怀念已久的海地方言而不可得。地平綫上并无光亮，并无人家，也沒有在晚风中輕輕飄揚的國旗。

这时候，他心中明白，等候海地边防巡邏队已沒有希望了；不管怎样，这种巡邏队对他也沒有什么帮助。

他只有自己打定主意。

他掙扎着用手支住身子，好看一看格勒尔·欧魯絲那看慣了的面容。他看出她已疲憊不堪，也看出她想排除万難按照計劃到达太子港的那一股蛮劲。

他低声叫她，想把她唤醒过来。

“格勒尔……”他喘着气叫着。

她一动也不动，没有听他的话，坐着，机械地来回为他搓手；她软弱无力，一声不响，眼神涣散。

他又叫她。仍没回答。接着他开始鼓足全身力气叫她，想唤起她求生的希望。她回苏了，想醒过来重温爱情的美梦；她的身体还想经历冬夏的寒暖，她的五官还想欣赏花花世界；她那别无苛求的诚朴的心灵，只想肚子吃饱，只企求能有工作。

唉！生活过得好象由高而低倾泻而来的流水啊！

她缓缓地转过头来望着他。眼中模糊不清的愁云已经消逝，脸上重新浮起了少女般的笑容，容光焕发。

依拉利容再度倒了下去；格勒尔·欧鲁丝伸出颤巍巍的一双手，寻找他腹部被洞穿了的伤口。他开口说话了：

“……从我懂事的时候起，我一直处处忍耐。我母亲打我的时候，我忍耐着，弯下腰，一声不响地接受责打……有人说我是一匹劣马，打也不知痛……她这种行动当然是不好的，但她那顽固的想法，使她觉得只有这样才能把小孩‘管教’好……，用棍棒来‘管教’我，目的是使我不要偷吃的东西，不要出去胡跑，不要在大人先生面前‘出言不逊’……这便是我有生以来所过的生活……我很快地就习惯了处处忍让；其他象我这样脚不穿鞋的小黑人过的生活也差不多……我们就这样地习惯了忍受饥饿，忍受雨打日晒，忍受一切临头的恶运。事情就是这样，经常如此，永无变化……”

“我冷呀！”依拉利容又喃喃地叫喊。

他两脚麻木，双手冰冷；这时连胳膊和大腿都冷了；口渴得很，但又不忍心要水喝。他说的话已模糊不清，使她非常担心，

使她害怕他要死了。可是，假如真的讓她知道他要死了的時候，那一定使她不能忍受。不過，他說的話不可能不留在她的心上。應該使他的話留諸後世，想盡辦法永志長存，那怕只有一點點也好。

她繼續給他按摩手足，一只一只地很快的按摩，姿態機械呆板。她張大眼睛，憤憤地望着遠方，只有兩手在活動着，耳朵里聽着周圍的動靜。這時她象古時印第安人那樣盤膝坐着，心中茫然不知所措，內心淒苦而外表冰冷。

“……後來一段時期，我的心里開始充滿了妄想，光明與美夢。那時候我還很小，可是竟覺得自己是最勇敢，最寬仁與最有才智的人了……啊！在我那瘋狂的想象之中，覺得經歷過也贏得了多少戰鬥啊！我覺得大小城市望風而降，我依拉利容·依拉流身穿威武的軍裝，跨着駿馬，率領人民追擊殘敵，穿過海洋，一個接一個地向白人占領的城市進攻……啊！我真覺得昏頭昏腦，滿腦子希奇的怪想！……之後，好象有一群流浪弟兄在譏笑我的夢想破滅了，好象掉下馬來，一頓拳打腳踢使我清醒過來，回到了現實……”

他的胸膛的肋骨象裂開了一樣地感到一陣痠擊，痛得有如萬箭鑽心。他發覺自己越來越不行了。流出來的那一大灘鮮血，在星光之下閃閃發光。

“……我覺得冷極了，”他說，“狗呢？讓它躺在我的腳上……”

格勒爾·歐魯絲用手指揮母狗去臥在他的腳上，讓它乖乖地躺下不要動。他用他那只象嘴子一樣的手東摸西摸，摸到了格勒爾·歐魯絲的手，拉來放在他的胸上。她吃驚地摸着他的胸膛，發覺他的心臟跳得很快。他望着她笑了一下。

“……隨後是我挨耳光的日子了……有一天，我看見我父親

躺在一张全白的床上，穿的那件黑绒旧衣还是我祖父留给他的，平常非有重大的事不轻易穿的……他还穿着一双半统皮鞋，絨子是天鵝絨的，看样子一定是1804年的产品……有人说他死了，不再打我了……此后我们便离家到城里去……我的母亲给人烧饭，我也作了富人家的小厮……这真是一段挨耳光的时期……也是满腹怨恨的时期……天哪！满腹的怨恨真使我怒火中烧呀！那时候我还不到十岁哩！十岁的年龄只有扫帚那么高，一张忧郁的小瘦脸，头小得如同蜂雀那么大。我偷偷地象猫一样爬上墙去，费尽气力寻找又酸又咸的泥螺放在嘴里嚼……而今想来，不禁心有余悸！假如我没有从西果尔家逃出来，我相信最后会在那里犯下凶杀之罪。他们每次张开嘴对我说话，那说出来的东西，每字每句都等于一记耳光。当他们的話打中了我心灵上的痛处，他们笑了，尽情拿人訕笑着玩。我一直是一个没有青春的人，一个只能受苦的人，一个人家用残饭废物来喂养的人，一个扫茅坑倒脏桶的人，一个连猴子也不如的和人人讪笑凌辱的人！从这上面，我认识了什么是生活。以前我只知道应该忍气吞声地过活，却没有想到一个人会轻而易举地变恶变坏，沉淪墮落，而一切都是为了那无止境的食欲！我渐渐地学会了弄虚作假，騙人說謊，吹牛拍馬……我脱离了困难的现实生活，幻想空中楼阁，既充满了怨恨又充满了梦想，飘飘然想得既高且远，可又是既贪婪而又无灵魂。皮鞭与耳光并不能阻止我满头空想，我仍是那样昏头昏脑！由于那一股少年刚銳之气的推动，有一天晚上，我再也不能忍耐了，我逃了出来……”

格勒尔·欧魯絲浑身发抖。这时那一滩鮮血已快流到地上的死孩的身旁了。她輕輕地把死孩提起来放在远处，心中突然感到恐惧。依拉利容的声音已很微弱，这声音好象来自远方，

来自另外一个世界。她在精疲力尽的半昏迷状态中，好象已沉入梦寐的深渊——她猛然恐惧起来，害怕那个小尸体会把死亡的细菌与毒素传染给依拉利容。

依拉利容继续说道：

“……我开始过冒险生活的时候还不到十五岁。当小偷，流浪，拾破烂，在附近用石子打果子，不管人家如何嘲笑，行动总是那么粗野，一切满不在乎。我活动的地方就是太子港的码头，那里的起重机很象铁打的大蝎子，挥动它们的尾巴，带着铁锈的嘴一张一合，发出尖锐的吼叫声，把货物吊起又放下。谋生之道只有靠扛运货物，为沿岸航行的大帆船装卸货物，不然就躺在露天，靠人施舍。每次听到海里的轮船拉响汽笛，一群衣衫破烂的年轻人便从各方面拥向码头。我平生绝不愿象其他的人那样向美国的旅客乞讨一块半块美元。可是，每当那些水兵从船尾扔几枚银币到海水中时，我也会同其他的小鬼一样，如同看见抛骨头的狗那样竖起身子，两眼发光，浑身颤动，死死地注视着那要抛银币的一只手。只要那枚银币一经抛出，我们便争先恐后地跳入水中，毫不留情地你争我夺，互打互撞。在海中，必须同那些小水鬼展开疯狂的战斗，必须在猛烈的拳打脚踢之后，才能抢得到象小白月亮一样的那枚银币……当我们浮出水面吐出咸水时，已经两眼发红，太阳穴止不住地跳动，满口鲜血，气喘吁吁了！有一次，一个小孩跳下水去一直没有浮起来，我们有三天没有再干这个玩意儿；每个人的心中都害怕自己也遭到同样的恶运……另有一次，我在水里碰上一个大头顛，凹嘴唇，绿眼睛的家伙，原来是一条鲨鱼。它背上那灰蓝色的大鱼鳍，锐利得有如剃刀，差一点没把我击中……有时候我们向旅客卖裸体女人象片和零碎东西；我们也跑腿帮闲，或给出租汽车开车门。有一天，码头上

一只大木箱从起重机上滑落下来，掉在我们这群人中间。大家把木箱抬起，地上留下了一堆类似人的血肉模糊的肉酱……以后年纪稍大一点，第一次找到了一个真正的工作，我才离开这个压得人喘不过气来的可怕地区，过的生活还不下于其他的人。从那时开始，我每晚不能安眠，满脑子胡思乱想，想了解我们的生活为什么老是这个样子。从此，所有我作的好梦或恶梦，不管是白天或清早，我都在探讨这个原因……”

这时候，他的眼前好象突然现出了一道亮光，好象一道遮满天空的黄色彗星的亮光。

“……格勒尔，”他欢呼起来，“那是太阳吗？那是年老的太阳老爷来看望我呀！它永远同我在一块儿……”

她掉过头来，仅仅看到边界那边树梢上一片淡淡的光亮而已。

她用一种声如游丝的声音轻轻地叫一声：“依拉利容！”

“我还能看见你，格勒尔，”他温存地说，“我觉得好些了，浑身软绵绵，轻飘飘，如同腾云驾雾……那是太阳呀！难道白天还不该来吗？……”

他在说梦话吗？……她停止给他搓手，俯下身子望着他。他满脸容光焕发。她又坐下，再次感到疲惫万分，鼻子闭塞，嘴唇皱缩，睁不开眼。她又给他搓手。这时依拉利容因为感情激动，声音更模糊不清了。他只觉得脑袋里嗡嗡作响，好象教堂里的回声。

“太阳一直照耀着我……当我作汽车的装卸工人坐在车顶时，它一路上射得我眼花撩乱。当了硝皮厂的工人后，也是它帮助我避开那些生牛皮的臭味。以后当了教堂附近的雕琢工场的车工，当了炼铁厂的司爐，当了洋铁铺的助手，还有其他的工作……总之，有生以来它都同我在一起。有一天，我开始害怕太

阳了，那是因为我芒果树上被它照花了眼，跌了下来，而且此后不久我就得了时常发作的羊癫疯病。甚至还有人說，就是睡在月亮下面，那月光也会把人照得口歪眼斜，其实我嘴里虽不說，却也不承認，不过心里总以为我的病是太阳老爷的魔法所造成的。然而太阳老爷是一个伟大的黑人，是咱们穷人的朋友，是咱们穷人的爸爸，它睁着金黄色的眼睛，照耀着我們，时时刻刻为我們奋斗，为我們指引出路。它还不断地赶走黑夜，一年当中都有它权力鼎盛的季节，使劳动人民既有工作与休息的时间，而且还可以过一般沒有困苦的日子……一点不錯，我的生活真象暴风雨中的鳥兒那样地过去了！我的手不断地被工具磨伤，我的眼睛因为观察人生而感到目力衰竭，我的脑子因为想了解人生而苦思焦虑……我付出了惨重的代价才了解到的东西，现在如果还不告訴你，这一切便将随着我的躯壳被掩沒在地下，这一切便不过是耳边的风声，秋夜的螢火与旅客們脚下的尘土而已！

“……海地的太阳告訴我們該如何行动，这是一个伟大的真理。彼尔·卢墨尔、讓·米謝尔、巴高以及其他一些人都已明了这一点。我呢，我未曾想过象他們那样作太阳老爷麾下的一員小卒，而想逃到远方，想逃避困难，可是，这一回仍旧是太阳老爷把我引到这兒来了……我生平一直是一个头脑頑固的黑人，一个不好的黑人，一个不明事理的黑人！……”

这时他觉得那一刻已将到来，为时已不在远。他拚命地掙扎着，想用手把身子支起来。格勒尔·欧魯絲扶着他，使他靠在一株巨大的桃花心树上。他的心房跳动得犹如一匹脱缰的野馬，血管內热血奔流，眼前时明时暗，心慌意乱。他在地上爬着，指甲都嵌入松松的泥土里，很想鼓足力气說完他最后要說的話：

“应该指出，一生当中我也享过些小小的欢乐，輕狂任性，乱

談戀愛，及時行樂，空洞幻想，渴慕虛榮。以後，還是友誼與愛情使我的性格變了。起初我真不敢相信友誼與愛情對我的影響是那麼大。到了現在，我却又希望你把這一切都忘掉，你應該象沒有遭遇過這些事情那樣地活着。我們一見鍾情的那個早晨已經死了，我和你去結婚的那一天也死了，我們在聖奧諾列街過的日子也死了，台西萊同我也都死了……你立刻就該獨個兒離開這裡，不必回頭，趕你的路。你應該另外創造一個依拉利容，另外創造一個台西萊；只有你才能再度創造他們……另外找一個定情的早晨，重新選定結婚的佳期，去過新的生活吧……如今，你同我一樣地明白了苦難的實質是些什麼東西，什麼東西使得象我們這樣的男男女女不能享受國內出產的豐富物產，為什麼那些美國佬成了這裡的主人，為什麼我們的眼睛里每天都有新的淚水，為什麼我們都是目不識丁的文盲，為什麼男人們要離開祖國，為什麼老百姓身染惡疾，為什麼幾歲的小姑娘會被迫當作大姑娘來使喚……

“以後告訴彼爾·盧墨爾，說我有一天親眼看見偉大的太陽照在那個名叫巴高·杜萊斯的工人身上……還告訴他，應該好好地循着他指給我的那條道路前進，應該跟着這個太陽前進。

“……太陽老爺呀！可叫我找夠了，天哪！……”

這時天邊已露出黎明的曙光，他挺起身子，高聲喊道：

“你瞧，那不是太陽老爺嗎！就在那邊，正在邊界上，正在祖國大地的邊境！永遠不要忘記它，格勒爾，永遠不要忘記，永遠！”

他已聲嘶力竭了，輕輕地喘了幾口氣，兩眼轉向東方，接着又朝着他們自己的國土，那兒有海地的城市、村庄和田野，這是海地的領土。他閉上眼睛，帶着微笑。

她剩下一個人了。